

第三編

·93·

民國叢書

第三編

·93·

綜合類

上海一日

朱作同 梅益 主編

上海書店

上海一日

朱作同
梅益 主编

序

——發刊本書動機——

朱作同

滴鈴鈴……鈴鈴……電話在響着，接起來一聽，短促的聲音報告着：

「朱先生，剛纔報館前面又被暴徒擲炸彈……巡捕開槍射擊，……暴徒一人當場斃命……」

第一次，第二次華美報館被暴徒投擲炸彈，我都在報館裏，親自嘗到這種滋味，身歷其境時，倒一些也不覺得什麼。第一，我們在這個環境下面來辦報，對「橫逆之來」絕非出於意外；第二，我們的門窗第一次被暴徒炸毀了，沒有修復，一方面是因爲我們支撑這個局面已經不容易（當然是爲了我們的力量薄弱，）一方面是因爲這種「橫逆之來」或許不會馬上終止。祇要沒有貽累到別人，終是天君泰然。

自己不在報館裏，心緒反而緊張起來了，馬上馳車趕到報館。在路上，思潮起伏：董事長密爾士先生的辦公室就靠着門窗，不知有沒有受到損傷？電話裏沒有提及，大概沒有損傷；報館的職工有沒有人受傷？也沒有提及，大概還沒有什麼；門口的行人呢？在匆匆報告的時候，或許他們會忽略了的。如其有人受到波及，雖然不必我們負責，但我們却不能不

深抱不安。

從這種緊張的情緒中，深深地感到「戰鬥孕育了文化，文化也孕育了戰鬥，」的確是眞理，是鐵則。

在這個大時代中，門前被暴徒投擲幾個炸彈，眞如「滄海一粟」般的渺小，不值一提，或者人們也會不加一提。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每一個小波瀾，都是駭浪怒濤的一環，到駭浪怒濤又是匯集無數小波瀾而成功的。我們每人尊重自己在駭浪怒濤中所親歷的小波瀾，我們也同時不能不尊重別人所親歷的小波瀾。當然，這些小波瀾的值得尊重，是因爲它是駭浪怒濤中的一環。這是華美出版公司刊行上海一日的動機之一。

在這個大時代中，大家都注意於大者遠者的軍事政治問題，這當然是不錯的。但是我們更要知道，交織成功這個大時代而締造渡過這大時代的，不僅限於軍事政治部門，而有賴於其他各部門的共同協力。除此以外，大家都消磨其精力於原則問題，很容易流於空疏，有人以「抗戰八股」詆毀原則的討論，固然失之過苛，而且歪曲了眞理，但從事文化工作的人應該努力於更深入更廣泛的認識與探討，也的確是當前的急務。這是華美出版公司刊行上海一日的動機之二。

上海一日經數月之編纂校訂，現已付印，內容如何，讀者自能衡量，無庸個人多贅一詞。雖上海一日的完成，爲匯集數千人之心血而成，其成績決非華美出版公司所應掠美，「采聲」亦不必來自「後台，」但個人所深以自慰者，就是上海一日的完成，和我們刊行的動機完全相符。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朱作同序於上海華美報館

本書編輯經過

由於數千作者熱情的贊助，經過三四個月的時日，突破了種種意外的困難，上海一日終於跟期待已久的讀者們見面了。

上海一日也可以說上海一年，因爲每篇所描寫的固然是上海的一日，而全書所表現的却是上海的一年（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到一九三八年八・一三）。

這上海的一年，是多麼偉大、壯烈、劃時代的一年！爲了爭取祖國的自由與解放，中國人民終於用武力打擊武力；爲了維護人類的正義與和平，他們不惜用戰爭消滅戰爭！中華數千萬英勇的戰士與上海三百萬愛國的市民，不分黨派，不分職業，不分年齡，不分性別地站在一條戰線上，用沸騰的熱血寫下了自己民族抗戰史燦爛的第一章。再襯托着他們的民族敵人的殘暴，漢奸國賊的無恥，墮落青年的荒淫，『大時代的小人物』的徬徨與苦悶，形成上海社會空前未有的奇觀。爲要用集體力量把這複雜多樣的現實描成一幅有血有肉的畫卷，使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類，以及後代的子孫都由此認識『八一三』抗戰的眞面目，我們才有編印上海一日的企圖。

我們的能力時間都很有限，對於寫稿動員的成績也沒有多大的把握：這原是一種過於大膽的嘗試。跟着徵稿啓

動力，但比起技巧高明而內容空虛的作品，也許較勝一籌。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熱情，保證他們將有更大的收穫，未可限量的前途展開在他們的面前。

就年齡說，作者有近六十歲的老頭子，也有十三歲的小孩子，但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左右。就職業說，有學生，教員，小職員，兵士，工人，演員，家庭婦女，舞女，女招待，妓女，……差不多什麼職業都有。難民當然不在小數。

這一羣無名的作者寫作態度的嚴肅與認眞，實在值得潦草從事的成名作家學習的。他們把絞盡腦汁才絞出來的一個一個方塊字，正點正劃地寫在原稿的方格裏，甚至寫錯了一個字，也要挖掉，在原稿反面貼上一方紙，補寫一個自以爲正確的字。在每篇文章的字裏行間，我們彷彿瞥見一塊一塊火熱的心血；每在一篇稿子邊沿劃上『不用』二字的時候，我們就感到一陣異樣的辛酸！

就是這種不忍丟棄別人心血的心情，使我們不自覺地把全書字數從七十萬增加到一百萬。

上海一日證明上海文藝界底層蘊藏着無限的潛力，本書的作者不過是這潛力的一部份，也許是極小一部份。發掘，鍛鍊，組織這偉大的潛力來充實文藝陣線上的崗位，打破『孤島』文壇的寂寞：這是目前上海文藝運動最迫切的任務！

編委會一九三八，十一，三十日。

最缺乏的是描寫恐怖事件的稿子。如關於轟炸報館，關於贈送手臂和注射過毒汁的水菓，關於掛在電線木桿上的人頭，都沒有一篇這是一個缺陷。

我們收到三五篇用新文字寫的作品，結果都沒有用。原因是簡單的：篇數太少，排起來很不好看（我們原要用原文跟譯文對照排的，）只好割愛。收到十來幅插畫，也因幅數太少，而且有幾幅不大好，索性一概不用。編委會謹在這裏向幾位作者致深深的歉意。本書所附扉畫四幅，概出蔡若虹先生手筆。

爲便於跟作者們通信起見，決定把所有來稿加以編號，旋因登記負責人突然離滬，未把寫有號碼的信封交代清楚，致許多文章沒有號碼，臨時添補又來不及，只好於再版時補上。

我們四人於分部工作完成後每人主編一部，（梅益負責第一部，平萬負責第二部，淡秋負責第三部，錢堃負責第四部，白曦負責一般編輯事務。）但大樣是輪流看的，使每人都有看到全書每篇文章的機會。這在我們總算用盡了心力，但疏忽錯誤之處，依然難免。又因人手缺乏，且有別項職務，我們對於事務上的工作，諸多不週到處。如許多作者中途要求改名的信札未曾答復；選用篇名未能事前全部公布；退稿工作未能早日完成。希望親愛的作者們能夠原諒！

最後值得在這里一提的是我們改稿的工作以及在這工作中所獲得的感想和啟示。

來稿大部份都不很通順，有許多作者都是初次寫稿，他們看到徵稿啟事上編委會負責修改的諾言後才鼓起投稿的勇氣，這有他們的附信和文章本身作證。因此除極小數幾篇無須修改，一小部份用不着多大修改外，其餘稿件都經過仔細修改的。但修改別人的文章沒有自己寫作的自由，應該盡可能保持原作的作風和語氣，即使粗糙和幼稚，也是牠們的特點。這當然是相當吃力的工作，然而我們就在這吃力的工作中感到很大的激奮和快慰，因爲隱藏在這些不高明的文章的背後的，是活生生的實際經驗，是火焰一般的愛國熱情。寫作技巧的幼稚固然減損了他們作品的感

事的公布我們感覺到大大的不安，唯恐來稿後不滿預定的字數，使我們的計劃遭受破產。直到一星期後，才漸漸放下了心，因爲從那時起，每天都有近百篇文章從各個意想不到的角落飛到我們的手中。到截止的一日，共收到近二千篇，約四百萬字。結果非單沒有鬧稿荒，而且因限於篇幅，在第一次審閱時就不得不割去三分之二的文章。

這一次取捨文章是一件困難的事。文字漂亮的，內容大都空虛，而內容充實的，文字又太不像樣，我們終於在重內容而輕文字的原則下解決了這個難題。

因爲來稿的豐富，自然難免有材料重複的現象。如描寫中國空軍轟炸出雲艦的，描寫大世界門前落下炸彈的，描寫先施公司的慘案的，描寫「七・七」「八・一三」週年紀念會的，每種至少有十餘篇，至多竟達三四十篇，有幾種篇篇都是好文章，但因篇幅關係，而且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我們只選取最精彩的幾篇。但從不同角度描寫同一事件的作品却盡可能一併收入。同時也因爲來稿的豐富，我們沒有實行原定剪報的計劃，只從幾種報紙雜誌上選取幾篇來稿中特別缺乏的作品。（轉載作品文末都有註明。）

分類與編次費了我們幾度的商確。照日子前後編呢，太呆板，也太凌亂；照地區編呢，同樣呆板，凌亂；最後決定依照文章內容的性質。全書共分四部：第一部描寫前線動態及其他軍事行動，分八輯，共廿二萬字；第二部描寫死裏逃生，流離失所，饑寒交迫的難民，分五輯，共二十萬字；第三部描寫戰時戰後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有神聖的工作，也有荒淫與無恥，）分九輯，共卅五萬字；第四部是各階層人們在這動亂的一年中的私生活的寫照，分十輯，共卅三萬字。這樣編法當然還有嚴重的缺陷，但沒有多大編輯經驗的我們，一時也想不出更完美的編法，只好留待讀者批評和指正。

完成了分部分輯的工作，一算字數還是太多，又不得不把好些已經選定的文章割愛了，但結果仍比原定字數多三十萬。

目　錄

第六輯　武裝的民衆……(一•一二五—一六二)

第七輯　炸彈下……(一•一六三—一八八)

第五輯　收容所……（二•一二九—一六五）

第三部　風火山上……（三•一—三〇一）

第一輯 大上海的火山爆發了……(三•二—三四)

第二輯 熱血的奔流……(三•三五—七五)

第三輯 淪陷前後……（三·七七—一〇九）

第四輯 孤島風景線……（三·一一一—一七五）

第五輯 鐵蹄下……（三·一七七——二〇〇）

第六輯 揭奸錄……（三·二〇一——二四二）

第七輯　煉獄

第八輯 學校動態……（三·二七一—三〇二）

第九輯 偉大的念紀……（三·三〇五—三三五）

第四部　漩渦裏……（四・二—三七）

第一輯　在烽火中……（四・二—三）

第二輯　血和淚……（四・二三—三九）

第三輯　婚喪喜慶……（四・四一—五三）

第四輯　來來往往……（四•五五—八六）

第五輯　孤島的腥風……（四•八七—一〇二）

第六輯　蛆蟲樣的一羣（四•一〇三—一一八）

第七輯　苦悶・徬徨・覺醒（四・一二九—一四六）

第八輯　砲火照射着每個角落（四・一四七—一六九）

第九輯　走上征途……(四•一七一—一九六)

第十輯　在黑暗中爭取光明……(四•一九七—二二七)

第一部

火線下



第一輯

火線下

簞食壺漿迎國軍（廿六·八·十二·）

苑樹康（十八 學生）

八一二的早晨。

季候算是過了大伏天，可是陽光還很毒烈，就是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那股熱浪亦就够人難受了。馬路上來往的人，比較往日稀少得多，謠言就像瘋狗一樣，滿街亂跑。閘北的居民，已成了驚弓之鳥，一到晚上，一大羣一大羣滿頭大汗的向租界上搬，到了早上，因爲不放心他們關鎖着的家，又零零落落的趕回來。

可是今天情形顯然和平日兩樣，警察局門口的崗警，一桿盒子砲也出了木殼，橫靠在肩上，胸前頭掛着兩顆黃澄澄的手溜彈，有許多人擠在局子的門口：

「老鄉！怎麼樣了？要緊不要緊啊？」

那個大肚子的老王，他那胖臉一向是笑嘻嘻的，今天可難得緊緊：

「咳！誰知道呢？媽的！」他說，望一望大家那憂鬱的臉苦笑着。

就在這一個又悶又熱的早上，突然的，一陣響亮的軍號，衝破了沉悶的空氣。當那激昂的旋律還沒有消去，街上便已現出一面白日藍地紅邊的軍旗，一隊武裝兵士從大統路迎面轉來，擦擦的步伐聲，又沉重，又整齊。整個馬路上的人們驅動了！每條弄堂像潮水似的吐出許許多多的民衆來，小孩子不再在街階石上滾銅板，店堂裏的伙計，忘記了做生意，伏在櫃台上：「喔！我們的軍隊開來了！」一片喜出望外的呼聲，鬧翻了整條馬路。

大家忘記了頭頂的太陽，路兩旁的民衆愈擠愈多了，而忠勇的將士們的行列還是不斷。他們一律是全副武裝，鋼盔背囊，草綠色的制服，左臂膊上一塊方布上面寫着「88D」，隊伍分兩行在左右的人行道上走。他們是走得那末快啊，就像在競走似的。每個士兵的臉，漲得血紅，汗珠兒像黃豆從額角頭上暴出。槍桿橫擱在肩上，脚裏拚命的趕着，刺刀鞘碰着水壺，是鏗鏘的聲音。儘管汗濕透了全身，他們還是直向北站開去。路上的人全都看呆了。

有一家茶館的老闆，捧着只大茶缸，泡了一缸茶。

「來啊！來啊！老鄉！喝一盃吧？」

不過弟兄趕路要緊，官長儘在後面督促，沒有停一停的工夫。

而且，茶又是那麼的燙。看熱鬧的民衆們腦筋一轉，咳！終想出個辦

法來，大家自願走上去，把弟兄的水壺給解下來，灌足了茶，再趕上隊伍去送還他。弟兄們可眞樂啦：「謝謝謝謝！」那一邊更客氣，「那裏！那裏！你們是爲國爲民的哪！」一片融洽笑聲，沸騰在這裏那裏。

大家扳扳指頭算算，啊！快要四年了，整整有四年，這一塊土上，就沒有我們國軍的足跡，受了屈辱協定的限制，我們和忠勇的國軍違別了四年，在這四年中，國恥一天天加重，敵人一步一步的踏過來，現在終有了這一天，像一個小孩得到他雙親的保護似的，我們的國軍眞的來了，而且來的這麼威風神氣，你看哪！

一批一批的步兵，後面就是炮隊，幾匹英武的駿馬，拖着一尊尊鋼炮，炮車的輪子一在石子路上轆轆地響，馬背上掛着一箱箱炮彈，炮兵拉着馬咬鐵狂奔，馬嘴裏白沫四噴；再後面又是大隊步兵和輜重。肩挑的車推的，絡絡繹繹，半個小時光景才走完。

我戀戀不捨的，緊與跟着他們往北站去，他們在沿路各十字路口，開始構築工事，警察到米店裏去征發麻袋，各里弄的民衆臨時服役，高高興興的一剷又一剷地把黃沙盛進袋裏去，一包一包的壘起來。在一位官長指導之下，一道道的沙包電網很快的完成了，這也是動員民衆所得的一點幫助啊。

到北站，已經戒嚴了。這時候，正好有一班火車到站，旅客來不及提行李，就給士兵們送走了，機關槍在車站大門口架起來，警戒線佈好。前一個小時，還是人聲喧嘩熱熱鬧鬧的北站，現在却變得靜悄悄的。只有刺刀一亮一亮的晃着。

寶山路口的一家茶樓，臨時作了司令部，門口一個衛兵很神氣地站着，年紀看上去只十八九歲，可是英姿勃發，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樣子挺威風。

黃制服的保安隊，趕着辦交代。寶山路就成了一道防線，機關槍放進沙袋的堡壘裏，伸出展望孔，向和北四川路接界的界路瞄準。更有一批士兵，開始在他們新佈置好的戰壕裏吃飯，聽說他們自無錫開拔到眞茹，徒步到閘北，現在十點多鐘了，還不會吃過早飯哩。

界路那邊可熱鬧的很，沿路擠着的民衆代士兵們買香煙買麵包。

「老鄉！你拿去好啦！這算是我送你吃的，別客氣！別客氣！」說着就向人堆裏一鑽不見了。那個弟兄乾瞪着眼，一絲感謝的笑容，爬上他那老實可親的面孔。

汽水啦，水菓啦，香煙啦，就在幾個人振臂一呼之下湊足了。大捆大捆的送進去，慰勞我們保國衛民的弟兄，「請大家解解渴！」

周圍的空氣是這樣熱烈，只要有一星星的火，牠馬上就會燃燒起來。我的熱血在漲，全身被汗浸濕，擠在人山人海似的難民中間向租界走去。我極力掙扎，想不被他們帶走，我還要多看一看我們的國軍，然而人潮是那樣迅急，我的脚不由自主了。

歌聲又起來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又激昂又悲壯的歌聲配着這熱烈的情景，每個人已興奮得發狂。捕房裏的紅色警備車今日顯得特別渺小，牠只好躺在路旁乾着氣，舉起了棍子的印度巡捕亦給嚇呆了。（1107）

閘北第一槍（廿六．八．十三）

蔡以中（第七八機關鎗連連長）

我懷了一腔更燃燒更沸騰的熱情，重來到離別已經五年多的上海。

五年前，在廟行與敵兵刃戰時所受的創痕，還深留在我的左腿，五年來，我們民族所受的恥辱與欺凌，加添了我們無限的憤怒，同時給了「無限的鼓勵。

傍午，我們下了車，在出發到上海近郊的一個小鎮去的道上，我們遠遠望見「一二八」的遺跡，那斷垣那殘壁，我們還看見了兩路管理局新建的大廈岸然矗立在雲霄。一陣溫煦的海風撲着我們每個弟兄的黝黑的臉，我彷彿在風中聽到一種聲音，那聲音該是衛着歡喜又帶着疑懼的歡迎的呼聲吧！我不禁在心裏響了回音：「別驚懼吧！你們這次也許還要經歷過一次劫難，然而請你們放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帶這一顆比鋼鐵還要堅强的決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永遠逐出上海！」

× × × ×

弟兄們雖都在埋怨時間走得太慢，因為在夜神一到來，敵人定會到我們陣地來挑釁的，到那時候，幾十年來鬱積在胸口的憤怒與苦悶，是得到一個盡情發洩的機會了。

可是夜到來了，我們望着那半鉤新月徐徐升起，九時，十時……一時，二時過去了，我們又望着那半鉤殘月在徐徐西落，弟兄們都顯得異常焦急。雖然敵兵的陣地，我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們始終服從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命令，弟兄們都在低低的咕嚕着：「東洋兵不敢作聲了吧！」

到三時多，保安隊一排在寶山路附近巡邏，我們的隊伍當時離保安隊相隔二三百米，一小隊日本兵從他們的沙袋後面跳了出來，擱住了保安隊的去路，一個日本的隊長操着不純熟的中國國語問：

「你們中國軍隊幹麼？是不是想包圍我們日本軍隊，是不是想攻擊我們？」

「中國軍隊從來不想攻擊別國軍隊的，中國軍隊只是為保衛自己國家的領土而守衛着。你們不是沒有理由的要保安隊撤退上海嗎？這已經是辦不到了，因為保安隊所駐守的是咱們中國的領土！」這是一個保安隊隊長的回答。

他們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臉色，走進了他們的沙袋後面去，就

在保安隊開始走不上幾步路的時候，他們就向保安隊射擊了。

我們弟兄一聽到槍聲，立刻衝上去，向他們回擊，可是，我們的槍聲一響，他們的槍聲却就停止了。

× × × ×

傍晚，我們在江灣路附近。

我們奉命進攻八字橋，可是青雲橋給敵兵在事先炸斷了，我們只能繞路走。

敵人在每個路口嚴密地佈置着機關鎗、坦克車，這一切向着我們行進的隊伍掃射。

我們開始找到了敵方機關槍的所在地，輕輕地和了三個弟兄，帶了一架機關槍，伏在草地上慢慢爬過去，到離開敵方約六十米的地方，我們就開始向着敵方的機關槍陣地掃射過去。

不一會，他們的機關槍響了兩下，就不作聲了。我那時的快活眞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我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後面的弟兄這時也緊緊地衝了上來，雖然後來在敵兵的另一陣地裏依舊發出了密密的槍彈，雖然在我們身邊爆發了密密的炮彈，可是憑了弟兄們一聲怒吼，我們終於衝上了八字橋。

負傷之前

唐漢林（××師×連×排排長）

「革命之日忘其親，臨敵之時忘其身。」——盧耀光

我們從××出發到達×××鎮，師長召集幹部訓話，很注意地對我們講說。八月十五日深夜十二點由××登車出發，上面限四十八小時到達××，因爲時間短促，行進間且不許停車造飯，使得我們兩日夜的厰車生活，都是拿大餅饅頭來塞滿肚皮。日晒夜露，還有在別處所得不到的，就是從機車上所飛出來的煤灰，使得每個人的面部都似化裝好了的張飛！皎潔的月夜，機車的隔壁衝破了靜寂的原野，夾道成陰的綠楊，被車風激起了波浪。

車到××，正敵機來襲，我們即下車向兩面散開，同時用高射炮以及高射機關槍向敵機射擊，敵機雖有九隻，亦無法施行其殘酷之轟炸，約十餘分鐘始悻悻飛去。此種遭遇，我們在「一二八」之役已見慣的，的故雖敵機來襲，我們還是泰然。

夜又來了，蔚藍的天空，漸漸地灰暗起來，由淡而漸深，以至黑到連地面上的物件都不大瞧得淸楚。月未升，天已黯，我們已集中出發了。沿着向××去的公路前進，弟兄們都很自然地肅靜，鞋底礁着路面的石子，發出很有步調的沙沙聲，行登隴際，展視前後的行列，在星光下，縐出長長的一條黑色的、像在游行的巨蟒，將平坦的大道吞減了進去。這一條長的行列就是我們共患難死生的戰友，這次能得有機會爲國家効死，不禁心神暢快，大有横戟賦詩之慨！可惜我不是詩人！

月升了，每個人深長的陰影伸展在路的另一面，脚的移動，身子的上下，很明顯地隨着隊伍，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靈魂，是尋求得自己的生存在前進！夜風吹來，已有很重的涼意，槍身上反射出來的寒光，愈使得周圍的景象嚴肅。這時候隆隆的砲聲、和一閃閃的火光，也同時傳映入每個戰士的眼簾，使得我們精神更加興奮，熱血更加沸騰，步聲也重而加速。

××舊地重臨的××，「一二八」在這裏流了不少先烈的血，而今碧草如茵，殘暴的敵人又在這地方重施淫威，房屋倒坍很多，被炸死的人屍體縱橫，血肉模糊地躺在殘垣之中，這是日本獸行的遺跡。

八月十九日二十點後，我們又前進了。××方面的火光也更看得清楚，機關槍聲更加來得清脆。月已西沉，星也灰黯，燒坍了的房子，還有很大的火焰，磚燒得像通紅的火炭，冒着火焰，踏着紅磚向困守在××路底的敵人衝過去，砲也協同着向敵人射擊，槍聲之緊密，賽過辭歲的爆竹，我們的坦克車也活動起來，我們的伙伴也在開始作壯烈的犧牲，弟兄們接二連三地倒下，衝上前去的都一層層的倒下，倒下的又一個個再爬起來向前衝。

「家裏民十七年就由鄉下搬到上海，「一二八」之役，住在虹江路，因此遭到空前的浩刧，一把火把家燒得「片瓦無存」，逃出來的僅是幾個人。那時我在×××師服務，參與了上海的抗戰，不能回到家裏去看一下，事後曾與母親說過幾次，又搬到××。當我們將××路××路的敵人打退，前進到××路小菜場時，我已看見自家的大門，趁機回到家裏，母親逃難去了，六十多歲的老母，在兵荒馬亂的時候，單獨逃難，想起來怎不痛斷肝腸？家裏還有一兩個看守東西的人，東西一點也未搬，聽說是日本人不准搬。我這時候還能顧得家嗎？祇好叫他們趕緊的逃走，我也即刻離開了家，帶着弟兄們向××路攻過去。這一天的火燒得頂兇，南風把火勢更加助長起來，烟霧迷漫，弟兄們都燻得涕淚橫流，好比中了毒氣，迫得沒有辦法，祇好從佔到的幾個街撤回來。再轉到×××路的時候，我的家裏已經衝出了一股股的濃烟。

我們的士氣，誰都承認是旺盛的，戰鬥力誰都說是強大的，但是血肉之軀，怎敵得砲彈的殘殺，所以可以說，我們這次的犧牲有許多時候真是浪費了的。就以我們來說××路的房子方才燒完了，沒有熄滅，滿地瓦礫焦樑敗牆，敵人憑着以高臨下的姿態，用重機關槍及輕機關槍守住路口，照這樣的陣勢，照說是應該多用砲火破去他的重機關槍及高的據點，然後再以步兵佔領之；然而我們祇用步兵，就在光禿禿的柏油馬路上衝過去，你說這豈不是浪費嗎？可是話又說回來，中國因為砲火的力量不充足，是不得不這樣作壯烈的犧牲，以喪敵人之膽的。所以我也在這種情形之下，被敵炮轟倒的牆壓傷，同時還有十幾位弟兄也被壓在牆下。我受傷

已經是廿二日上午四點多，經過團長的許可，我由××路禮拜堂下火線，到綁帶所天已黑了，只見××路××路一帶的火光炙紅了半邊天。

體育會路上的血

葉綠（兵士）

我們這一團弟兄本來是守在××的地方，平日裏祇在壕中閒着，祇有鬼子們的飛機常向着我們投彈，或用機槍掃射罷了。可是因為我們已有防避的經驗，總不會使牠佔了便宜。晚上常聽着鬼子們密集的排砲聲和機關槍咯咯咯的聲音，我想炸裂的地方在荒野中吧？老劉和大胖子慣常說：

「他媽媽的，鬼子又在大關把戲了。」

「可是我們這裏的弟兄誰都在手癢了！」我說。

事太巧了，我們剛在談說當兒，忽的傳令兵和×連長進來了：

「奉×團長令，我們這一連的弟兄今晚調防至體育會路×面××學校後面。」

於是我們立刻一個個把武裝弄好，那時月光照着天空，碧藍的天耀着閃閃的星光，晚風拂着我們的臉，我們的精神個個都振奮。魚貫的隊伍在田野中靜悄悄地向着目的地推進，不久我們就到了××的防線。我們各人都是拿着鏟子修理着毀壞了的戰壕，使我們的陣地更加堅固了些。費了數十分鐘的修築，我們每個弟兄都是滿頭大汗，尤其是大胖子弄得滿身都是汗水，以後就各自把防線的工作分配了。那時候覺得很平靜，前面也沒有什麼動靜，我們個個都蹲在壕中守着。

大概是十點左右吧，忽然吃緊起來了。那時風急天黑，鬼子的排砲隆隆的響，目標對準我們陣地，可是終不能打到我們的壕中來。我們緊緊的拿着步槍，默默地在壕中等着，靜悄悄中佈防得很嚴密。步哨在前面來回的踱着，轆轆的鐵甲車在野地上轉着，在我旁邊的仲達輕輕地碰着我的臂膀說：「長根留心着敵人要來偷襲了！」話猶未了，猛然的轟隆一聲，一顆砲彈落在我們的陣地，打中了我們誓同生死的弟兄，鐵片和血肉在那砲彈炸裂的一剎那飛迸着。接連着的轟轟，東也炸裂，西也炸裂，眼見着一個個熱血弟兄葬身在鬼子們的砲火之中了。那時我在心中盤算着，還是衝出去和鬼子們拚一拚，可是衝鋒的命令老是沒聽見下來。差不多全防線的弟兄個個都等着衝鋒的命令，預備和鬼子們激戰一場，殺個痛快。但我們仍然死殭殭的擊着步槍，靜靜地伏在戰壕邊上。

夜依然是溫和的，祇有那晚風吹到臉上覺得發寒。有神秘的晚風似乎跟在那死神的後面，把死亡的人們最後喘延着的生命吸收去了。到了早晨看那些弟兄們，血已凝了，他們為祖國犧牲了。看那傘式的流彈依然射在天空中，投擲他們殘忍的火光，熱的血

在心腔中迴旋着，再也不能寧靜了。我們前面的砲彈又爆裂了，土塊和鐵片像雨似的掉下來。我覺得被打了一下，我的袖口被一塊彈片撕去了一角，我緊握拳，立刻就想衝上去肉搏，忽然「喲」的一聲在旁邊仲達口中發出來，等我看時，他的呼吸已經急促了，他叫我照顧他那五十多歲的母親。因爲我是他的同學。臨死的當兒在他臉上似乎還發出一絲悲慘的微笑，我想着，就這樣死了嗎？唉！我永遠忘不了他。大約一小時後，砲聲是停止了，在防線的四面沉寂得可怕，依稀能看見自己的步哨來回的踱着。忽的，驀地殺聲四起，鬼子們衝鋒來了，坦克車，野戰砲，機關槍在××路上對向着我們的陣地掩護大隊的日軍來進攻我們。他們以爲這次的衝鋒總可破我們陣地，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時我們的弟兄個個都靜默地伏在戰壕中，連長用帽子指示我們，等到鬼子逼近陣線五十米突的時候，我們就一聲吶喊，躍出戰壕，大刀隊骨溜溜的滿地滾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刺着，手溜彈像雨點般的投着。我們那時看不清敵人的多寡和他們的行動，我們很敏捷的用着機關槍掃射，襲斷了鬼子的後路。那時滿地都是死傷的鬼子，也有一部份鬼子扔了槍械在地上跪着，只聽得撲撲地拜着求饒，可是老劉和大胖子倒不客氣的都把他們結果，也算出了剛才的氣。這次的鬼子死得很多，那時天彷彿已經亮了，砲聲也靜寂了。這是很早的早晨吧？天清朗而灰白。七十米突的地方屍身狼藉滿地，還是侵略我們的代價，也是替已死了的弟兄報復。那時我也在模糊中，忽然一個僧人的救護員推動了我說「老鄉！你的腿已經傷了！」於是有幾個熱心的救護員把我運到上海來。在醒來的時候已是下午了，和煦的陽光照着我的被褥，麻木地也覺不到痛苦，還見到大胖子睡在我隔壁的牀上呼呼地酣睡着。

吳淞血戰（廿六·八·二十三·）

記者

在一家醫院裏我訪問死守吳淞的保安隊團長岳岑。

「問我受傷的經過嗎？其實這點兒輕傷算得什麼，保衛國家，是我們軍人的天職呀！

「你聽了不會感到厭倦嗎？也好，我們不妨簡約地來談一談。不過，那怕是十分乏味的吧。」

二十日的晚上，情勢就驟然緊張起來。敵人因爲在虹口一帶軍事失利，陷入了重重的包圍，自然突圍是他們唯一的辦法，因此在蘊藻浜張華浜一帶，他們就用大砲飛機作掩護，隊伍密結地向岸上衝上來了，這樣，我的防地，也就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我所率領的弟兄，和數倍於我們的敵人奮鬥了整整三十多個小時。三十多個小時，是多麼長的一個

間呵！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東西喝。我們還是支持了下來。

二十三日下午，敵人因爲屢攻不退，情勢稍見緩和。蘊藻浜的那條橋上，我們的弟兄是死得很多的，幾次我們想衝過橋去，想幫助他們擊退敵人，但幾次都爲敵人密集的機關槍止住了。有一次我們已幾乎快衝過橋了，但無恥的敵人，却在橋的南端放火燒了起來，眞悲壯呵；那一刹，我們的弟兄，前仆後繼，竟犧牲了不少哩！

但當我進抵××時，敵人似已發覺，分了一隊兵士向我這邊迎擊過來了，我們便在××展開了劇烈的搏鬥，而我也就在這當兒掛彩啦！

我的頭，剛想抬起來，敵人的一顆子彈就洞穿了我的軍帽，那時，幸喜我的神志還十分鎮定，我知道我所蹲着的地方已成了敵人攻擊的目標，就把身子向右移了過去，那裏是一簇蘆葦，起初我以爲蘆葦中一定還有土墩，所以沒有伏下去，可是立刻我看清了，於是就迅速的躲了進去，剛剛伏倒，一顆子彈就飛來，洞穿了我這右臂。但這時我是負有重任的，我不能退，所以在忍痛之餘，依舊一聲不響的伏着。

敵人愈迫愈近了，顯然，這是肉搏的時候了，我便硬撑起身子來發了衝鋒令：這樣，大地便立刻捲起了狂濤，弟兄們個個都奮勇爭先的站起衝了過去，喊殺聲響澈了雲霄，塵烟也彌漫了四週……敵人究竟都是些被軍閥迫着來作戰的呀！所以喊聲起處，他們就都蹌蹌地各自逃命了。不到十分鐘，我軍就完全擊退了他們。

以後，由勤務的扶助，我纔離開戰場。

到這裏來，還剛是昨天下午（一日），因爲沿路敵機轟炸得很厲害，由勤務扶着走到滬太路，纔由童子軍救回來。

眞的，這點傷是算不了什麼的，你瞧好啦，再過一二星期，我就可回戰場去殺敵的。

在蘊藻浜最前線（廿六·廿三·十）

李國楨

在剛開戰的當兒，我們是預備隊，駐紮在中山路一帶「待命。」二十日清晨一點多鐘，忽然奉命赴最前線的蘊藻浜死守。我們三千健兒，得到這個消息，好像怒獅一醒，大振威風，即刻出發，如潮湧般的向吳淞邁進。

這時候，夜色沉沉，行人斷絕，我們按着亮晶晶的小星的指引，向目的地走去，一陣陣的南風，送來震耳的槍砲聲。其實我們離前線還有三哩路；但當我們走到某鎮上時，東方已漸漸的發白了。爲了怕敵機趁天亮來轟炸，隊伍不得不散開，我和幾個忠勇的班長，和一小部分的士兵自動離開了大部隊，集在一道走。這般戰友平時本來親切。在路上看見酒店就去買酒吃。正吃的時候，有一個老鄉說道：「咱們吃吧！今天還不是最後一次嗎？咱們是去拚命的，吃

一個痛快拉倒，留着錢幹嗎？死了，也帶不走！要是命不死，將來還怕沒錢化？咱們一切的事都不要念了，只要把每個人的通信處記好，等到把鬼子殺盡以後，不死的朋友一定要替陣亡的將士們寫信安慰家長，請他們不要悲痛，說爲國犧牲是很光榮的，這樣生的才對得起死的。」我們聽了，都贊成他的主張，喝着説着，弄了兩個鐘頭，到了八點鐘左右，我們也動身了。出街口不遠，果然遇着兩隊太陽飛機，沿路轟炸，一剎時，成千的兵士都變成了樹木青草，一進一止，連自己也認不出是草是人，何況在高空裏。原來這是僞裝，與防空大有關係。

我們冒着殘酷的轟炸，繼續前進，不久就到達了我們的守地吳淞鎮。鎮上的房屋毫未損壞，住民已經走光，江心裏停着幾只敵人的兵艦，有進攻吳淞的模樣。先到的部隊正在汗滴滴的趕做防禦工事，我們這一隊人被分派在一個學校前面做掩護工事，大家一見面，笑嘻嘻的互相行禮，非常親愛。我們一面對他們說：「辛苦！辛苦！」一面急着幫忙做。吃飯是換着吃，休息却不可能。做到午後兩點鐘大概敵人得到耳目的報告，知道我們兵力不強，工事也不十分堅固，就趁着這機會向岸上猛烈砲轟，飛機也同時出動轟炸，不一刻間，鎮上的房屋，學校都被摧毀，變成焦土，新做的防禦工事，當然無一存在，這時死傷的同志雖然不少，但是我們毫不驚嚇，也不動搖，同時也不回擊，大家施行僞裝，架着槍拄着刀很沉靜的伏在破壕裏，預備敵人近了岸時才加抵抗，果然在砲火掀天黑烟漫迷中，十幾只汽船，分路向江岸突進了，這時我們的同志聲勢一振，槍彈齊發，誓死不讓的痛擊敵人，結果他們四五次的登岸，都被我們殺退了。最後一次已經是黃昏時候，敵人爲了要經過一座大橋進攻，所以集中了砲火，對橋這頭亂轟，幾只汽船滿載敵兵，在砲火的掩護下上岸了！那時我們隊上的蕭班長正領着一班人守在橋頭，在大炮亂轟下，他們犧牲重大，只剩下三個人，預備隊又不能增援。可是蕭班長自己在敵人上岸時，仍舊不動，等到敵人大胆衝到了橋頭時，蕭班長才以疾風迅雷之勢，出敵不意，拖着機關槍就掃，兩個弟兄拾起手溜彈亂投，敵人一時脚慌手亂，來不及應付，四十多人生還的只七八個。一刻敵人又來進攻，蕭班長的機關槍不能開了，單靠步槍那裏抵得住，班長腰部中彈倒在水裏，兩個弟兄一個障亡一個逃脫了，一時五百多敵人，趁勢攻進了蘊藻浜，我們雖然退了一步，但是士氣仍舊健旺，一個反攻，殺聲震地，終把敵人衝下去。

爲了地形複雜的關係，急速退到鐵路線以北的壕裏防禦，敵人也停止了攻擊。大約在八點鐘左右，槍聲斷絕，在沉寂的黑暗中，處處是「媽呀！娘呀，我不會活了，痛死我了呀……」的哭聲和喊聲，這是一般不能動的重傷同志，在那裏求救，可是終久沒有命令下來，叫我們去救他們；尤其是功高的蕭班長，哭叫了半夜方才氣

絕。如此的慘狀，誰不心酸流淚，痛恨強敵呢？

整個八月二十日就同惡夢般的過去了。我們知道戰事是要延長的，不與強敵同歸於盡，當然不會罷休，大家仍舊精神飽滿，抱着必死的信念準備抵抗，以爭取國家的光榮。

在羅店（八・廿三）

羅一平（小學教師）

「哦！你回來了。時局很壞吧？」我才踏進家門，父親就這樣問我。

「壞，壞！吳淞昨晚打了一夜，今朝飛機又轟炸了半天。聽說蘊藻浜（註一）有些靠不住，現在楊行（註二）街上到處都是前線退下來的黑色軍隊。」（註三）

「失守了吧！」

「說不定。搬場的人家是很多的；我們的服務團（註四）也無形解散了。」說着，我脫了汗跡淋漓的襯衫，穿上木屐；然後，走進廚房間去，慢慢的吃起飯來。

忽然，明弟在外面急忽忽的跑進來。

「啊，三哥！東洋兵來了！」我聽了一怔。

「誰說的？」父親一把拉住他的手，面孔已變了顏色。

「都說的。」

眞的這時外面的聲浪沸騰了。「走啊！跑啊！追上來了！」中間附和着哭聲、罵聲、野狗的吠聲，嘈雜得像一羣打翻了窠的烏鴉。

在雜亂聲中，父親的面色由灰色變成了蒼白，家裏的人也漸漸的集合成了一團。我的牙齒不由自主的打戰着、半響、吃吃的說：

「不要慌！我去看看情形再來。」這時正是午後三點鐘。

村上的人東一羣西一堆的都在外面：有的抱了小孩，有的提着包裹，隔壁和尚公公挑了一担的衣被雜物。他們都準備跑了；可是還決不定朝那面走好。

我從人叢中穿過村東，恰見前面的官道上有三個公務員模樣的人物走過，連忙趕上去問：

「你們從那兒來？」

「羅店」（註五）答着，他們都站住了。

「羅店。」我又一怔。「羅店有東洋兵嗎？」

「羅店不干事，川沙（註六）東洋兵已上岸了。」

「怎麼？川沙東洋兵上岸了，就在昨晚蘊藻浜激戰的時候？」

我迷惑了。

「是的。本來那裏有一連兵守着；但是一連兵濟得什麼事？所以當江面上槍聲一響，他們就丟槍退下來了！」比較老年的一個感慨的向我所說着。

「啊！武的已走，文的濟得什麼事？所以你們也退下來了！」

這時遠遠裏來了一陣軍號聲。他們來不及聽完我的話，又踉踉蹌蹌的南奔去了。

我沒有一刻的猶豫，就反射底地迎聲走去。等到第二陣號音起來時，我已立在一條大橋上眺望着了。在東邊的田野裏有一長串的軍隊在向北行進着，高的，矮的，有的只見綠蔭裏幾個黑點；蜿蜒曲折像一條活的長城。在長列的一頭忽有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幟臨風飛舞起來，我看着歡呼一聲，就一溜烟的跑了過去。

在一個小村的轉角上我碰到一個軍官。

「老鄉，羅店認識麽？」他問我。

「認識。」我肯定的說。

「領我們去行不行？」

「行！」說着，我向後面走來的弟弟說明了一下，便加入他們的隊伍前進了。

我們這一行人除了我穿不整齊的便服外，都穿着草綠色的軍裝，子彈斜裏橫裏的掛滿了周身，短短的步槍背在背上，頭上戴着鋼盔，脚下踏着草鞋。剛才的軍官靠在我的右邊。他比大家短一些，眼睛很大，嘴唇也厚，一副沉毅果斷的樣子。他的身上一無攜帶，時時拿起右手裏的一根竹竿，指揮隊伍的行止。後來才知道這便是本旅的旅長。

一路上，我向他說些羅店的形勢，地方上的習慣人情，他都扼要的記上手冊。我們也友誼底談了些個人的私生活，他聽說我是小學教師，突然笑起來了。

「你是個教師嗎？眞想不到！」

「怎麽？」

「做教師的很有趣，他們不待我們軍隊到，就先偷偷地溜掉了。」

唔！我的面上感到一陣發熱，暫時說不出話。

才從一個無人的村子裏穿出來，我們忽見前面煙霧瀰漫，中間微微的透着紅光，那裏正是羅店。大家看着沒有一句話說，情緒十分緊張。這時，有楔子形的三隻飛機穿過烟霧直向我們飛來。

旅長把竹竿一揮，我們便在一陣微弱的軍號聲中橫面散開，鑽進了田野。沒一會，飛機已被一層濃重的黑雲吞沒，我們又在微弱的軍號聲中站起來了。

以後，飛機時時飛到我們的頭上來，我們也時時伏下，時時站起。弟兄們可眞累了：他們的伏下往往是跌下去的，伏了下去又半天爬不起來。這時，旅長的面孔便會變得十分嚴肅，反復的說：

「前進！前進！東洋鬼子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前面的火勢越發利害了，滾滾的黑烟直衝上天。我們先看見禮拜堂的塔尖，慢慢的羅店鎮的寬廣的市面完全展開在面前了。着火的地方是在東街、北街一帶。這時有力的火焰正在席捲向西；

如猛獸撲食一般。

我們就在一個村後停了下來，讓面前連一接二的坟墩遮住了隊伍。這裏離開羅店還不到二里。

旅長和我檢對了一下地圖，便和各個高級長官交換意見。才一會兒的功夫，除了一團人留駐後方外，××團××團就在他的指揮下由團長率領着向東北、西北雙方推進了。約一刻鐘後，前方槍聲響了，一聲聲的清澈可聽。槍聲愈響愈密，愈密愈遠，漸漸的聽不清楚了。旅長看一下表，朗朗地念：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十六分，我軍進撲羅店。」（註七）看祕書長記好後就對我說：

「我們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希望你立刻去把民衆組織起來替我們備飯。」「民衆都跑了，米又沒有，怎麼辦呢？」我躊躇了一下說：

「好好的做去；我們做起來比你更難的。米我們出錢買。」他拍着我的背和婉地說着。

「那兒去買米啊！」我一面想着，一面帶了個軍需官、傳令兵、三人沿着大道向南市梢進發，「管他呢，鎮上米總不會少的。」

街上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兩邊的店舖都上了門窗。除了遠遠裏傳來陣陣的槍聲外，陰沉沉的和死市一般。我們緊緊地靠着走，誰也不說話。

沒有曲折的在街上走了一里多路，一條高高的石橋出現了；還是羅店鎮的中心，是一個人的心臟。橋的那邊是一條橫街，橋和橫街的兩轉角都是米店。我伏着身體跑上橋面，向東西的水道看了看，便迅速下橋向右面的米店敲門；傳令兵接上來敲左面的一片。

「開門！開門！」喊聲和打門聲恐怖地回應着。我偷偷地走上轉角朝東一望，面前是一道用砧板攔起來的防禦工事；朝西望，大約五十步路外有三個黃色武裝的兵士握着槍在探索而來。我不待思考便高聲喊：

「誰？」

「Sha!」地們猛見我，握槍大呼。我周身一震，轉身就跑！傳令兵也跑，軍需官跑在我的面前。一時槍聲砰……砰……連續不斷子彈在我們的四圍呼嘯而過。

「今番沒命了！」我這樣想時，已把他們丟在後邊。我們穿出街道，靠左轉灣又越過了一條泥沼，才慢慢的留下步來。我向他們看看，彼此會心地笑了。

「是東洋兵嗎？」軍需官平靜地問我。

「不是東洋兵怎麼會向我們開槍呢？」我回答。

「東洋鬼子不是給我們趕到北邊去了嗎？」

「不是的，我軍直線進攻，給我們驅逐了的只是敵兵的一部

分。他們比我們先到，一定各處都佈防好了；實在我們現在的地方，除了在火線也隨時有可能遇到東洋鬼子的。」傳令兵不待我的話完，就用廣州話哇哇的說。

「要是我帶了槍，一定打死他們！」我警覺地對他們一望，真的，他們沒一人帶着槍。

我們停在草地上踱了一會，剛才留駐後方的部隊也來了。在暮色蒼茫中，我望着他們的後影，覺得自己萬分的渺小。

石橋一帶的敵兵不久便給我軍肅清，米店的門也終於給我們打開了；但是裏面沒有一點米，我們又退了出來。路上有三三兩兩的傷兵在我們旁邊掙扎過來，軍需官問：

「前線怎樣？」

「我們的一連快完了！」對方的語調低沉，但毫不悲傷。

我們走出市梢，轉上羅月路（註八）預備西行到汽車站看看。走不一會，傳令兵喊：

「誰！」我向左右環境，不見一個人影，也不聞回答。又進了幾步，才見黑暗裏有人錯雜地走來。

「口令！」傳令兵喊着趕了上去。

「……」前面除了加速走來的脚步聲外寂寞無聲。可怕的豫感啊！我和軍需官站住了，後退了，終於回身飛跑。

「嘶……嘶……」背後槍聲響了，先是疏朗朗的，突然喊聲四起，子彈如火花般的在各處飛射起來。一時踐踏的，吶喊的，悲叫的……

……聲浪的洪流震撼了天地。

我不知何時失了隊伍，一人七高八低的在原野裏爬着，撲着，惶惶的如暴風雨中的小鳥。奔呀奔的到底穿出火網，踏上了回家的大道。那時，衣服已經破爛，鞋子也丟了，身上的汗液如雨水似的淌着。

到家時，月亮已經掛在中天，飛機軋軋又起。我才坐下樓子，就被合村的男女老小團團地圍住了。

（註一）蘊藻浜是靠近吳淞的大河，通長江。

（註二）楊行是寶山境內的市鎮，在吳淞西北十二里地。

（註三）楊虎的保安隊。

（註四）爲軍隊服務的民衆團體。

（註五）羅店是寶山的重鎮，商業繁盛。約在楊行西北十二里，南離上海四十里許。

（註六）川沙是沿長江口岸的市鎮，居吳淞、瀏行的中間，南距獅子林炮台約八里。

（註七）我軍八月二十四日黎明正式克復羅店，以後遂與日軍進行激烈的拉鋸戰。

（註八）是由羅店通月浦的公路。月浦在羅店東七里

地。由南方稍沿羅月路西北行約一里半路至車站。

星夜上前線（廿六・七・九）

陸詒（記者）

我們該如何欣歡慶幸，生長在這一個偉大的時代裏，親睹我們民族抗戰的砲火，在眼前閃耀！尤其值得慶幸的，是自己當一名外勤記者，時常要深入抗戰的火線，履行採訪戰訊的職責。

敵機在低空迴旋，拍拍拍……斷續的機關槍聲、響個不停，前線上颼颼的砲彈，掠耳際而過。危險縱然有，恐怖縱然也有，可是次數多了，時間久了，也就無所謂！一塊不成器的爛鐵，在融融的火燄中，也可鍛鍊成堅強不屈的純鋼。敵人的砲火、炸彈，才是叫每個中國人都不怕死的最最實際的教訓！而且，在敵人瘋狂的進攻與屠殺下，連我們羣體的生存，（即民族生存）都已遭逢了最大的威脅，個人的生命，實在渺小得可以，還有什麼依戀？

昨晚上，我們又利用繁星閃耀的黑夜，出動上抗戰的火線。周遭是無際無涯的黑暗，祇有星星的睜視，發出微弱的光輝。汽車為了防空，不能開燈，黑夜摸索前進，路上又是被敵機炸得七高八低，真是顛簸得像颶風裏航行的孤舟。深溝裏躍出的武裝同志，擎着上刺的槍桿，大聲喝問「口令！」他們冒着秋露、寒風，站立在哨崗上，精神奮發的執行職務，絕不鬆懈疲憊，在前線每個中國人都熱烈愛護中國人，士兵愛護老百姓，老百姓更愛護衛國殺敵的戰士。每一次碰到哨兵，他們總親切的指示，前面有橋樑，後面有敵機炸過的炸彈穴等等，這些戰士給予我們偉大的愛，太使人感動了！

過了××，汽車沿××路向前奔馳，時間才剛滿九點，敵機已飛來夜襲了。像小月亮一樣明亮的照明彈，照得地面上的東西，全清清楚楚。那個有戰地經驗的司機，早已把汽車煞住，大家俯伏身子，躲避到路旁的河灘上。叢草做了我們臨時的長城，靜聆敵機的機關槍聲，由遠而近的打來。照明彈的光芒，祇能延長到五六分鐘，一過這個時間，我們又可照常辦事——開車前進。經××時，該處的民房，早已炸得東倒西歪。據記者的經驗，每一次經過這些地方時，總可以看到白天敵機洩憤的亂炸，真有日新月異的進步。從××到××的途中，碰到我軍向前推進的砲隊，摩托化的砲車、汽車，人力車、小車、驢子、馬匹、所有各式各樣的新舊交通工具，應有儘有，帶上巨砲子彈，趕赴前線。那幾個洋車夫，小車夫，都是自願替軍隊效勞的，只吃飯，不拿錢。他們真是切切實實為國家流了光榮的汗滴，比較一般安處後方的大人先生，著實要偉大得好幾倍！

我們原先的目的地，是想過××直奔××，可是因為××和××一帶，正開展着猛烈的戰鬥。敵艦一面以強烈的探海燈光，照耀着×××一帶，如同白晝，一面又毫不吝惜的發砲亂轟，砲彈落

在我們的周圍，密似雨點。前面的哨兵，婉言勸阻。他們說：「汽車目標太大，恰恰成了敵艦砲轟的目標，你們果然不怕犧牲，可是敵艦的砲轟還要連帶了我們受損啊。」我們就在距××三里的某村，由兩位武裝同志的帶領，進謁某軍事長官。他已經匆促的趕上前線督戰，所以臨時又介紹×××的人員，跟我談戰況。

「寶山城自前天下午一度危急後，我們大批生力軍星夜趕往增援，合力反攻。月浦鎭一綫的我軍也遭受極重大的壓迫，我們決不能讓與淞登陸的敵軍，與羅店的殘敵取得聯繫，所以猛攻寶山，截斷敵軍的聯絡，是目前最緊迫的任務。我們先頭部隊，現距寶山城牆只有三里多路，殲滅該處敵軍，即在目前。羅店方面的敵軍，已被我們重重包圍。在沿江一帶的作戰，我們當然吃虧不少，可是每個兵士未開到上海以前，都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所以壯烈的犧牲，不辭！砲彈炸彈的猛烈，不怕！」

與軍官談完話，他勸我速離此地，趕緊踏上歸程。歸途中又逢敵機的照明彈，以及機槍掃射。這已成爲日常功課，每一次總得下車避一下，好在河浜，草叢，田野，到處都是天然的防禦工事，並不會十分危險。

黑暗儘管籠罩在四週，但抗戰的前線上，正閃耀着民族自救的烽火！我們要堅毅的踏完這一段艱苦的歷程，從黑暗走到光明！

夜走南翔（廿六·十·十五）

陸庭（記者）

廿六年十月十五日，上海戰事已進入了第三個月，戰事重心在大場、顧家宅、劉行、羅店一綫。日軍更積極的想渡過蘊藻浜。我們爲探知一些後方陣地的防務起見，便作一次南翔的訪問。同行的人有字林西報記者周鶴巍，中央社馮有眞和沈劍虹，申報金華亭，民報吳中一，以及樊仲雲等，連同七十一軍上海辦事處的秘書之類，一共十三四人，在東方飯店集合，爲避免飛機轟炸，我們不得不在天黑後出發。分乘汽車三輛，迤邐而行，通過白利南路英軍防線，向黑暗的公路上摸索前進。北新涇眞如鎭上，遺留着日機轟炸的殘跡，斷垣敗壁，狼藉路旁，南翔鎭上的巨屋也都坍倒在瓦礫中。軍運頻繁，使公路變得崎嶇不平。汽車怕日機的偵察和奸人的襲擊，只開着極微的燈光，向暗中摸索，像呆牛似的喘着氣慢慢行着。

車過南翔，約摸又向西走了半小時的行程，就突然擁了下來，四圍是一片曠野。一小時半的顛播，身體備覺累乏，下了車，伸了伸腰，胸襟舒暢，精神突然的興奮起來。

天上層雲密佈，夜色朦朧。顧我們隨着領路的人，走入田野的小路，驟然如置身一片汪洋中。這時槍聲緊密，清晰可聞；突然就在附近發出幾聲巨大的炮聲，同伴說：「這是我們的大炮。」語氣之

間顯着十分自滿。

約摸走了一里多路，到了一個莊村，四周有竹林環繞，靜悄悄地。我們走過小橋，幾座矮屋出現在面前，那是一個小小的村莊，也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七十軍的司令部。

司令部裏早就派了部屬在小橋邊迎候着。導入室內，這就是統率數萬大兵運籌帷幄的所在。是一個農民的家裏，屋椽就在頭上，房中用木板架成一張長方桌，已顯着非常偪促。桌上舖着牛皮紙，兩邊坐的是三寸闊的長條凳。桌上兩支洋燭，膠在倒置的香烟罐的底面上，桌上陳列着一排馬口鐵的茶碗，一只拙劣的茶壺，溫着一錫茶壺的開水，擺在檯角上。主人臨時又搬出幾碟西點，香蕉、蘋菓、陳皮梅、和各色糖菓等，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好像置身在「天方夜談」的境界中。

裘祕書告訴我們軍長與參謀長現在前線視察，還沒回來，由他代爲招待，並說着一連串的客套。上海辦事處的陸主任便到某處去打電話給軍長。

裘祕書是中校職，中等身材，面部瘦削，戴着近光眼鏡，浙東口音，談鋒甚健，他告訴我們到上海作戰後的經過。

「本軍現在担任這裏——南翔——一線的防務，軍長日夜在陣地上監督着建築工事，已佈置得相當齊備。

「我們最初在吳淞作戰，那時因爲敵軍亟圖登陸，激戰幾晝夜，雙方都有重大的損失。先是敵艦的炮火，集中在我們的陣地轟擊，同時大批飛機又在上空投彈，掩護步兵登岸，那時我們的隊伍只得深伏戰壕，沉着應付；一到黑夜，因爲敵方飛機不能出動，我們便躍出戰壕，一方面集中火力向敵軍攻擊，一方面白刃衝鋒，把敵人打回兵艦。但一到天明，敵人又來。可是進進退退，整整廝殺了一星期，因爲工事大都燬壞，結果不得不退出。我們的犧牲固然重大，而敵軍的死傷，亦是很慘重的。

「此後我們又在江灣作戰，沒有半個月，然後調防到這裏來，担任南翔一帶的防務。」

裘祕書帶着傷風的咳嗽聲，侃侃而談，我們越聽越有趣。我們又問及戰地上士兵們的生活情形。他說在作戰的時候士兵的睡眠是很苦的，只能抽着空兒打盹，當然作戰也有休止的時候。吃飯是每天兩餐，小菜是小兵自己備的，隨身帶一些乾的鹹食。在戰事緊張的時候，或隊伍被迫移動的時候，二三天沒有吃，也是常有的事。

「在上海打仗，一切便利，眞够舒服的了。」裘祕書不待我們發問，繼續的談下去。「我們從前在甘肅的時候，行軍只得步行，每小時要走十里路，一天要走一百一二十里，往往幾十里的地面沒有水份，隨帶的一小壺水不够吃，那眞苦呢！」

「報告參謀長到！」當差的打斷了裘祕書的話頭。接着矮小

結實的參謀長從外面走了進來，一連串打着客套，並說軍長快到。

約摸再十分鐘光景身軀魁偉的周軍長隨着衛兵跨進了門，對着我們深深地一鞠躬，連說「失迎！失迎！」

燭影搖恍的斗室裏愈顯着軍長體格的偉大，這正是我們理想中的一位軍人的模型。臉龐圓圓的，和他壯碩的體格非常配稱，皮膚受太陽的灼晒，顯着有些黑。目光銳利，語調柔和，隱藏着一股剛毅之氣。他穿着黃斜布軍裝，顯着戎馬倥傯之態。

「我們來了，妨礙軍長的公事，很抱歉！」

「不敢，難得諸位光臨，榮幸之至！」

寒喧之後，我們便詢問我們所要知道的戰事消息，和陣地佈防，隊伍配備等等。

當差的勤務兵，捧出一碗碗熱騰騰的鮮牛奶，一面喝，一面啖着精菓西點。我們細聽軍長的報告，有的用鉛筆在記事册上疾書。

最後軍長發表關於戰事的感想說：「現在我們在上海作戰的軍隊，各省都有，而且都具有堅強的意志，抗戰的决心，這更表示了中國已有堅強一致的統一戰線，而這也就是民族復興的基點。所以抗戰前途，是非常樂觀的。而敵機的慘殺我國無辜平民，並對我士兵施放毒氣等等野蠻行爲，愈增其國際地位的孤立，而失去強國的威望，不啻自取滅亡。」

這次訪問，我們足足談了兩小時，對戰地指揮長官的訪問，向來不允許有這麼久長的談話的，所以我們這次的收獲，非常滿意。

時鐘已過了十一點，我們還得回轉工作，於是大家便與辭而歸。

踏着微茫的月色，走過小橋，那裏有密密的竹林，突然從背後喊着一聲「口令！」我們驚異地停住脚步，回過頭去，見一位弟兄很敏捷地抓住了一個來歷不明的人，赤脚，穿一件軍人的棉大褂。

「你是誰？」語氣急遽而嚴厲。

「我是×××師」那人顯着非常懾怯的樣子回答着。

「有沒有符號？」

「……………」

我們幫着搜他們身上，一無所得。

「你來幹什麼？」

「…………！」

「抓他進去！」

「走！」

我們一路談着這個行跡不明的人，又談到敵人間諜的可怕。坐了汽車到上海已經夜中十二點半了。

愛與血（廿六·十·廿）

沈

我幹嗎要醒來呢。這樣去了豈不痛快，為什麼定要使我再想起那惡夢似的一場。

是夢嗎？不！

楊排長躺在我旁邊，是腿部的傷，大概要鋸。我卻是輕傷，我們一連怕只剩兩個了；他是比我後掛彩的。他說：

「我佩服你這辣手，竟幹得出來！要不然準給衝過來，那不是毀了嗎？唉！我這腿可完了。你好福氣，真不枉稱福將，一禮拜後又可幹了！」

我沒回答他。這兒真安靜，睡也睡够了。在來去的護士間，不會有她的影兒了！從昨晚到現在，唉！我不敢想。

昨天的惡戰，第五團的弟兄們真來得。八九次衝殺，這樣多的炸彈。他媽的鬼子炸彈也真利害，兩三米突積土下面的混凝土全炸開，要不是有假陣地和偽裝，那工事早毀完了，可是敵人消耗也够了，那一天沒有四五百顆？

下午九點鐘，左翼有出了毛病的消息。不久，命令到，五六團舉行猛襲，作為牽制，我們四團在五小時內準備；有重要任務，後隊也作了準備。

戰事漸漸轉緊，我方重炮非常活動，掛彩的弟兄多極了，一車車地開去。我找個任務，也附車去一趟，不過兩小時內定要回來。這回或者可以會到她，唉！誰知竟……

汽車在黑暗中亂闖，不敢開燈，使我想起在江灣的一次，和她兩人黑夜馳馬，差一點兒受傷。那時我們才認識不久，她的勇敢卻早深深地印在我腦中了。

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就够深刻，那時我們一團駐在蘊藻浜，前方也正緊急。她來團部報告，捉來了兩個漢奸，立刻她忽然嗚咽起來，才知道其中的一個是她的爸爸，並且十幾年前也和我們一樣打過仗，可沒打過鬼子。

這不得不使我肅然起敬，大義滅親是多光榮的一回事！當時我曾這樣安慰她。她家就在附近，當天晚上被毀了，第二天我們隊伍就退了。我鼓勵她說：

「我們現在還管父母嗎？我們現在還要家嗎？戰場就是我們的家！」

「是的！的戰場將是我們的家。」

調到江灣後，鬧着一星期，那時真快活，騎馬、打靶，件件都玩，我真不信十九歲女子有這樣能耐，全團的人誰不羨慕我第一連連長。

車到臨時醫院，完了任務，急忙着去找她，可巧是預備班，沒緊要工作。這兒的傷兵經包紮後就送別處，我的車子馬上就得回前線去，消息又緊張，不能多担擱。當她知道我晚上有特別任務的時候，她很機警地顯着害怕，竟要同我一齊去。這是我第一次様見她

害怕，她曾幾次冒生死地出入火線，也不曾驚慌。我知道那次蘊藻浜退卻時担任掩護的陳連長受傷被救回時死了那怪像正復演在她腦際。

我給解釋，這次不是掩護，我們決不會退卻的，不會有危險。他們大家都稱我是福將，我從來不會掛過彩。她堅決地定要去，這我怎能答應呢？她的性子我是知道的，我後悔不該將實話對她說。

我們同車到前方已經快一點了。到團部報告，團長已等急了，五六團已經打得差不多，左翼方面犧牲太大，這兒除剩下的五六團弟兄和我們第四團之外，只有一連多人，其餘連後隊都向左翼敵人行側擊了。要支持到早晨七點，生力軍才能趕到。這重大的任務不亞於掩護退卻。緊急會議後，決定第三連居左，第四連居右，第一連居中央陣地，多下的作爲後隊。

於是集合弟兄們早預備了，告知任務，補充彈藥，九架重機關巧妙地隱藏着，足够五小時的不斷射擊。

叫她回去不肯，沒辦法，候在這兒有什麼用呢？暫時把她安頓在團部，就充臨時醫生，那兒比較安全。

兩點鐘到了，本團弟兄加入戰壕，火力大猛，敵人一定不敢衝過來。

左翼炮火真烈，敵人實會使一點突破的。命令來，叫堅守五小時。

一個多鐘頭安穩過去，惡烈的戰鬥展開了。大隊敵人猛襲，來勢很兇，坦克的炮火逼近了，雙方機槍對掃，近了擲手溜彈，再近就得肉搏了！重機關確是利害，敵人不知我們有多少人，結果仍舊退去。

接着又是惡戰，天已經微明，炮火實在密不過，第三連犧牲最大，我連趙排長陣亡了，第四連連長掛了彩，後隊的人全參加，一大半的重機關已經沒有聲息。敵機一來可遭了，團長已經急電求援，左右翼戰事都利害，萬一被突破了不是玩的！離指定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

敵人逼近了，飛機就在頭頂，大量的炸彈擲下來，犧牲太大了。弟兄們要衝，團長命令暫退，團部四週有臨時的散兵工事。

退下來的不足百人，不肯退的還握着手溜彈守在破壞的壕中。團部一帶幾間屋子都預備放火的，不知怎樣我沒想起她，那時也不容我思想，敵人先頭部隊已經到了！

來的有一支隊人在搜索着地雷，其實誰還來得及安地雷呢！他們大隊已佔據前面的工事了。這時我們萬不能動，鬼子不敢來追的，離開指定時間還有一小時呢！援兵不見來，眞料不到會有這一場，一定有奸細，否則敵人不會知道我們的弱點。

第二隊敵人追近了團部，但敵前鋒住足，沒有前進的意思，大概是防中我們的計，卻反而中了我們的空城計。但奇怪的，屋子不

兒起火；

　遭透的事！他們終於進去了！團部裏還有重傷的弟兄在，全被拉出來了，或者就是沒有放火的原因吧。但鬼子們顧人道嗎？燒了倒痛快，不死不活地受他們的苦才那個呢！我們一共帶掛彩的不過八十人！彈藥不足，沒有後援，離指定時間大概還有一小時。

　我們一點聲音都不能有，第三隊的敵人也進去了，外面的也進去了，剩下十來個監視哨，這是不可多得的機會！大家會意了，團長和楊排長對我望着，我舉起了手溜彈，我不知道自己怎會幹了出來。

　拍！拍！拍！哨兵倒了，弟兄們擁上去，手溜彈從我手中飛去，正中團部的門口，那兒還躺着不知死活的弟兄們呢！團部着火了，本來已安好火礮的，頃刻四週一齊着火了，我瘋狂地奔去要衝進團部，兩個鬼子衝出來把我撞倒，楊排長拉起來兩下子結果了。

　「殺呀弟兄們！」我爬不起來，耳中只聽得不斷的機槍聲，後面援兵趕到了，敵人決不能再衝過來，我開始失去了知覺。

　完了！她是完了。要不是她，大家還要完呢！現在呢？弟兄們完了，楊排長也完了，我還沒有完！不！一定得完，完吧！大家一齊完！這樣我們的國家才不會完！（543）

　上面是一位勇士的日記，字跡非常草亂，日子大概在十月二十左右，作戰的地點或者是在大場方面，是我在國軍退出上海後，在難民區的舊衣攤上一件血衣中發現的。據賣衣人說「是從死守南市的屍兵身上剝下來的」我們除了知道他是一個連長外，誰也不能再知道更多一些了！

我就是這天成了殘廢（十・廿三）沈劍文

十月二十三，我永遠忘不了這十月二十三！——我是在這天做了殘廢的。

　我不敢自稱着我是抗敵英雄，我雖然殺過相當的敵人；然而我們那師人是敗退了的。我沒有光榮可說，我只有恨着敵人。

　我們一師人是守在大場陣線的，我登的那戰壕究竟離大場有幾里，只有我們的排長知道。我們都是夜裏走，照我走步的時間估猜，大概有五華里吧？我們這排人調到這戰壕也只有兩天。

　捱了一夜的大砲，我們只有磨拳擦掌的分兒，沒有開過一槍，槍開過去，能傷到敵人嗎？還不是白放。還炮罷，我們是步兵，沒有大炮。只有整夜的坐在那洞裏靜聽着敵人擲過來一大把一大把的砲彈。

　「轟！格啦啦！……蓬！——蓬！……轟嘩啦啦……！」

　這種繁雜的聲音，不斷地在我們地洞附近響着，地是不斷的搖撼；那鋼板水泥做的地洞也是不斷的搖撼。

地洞上面大約有八尺多厚的土，兩面涌着壕溝，洞門口做了一個機關槍巢，洞裏一共有十多個人，班長的手電亮的時候，看出各人都戴着鋼帽，胸前吊着兩隻手溜彈，手裏挺着一桿步槍，我們摸着乾糧咀嚼着，手電一亮，班長看了看手表，向我們說：

「準備着！天快要亮！怕敵人要進攻過來！」

他說着、走了出去，我摸了摸我背上的九龍帶；整了整鋼盔；其實也沒有甚麼準備，守防綫的兵，是時時準備着的。

從那地洞口看着外面，有些發白。砲聲裏面似乎夾着槍聲，班長急匆匆走進來叫道：

「全體出去站壕！」

我這時的血，熱到了最高度，拿着槍隨着同伴們像瘋狂樣跳直竄出洞外。清晨的霜風，撲面吹來，都不覺冷。壕溝剛平我的頭；站在裏面，挺直身子，勉強能露出眼睛、看到前面火花，在天空中嘘嘘地亂飛。砲彈在附近爆炸；在微明的晨曦中可以看出泥土連帶火花朝上直冒。

「轟隆！——轟隆！……」我們後方的砲隊開砲。

「好！轟死他們這雜種，再來。好！再來一個！」

「轟隆！……轟隆！……」

「好！再來一個，轟光他們這雜種。」

李國祥，高興極了，他起勁的自言自語。

「不許說話，預備放！」

班長跳着傳口令，手裏端着盒子砲；壕溝裏，突然十二分沉寂，個個早已把槍口對着前面描準。中了砲彈像蛇皮樣的地面，已能比較看得清楚。壕溝邊的泥土，有一些崩塌，隔開我五個人的王燈擊，用鋼鏟在修補。

約摸過了十分鐘，前面的槍聲，像沸水樣的格外緊張，隱約看到牯牛似的坦克車直衝過來。我們這面的小鋼砲、迫擊砲、也密集着向他們直射；眼看着那黑牛越走越近，我的心更跳得利害。

「一千密達放！」

班長繼續着發口令，兩個紅眼的眼球，似乎突出眼眶以外；我們似乎失了知覺，所沒有失的知覺，就是「殺敵」兩個字。

「達達達！……卜卜卜！……」我們這邊的步槍機關槍，一時鬧忙起來。

「蓬！」——一夥砲彈在我們附近爆炸，我趕快把身子緊靠壕溝的前壁，泥濺着我們的險碎片在我們頭頂亂飛、只聽到「哇呀」一聲，隔着我第三個人趙定邦受傷了！班長速忙扶他躺下，把急救包打開來，叫徐隨三先行代他包紮傷勢究竟如何，我們這一夥人誰都沒有心來理問；只有依着口令，朝着前面，看準一千密達，放！沒有一個不放「達達達！……卜卜卜！……轟！……嘶！……蓬！……蓬……」一齊都放！

敵人牯牛似的坦克車，分左右衝過來了！額角上機關槍火舌直吐，軋軋軋……飛機來了！蓬蓬蓬……我們開起高射砲。胡，胡，胡，鐵鳥生下蛋來。

那牯牛竟毫無顧忌的直踏過來，左、右、後面附着許多黃蟻式的敵軍，看看將要逼近我前面第一道戰壕。

「五百密達放！」班長的口令。

看看敵人的牯牛、黃蟻、已到了鐵絲網前面。肉搏！我們個個準備肉搏！刺刀上起來了！看着看着那黃蟻走來越過越少，看着看着那牯牛越走越近，踏平那鐵絲網衝過來，「殺！殺！殺……」第一道壕溝在肉搏。「撲！撲……撲！……撲！……」手溜彈甩過去。

「蓬！」地雷爆炸的聲音，火星直穿向半空，左邊的鐵牯牛一翻身，底朝着天不能動彈。

「トトト！……達達達！……蓬……蓬蓬！……」敵人右邊的坦克車已衝過第一道壕溝，黃蟻已跟着過來，步槍、機關槍、迫擊砲、小鋼砲兩方面都放得起勁。

「兩百密達放！」班長幾乎要叫破喉嚨。

看看敵人的坦克車越過第二道壕溝的鐵絲網！「撲撲撲！……」第二道壕溝裏向他們丟着手溜彈，把坦克車包圍起來。看着黃蟻一個個倒下去。

「殺殺殺……」第二道壕溝在肉搏；「軋軋軋」飛機儘兜圈子，不丟炸彈，也不開機關槍，因為我軍和敵軍已扭做一團。砲聲槍聲都聽不清，儘殺儘殺，黃蟻只剩幾個影子。

敵軍沒有佔着便宜，坦克車一扭屁股，退了下去。還附帶着極少的黃蟻。「蓬蓬——蓬！」我們這邊在他後面送上幾砲，結果那翻身的牯牛，給丟在後頭了。

「前進！」班長發口令。

我們一夥人像瘋狂樣地從交通壕前進，個個人的臉，漲得紫紅。毫無顧慮的前進，假使敵人逃得慢一點、我們還可以多殺幾個，到了第二道壕溝，壕裏外死的、傷的，臥着、哼着、叫着，一幕凄慘的景象；一片淒慘的聲音，永遠印在我的腦海。

這場激戰過去，敵人終於退了！第一道壕的弟兄全部作了壯烈犧牲；第二道壕的弟兄也只剩了五個人；我們登的第三道壕，傷了兩個。我們忙着整理；修鐵絲網，補壕溝；夫役們扛着傷兵去了；死屍還躺滿一地。

「抄你媽！你也不過這樣狠。誰叫你來送死！」王雲琪提起槍，把刺刀朝着那沒死透的敵兵向他的咽喉直刺下去。

「你倒做了好事，免得他不死不活受罪。」我贊成王的舉動。

「前進」班長的口令。

我們依舊沿着不完整交通壕，跑到第一道壕溝，夫役們跟過來忙着加土，工兵也走過來補鐵絲網，這第一壕比第二壕毀得更

難看，我們有五六十人一同工作，很迅速的整理。

「軋軋軋！」敵人的偵察機在我們頂上兜了個圈子去了。

「快進地洞！」我們聽了班長的話，一同跑進地洞，工作暫時停止。

「軋軋軋……」敵機又來了！轟！軋軋軋！胡！轟！敵機炸彈直丟。耳朵有些發聾，地僅在震動，敵機這樣發狂地炸過一陣。

軋軋的聲音去遠了，我們走出來，那些沒抬走的死屍，又遭了一次慘劫。我們還是迅速地繼續工作。十分鐘後，第一壕也完整起來，夫役工兵退了下去，我們一共十八個人守着這壕。

這時東方的太陽，已升到半空；斷續的槍砲在遠處聲響着；四圍的村莊都成了「破屋頹垣；」倒是半落掉葉子的樹，還很完整。

我們挺着槍，坐在壕溝裏，摸着乾糧吃。看看蔚藍色的天空，有些灰白的雲飄過，我和王潤清攀談起來。

「敵人大早的進攻，總算利害了吧？大砲、飛機、坦克車都用着。機械化也不過這樣狠。」我說着，一指那輛被燬的坦克車。

「這一仗，赤老可沒佔着便宜，我們只犧牲二十多個人，他們要死傷七八十吧？」

「今天怕還要進攻呢？」

「他們總是要來送死的。」

「軋軋軋！」敵機來了！打斷我們的話頭，我們跑進洞裏去。飛機過去了，我們又走出來，摸着乾糧吃。

午後，約摸在兩點鐘時候，轟！——轟！——轟！——大砲先是響了一聲。繼續着兩聲三聲，漸漸地轟……轟……十分鬧忙起來。我們又鑽進洞裏去。轟！——蓬！——轟！炮彈在附近爆炸，這樣轟了三十分鐘光景，班長走進來叫着：

「出去站壕，敵人要攻過來！」

我們很迅速地出了地洞，散佈在壕溝裏，把槍口對準敵人。

「達達達………卜卜卜……敵人的槍聲，接連着沸騰起來。

「轟……轟……」我們後面的大砲朝着他們轟。

「軋軋軋」……敵機來了十幾架，「蓬蓬蓬……」我們開高射炮。蓬！——蓬！——敵機丟炸彈。

「五百密達放！」班長的口令。

那牯牛似的坦克車，又衝過來。看看越走越近一、二、三、一共是三輛。「達達達……」機關槍火舌直吐。蓬蓬！蓬蓬！卜卜卜！……達達！我們機關槍步槍直放。

「三百密達放！」班長漲紫着臉叫。

「二百密達放……」班長叫着，坦克車兩旁的黃色敵兵，一個個倒下去。

這一陣激戰，比早上更利害，衝上來的敵軍比早上多，坦克車也已添了一輛。

看看敵軍已到了前面，將近鐵絲網，我們手溜彈同時扔過去。坦克車越過鐵絲網，我們聽祇見班長說「衝上前去！」就下意識地躍出戰壕，望前直衝。喊着：「殺殺殺！……」和敵人肉搏起來，槍炮聲停了。

「抄你媽！」王振聲放倒了一個敵兵。

「奶奶雄！」我對着那衝上來的敵兵，就是一刺刀。

「哇！」一聲叫，敵兵槍扔在一旁，倒在地上。

「阿呀！」王振聲躺了下來。

「媽糕操！」伍應龍從敵兵後面刺上去，敵兵來不及回頭，刺刀已從後背通過前心。

這時我腦子裏甚麼事都沒有，只有殺敵人是我的事；看看黃制服兵已漸漸稀少，我更是殺得起勁。

三輛坦克車是護着步兵衝過來的，我們和他掀在一起，坦克車上的機關槍不好開；空中的飛機也不好丟彈。所以只好聽我們殺，步兵犧牲太多了，坦克車也只有退下去。看看坦克車扭屁股了，我們還在對殺。

叫子一聲響，敵兵退了，像是兎子樣的逃去，我們犧牲也不少，班長也不見了！我們回到戰壕裏來，只剩了四個人，第二壕裏的人也已上來。假使敵人退得慢一點，一定可以把他們完全消滅。

我們忙着整理防線，我高興着對伍應龍說：

「你殺了幾個鬼子？」

「我宰了三個！」伍應龍豎着三個手指，繼續着問我：

「你宰了幾個？」

我皺了皺眉說：

「我沒有你本領，我只通死一個人。」

正說着，「軋軋軋……」敵機來了。我們跑進洞裏去；飛機去了又出來。

晚傍時候，炮聲又響了，由疏而密，排長親自來指揮，我們依舊同上兩次一樣站在戰壕裏，蓬！一夥砲彈在附近爆炸，我肘間好像吃了一下，此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醒過來時候，身子躺在一顛一播的裝貨車上，手臂間的傷痕，已是裹了棉花紗布。

到了×××會的第×傷兵醫院，據醫生說：手臂傷得太利害了，只有鋸去，否則毒勢就要蔓延。

果然右手臂終於鋸去了，我們軍隊退出上海；醫院由合併而停辦；我因此進了難民收容所。

我現在住着蘆蓆棚；吃着兩頓稀飯；我並不怨着我的生活太苦，也不怨着所裏的人待我太薄，我知道還是國難，僥倖我還能活着，我的左手還能執筆寫字。我極希望早點打退敵人，我好早點返回故鄉。（793）

血戰大場（廿六・十・廿六）

卓義方（[illegible]）

二十三日中午，我們這一營從××開到××，弟兄們都悶得蹟脚，怨着指揮部爲什麼把他們留在這遼遠的後方不立卽開上前線。

下午六點鐘，大家正在忙着吃晚飯的當兒，師部開拔的命令到了，在緊急集合號下，弟兄們迅速的理好了全副武裝，在斜射的秋陽光下，一排排整齊的站在廣場上。營長已先他們而來了，他首先宣佈本營這次的任務是担任×師前衛，卽晚增援大場；並說明這次戰事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民族戰爭，我們軍人更要抱定犧牲的決心服從政府長期抗戰，打倒我們的敵人，救國家民族於垂危，每個人都要謹愼小心，不能放雖一點感情，未奉命令，不得擅自退縮！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顯然因有機會殺敵而充滿了緊張、興奮、愉快的神情！

開拔令下了。

那是下午八點鐘的時分，天空是漆黑一般，幾顆疏星從樹梢的隙處閃射着。隊伍是那樣長長的一長行，每個人都肅靜地邁着步子，急促地行進，雖然因幾天不斷的行軍，大家都顯得疲勞，可是此刻每個人都抖擻精神，隨着前面的足跟，一步緊一步地在棉田跑着。

行行復行行，一會兒又是一個樹林，一會兒又是一個村莊。

空中忽然起了一陣「嗡嗡嗡……」的聲音，經驗立刻分別出這是敵人的偵察機來了，弟兄們都本能地迅速的臥下來，於是棉田裏、樹林裏，卽時隱藏着大批人馬。一顆照明彈在空中亮着，敵機並不惜冒險低飛，以探究竟，然而出乎敵機意料之外，我們弟兄都報之以肅靜！

午夜的時分，營部的傳令兵發來命令，叫弟兄們縱隊散開，沿田野單行前進。微弱的砲聲，隱約的從東南方傳來。

× × × ×

目的地到了，營長分附我們散開。

破曉前的夜色，反映在每個人的臉上，都好像有些發青，大家又拿出了鏟子，急急的在整理剛才築起的戰壕。

二十四日清晨，敵機便分批的飛至我們陣地上空偵察轟炸。到了下午，敵人猛烈的砲火，簡直是發狂似的，比我們的機關槍還要密。經驗告訴我們，敵人進攻的公式，先是大砲猛轟一陣，然後步兵才敢衝鋒。弟兄們都本能地離開陣地，但還並不是後退的意思，相反的是跑到陣地前面去，倒臥在棉田裏，各自找尋目標隱藏着。泥土像冰雹似的落在我們身上，濃厚的火藥味，塞住每個人的呼吸，三小時後，敵人的砲火停了，大家又爬回來。

除掉烟塵的飛揚和泥土的噴射外，什麼東西都看不見。

夕陽沉入地平線，拉開了夜的黑幕，幾聲斷斷續續的砲聲，又向我們陣地送來，這是敵人的衝鋒的試探啊！

果眞沒有出我們所料，不一會，幾百個敵兵跟着七八輛坦克車滾過來，漸漸迫近我們正面的陣地。坦克車！這傢伙確實兇猛，碾平了棉田，碾平了砲彈窟，一部分的鐵絲網也給壓毀了。自動砲，迫擊砲密集的向敵陣送去，可是，敵人依舊頑强的在挺進，在這危急的當兒，×排長帶着十幾個弟兄，滿攜手溜彈不顧死活的向坦克車攀上去，把手溜彈往窗口丟裏，有的還把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之軀和鋼鐵搏鬥，經過一場混戰後，敵兵和坦克車都不支退去了；我們的陣地依然無恙。

敵人進攻正面的計劃失敗後，旋即集中兵力，向大場以西塔河橋宅我陣地猛烈進犯，施行他一貫的作風——中央突破戰略。幾十輛坦克車和幾千個步兵衝鋒過來，偉大的爭鬥場面展開了，眼前是一片狼烟烽火，冒着幾丈高的火光，第一線的機關槍吼叫着，許多敵人在沒有越過鐵絲網時已經倒下，另外的一部分又衝進來了，第二第三線的弟兄趕忙向第一線的灣曲處切籬去、接着就跳出了戰壕。手溜彈和大刀在這種場合是最好的武器，喊殺聲響徹了雲霄；從營長到弟兄，堅決要阻止敵人的前進，數年來國難家仇，都要在這兒洗刷了！

敵人不甘示弱，反覆的衝過來，我塔河橋宅陣地相繼失守，坦克車肆無忌彈的滾過來，我們預設的地雷像一座火山似的爆發了！敵兵都在半空中成碎塊，坦克車是融融的着火，我們在這烟霧火光中，又吶喊反攻！給敵人掩耳不及的突擊，敵人潰逃了。

敵人增援部隊到達後，以更雄厚之兵力，又向我們陣地進犯，一排排的砲彈爆發在戰壕前面，震得擋彈的工事岌岌搖動，我們漸漸的後退，同時砲火盡量在阻止敵人的前進，走馬塘於是失守。

二十五日指揮部的反攻命令下來了。

「我們現在立刻要增援第一線、給敵人嚐嚐反攻的滋味，我們要在深深埋着我們祖宗骨殖的地方，擊碎我們的敵人，收復我們的失地。」營長首先躍出戰壕瘋狂的喊着、他的眼睛、因幾晝夜不息的攻擊而紅起來了。論百的弟兄，一個也沒有落後。

敵人哨崗槍聲一響，探照燈便到處在搜索，機關槍，小鋼砲像連珠般掃過來，營長身先士卒，雖受創傷，仍不後退、喊着：

「殺啊！殺啊！」「給他們以手溜彈啊！」弟兄們益爲奮發、前仆後繼，勇往直前，血流成渠，戰況之烈，驚天動地，這美妙的秋的田野，霎時變成大會戰的沙場，在血腥的壯烈的秋夜中，卒將敵人壓迫，退至塘邊。

敵人的援軍勢如潮湧，天微亮，又大舉來犯、四五十輛的坦克車，喋咯喋咯的前進，論百架的飛機又飛臨我們的上空掃射和投

彈了，槍炮的聲音，代替了時間的節奏，大地顯然在砲火聲中震動了。血肉要造成新的長城，血肉要保衛祖國一尺一寸的土地！短兵相接，白刃戰又重復展開，一批一批的敵人都在刺刀和手溜彈下犧牲、而我們的弟兄，在大砲和炸彈轟炸之下，也一批一批的傷亡了！壯士們的鮮血，灑遍了荒涼的大場，這可歌可泣的戰鬥，將永遠閃耀在民族解放的史册上！

二十六日拂曉，被敵突破大場南翔公路約一公里許，進抵陳家梅園與徐宅，敵軍復折向東行，進襲大場左側，直趨我軍陣地後路。至此，大場就危急了！

一道退出大場的命令，從師部轉到了本營，同時並命令本營担任掩護工作，扼守軍事要點，嚴密堵截敵人，大軍徐徐後移，手溜彈依舊在飛舞。我就在這一霎那，左腿感到一陣的酸痛，不知人事的昏過去了。（136）

自大場失守後

焦雷（十九・路軍工作者）

前線退却的消息，在午夜一點鐘時傳了過來，當時空氣緊張了許多，隊長和參謀看着架子上的地圖；低聲計議。我們許多兄弟們一個也沒有睡。

大炮也響得多了，炮兵陣地也不過離這裏半里多路，昨天離開這裏還很遠的呢天上一亮一亮地好像閃電，那是發炮時的光，一亮之後，就「轟！」的一響，或「轟！……轟！」的亂響。

「矮鬼來的時候一定要幹他一個痛快！媽的！」

「誰要逃的話，他就是不要臉的王八蛋！」

別人都在竊竊私議着，只有老胡在對着窗外罵街。弟兄們有的擦槍，有的下棋，沒有一個理他，他是傻出名的。

飛機整夜的響着。天一亮，更多了——比以前多得多。「嗚……嗚……嗚！」的來來去去兜着轉。這裏的炮暫時不發了，那些鐵鳥大多在找我們的炮位。

「嗚！……轟！轟！」

這聲響差不多不斷地響着，響一點的把耳朵都震得「嗡，嗡，」地響。

副官對我們說：「大家不必驚慌，一點也沒有關係，只要大家不要在外面亂跑，結棸的在外面走，可要丟命的！……」

「喂！第×中隊嗎！……剛才×司令有命令來，說要把××橋炸斷……限兩小時，快，快！」

「是軍需處？……要兩輛卡車……」

「喂！你們第×中隊嗎？派一排人，把兩車黃火送到××××去！」

「喂！……」

隊長忙着打電話發令。

×副官給我四張地圖，又要我每樣畫兩張，限兩個鐘頭交上，那幾張圖畫着這裏四周的地形，很是重要。

畫圖時飛機聲在響着，時時聽到炸彈的爆發聲。剛畫好兩張，突然有一只飛近我們這裏，那聲響大極了。接着：

「嗚……嗚……轟！嘩……」

這個炸彈就落在我們旁邊，離這裏實在太近了，耳朵一時被震得「嗡，嗡，」的失了知覺；玻璃窗本來關得緊緊的，也被震開來、桌上的東西震得亂滾，墨水打翻了，桌上一塌糊塗。

老胡對我們說：「喝！以前我在××的時候，我看見一個炸彈下來，把人身上的衣服都震飛去。這個還不算厲害呢！」

今天的飛機也眞算多，東一堆西一堆的，大概有五六十，整整響了一天，到吃晚飯時才少下去，一直到聽不見牠的聲音。

下午第×中隊帶來一個敵方的兵士，也許是「逃兵，」他的臉瘦得怕人，沒有一點血色。一口黃牙不時的露出來。他躺在地上，動也不動，嘴裏還哼着，好像得了重症。大家拿上海話問他，他也不響，拿廣東話問他，他也不響，北方話也沒有用，他只是把那死灰色的眼睛不住的在我們身上打量，好像表示怎樣也不回答你們。有人拿手槍嚇他，老胡更拿把大刀架在他脖子上，但他也是那個樣子、我們打到沒有打他。他的飯量到也眞大也許是餓了幾天的緣故。所以一吃吃兩大海碗的飯，有的人驚奇的看着他。

今天情勢更加緊了點，前線離開這裏已沒多遠。我騎了自行車到司令部去領「口令，」一路上低了頭拚命的踏，一面留心聽着有沒有飛機飛近的響聲。天空的白雲緩緩動着，我抬頭看看，要沒有飛機來回的響、和轟轟的炸彈爆炸聲，眞不像附近正有惡戰呢！路上沒有一個人、我更踏得迅速，一方面因爲今天情勢比昔日不同，恐怕五點半就得戒嚴；另一方面又恐怕在這寂無一人的道上，容易給敵機發覺，但我到底吃了一回驚：當在××路轉灣後，後面來了兩架飛機，我管我踏，沒有理會牠們，豈知那聲響越來越大，回頭看看竟是同我一個方向進行，雖然飛得不十分低，但我心裏也够慌的了。一下子把車歪到路旁樹木底下，急忙跳下來向田隴旁邊的水溝裏滾了下去。當時心跳得很急，身子雖藏了起來，可是那輛車子却躺在樹下。給敵人發覺之後，只要在這裏兜一兜我就沒有命了。那機關槍的子彈必定「噠，噠，噠」向我射來。我們閉着眼睛靜聽，沒有一分鐘功夫，「嗚……嗚……」的兩架飛機從這裏飛過去，一直的過去。我慢慢的爬起來，拍拍手，四邊望望，嘆了一口氣，又重新騎了車往前踏去。一陣陣的晚風把剛才的恐懼都吹散了。但是滿身都是泥，連頭髮上都沾着，忘掉拍去。

到了司令部，大家都知道我碰着了敵機。

「可以！你！」×副官拍拍我的肩說。

夜裏大炮又在附近「轟轟！」的發威。（120）

在北新涇前線（二十六・十・二十七・）

偉（二十・歲）

最近幾天來，因奉到上級的命令，爲防止敵方的便衣隊混入我們的防區騷動，我們的勤務較以前加緊得多。尤其是晚上，沒有功夫允許你暢睡，身體的疲乏，是可想而知的。昨晚又因着奉到幾個緊急的命令，把一切的槍枝及工具整裝好，準備隨着軍隊後退，又因暫時沒有奉到撤退的命令，所以各同志仍舊照常至防區戒備，因此又是一夜沒睡，我的病體亦就祇有加重了。

黎明勤務完畢，僅睡在草地上休息片刻，便即起身，盥洗後偕數同志至周家橋買份報歸隊閱讀，知我軍在昨晚已從大場，閘北後撤，退守至蘇州河以南，我們得到這不幸消息，當然是懊惱的，但並不覺得怎樣失望，前線忠勇將士能以血肉與對方的精銳海空陸機械化部隊相持了七十五天，實在已非容易的了。

現在新陣地已移在蘇州河以南至北新涇一帶，所以退下來的隊伍立刻整頓好，重復加入作戰，同志們都充滿着熱忱，告訴我們在大場激戰的經過，最後大家都同聲異口的喊着願爲民族的生存，流最後一滴血！

上午八點鐘時候，忽然間，軋軋之聲滿佈天空，我們早已知道了敵機又已光臨，可是並不在意，大家仍都團聚在蔭蔽地暢談國事。因爲駐在地的地形就是敵機唯一的目標，所以每天自黎明起至傍晚，頭上的機聲始終不斷，但是今日不比往日了，我們處境已在第一道防線，抬起頭來一望，三五成羣的有數十架之多，目標都在我們隊部的附近，無數的炸彈像冒雨般的接連擲下來，無數的機槍向我們掃射。我們冒險儘量的把附近的老百姓搶救到新近由我們掘成的防空壕內。我和別的幾位同志因壕內擁擠不堪，所以趕忙躲避在小河邊的水淋淋的蘆草中，足足有四小時直臥在草地不敢稍動。敵機飛得甚低，距離地面僅百餘尺，所以目標很顯明。直至中午十二時敵機稍少了些，大家纔回到隊部，彼此都恭喜着幸未吃炸彈，隊部亦沒有被炸中，大家已無心再吃中飯，我和別的幾位同志攜了盒子炮出外搜索方才開槍指示目標的漢奸，但是他們早已杳如黃鶴。我們再從白利南路，周家橋經過中山路第二號橋作一個巡禮，唉！那光景眞是悽慘。沿途無辜同胞的屍體枕籍，有的被壓死的，有的被機槍掃死的，其餘都是被炸死的，平時最熱鬧的周家橋今日已變爲瓦礫場。

午後三時許，慘無人道的敵機又來了。可是正在這時候，有兩架在天空中不愼互相猛力一撞，機身全都毀了，機件紛紛都掉下來，駕駛員亦從半空中挽着降落傘漸漸降下來。我們見了很興奮的前去搜捕，但是因爲其餘的敵機正在用機槍掃射着保護那降

的駕駛員，所以我們也就退了回來。

夕陽已西沉了，我們還沒得到後移的命令，但是我們的隊部已由稅警團某團來駐紮炮兵陣地，防空壕等的防禦工程，早已趕築完備，中山路的第二號橋亦已被我軍炸燬。我們的隊部此刻已處在敵人的排炮的轟炸下，房屋搖搖擺擺像要倒下來，攀立樹上向四面一望沿蘇州河至北新涇及白利南路一帶，已成爲連營寨，火光冲天，如同白晝，但我們仍在戰壕內等候命令。

十時許，命令來了，令每班派三人去掉換槍枝，補充彈藥，準備在今晚十二時集一大隊同志渡河至蘇州河以北登岸作戰，我們聽到這個命令，大家都很高興。我們已由後方的勤務，改赴至最前線作戰了。但是我們當時還有一個疑問，爲什麼上面命我們缺乏作戰經驗的隊伍開赴到最前線呢？可是命令是這樣的吩咐，我們的勤務是「敢死」，我們唯有服從，決無理由逃避，大家都抱定必死之心，曉得死了就是「成仁」不死，就是「成功。」

十一時許命令繼續來了，大隊準備出發。大家攜了槍械，背上軍毯，先到中隊部集合，由中隊長率領，分三頭前進，在未出發前，先由中隊長訓話，大意謂「現在上面的任務已到了，命我們在深晚十二時過渡至北蘇州河參加運動戰，你們由我帶領指揮下，不可落伍，不可苟安怕死，我們死要死在一起」大家聽了都很振奮，狂喊着「出發出發！」有人更唱着「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的進行曲。

我們敢死隊步行至蘇州河畔豐田紗廠附近，那橋樑以南，我軍正在連夜趕築工事，浜北敵人的炮火不斷飛過來，一位八十八師的團長好像很不在意的站在沙袋上，戴上鋼盔冒着炮火在火光下指示工兵佈置陣地。我們正預備向那位團長借幾艘木筏渡往對岸，忽然指揮部傳命兵來了，命中隊長率領隊伍回到大隊部聽候訓話，所以我們又重由蘇州河回至大隊部裏集合。因爲支隊部已被炸毀，我們坐在某紗廠面前，大約等了一個半鐘頭，上面並沒派人來訓話，僅命令我們重復回上前線，在這時候我的肚子痛得很幸虧從同志方君索得了八卦丹服下，始告稍痊。

「出發！」一聲口令，很尖銳的從耳朵裏送入，我們立刻分三路縱隊，由大隊長及中隊長率領趕赴前線，不到兩個鐘點便已到北新涇的最前線，可是渡船事前未曾預備，所以不能渡河，只與敵隔江對峙。當時已三點多鐘，明月高照，目標極顯明，炮火與機槍密集的射過來，我們立即潛伏在戰壕內，互以機槍及手溜彈還擊。跟某師的一營同志取得連絡，沉着應戰了數十分鐘。點名報數時，缺少拾數個同志，恐怕已失却連絡，或掛彩了。因爲當時的陣線是散兵線，其中亦有少數同志意志薄弱，竟而攜械潛逃，放棄他們應負之任務，隊長亦無法找回他們，急派傳令兵至支隊部請求補救渡船辦法，延至天將明時，仍沒有得到指示，我們呆坐戰壕內饑寒交

迫，等待着晨光到來後敵機賜下手溜彈和炸彈。我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多數同志要求隊長暫時找尋蔭蔽地休息，準備明晨繼續完成任務。

我們的隊長像父母一樣，非常愛護我們。在這時候，他亦沒法可想，祇好帶領我們去找空屋作爲臨時的隊部，但是行了三四十里的路程，一間空屋都沒有，因爲都被附近的軍隊駐紮了。我自己背上二個皮包，戴了鋼盔，攜着武器，跟隨着走，足底發出許多的水泡，大腿亦麻木了。步行百餘里，數天沒暢睡，一天沒下肚，我們上海少爺從未這樣耐苦過。然而這樣的辛苦就算了嗎？我自己想着。

燦爛的陽光快出現了。星星已經失了光芒，炮聲不斷，無數的鐵鳥在透着曙色的天空翱翔，藉着照明彈向地面掉下不少的炸彈，好像預知我們在這裏等候牠們的光臨一樣。牠們飛行得極低，偵察我軍陣地的佈置。

我們冒着了炮火，在敵機機槍掃射下，仍不斷的行進！(468)

砲聲與軍歌(廿六·一一·三)

翁勝(十九 棉業)

十一月三日，在虹橋路、霞必爾路附近的那個村莊外，佈滿着國軍的炮兵陣地。第××中隊第二區隊，担任那一帶的特種任務一星期。這天夜裏，雨下得極大，我們奉令開抵該莊。爲着避免敵機的轟炸，本區隊的人分在三處安頓，第五班即派在一所草蓋的民房內，門口佈滿了一個圓形的防空壕。這里四周都是荒蕪的田圃，剛才下過雨，地下泥濘難走，我們打算在明天去參觀炮兵陣地的佈置。

隔天晨六時左右，天陰沉沉的。鄰室稅警隊的伙夫正在殺猪，我爲着好奇心的驅使，趕到後宅去，四個伙夫揿住一頭猪，四面濺着猪血。他們連殺了四隻，這是送往前線的將士嘗菜吃的。

就在這時，傳來了一陣緊密的槍炮聲，我們小隊長分班集合訓話，大意是說我們作戰，必須鎮靜、勿慌張、要勇敢、要服從命令。正靜的時候，勿然嚓——的一聲，繼而砰的一聲，接着嚓——嚓——嚓——砰，砰，砰，砰的一陣亂響，我們不曉得是什麼，都爭先要看個明白，只見眼前閃了數閃，接着又嚓——嚓——嚓——砰，砰，砰的響個不休。小隊長發急道：「同志們！快避入防空壕內，這是平射炮彈，在我們五十公呎內落地開花，快！不要害怕。」這時正下着大雨，地上一片泥濘，我們一個個滑入防空壕內。小隊長要聯絡三班任務，往別班去了。我們爲着保全軍火，本班第五班正副班長，不顧危險地出壕去，把槍械手溜彈等，一件件從壕口送進來。剛要攜取另件時，炮彈接一連二地飛來，飛機也來了，不停地擲着小炸彈。正副班長不及避入防空壕內，連忙就地臥倒，再把十數條軍毯沒頭沒腦的蓋着。結果，終於一個炮彈在房內爆炸了，頓時牆壁塌

倒下來，彈片又連穿兩座牆，我們壕上落下了重量的磚灰，豁喇喇的一陣，壕內的泥土也一塊之地受震落下。我們從壕內望去，只見一片煙土，此外什麼也看不見。正副班長定然殉職了。弟兄們正在着急，幸而壕內有老練的四位同志，他說，「同志！不必害怕，此刻敵人正在渡蘇州河，雖離此很近，這裏有的是三支輕機關，和許多炸彈，總可以和牠拚一下的。」說時天已近晚，我們自早晨起沒有吃過東西，他們請我們吃着山東包子。

砲火略稀了，並且已經轉了方向，這時壕口彷彿有兩個黑影爬了進來，我們詳細地辯認，乃是我們勇敢的正副班長，滿身的灰塵，連面目也分不清。他說：「不好了，我們的房屋被敵人打燬了，今晚就在這裏過夜吧！」並派了一位傳令兵到中隊部報告。

晚十二時，第五班輪擔了二小時的步哨任務，這時砲火非常緊密，在二時左右，支隊長同了大隊長中隊長來探問我們，並獎勵我們勇敢，不放棄任務。在砲火威脅之下，隊長們不得不避進防空壕內，和我們談着作戰的方法，並對我們說：「大家不用害怕，打仗不一定是會死的。」不一會，砲火又改了方向，隊長們冒着砲火回大隊部了。

四時，槍砲聲混雜地傳來，平射砲彈又轉向我們周圍轟擊，十幾位同志，都被驚吵得睡不着，我們乘機研究砲彈落地的距離，並靜聽國軍砲隊回擊的聲音。最後，由副班長陳某發起，大家合唱軍歌，於是在雄壯的歌聲下，一個個漸入夢境了。（389）

第二輯 領空上的戰鬥

炸出雲(廿六·八·十四·)

謝東

雲澹風清，那正是一個很明朗的秋天。

大約是早上九、十點鐘光景吧，我們恰在外灘附近的一家寫字間中工作，有的「的搭的搭」的撥着算盤珠，有的一聲不響的只是記賬，有的「搭搭搭搭」的忙着打字，有的「喻喻喻」的接着電話，沉悶的空氣籠罩了整個的屋子。

「轟！轟！轟！」

突然，天崩地裂的響了起來，五層樓的水泥鋼骨大廈，被震得搖搖晃動，那玻璃的窗檔，更鏘鏘地顫動得厲害。

這種迅雷樣的響聲，簡直把人們的膽嚇破了，大大小小的職員都從寫字檯上直跳起來，紛亂騷動，驚惶恐怖，好像世界的末日已經降臨，全上海的傾毀就在目前一樣。

「不要亂！鎮靜！鎮靜！」主任副理之類很打算彈壓這失魂落魄的一羣，但緊張驚嚇始終控制着這些可憐的人們，正如死神馬上就會把他們抓去似的。

膽子比較大一點的，探出頭向窗外瞧瞧，有的還爬上了屋頂向高空瞭望。

「瞧！瞧！飛機！飛機！」耳明眼快的老張嚷起來。

「中國飛機，還是中國飛機呢！」老胡也看見了。

「好，中國空軍也出動了，難得！難得！」大家興奮得了不得，一致歡呼起來。

「砰！砰！砰……」

敵艦上高射炮像往年度歷新年放鞭砲一樣的對着他們的目標轟擊着，彈子一顆顆地在幾千尺的高空爆着火花，瞧上去是黑黑的一團一團又一團。

不管那些密集的砲火，不管那些迎擊的敵機，漆着青天白日徽的飛機在高空異常的活躍，從容地逸入雲霄悠然而逝。

後來，漸漸地寧靜下來了，消息傳來，說是中國飛機轟炸出雲旗艦。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偉舉呵！只是可惜瞄得欠準了，沒有命中，炸彈丟在距離該艦二丈的地方爆裂來，還是使人無限掃興的一件事。

時間很快地溜去，一會兒是午後了。照寫字間的規矩，午後一

二點鐘是休息的時間，於是幾個好奇的人，便出去溜躂了。

老李興緻最好，跑進外灘公園，老高的興緻也很不差，跑到外灘水上碼頭，只是手頭未帶派司，沒有踏進外灘公園罷了。

他們二個，同是懷着一顆好奇的心，打算一探剛纔空襲的究竟，可是無巧不成話，第二次的中國飛機轟炸出雲，就在那時發動了。

「轟轟轟」

那是中國鐵鳥下蛋爆炸的聲響，五層樓的巨廈又微微地動搖了幾下。

接着，幾十只敵艦上高射砲與高射機關槍又一齊密集亂射。

「砰砰砰……」

「砰砰砰……」

幾千百顆濃黑的煙彈，在空中天花亂墜地舞着，像萬花筒，像放焰火，而那矯如游龍，疾如鷹隼的飛機，穿雲進霧，升天入地，更是精彩好看，而這一次因爲人們已經受過一次驚嚇，所以比較鎮定，沒有先前那末亡魂喪膽了。

此次在相識的幾個人中，可嚇壞了老李和老高，這件事說起來很有趣的。

原來老李跑進了公園，便在浦灘的邊緣坐下，不防飛機一而再的飛來轟炸泊在距此不遠的日領署邊的出雲，等到炸彈把耳鼓震得發響，這才慌忙逃進來，一溜烟的又跑了回來，面孔已經變成灰白色了。

老高呢，更可發笑，他在外灘昂起了頭向天空張着，同時，像他這般模樣的人也很多很多，可是倉猝間炸彈響處，連珠的高射砲聲也接着起來，大家掩耳不迭，抱頭鼠竄，老高擠在中間，一不留神，鞋被踐踏去了，他那時也顧不得許多，慌忙將地上的鞋，不管三七廿一拖了就跑，進得寫字間，一瞧腳上鞋子，已換了一只破舊的，原來在匆忙中和別人調錯了，這不特使別人都笑得合不攏嘴，即他自己看了也不禁啞然失笑起來。

第三次的空襲，是在四時以後。這次，我冒着危險，在外灘展望，所以看得異常眞切，可是所吃驚嚇，也委實不小。

四時，正是我們寫字間裏落班的時候，這時我就信步踱至水上碼頭，只見人的潮水，一路湧着萬頭鑽動，無異當年看迎神賽會時的盛況。

望望高空，平靜得像古井之水一樣，只有雲，一片片在趕它們的前程。

驀地，一連串熟悉的高射砲與高射機關槍聲，又在沈寂的空間織成一個偉大的交響。

砲彈到處，只見上面有幾只絕小絕小的飛機，在雲的罅隙裏飛行着，於是更偉大的一幕，便當場展開了。

飛機進行的方向原是由南而北，但因砲火猛烈，所以都折向東去，而內中一架特立獨行，不屈不撓地好像沒有高射砲攻擊這回事似的，還是向北飛着，他那種冒險進取的精神，令人替他揑了一把冷汗，同時也使人感動得流淚。

突然，那架飛機在幾千尺的高空直瀉而下，這時、人們以爲它已中砲彈了，不覺脫口而出：

「啊呀！掉下來了！」

說時遲，那時快，在離水面僅數百尺的當兒，炸彈由機翼下丟下來，機師見任務已達，遂翻若驚鴻，一直線的直冲雲霄，那動作的敏捷，技術的高超，教人看了，三萬六千根汗毛，眞是根根服貼。

此時炸彈已經着地爆炸，「轟」然的響聲，震動了宇宙，一股烏黑的濃烟在江心冒了起來，頓時瀰漫上空。

不意飛機忽又轉動朝西飛了，於是連珠之砲都密集的向西攻，此時槍彈掉落的地方正和人們逃避的方向相同，黑黑的一團一團正在頭頂的上空飛舞着，因爲人數過多，惶恐過甚，爭先恐後，驚竄亂奔的結果，倒的倒，跌的跌，前仆後仰，互相踐踏，頭破、血流，哭聲喊聲混成一片。

一陣擁擠，我也在二馬路那邊栽倒了，後面的人，壓在我的身上。我心想：這樣壓起來，雖不死於槍彈，也得死於踐踏了，於是拚命的爬起來，以生命置之度外，不顧流彈，向空曠人稀的外灘跑去，妄了一大圈才從愛多亞路上兜回來。

到了寫字間，副理柯君還沒有走，他向我瞟了一眼，問道：

「你到什麼地方，長衫上的血那兒來的？」

「什麼？！血」

我不覺詫異起來，便脫下來看，只見後面滲透了一大塊一大塊的血漬，而且有一處已經破掉了。

到得家裏，他們都說我膽子太大了，當他們看到我染血的破碎的長衫時，全不禁婉惜道：

「這件華絲紗長衫還是今年新做的呢！現在已經碎啦！」

「小性命還是拾得來的！一件長衫算得什麼？」我心裏暗想。

就在那天，機師梁鴻雲殉難，大世界掉下炸彈，人數死掉七八百呢！（643）

英勇的鐵鳥（廿六・八・十四・）

次　智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迎面微笑，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裏來。我也暫時感到疲乏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對象做了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

打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會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棄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淸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裏，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裏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學園時代的風趣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的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屑，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爲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種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分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卻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tail Spin Zoom, Side Slip dive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爲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爲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俯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爲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的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覺得眼邊擠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的伙伴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爲歷史的關係，所以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卻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資格老

不老原沒大關係，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因爲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擋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於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便會輪到我們這阿米巴隊首先出馬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見，卻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事實。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總定會落到頭上，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十鐘三十五分。當我在板發動機之前，仰望着天際一片片飛快的層雲走過時，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的伙伴可以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香味；不過我在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的綠野便消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發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聽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顧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果然證明我是給我的熱情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炮。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際遇，但我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的江面弄都烏煙瘴氣，可是我還不就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目的遠洋艦，然後我才高速的攀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聲回敬我的砲，卻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輕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沒有，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的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就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迴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無數黑的雨雲來，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沒了。

眞理從炮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熱絡得多，同行的共有一大隊九架機，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是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25Km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當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刹，則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響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後，接着便是連續的轟炸，這時全隊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眞是震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但是，敵艦對這突來的襲擊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的踏棒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强頑的鬥力解決了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則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身負了傷，機翼被破壞了一部分，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了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於是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的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刹那，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爲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匹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强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

我囑咐另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座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了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鎭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的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邊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民族戰展開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糢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煙濛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受傷的手，咬緊牙關，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翠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邊緣散步，足踩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戰受創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好了綳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雜亂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的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去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層，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

敵方包圍襲擊，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再向目的地插落，一剎眼，這驚[illegible]頭的鬥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只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意料的以外的，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為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靶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翻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掉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蹟，要不是側身於戰團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已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倉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伴逃，或對我什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我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投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相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了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周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烈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什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我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鬥力不強已

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逃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混戰，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强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有信賴自己堅定的意志，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 Readsight 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節 Bead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剎時分減痛楚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以自衞起見，用盡我行駛的技能來迴避它們的襲擊。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冲散開來。我欲擺脫這險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八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發生這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於是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攢升。其實這時機身距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但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還以爲我是一具屍體。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戰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里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小。

當我擱筆時，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爲我記錄這段回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可寶貴的一頁，再是，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減除了我病境中無限的寂寥。

鮮血吹灑在臉上（廿六・十四）　立報記者

細雨霏霏的一天下午，記者迎着秋風，到醫院裏探望殺敵負傷的空軍健兒祝鴻信，從前各報上登的名字是祝鴻倍，據他自己說：這是錯誤的。

他睡在病牀上，好像很無聊，見記者來，拖着鞋跳下牀來，很高

興。他的精神已恢復，纏着綳帶的左臂也可以自由運用了。

他微笑的說：「我的手已不痛了，現在有幾處傷口沒有全好，再過三星期可以出院……出院後自然先到南京，然後再歸隊」他一邊說一邊擺動着那隻受傷的手臂像操縱着「機桿」的樣子，臉上現出高興的神情。

起初他的傷勢很重，在昏迷狀態中，所以關於他轟炸敵軍陣地和負傷經過始終不曾講過，現在精神好了，他有系統的談着光榮的戰史：

「八月十四早晨，我們幾十架飛機，飛到上海來殺敵，這是展開上海空戰的第一天。敵人一點也沒有準備，連驅逐機也沒有飛起來，我們安然完成任務，從容的回去。

「下午二次來襲，因爲霧重，我們在上海附近散開，各自前進，我們的一架是輕轟炸機，我在座前操縱，後座就是任雲閣。我們的目標是公大紗場敵飛機場，當我們找到了目標後，發現兩架敵人的驅逐機趕來，我們向目標丟下兩枚炸彈，便預備好機關槍，把機身升得比前面兩架敵機高，準備廝殺，不料在我們上面的雲中突然發出機關槍聲，我覺得左臂失去了操縱的能力，不能掉頭應戰了。不得已我將機頭向前傾，突然下降，敵機並沒有追來，大概以爲我們被打落了。

「左臂的鮮血被風吹灑在面上，我知道已是受傷了。看看任雲閣，他已伏在後面，不能動彈，我檢查着機身，並沒有重傷，只有左翼中了槍彈，我用右手駕駛着飛回歸途。假使機身有了損毀，我早已決定把飛機掉回頭去，連人帶機一起犧牲在敵人的軍艦上。

「飛到眞茹無線電台附近，我發覺機身向左傾斜，我知道要飛回根據地危險性甚大，所以決定在虹橋機場降落。

「飛機停在機場後，我呼喚着任雲閣，他已經失了知覺，胸部湧着血，這時我也暈倒了。」他一口氣說完了，變得很興奮。

最後從他的自述中：知道他是空校三期畢業生，九一八以前在瀋陽航空教練班裏學習飛行，那時是廿歲，現在他廿六歲了。

談到他的家庭，他說：「我是熱河阜新人，父親母親和弟弟還住在那裏，但已兩年不通消息了。」說到這裏，他呆住了，含着兩包眼淚，但跟着他又苦笑着安慰自己說：「收復東北的時候，母親們就有消息了。」（轉載）

黑夜空襲

人中木俞

我們從平漢路歸來，天色已經晚了，人是異常地疲乏。

正當那些前來慰勞的人們，殷勤地勸我們進食的時候，而我們整個的身心，却祈求片刻的休息。然而傳令下來，是立刻再準備。

從大隊長那裏聽取了命令，我們的心又跟隨了他的紅筆在

地圖上翺翔了。十分鐘之後，我們又一齊起飛。

這一次，同時出發的是一個中隊。

方向是吳淞獅子林。

任務是攻擊在那邊偷圖登陸的敵人。

從機場到吳淞，我們以前不但很少練習過那樣長距離的夜間飛行，更無容說到黑夜作戰；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胸是漲滿着「保衛國土」的勇氣。

× × × ×

回憶起在曹娥江上空的襲擊，那時候我們正在裝架起炸彈，準備飛滬，而敵機十二架已經分四隊到來。我們眼看它一分隊一分隊的過去，而最後的一分隊却在搖擺起翅膀，照呼他的同伴，說明已經被發見了目標。

我們雖然尙未接到起飛命令，然而爲了國家，爲了我們民族抗戰的武器——重價的飛機的確保，我們決不願任其轟炸。

我們匆忙地僅能起飛四架，而敵人的重磅炸彈已經擲下來了。

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力量鼓動着，我們不但沒有思想到死的恐怖，倒生長了無限的民族的憤怒。

那時候，我們全身緊張着，血在裏面狂奔，把整個的注意集中在敵機。我們從容地個別的追逐，一一襲擊。我們自己想來都奇怪，平時在射靶練習時也不會如此準確過，而這次却異常順利地攻擊下六架來。

敵人是意料不到的脆弱！

× × × ×

憑着這些微的經驗，我們的心中更有了把握。

跟隨了隊長，差不多四十分鐘的光景，我們飛近了目的地。

這裏比不得白天在北方所見，遙望前面，白茫茫大海，是霧一樣迷濛，二十餘艘敵艦，像樹葉般飄浮着。

天是銀灰色的，而我們作戰的心是血紅的。

我們尙未飛近，高射砲的火光、像流星般飛起來了；探照燈的白光，像閃電般掃射。

在左角，敵機也起來了。相距七八百碼的遠空，敵機上的機槍已經遙擊過來，殷紅的子彈，聯珠般發出。

我們心想：這樣遠距離能發生什麼效力呢？這不是充分表現了敵人的胆怯？

當我們轟炸機正在拋下一個照明彈，而機身迅速向左穿避開的時候，一架敵人的驅逐機同時在橫裏一個盤旋襲擊上去。却讓我們看到這一大塊明亮處正蠕動着上陸的敵軍，我們立刻撥動了開關，對準那瞄準器，前面機翼上四挺機槍就一齊射擊起來，同時我們更開放了炸彈五十公斤的爆炸物是聯穿的，在空中劃

了弧形像雨點般落在地上。讓這些甘做日帝國主義的走狗，殘害人類破壞和平的劊子手們，在身上開出血的紅花。

地上濃密的黑烟，一座一座的升起。

緊張的場面，僅是一瞬間。當我們一個圈子兜回來，敵機好像全走了。在底下，高射砲卻是如蝗般密集過來，跨下的紅星如烟火中流星般飛散。

為了比較可以避免高射砲的威脅，我們更作幾十尺的低空飛行，我們藉房屋和樹木作掩護，我們的心是出奇地冷靜。

「冷靜是力，斧頭是冷靜的。」（高爾基夏天語）

地上起火了，火焰蛇一樣蔓延開來。這使我們機身不能迫近地面，我們祗得沿着火圈飛行。

在火光與濃烟中，機關槍子彈開出花一樣的命星。

我們掃射，我們爆炸，敵人，戰馬一排排地傾倒。這是無情的報復，這是予打擊者以嚴正的打擊。

汽油表的指針忽然迅速地低落，這證明油箱漏了。我正有些着慌，而身後的T同學同時打亮了一次紅燈，意思是有事得告訴我。我忙回頭去一瞥，卻見他安靜地微笑着橫在那邊，而他那挺自由掃射的機槍，懶懶地掛在一旁，卻把他的手無力地指那座旁的機壁。

我無暇思考其他，雖然我還不很明瞭他。我不得不從速離開戰地，我努力飛回，但是速度是迅速的慢下來，那指針拚命的向下落，我們被迫在中途降落了。

停下機後，這才發覺鮮血已經浸濕了T同學，而他右手還指着那正是用他自己的血所寫成的四個大字：

「保衛國土」（1102）

憶我壯士閻海文（廿六・十七・八）　黃震遐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

在八月十七日早晨，淞滬水汪汪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沒有一絲的雲紗，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壓服了。祗有江灣北站會戰的雷鳴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鼓，風聲隱約中，還聽到嘶啞的喉嚨吶喊着「前進殺！」

在青天之上，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被敵人的高射砲彈圍住，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敵人的高射砲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帶様的黑烟攔阻着霍克機的進路，霍克機越飛越低，尾巴忽然冒出了青黑煙來，顯然中了彈，陣地上多數的敵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的對着天空上望着。

在雷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

陣地上的敵軍全發狂了，房屋裏，桑林竹林裏，街頭橋境，陣地上，到處都蜂擁出來指天劃地嘈成一團。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向闖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

一邊跑，大聲粗短的「皇軍」一邊嘻笑着亂嚷着。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

中國的飛航員眞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最多祇有二十二歲，飛行衣已撕破了，英武的直挺挺地站在一個大墳堆上，不肯屈服。

「皇軍」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後面還有數千人。他雖然祇有一人，但眼睛冒出火來，仍不後退，手裏握着一把左輪。

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左輪答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朋，朋，朋，三個日本人倒了下去，粗腿亂蹬着。日本人一齊奔逃，大聲吶喊，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遠處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槍，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臥倒在地上，都不敢抬頭。

「皇軍」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

現在，年青的中國飛航員只剩一顆子彈了，日本人又爬前去，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吠，勒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眼看着前後左右，都是敵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的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芬芳的花地。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野獸般的日本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他英武地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朋！

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 × × ×

上面一段紀事是根據老百姓的情報和敵人的情報寫成的。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纔二十二歲。

他又是東北人——遼寧北鎮，筧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

高個子，和平的性格，不大講話。喜歡運動，研究驅逐戰術，誰都同他好。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淮陰，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升入祖國的青天中，就此一去不返了。

九月一日，在我方對閻烈士的消息尙在依稀渺茫的時間，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見登出了關於我閻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氏（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家）對閻烈士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敬仰，而發「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結論有云「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中略）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內容爲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爲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于鵬程萬里，千犯百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襲什珍藏，則劉月蘭芳名之爲閻之愛友，殆無疑矣，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苞蕾摧殘，遺香不久，然對此多情多恨，深情嚮往之心情，雖爲敵軍，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676）

夜景（廿六·八·十九）

亘予

黑雲在天邊飄浮，
園林裏，披着輕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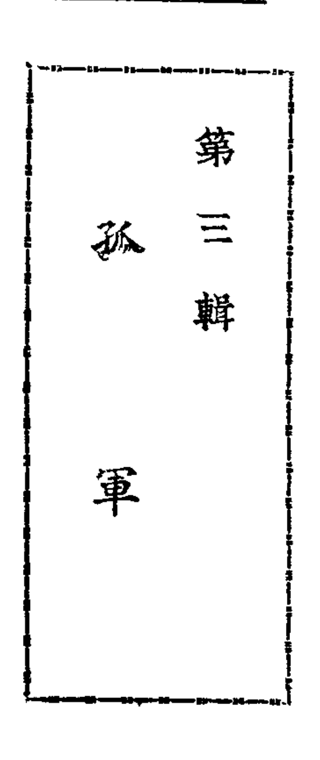
探照燈伸着白的長臂，
嗡嗡的馬達聲在雲裏迴旋。

噴着火，機關槍彈，
高射砲散着煙圈。

紅的火星，像流螢，滿天飛，
照明彈，是一盞明燈，閃着眼。

微風吹到涼台，彷彿含着血腥，
「孩子，別怕，這時代！」

遠地一輛大卡車馳來，衝過
長街，驚動這黑的境界。（1104）



閘北孤軍奮鬥到底（廿六・十・廿九）立報

閘北我守衛四行倉庫的孤軍一營，至今堅守已達第四日，五百壯士還是五百：敵三日來屢次進犯，終未得逞。如此壯烈抗戰行為，已使全世界敬佩，為我國增不少光榮。昨天清晨，壯士們將市商會獻贈的大幅國旗在倉庫屋頂用旗桿掛起，使浜北一角還飄揚着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昭示外界，中國戰士還在閘北，與國土國旗同存。本市中外人士昨晨有數千人趕往西藏路泥城橋塊，及新閘北區中向浜北遙望，瞻仰我國旗及忠勇將士。我戰士昨竟日活躍樓頭，果敢殺敵，隔岸羣衆感動流淚，還有不少人同聲大呼：「中華民國萬歲！」自朝至暮，浜南各處瞻望羣衆，約達三萬餘人。

敵人昨日仍屢次猛攻，曾數度架平射炮向倉庫西北烏鎮路處射擊，但庫牆堅厚，毫無損傷。又上午三時及七時十分，下午三時三刻及五時廿分，敵曾四次由西面沿光復路至倉庫正面進襲，均遭我壯士高踞樓頭以機槍、手溜彈擊退。下午三時三刻一次，敵人有百名左右，匍匐而至，結果不待仰射，已受彈雨掃射，擊斃四十餘名，倉皇逃竄，遺尸由警犬銜去。下午五時廿分，有敵海軍陸戰隊駕汽艇兩艘，攜機槍多挺，由蘇州河西駛，企圖在倉庫正面攻擊，駛至老垃圾橋附近，經防守該處的英軍阻止，計未得逞。同時倉庫上空有敵機二架盤旋，想掩護敵軍登岸。

倉庫內部計三開間，西部堆積皮貨，大豆，中部積小麥，東首為壯士居處，敵人如由西往東發放重炮，雖損失西部，終不能穿越牆垣，危及壯士。且內部消防設備完全，必不致失火。如敵用掘地道法進攻，也難得逞，因該倉庫地下尤多水管，且牆脚特別深厚。倉庫房屋確較固守二月餘的北站大樓為堅，可作久守堡壘。四行儲蓄會主任錢新之昨發表談話，對壯士們駐守四行倉庫，引為無上光榮，說倉庫即因此燬滅了，亦不足惜。

五百壯士在內的生活，緊張中仍很自在，早晨一部份士兵作健身體操，並不時登高瞭望散步，態度鎮靜沉毅。堆棧內黃豆小麥很多，他們可以煮豆吃。

本市抗敵後援會昨在大新公司貼出佈告募光餅糖醃，願捐者可交愛多亞路浦東同鄉會該會轉送。職教協會及海關華員，電話局華員等團體昨均集款，購物慰勞各壯士。浦耕庭又購望遠鏡

二架贈送謝晉元團附及楊瑞符營長。昨日愛文義路東段，白克路，北京路，貴州路，牯嶺路等各里弄市民，絕食一天，購買水菓等食物運往。外僑亦紛紛購食物慰勞，沙利文麵包公司，昨天捐助三卡車麵包餅乾。

在秋風裏（廿六·十·廿八·十）

洪流

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剛傳來大場失守的消息，午後又聽到說：我閘北駐軍總撤退了！這些原都在我們意料之中，但是這決不是像漢奸們那樣說，我們是一定打不過敵人的。我們知道我們的抗戰是消耗戰，持久戰，決不是跟敵人硬拚。所以當我們的犧牲已經取得了敵人相當代價，就是當敵人的戰鬥力消耗到夠了時，暫時放棄某一些陣地是應該的。我們有了這樣的認識，所以對於我軍總撤退（陣線的撤退，自第一線退至第二線，）沒有一些驚慌。抬頭遙望蘇州河北岸的半天火光，濃烟凝集不散，使太陽也失色了。

賣晚報的呼聲，尖銳地劃破了黃昏的長空。在秋風裏呼聲是悲壯的。市民們相見時，陰沉的臉龐裏都流露着堅定的眼光，無言中表示着抗戰到底，犧牲到底的決心。每個人的心情沒有恐慌，悲觀，所有的是一副預備慷慨赴義似的神彩。每一個心，反照在這半天的烽火中是沸騰的。跟這半天的烽火一樣熱，一樣紅。

事情還有更偉大的一幕：當我軍照原定計劃安全撤退後，在熊熊烈焰的焦土中，卻還有我們八十八師謝晉元團的八百健兒，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意義所感召，願死守閘北。火燒近了，敵人殺近了，勇敢的壯士們卻屹然不動。南岸駐守新垃圾橋塊的友邦兵士，被這偉大的犧牲精神激動了，抱着人類最寶貴的同情心，派代表過去想請他們退過河來。可是堅決的回答卻是：「未奉命令，雖死不退。」「我大中華軍人，決不受此恥辱！」於是他們就迅速地莊嚴地全部開入了河畔的四行儲蓄會六層樓倉庫，同時還發出悲壯的呼籲：「請同胞助我食鹽、糖各五百磅，光餅五萬隻，誓以八百弟兄血肉對敵人最大之代價，最後也當與閘北同盡！」

這偉大的八百啊！光榮的八百啊！他代表了我們每一個不願做奴隸者的抗戰決心，是我們整個偉大的民族靈魂！

壯烈的行為立刻震動了全上海，全中國，全世界。在每個人心裏，沒有不被這八百戰士悲壯的行為所感動的。實力捐助的像潮水那樣踴躍。不少友邦人民同情我們的紛紛慷慨捐助。小學生們立刻發動募捐運動，並節省下他們僅僅三個銅子的點心錢來買幾個光餅。黃包車夫，苦力們伸出粗大的黑掌，掌裏是他們無數血汗換來的一毛二毛錢，臉上飛閃着勝利的紅光：

「老哥我也來一些。！哼咱們中國人有面子！給鬼子顏色看！大好佬！……八百個！……」

燒餅店老板，拍拍胸膛，驕傲地喊着：

「朋友！誰會送過去我來一千個光餅。伙計！快動手……一千個……八百個……好！給東洋鬼一個顏色看看！……」

無數勝利的面孔；無數興奮的心；甚至是無數幾乎近於驕傲的吼聲，像怒火、像浪濤……

人——成千成萬的人——每一個堂堂正正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集合在新垃圾橋烏鎮路橋清岸，仰首望着在敵旗林立中屹然矗立的四行倉庫，在它的樓頂高昇着我燦爛的國旗，是光榮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啊！晨光顯耀了她、更現得鮮艷奪目。她已使「太陽」失色了。這旗，據說是位第四十一號女童子軍冒險過河去早獻的。這勇敢的四十一號啊！您也將與八百健兒同受千萬人的歌頌了！

成千萬的人，對着大旗、高樓、八百健兒，這偉大的精神，心裏的欽佩感動得有的在微笑；有的在敬禮；有的在落淚。不少友邦人民也在遙對我國旗脫帽致敬，望着我同胞在微笑。無可否認的是默認了我中華民族的偉大，是永遠不可欺侮的。

突然，成千成萬雙眼睛像閃電一樣凝集在一個目標裏，什麼聲音好像都靜止了，人的呼吸幾乎將停止了。在這千萬道銳利的目光下，幾個綠衣敵兵沿河匐伏着蛇行向四行倉庫衝鋒了。這緊張的場面啊！像電流一樣反射到這千萬人的心裏，也是非常緊張的，但是卻沒有因害怕而逃跑的。

敵人顯然是一種試探作用。漸漸逼近了。每個人的心隨着也更緊張了，突然——卜卜卜卜……這聲音像閃電一樣爆發，人們本能地騷動了一下。一個驚喜的響亮的呼聲突然在騷動中迸發：

「倒了！倒了！……鬼子倒了！三個四個……哈哈……！」

這喊聲使成千成萬的人要歡呼起來，但是更不容你少待的：四五個鬼子倒了，但該死的敵人還是向前衝。看看近了。成千萬雙眼睛盯着這巍然的高樓，但卻一些也不見動靜。這緊張使每一個人的呼吸也窒息了，但是當十幾個鬼子逼近牆下時，在六樓上的窗口中突然出現了一個戰士，還來不及讓人細看，像鴿子那樣靈敏地爬出窗洞，一個翻身……

「呀！……」「嚇……」像天坍那樣一聲……成千萬雙的眼睛迷濛了，像迅雷那樣來的事情，實在不容許我們的神經稍微有些思考的餘地，但是當幾秒鐘的過去，迷濛的眼光剛清晰過來，思想馬上像閃電一般跳動起來——這窗口、勇士、一個翻身、躍……

剎那間，又是一個呼喊這個呼喊卻帶着顫抖：

「我們的兵，身上縛着手溜彈……縛着手溜彈跳下來……完了……跟十多個鬼子一起完了……十多個鬼子……」

這呼喊像電流那樣立刻傳遍了成千萬人。

「中華民族萬歲……」

突然，一聲悲壯的顫抖的呼喊像雷鳴般響了。每一個嚴肅的臉龐上掛上了二行激動的熱淚。

在雷鳴般的呼聲後隱約地但是雄偉地傳來一個回響——

「中華民族萬歲……」

這是對河倉庫裏青天白日旗下七百九十九個戰士的回答。

在秋風裏青天白日旗下，這悲壯的一幕，已使我們成千萬上海市民下了個徹底的抗戰到底的決心。——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這高樓，大旗，八百健兒，第四十一號，跳窗的烈士，手溜彈，血肉……這一切將永遠地永遠地記憶在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腦海裏；在中華民族史上，將寫上最光榮的一頁！

永久！永久！

安

經過七十五天血戰之後，我軍退出了第一道防線，十月二十七日：閘北，懸起了太陽旗！

又是大火！大部的閘北全燃燒了。在白天，烟像一座鬼怪的山嶽，每個暴帶都在可怕地滾動，濃黑之中滾動着一團團的乳白；入夜變成一片血紫——不知是多少財產生命所變成的啊！

在一片火海之中，我們却聽到了，閘北四行堆棧上，中國的機關槍仍在響着，格格格洛……中國，仍沒有離開我們！

這是八百多個戰士，八一三抗戰最先開到前線的一營戰士，在大軍撤退後仍舊死守在四行堆棧上，拚着最後一滴血爭着閘北最後一片土。

外國人的十二輛卡車，趕到蘇州河，外國人，向着堆棧上昂然站立的銅像一般的中國兵，打着手勢，比擬着：從身上解下槍彈扔下，指着卡車招招手——請下來！指向南保着你們脫離危險。這樣的手勢打了三遍，堆棧上的中國兵，答覆了，遙遙地向着外國人：指一指自己的腦袋，指一指腳下的水門汀，伏下頭，表示倒在此地，而後，接遙地搖着手——不能够，我們寧死不走！再向着好意的外國人，行一個敬禮——謝謝吧！便迅速地轉過身去。

十二輛卡車空着回來，外國人講述着這個故事——好意的外國人，流淚了，他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勇敢的戰士！」

中國人啊！聽見了嗎？這樣勇敢的戰士！去吧！把這個消息傳播給每一個同胞去！讓他們享受這個中國人的光榮罷，這八百個戰士所賜予的光榮罷，這是難得的！

八百戰士中四個受傷的，爬到××橋鐵門邊，外國兵馬上用擔架護送過來，到最後的一個日本兵察覺開槍了，外國人退下來，

中國人知道了，「我們不怕！情願犧牲！」衝上去，把負傷的抬回來。

租界上公開發起了募捐，黃包車夫掏出兩塊錢，娘姨送來了一塊，乞丐送上十三枚銅板……輸送車走到街頭，被羣衆包圍住，橘子，蘋菓，香烟，食鹽，雜着銅鈿（他們來不及想到，困在堆棧裏的人沒法使用）雨點般的投到卡車上去，開車的流着淚忘記了開車，及至巡捕趕到，打開一條人路時，卡車已裝滿，幾乎走不動！

有人拿着捐款到南貨店裏買大頭菜，老板搬出一整簍來，買的人遞過錢去，老板忍着含淚的眼睛，說：「你以爲我要錢嗎？我也是中國人！」

外國兵隔着蘇州河，把麵包同磚塊包在一起，丟過去，看着落在四行堆棧附近，歡笑了，再把麻袋裝一點沙土，扔到對岸河邊，護住通到堆棧裏的自來水管，防備被炮彈炸毀。

堆棧裏，傳出來一束亂雜的信，戰士們給家屬的絕命書，和兩句話：「有這樣熱烈援助我們的同胞，我們是不能對不起同胞的！」

黑夜，一個女童子軍，爬過去，送給戰士兩面國旗。

早晨，迎着鮮紅的旭日，國旗在堆棧頂上，升起來，在晨風之中，飄，飄，飄……

四面是濛濛慘慘的黑烟，以黑烟爲背景，飄着一面鮮明的國旗，孤獨地，艱苦地，驕傲地飄着，飄着，飄出一句響亮的話：「這裏是屬於中國的！」

千萬隻目光投奔着她，千萬個心懸依托着她……

電車裏的人們，隨着電車的走動，在車中來回跑着，爭向着窗口，看那一面國旗。

這卓然的，氣勢磅薄的，戰抖着千險萬惡的，嘲笑着一羣小醜的，無上的矜榮的，一面國旗！

你啊！永久！永久！同你的八百戰士，永久！永久！……

獻旗在八百壯士之前

楊惠敏

因大場一點的被突破，我軍自廟行江灣閘北撤至新地陣，令人淒然欲淚，雖則深知在整個民族抗戰中，戰略上暫時的後移，不過是一種小挫，與大局絕無關礙，最後的大勝利，還是會留給我們的。

十月廿七日晨七時許，北站大廈已爲敵人很隨宜地佔了去，我得知消息較早；立刻到虞洽卿路泥城橋附近，向閘北觀望動靜，並向巡捕探聽消息，那時我八十八師××隊一人正在向××請求設法糖鹽柴火的接濟，××驚喜萬分，便把他介紹給我，那時我才知道他是從對面蘇州河北四行倉庫中濟出，並因而得悉倉庫內還有我八十八師謝團長以下八百人誓死堅守不退，願洒他們

的最後一點血於閘北；在我聽到我軍最後的失望之餘，這喜訊該是一種多麼大的意外的欣興呢！我就立刻奔到救濟會寧波同鄉會去報告，請求他們來設法所需物品，在那裏他們告訴我，這事要到八十八師後方辦事處去報告，最爲妥當，我便再回到虞洽卿路泥城橋知照那××，若使八十八師再有人來，請他到××路某難民收容所來找我，當我回到收容所的半小時後，八十八師的師附張裕良先生便果眞來找我了；他的來意是要叫我越過租界到閘北謝團留守的四行倉庫去獻國旗於八百個壯士，我眞想不到張裕良先生會把這樣光榮，這樣重大的使命來付託給我，我該是怎樣的一個民族的寵兒呀！立刻欣然坐上他的汽車開寧波同鄉會，張先生把那面光榮燦爛的國旗鄭重地交我以後，他便獨自去了，那時快十時左右，我正在嚴肅地思慮着我將怎樣去圓滿完成這一件光榮而又偉大的使命？不一會來了一位市政府的祕書張廷榮先生或許他因爲看我這樣年輕的一個女孩子，好像不放心我去幹這一件大事，在我當然也不願意拂逆人家對我的好意，當時便把國旗交給張祕書帶走，請他代我交還張裕良先生。事情眞湊巧，過不多時，又來了一個八十八師的趙書記官，他是打從滬西××前線趕到此地，要叫我帶一封信交給與八百壯士堅守於四行倉庫中的謝團長，我便帶了這信，很鄭重的用了種種方法越租界到閘北四行倉庫，完成了我的任務，這是我第一次到達四行倉庫的經過情形，我也不能不感謝……不少的助力。

其時市商會也能與四行倉庫內的壯士們通電話了，張庭榮先生得知此事，仍舊派人把國旗交給我叫我設法送去。那時我滿身的血液彷彿充滿了有力的新鮮的生命素，不期然得到強大的興奮劑一般沒有思慮，沒有疑遲，很快的再度越過租界，完成了這件比第一次更光榮而重大的工作時在下午三時；到了四時左右，在閘北全部爲敵人佔領太陽旗遍插的地域中，乃見我大中華民國之國旗高揚在八百壯士誓死留守的四行倉庫之上空。青天白日滿地紅色澤鮮麗，光彩奪目，租界上數萬羣衆遙瞻致敬的同胞，見而高呼萬歲興奮之狀無以描摹，即友邦人士見之，亦頓覺敵旗之黯然無色矣。

此後余每日均爲後方與四行倉庫中之孤軍作通信連絡，及運送慰勞品之工作，直至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爲顧念友邦善意維護租界安全計，下令將此最後留守於閘北之八百壯士撤退爲止。

八百孤軍賞給我一隻蘋菓

琴　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漫天的大火！

「我們底軍隊撤退了」退出了苦守兩個半月的閘北國防

陣線，在茫茫的黑夜裏，無數的戰士悄悄地把全線移動，那箇睜着依依的雙眼，巴巴地最後看看這片就要失去的國土？——在這片國土上，此刻正熟睡着千千萬萬祖國的子孫。

天明重新來到的時候，蜿蜒在大上海北面的是一條又長又粗的火蛇；從江灣，閘北．一直到北新涇每一個角落裏都冒起了像要毀滅世界的火燄。滿天又紅又黑；紅的不是太陽，因爲太陽已經滅亡，黑的不是烏雲，烏雲不該那樣飛舞奔騰。無數同胞的理性給火燄蒙住了，大家好像踏在噩夢上看見一個猙獰的末日終於來到！

大森林似的火舌，像大洋澎湃的巨浪那樣瘋狂；那樣滾滾的，浩浩蕩蕩的，憤怒地呼嘯：爲着民族的靈魂而呼嘯，而怒吼！……每條路每條街擁滿了紅着眼睛的中國人；烈火不是從蘇州河北的地面上噴發起來的，烈火是從每個中國人的靈魂上噴發起來的！不管老老小小，男男女女，今天都變了樣子，都變了一縷一縷的火，血液都被燒得沸起來了，都像失去了家，失去了一切，除了一顆朝向蘇州河北的大火燄依舊抱着無限的熱望的心！

「啊，我們底軍隊眞的退了！」「退了，你看火！」「沒有關係，焦土抗戰！」

可是大家沒有悲哀，只有憤怒，好像滬北的大火一樣熱烈地在炎炙。

天空是慘白的，蘇州河北淪陷了，然而不是給敵人佔領的，而是給無邊的烈火佔領的。只要中國人沒有完全死亡，每一塊中國的大地都會燃起這無邊的烈火，它能掩護着悲壯無畏的戰士走向新的陣地，它能把敵人夢想爭奪的大地燒成焦土！

中午將近，幾面太陽旗在烈火底下的幾個沿河的銀行倉庫屋頂上悄悄地露了出來，一種猙獰的微笑！可是烈火更加排山倒海地高揚了，蘇州河南擠滿了的中國人，望着那些旗子……「哼，總有……總有這麼一天！」

然而，挺立在烈火熊熊的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與大陸倉庫裏，堅守着我們國魂所寄託的八百孤軍，他們準備流盡身上每一滴血，灌在祖國的大地上！——這消息是一陣暴雨，一瞬間落滿了全上海，落滿了全中國，落滿了全世界。

中午，我會到一部分右翼軍的長官們。顯然，四行倉庫英勇的孤軍在他們的心裏跳躍着。談到在進行中的壯舉，他們微笑了，笑裏充滿了無限的安慰：是的，一支有生命的軍隊，在漫天的烈火重重包圍的一角焦土上，從容犧牲，從容把生命交代給民族，這個將長留於天地間的壯舉，當然也是領導者們極大的光榮。

蘇州河南岸一帶的馬路上充塞了無數沸騰了的中國人：無數的眼睛都注視着一個方向，都集中着一個目標，大家都指手劃脚地互相告訴，互相傾聽，大家都像數十年的知己，親熱地談論着，

讚美着，嘆息着，擔憂着。泥城橋新閘橋一帶，人頭擁擠得像初夏的蟻羣，巡捕先生們一面威脅一面勸導，煞費苦心來驅散他們，可是驅散了一羣，又是一羣，眞是滾滾不盡的浪潮。結果路上的交通還是無形斷絕。四行倉庫的高廈那樣沉默地挺立着，無邊的火焰仍是不斷地噴發，不斷的蔓延，像瘋狂的巨獸張開了大嘴巴要吞噬這震蕩着的大都市；四行倉庫六層樓的屋頂，完全浸在烈火縷縷的烟霧裏，隱約地有幾個戰士在蠕動。

忽然幾聲響亮的手溜彈爆炸聲劃過天空，接着一串的機關槍聲，人們的神經又更加緊張起來；北岸響起一陣殺激的爆炸聲，南岸接着呼應起來的是激昂的歡呼聲——兩種聲音隔着一條烟霧瀰漫的蘇州河在那裏交奏……

人越來越多了，擠得使人想吊起來，誰都懷着滿腔宗教式的熱情來到平日沒有絲毫值得留戀的橋南，爲着戰士們的血是爲了每一個中國人而流的，誰說不該這樣狂熱呢？我親眼看見那而站着的人羣裏，兩個年輕的女人，對着四行倉庫感奮得哭了，女人們在許多陌生的人羣裏流淚是少有的，然而此刻她們忘記了傳統的羞慚。幾個年青人的額上攏起了青筋，臉上的血液在沸滾，汗珠拚命地淌下來，他們的眼光逼着岸北的火燄逼着戰士雄踞的高樓，用力地喊出了：「中華民國萬歲！」

「中國決不會滅亡」我背後一個六十多歲老年人自言自語，枯瘦的手撫着自己的眼睛，他說話的聲浪是如此顫抖，也像一串遙遠的吶喊。其實，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都和他老人家一樣，堅決地在說這句話。

張參謀長和我之外，一同引頸長望的還有第八十八師的張師附和第七十二軍的李處長，我們覺得看不清楚，於是我們闖進了一家銅匠店：「可以讓我們爬上三層樓望一望嗎？」「可以的，先生。」走上二層陰暗的狹隘的扶梯，在三樓的窗口，大家蹲着遠看，可是岸北的煙火太濃了，濛濛地彷彿遙遠的夢幻。……

看了半晌，我們驅車向泥城橋南進發，虞洽卿路上同樣洶湧着人潮，巡捕們頭上流着大汗，喘着氣在趕散人羣，幾個印度巡捕呆呆地像古羅馬的石像，在人羣裏顯得如此孤獨。……人潮一陣一陣湧來湧去，不像有停止的時候。我們又闖進了虞洽卿路上的華美煙草公司發行所的鐵門，在櫃台裏幾個中年職員驚異着這一行不速之客，他們站起來準備接待我們。「對不起，讓我們在你們四樓上看一看好嗎？」「唔，這不能的……你們是那兒來的？」他們遲疑起來，漸漸意識着這羣怪客幹什麼來的。「我們看一看就下來，放心。」「你們是那兒的？」幾個人對我們上下注視。「我們……」於是張師附與李處長悄悄地走到那個年青人旁邊，低低地說了一些。「哦……」大家變換了尊敬的態度，一個年青人跳啊蹦啊的領導我們上去。到了四樓，我們爬上屋頂看，屋頂的瓦

片起了一陣掙扎。——北面一股烟，一股烟，溜過來。挺立着的高廈象徵着八百孤軍每一個堅實的勇士都挺着胸膛苦戰到底的姿態……

全世界的報紙都一致用大號字標題記載着英勇的中國八百孤軍，一片遙遠的，狂熱的，同情的興奮的，感激的呼聲，從全世界的每一處活躍着正義的人類的地方傳播過來，震蕩來……

「援助孤軍！」「支持孤軍！」

當八百孤軍支撐閘北的第二天，我們後方辦事處開始了空前的活動，辦公室的電話鈴一串一串的響起來，各式各樣的人一羣一羣地擁進來，各界的慰勞品直接間接好像排山倒海的滾滾而來，我簡直會想到將要開一家規模頂大的百貨公司，你瞧，各種各樣的食品用品堆得像連綿的高山。整整的一天，張師附和我陷在慰勞品的山堆裏……

人類本來都是走向正義的。上海的外國人一部分那樣慷慨的捐輸，使我更證實這個信念。他們私人方面送來的牛奶，餅乾，啤酒，罐頭食品，麵包，……數量都非常可觀，有些美國人，英國人都親自從老遠的地方送了來。美商沙利文食品公司的總經理和全體同人願意每天捐助大量的奶油餅乾，他們寫來了一封熱烈誠懇的信。還有很多外商的公司洋行都送來了大批珍貴的食品與藥品。最使感動的是一位德國的老太太她願意全力幫助孤軍：

「只要孤軍苦守一天，我願意支持他們一天，我願負擔他們全部的糧食。……」

而且她默默地禱告上帝：「但願八百孤軍得到永生！」

差不多所有的上海大小公私機關，牠們的當局和同人都送來了各種慰勞品。敏體尼蔭路上的卡車，汽車，運貨車，以及各種裝貨的車輛，簡直一串一串連接着，我看見每個捐送物品的人，都是滿懷的感奮，當我們代表孤軍收受他們的物品的時候，在他們的臉上浮起了一種安慰的笑容，彷彿他們覺得稍稍盡了一點責任，贖取一點罪愆，然後他們如釋重負地好像帶着不知多少的安慰回去。上海市慰勞委員會，上海市地方協會，上海市商會，各組織各機關，都不斷地送來代收的物品，送那些物品的，三百六十行的人都有。物品是滾滾不盡的送來，我們簡直擔心起來了，那麼多，怎麼辦呢？超過了指揮孤軍的謝團附所希望的數量，大約千百倍！不到一天的工夫，就把我們辦事處的房間，走廊，扶梯，甚至於門口，都被慰勞品塞滿了，後來弄到無法進出的地步。如果天天如此，這還了得？就是送到龐大的四行倉庫去，恐怕也未必堆得下罷！更何況在事實上送去是有了不得的困難。運不進去而這樣一天天堆積起來，不是太成問題了嗎？

這還不够，上海的許多許多里弄，每一條都由一個人發起簽名輸捐孤軍，家家戶戶認捐，於是以里弄爲單位的慰勞品又大批

大批的送來。幾個難民收容所的全體難民發起絕食一天，輸捐孤軍，許多機關的上下同人都發起捐薪一天接濟孤軍……

還有許多赤貧的老式店家學徒新式商店店員們，許多可愛的兒童與小姐們都盡自己的力量買了些東西送來他們都是親自拿了一筒饅頭或者一籃水菓一包食品興冲冲地送來，這些物品握在他們的手裏都是染着他們手上的微溫，是的這些微小的物品都帶着一顆崇高而聖潔的整個爲了國家的心！

物品的種類也太多了。飲料有啤酒，汽水，鮮橘水，可口可樂；食品有光餅麵包，餅乾饅頭蛋糕，咖啡糖油焗筍什景菜波羅蜜，水菓，雞蛋，牛奶，糖……還有各種鮮菓各種補品，除了牛肉汁和童雞汁之外，竟然還有魚肝油白木耳等等……用品方面也有藥品，急救包，襪子，毯子……總之各種物品從最富麗的到最簡單的，應有盡有是了。眞的，這大堆的慰勞品裏有闊人們用了銀行存款買來的，也有工人們用了汗血錢買來的也有商人們用了在預算中的一部分生活費買來的，也有孩子們用了他們吃糖菓錢買來的；可是不管是闊的窮的，他們有的是一樣的心一樣的愛戴着這些爲了祖國的生命而視死如歸的壯士！

那個獻送國旗的四十一號童子軍楊惠敏姑娘眞活像一個男孩子，她穿着黃色的童子軍服裝搖搖擺擺來了，帶着一個孩子的笑容，她和張師附談了一些關於冒險獻旗給孤軍的情形，他含笑奬勉着她；她說着滿口鎭江話，是一個江南女子，却滿具北地胭脂的丰采。辦公室裏的人都注視着她，看她那比男孩子還要短的靑絲，看她那壯健的身體，誰都會直覺她是一個耐苦堅實的女性。閘北最後的壘壁從此飄颺着光華燦爛的國旗，飄颺在每一個祖國的孩子心裏……

今晚，我們準備運送慰勞品到四行倉庫去。

張師附進行着許多必要的準備，關於運送上的許多困難，特別通過租界英軍防地的問題，已由張祕書與英軍司令接洽妥當。駐防在四行大廈兩個倉庫就近的中國銀行倉庫裏的英兵，個個都同情着英勇的八百孤軍，他們熱烈讚美與敬重，他們看到慷慨悲歌的中國軍隊抵抗到底的決心，他們全營感動，他們一致覺得中國軍隊的偉大，中國的將來必定勝利，必定光榮，他們更熱烈要求長官給他們一個機會，儘可能地去幫助中國的孤軍。——這種寶貴的事實，給予我們運送不少意外的便利。

蔣委員長和宋美齡女士買了裝滿一卡車的物品，運來了，由一位林世良先生代表送來，他表示願意與我們一同到倉庫去，——我們當然歡迎。

卡車來了，我們選擇了許多最需要的物品裝運上去，於是敏體尼蔭路停滿了卡車汽車，人潮又洶湧了，大家都指手劃脚地討論這些卡車上的食品。

「送給四行孤軍的！」

無限的安慰像殘春的花瓣散落在人們的心河裏。

八時半，我們開始出發，一共四十個人，其中兩個是辦事處的工友，四個是青年，四個是汽車駕駛員。張師附叮嚀我當心押送，於是三輛卡車，兩輛汽車，像一行不整齊的列車匆匆地往北駛去，悄悄地向黑夜裏駛去。……

車愈北行，夜里得愈淒涼，愈悲壯。靠近北面的路上，只有幾個巡捕疎疎的影兒在微弱的燈光裏移動，高樓大廈都像郊外的野墓壘伏在寒冷的沉靜裏。偶然一陣深秋的風，好像流浪人一樣蹌踉飄過了——那是一串悽惻的歌，難道是死亡在敵人砲火裏的同胞還在號哭哀訴嗎？……

我們活像一支開向前方的援軍。

我們的心是這樣焦灼，等待一個廝殺的展開，彷彿我們準備流血了！「流吧，讓我們流完最後的一滴熱血，爲我們心愛的祖國戰到最後的一口呼吸！」我的胸膛那麼挺起來，汽車裏我們有一個孩子忽然低唱起來：

「中國已經覺醒，前途無限光明！走上前去，……」

唱得高興起來了，「喂！別唱！……」汽車轉灣了，在天后宮橋塊停了下來，等候英軍來導引我們，果然一輛英軍長官的汽車駛來，最先駛過天后宮橋，接着我們這一行汽車也慢慢地跟着，橋中央的鐵絲網，英軍拉開了一條路，一行汽車滑過去了。

一過橋就是到了另外一個恐怖的黑暗世界，這世界裏正大光明的人類已經消滅了，現在只有吃人的魔鬼和野獸。望望前面，望望四周，只是一片黑暗，一個可怕的夢境，只有皎皎的月光吻着蘇州河的微波。

叮囑車夫們，把車輛開得最輕最慢，而且爲了避免敵人空軍的目標，把汽車卡車的前燈後燈一齊熄了，可是因爲四周實在太靜了：五輛車子碾在北岸上，儘管駕駛得怎樣輕與慢，仍舊有着一陣陣惱人的聲音，從輪子下忍不住似地溜出來。這時候空氣突然嚴肅靜穆，大家傾聽着自已的呼吸，一顆心像熔了的鉛塊忽然沉重下來……

忽然想到假使現在敵人飛機在上空發覺了我們，一定擲下炸彈，那末我們都毀滅了，假使只有我不死，我得摸索一下運送來的物品有沒有毀掉，我還要一個人儘力搬送過去；假我也死了，明天還是有人來運送的。

中國有的是無數不怕死的孩子！

汽車卡車馳到中國銀行倉庫大廈的旁邊空地上，我們匆匆下車，大家不分彼此，先把車上的物品一包一包地卸下來，還蹩腳夫裏：有做秘書的，有做處長的，有做科長的，有做童子軍的，有做伕役的，有做車夫的，現在大家都一樣全力搬運這滿滿的三卡車慰

勞品，這時候既沒有什麼身分也沒有什麼上下，誰都覺得應該拿出各人所有的氣力來，眞的今晚大家都懷着一個單純的信念——一顆殉道者的心——這一大包一大包的東西大家要先先後後從中國銀行倉庫西邊空地上搬送到泥城橋畔，再穿過馬路送進對面的大陸銀行倉庫裏，這樣一包又一包運送過來，像穿梭一樣。要鎮靜，要謹愼，要機警，要敏捷，要多用力，要耐心，是的，這算一件艱苦的工作，可是也算一件怪有趣味的工作。

搬送開始了，一大麻袋光餅壓上了我的肩頭，啊！眞像一座山掉在我的背上！可是跟着大家，還得用輕輕的步伐，沿着黑影裏走過去，活像一羣野鬼在荒原蠕動哩。背着，背着，全身發熱了，積在胸膛裏老是不用的氣力，彷彿都奔散出來了，眞奇怪，氣力好像比平日大了不知多少倍的樣子。

背到橋堍，把東西一齊放在轉角的行人道上，大家正預備穿過馬路，送進大陸倉庫去，張秘書堅決不贊成穿過馬路，他告訴我們：在泥城橋堍——就是我們安放着東西的行人道，距着垂直的五十公尺就是敵人的防禦工事，那兒有着巡邏的步哨，那兒也有不少敵兵在監視與隨時準備攻擊大陸四行兩個倉庫，我們如果穿過馬路，穿來穿去地搬送，面對着敵人的防地，怎樣會不給他們發覺呢？還有四行倉庫的旁邊——就是泥城橋北橫面的北蘇州路口，更有着敵人準備進攻與監視的陣地，隣近四行倉庫的福康福源兩個堆棧，也駐着無數敵兵，那兒也容易發覺此地的動作，這些陣地面對着我們這兒，只要我們悄悄動作，誰保證他們會不攻擊我們。總之，大陸四行兩個倉庫是陷在敵人的密密層層的重圍裏，一不小心，就會出禍殃的。所以張秘書決定派定一個人，在對面大陸倉庫，繞着一根極長的繩子，把一包一包的物品在地上從這裏拖過去，一直拖到對面，這樣一包一包地拖……這個方法，我與林先生是不贊成的，因爲這樣慢慢地拖，拖，拖，恐怕拖到天明也拖不完半卡車，況且拖的時候，大包的東西在地上磨擦會發出很響的聲音，再加上時間一長，當然更容易被敵人發覺了，可是張秘書是一個老成深算的人，他的禿頂上斑白疎散的頭髮正告訴我們這些孩子，應該聽從有經驗人的話。

於是這個嘗試開始了，果然正如我們預算的一樣，拖的聲音大得可怕，而且又費時間，一包東西拖過馬路，活像一隻蝸牛爬行，那樣惱人又急人的聲音在深夜裏簡直是一陣沙漠的狂風，低徊不去。大家都覺得不耐煩了，決定改換方式。於是大家分別背了東西，穿過馬路，送進倉庫，顧不得什麼了！

當然，穿過馬路的時候，要走很輕很緩的步子，而且要蹲在暗影裏走，不要有一毫一絲的聲浪傳播出來。這方法實行以後，英兵擔心我們這樣做要被敵人的步哨發現，所以他們把橋畔的燈亮打滅了，於是橋堍的路更浸在一片黑暗裏，祗剩下了一盞昏暗的

小燈光，像一個殘喘的生命在掙扎。幾個橋上的英兵步哨故意在這明滅的燈影裏蹤來踱去，造成一些模模糊糊的烟幕。

我與張秘書走進倉庫去，從大陸倉庫旁邊一家店面裏爬進去，我們爬過了沙袋堆，在黑暗裏瞧見了三四個年青的兵士，他們穿的那樣單薄，腰上掛滿了手溜彈，他們強烈的眼光投射過來，彷彿幾盞明燈，他們都是二十歲光景，沉毅而且勇壯，他們有着一個永恆的生命，彷彿海闊天空的浪潮陣陣洶湧。死神的魔手雖然在他們面前亂抓，可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恐懼和悲哀，只要民族沒有滅亡，他們的生命永遠是燦爛的！

謝團附和楊營長在黑夜裏顯得無限鎮定。我相信這時候他們的靈魂彷彿一片初春的白雲，安靜地躺在陽光裏。沒有一點兒牽掛與惦記，他們剛毅的心是與民族同生同死！他們聽到同胞們和友邦的朋友們給予他們至高的崇敬與支持，他們更感奮了。

「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他們的決心是鐵石一樣堅實！

他們在我們底紀念冊上簽了名：——謝晉元，楊瑞符。

於是，他們就開始接受這宗連綿不斷的禮品。我們繼續搬送着物品。東西都是從大陸倉庫旁邊的小店面裏遞進去的，店門對着橋堍的轉角，密密的鐵絲佈得像蛛網，我們走過來的時候，一面要提防着附近的敵人的發覺，一面還要小心鐵絲網來抓我們，在漆黑的夜色裏，怎麼分辨得清楚呢！況且背着沉重的東西，走路是那麼歪歪斜斜，幾次鐵絲網用勁抓住我的衣服，都給我逃了，可是我的手被刺出血來了，我感受到一陣刺心地痛，放下了東西，用自己的舌尖舐了舐血跡，剛要拔脚，地上的鐵絲網又在咬住我的褲了，我恨得想哭出來！……

我們踏進四行倉庫，好像踏進莊嚴崇高的聖殿。

我們只有低頭靜默，我們只有肅然致敬。是的，這座聖殿將佔着新中國史葉上萬丈光芒的片段，這座聖殿將永遠挺立在中華民族堅實的靈魂上，這座聖地將永遠生存在世界最多數正義的人類的心坎裏。

我們把國旗與香烟授給一個年青的兵士，三四個兵士走上來看見了香烟，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體像野孩子一樣的蹦跳起來：「好東西！咱們好幾天不抽這玩意兒了！」

他們今晚太高興了，因為他們將嘗到最關切，最愛護着他們的人送來的禮物。

我們走出來的時候，看見一大包一大包的物品接連地在搬送，一溜烟一溜烟地在橋堍溜過。他們送得怪快的，我笑起來了，趕上去幫忙扶一扶一個夫役肩上沉重的東西。我們又開始參加在隊伍裏搬送，那些東西樣樣都沉重得要壓死人，您想：糖呀，鹽呀，光餅呀，文旦呀，汽水呀，罐頭食品呀，……每一包都有一個孩子那末

長，放在肩上走那末長長的一段路，真重得不能喘氣。我怕他們罵我們懶惰，於是用力地搬，且確越搬越有勁的，我彷彿覺得自己變得長大，變得壯健了。

我悄悄地抬起頭來：世界浸在無邊的黑暗裏，深夜的天，籠着這死沉沉的焦土的天，沉默地傾聽着歷史的腳聲。低徊的冷風（曾經掠過堆積的屍體罷？）吹落幾片飄零的黃葉，打在異國的步哨腳跟前，黃浦江的波浪被壓在敵艦下低低喘息，蘇州河的微波是一個永不停息的生命，向殘酷的石岸撞啊撞啊，它要求自由的洶湧，自由的奔流罷？那是一種宇宙永恆的音樂，悄悄地在我心境裏徘徊……

橋畔的步哨的皮鞋腳又在一下一下地敲着——這聲息叮嚀我們：「快點搬吧！」我恍然背起一大簍文旦……忽然一陣神奇的遙遙的音浪在天空飄蕩，接着黃浦江邊天際也幾十道照空燈光，於是好像不要本錢似的高射砲響起來了，響起來了……

中國的飛機又來空襲了！一串高射砲彈掉下來在蘇州河上爆裂了，我悄悄地伏在中國銀行倉庫前面。……祖國的鐵鳥從容飛回根據地去了，我心裏浮起了愉快的笑容，馬上又背起一大箱罐頭牛肉，看看還有滿滿的一卡車與地上高高的幾大堆。

「蓬！蓬！蓬蓬蓬……」突然連串好像要把天空裂開的小鋼砲往四行倉庫射擊過來了。敵人發現了我們蹤跡的影子！接着機關槍聲又遙遠地傳送過來，大家又伏在地上。

可是不久就安靜了，大家都很平安，重新開始更緊張的搬運。好得很，來了生力軍！八九個中國銀行倉庫的夫役也參加搬運了。不過他們搬的不是我們運來的東西，而是這兩天有些民衆用種種方法直接送到中國銀行倉庫請求代送的，還有中國銀行和郵局同人所購買的食品，再加上英兵購買的大批食品。

夜半早過，時間大概很遲了，可是還剩半卡車沒搬完，堆在地上也很不少呢。一羣活潑的英兵竟自告奮勇幫助我們了。他們的氣力真大得可以，那種我們要兩個人扛的東西，他們統統一個人包辦了。

那是人類純潔的互助精神！

大家都萬分需要休息了，走進了中國銀行倉庫，許多英兵笑嘻嘻地擁過來：

「Welcome, Honorable guests！」（歡迎！你們這些貴客！）

他們有的是滿腔的熱誠，是全盤純潔的同情。一致讚揚着四行倉庫裏的中國孤軍：「噢，他們是世界的英雄！是中國爭光榮的軍隊！我們太羡慕他們了。」他們都說得那麼慷慨，那麼激昂。

天色是淡淡地朦朧了，遠處黎明正在黑暗裏邁步前來。四行倉庫的高廈沉在夢樣的晨曦裏，像一個慈愛的母親懷抱着一大羣的孩子，微微地在呼吸，在回憶着迢迢的昔日……工廠上工的

汽笛聲，不再在放送了。可是在我緬倦的記憶裏，牠們仍然溫習着舊課呢，我深深懷念着牠們，大都會黎明的號角……

曚曨的黎明醒了的黎明。

我們歸去了，謝謝無限友誼的英兵，還駕駛兩輛機器脚踏車在前後護送我們，一串汽車卡車駛在陣陣的晨風裏，我現在也想高唱起「中國已經覺醒」的歌聲了！旁邊那個年青人摸摸我的手：「你冷嗎？」「還好……」我點着頭，想到自己手裏還拿着一個可紀念的美麗的蘋果自己的嘴眞太渴了，一口咬住那個大而紅的蘋菓，望了一望遠遠的四行倉庫，旁邊的人看看我那極傻樣子，都笑了，我自己也笑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寫於漢口廟巷）

爲孤軍運糧(十・廿八)

余元生

我把那面陳舊的回憶之網張開，讓許多往事慢慢地從空隙處透露出來。

是那麽偉大的一天——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我的記憶裏永遠地刻着一個深深的印記，而牠在我的心坎裏，永遠是甜蜜的。

自大上海淪陷後，在蘇州河北岸光復路的四行倉庫裏，仍留着四百多位實作壯烈犧牲的孤軍，他們是由楊瑞符營長謝晉元團長率領着的，不怕難也不怕死。

當那個消息散播到上海三百萬民衆的耳鼓裏時，我敢說，沒一個不感動得流下淚來也沒有一個不是：胸充溢着虔敬之忱的。於是混濁的上海，立刻擾動了。每個人的心臟，都在起伏地浮動，正像夏天高空懸掛的白雲的浮動那樣不能寧靜。

上海童軍戰時服務團團部，從那時起，就忙得緊張而熱烈起來。「九六五七七」這一具電話，自朝至晚，沒有停息過，一個穿黑制服佩藍領巾的女童軍，右手拿了枝鉛筆，左手握住了聽筒，嘴裏滔滔不絕的在回答愛國同胞承捐物品的來電。

不斷的接濟物湧進了辦公室。

最先收到的一個承捐物品的電話，是一位卡車行的老闆打來的，他一口就答允捐助光餅五萬隻慰勞閘北孤軍。他說：「只要我們的健兒能誓死抗戰到底，就是叫我把卡車出賣了，去買物品來慰勞孤軍，也情願！」

愛文義路東段，白克路，北京路，貴州路各里弄，及牯嶺路人安里，多數市民均自動絕食一天，以一天節省下來的費用慰勞孤軍。

有三個在工部局當翻譯的職員，他們親自送來了一瓶包東西，還有一瓶十多年的陳酒，其中有一位職員他大聲地高呼，（他自己已吃點了酒）他說：「我謹以這瓶陳酒，獻給死守四行倉庫

的八百位忠勇的健兒，願他們吃了一點酒，要更勇敢，更振奮的，與我們的敵人拚命！」他臨走時嘴裏還不住的喊着：「……衝過去！……衝過去，」

送來的東西眞多，辦公室裏到處堆滿了愛國民衆的慰勞品，還裏有食鹽，黑蛋，光餅，餅乾，白糖，麵包，大餅，饅頭，香烟，自來火，葡萄乾，牛肉，急救包，還有一瓶十多年的陳酒。

十月的夜晚，有一種高爽的豪放的情意。朦月像吃醉了老酒似的，從北角裏跌出來，滿天佈滿着星星，雲片很閒蕩地從西面飛來，又落到南面。

青年會前，二個年僅十六七歲的男童軍，正聚精會神地把一件件東西，從青年會裏搬出來，再搬上卡車，精神顯得異常振奮。

卡車是蠕動了，像駱駝在沙漠裏行進那樣的緩慢，鎮靜。黑色卡車的前面，有二輛自備汽車做引導，後面還跟隨了一部黃式的小型的童軍汽車。此行一共八九個人，除了市政府的張秘書及八十八師張師附外，其餘大部是童軍服務團的職員。

江海關的鐘聲，剛打過十一下，馬路上很少行人，夜是靜靜的。五輛汽車，在靜寂的空氣裏，慢慢的加快，牠穿過了愛多亞路，又越過了南京路，再折入北京路去。

十五分鐘後，五輛汽車，已很整齊的停在新垃圾橋畔。

「不要響，聲音愈低愈好。」是張秘書的聲音，那話的音韻，實低得不怎樣使我們聽得清楚，大概他自己也覺得現在說話，應該愈低愈好。

「不要慌，大家要鎮靜！」張師附他似乎怕適才張秘書的話語我們沒聽得清楚，於是不放心地，又重說了一遍。

汽車又蠕動了，牠慢慢地偷偷地爬過了那條悠長的新垃圾橋，汽車上的燈，現在是全都熄滅了，駛機人很小心地把引擎的吼聲，壓低了些，再用他神奇的技術，在黑暗中摸索前進。此時，我們非但不敢說一句話，而且把應有的呼吸，也減少了次數。

記不得是拐了多少彎，汽車又停下來了，我們知道這裏是靠近蘇州河的二個堆棧的夾弄。

「大家可以動手搬了。」張秘書輕輕地向我們說。

於是十多隻手都忙亂了起來，有捐蒲包的，有扛蔴袋的，也有拿酒瓶水菓的，每個人都很機警地靠着牆壁走，脚步的聲音，是輕輕的，輕輕的。

「砰！……砰！……砰！」那是小鋼砲的聲音，因為是在夜晚，所以回聲就特別響亮。

我們立刻就匍匐在地上，摸摸自己的腦袋，還沒有動，心裏正說不出的高興，那並不是怕死，只是覺得一件偉大的工作，還未完成，就毫無價值的犧牲了，豈不可惜。

「不要慌，大家要鎮靜！」張師附的那句清脆的話語，又散播

到我們的耳鼓裏來了，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發現他肩頭現在正背有一個龐大的蔴袋，我知道那裏面裝有很多的光餅。

八九個人，從地下爬起來，又開始搬運了。

前面是一條廣闊的馬路，一片燦爛的燈光，給大地穿上了件美麗的外衣，八九個影子，都跌倒在牠的懷抱裏。風儘是打着那蠢孤零的路燈，我們的神經，也滿是一層層的緊張起來。

「前面是敵軍的陣地，右面是敵軍的步哨，大家不要貿然的越過這條馬路，因爲那影子的幌搖，正好給敵人機關槍試探的目標，我們不要慌，要鎮靜！」張秘書似乎對這地方很熟悉，他一面指東點西，一面懇切的向我們述說，聲音是仍舊那麽輕輕的，輕輕的。

經過了好多時候的躊躇，才情急生智的想出了一個很好的運輸方法。

把一條蔴繩，圍成圓圈，放在那條馬路中央，一端靠着我們，一端靠着對面，這樣手續完成了。我和靜之就偷偷的爬過去，先把鐵絲網拆毀，然後再把靠馬路的一家烟紙店的牌門打開，那裏面早有二位穿草綠色軍服的弟兄，他們是奉了謝團長的命令，守在這裏等待我們的。謝團長的所以知道我們來，那完全是靠着一位女童軍早上送進去的一封機密的信件的效力。

張秘書把一件件物品，很細心的縛在蔴繩上，由我們輕輕的拖過來，再送進烟紙店的那個洞口裏去，上海三百萬民衆所熱烈地送給孤軍的慰勞品，都是這樣麻煩的艱苦的從我們手裏運進去的。

大概是深夜三點鐘吧，我們都很欣喜的完成了這一個嚴重的使命。此時，蘇州河裏正橫臥着一條條小船。空際斷續的波動着高射砲的聲音。夜月正掛在我們當頭。大家的心靈，是充溢着一種出乎意外的愉快。就在那種高興的情緒裏，我們離別了勇士，也離別了靜寂的悠長的新垃圾橋。

慰軍之夜（廿六・廿八・十）

伯平

是我軍揮淚移動閘北陣地的當夜，和奇君站在離四行倉庫不遠的高樓上，眺望着北岸漫延幾里長的火燄，偶然從那黑魆魆的堡壘中發出一聲手溜彈的炸聲，指示我這裏是保衞祖國的勇士，是拖守陣地的孤軍，是「抗戰到底」的鐵證，「保衞大上海」的訊號！我憤怒慚愧恨不能一步跨向對岸，加入這壯烈的陣容。

× × × ×

是次早，我們依舊站上昨夜的樓頭，望着，望着，用了望遠鏡詳細地在望着，見到忙於做工事的人影，站在平台上全副武裝守衞的弟兄，奇君再不能忍耐了，紅着眼圈用懇求似的口氣對我說：「平，我們怎樣送些東西給他們呢？」我沉默着，心頭始終在作痛。最

後好像很有把握似的回答說：「是的，我們得去想辦法。」

× × × ×

到了每天許多青年朋友集合的地方大家談話的中心，都是「怎樣去遞送」的問題。電話不斷地一次一次響來是要將餅，鹽，糖，錢，以及一切的一切送來，是懇求我們，命令我們要做到！是的，我們要做到。大家這樣肯定着，同時外面已經將慰勞品送到了，在中午時候，竟收滿了一辦公室。我們到處去探聽遞送辦法，但到這時還沒有具體結果，雖然，我們有「今晚一定送去」的決心。

某團長的電話來了，說有辦法，約我們去面談，同時另一電話報告，某團在某飯店也在辦收受民衆送來的東西的工作，大家迅速地在辦理收領東西的事，我和鄘君就上某團去接洽，知道了應行的辦法。由於鄘君的提議，我們先上河北的東段去視察——因爲那段算「安全地帶」。

車到橋頭，只見擁擠着的民衆，個個昂起了頭向西望着，好像要向八百個壯士表示每人心裏無限的敬意似的。忽然一輛童子軍車趕上我們的車前，耳邊就嘈雜起來了，空中飛着大小的包裹，雜以一串香蕉幾隻蘋菓，四週是「帶去！帶進去！」的喊聲。橋的另一邊，又是民衆的橫陣，大家高舉了手，握着各色的紙幣嚷着：「替我買些東西進去帶給他們罷！」

我們呆住了，忖着：這裏是民衆要「抗戰到底」的決心。

「他們就在那裏。」我們給一位青年同志，好像從另一境界召喚了回來，我們才過橋北進。

× × × ×

到了一所棧房，這裏已有幾個穿制服的小兄弟在等着了。一位附近的小職員和幾個老司伕，已經弄得滿頭大汗，在包紮着預備遞送的東西。——民衆的熱心是會火也似蔓延開來的。不一刻，已經有許多人知道這裏是他們「寄情」之處，於是繼續不斷地送了大小的包箱。因爲自己本是和幾位青年在一起工作的，所以五六個人就照了個人的注意立刻組成一個收領物品的隊伍，敏捷地開始工作了——招待，登記，打包等，這樣不上一點鐘，已經集成了一百多麻袋的東西。在工作中，我相信人們平日應有「組織和訓練」的必要，能如此，方能事到臨頭，至少可免慌亂。

× × × ×

在我們興奮的工作中，一位守門的老印捕，拉拉我的衣角，偷偷地投一張一元紙幣給我，說：「買東西給他們吃！」他那不正確的上海腔話調，使我要流下淚來，急急握緊了他的手：「我們不能收錢的。」但他苦苦地硬交給我，結果還是由他提議，請人買了一塊錢鹹蘿蔔乾，他親眼看見我們放在一隻麻袋中，他好像放心了，微笑了！

× × × ×

爲了要多些「準備」就同羅君出外向西北角巷街中去巡視，我們希望得到意外的辦法。

回頭的途中遇到一位在休息的英兵，他問我們做甚麽，我們就指着西頭堡壘中的英勇孤軍向他講述。他表示欽慕，用那樸素的英國鄉下語音天眞地說：「我們願意幫助他們。」

× × × ×

回到辦公處，只等着夜幕的下降。

終於在畸形的夜景中——南岸是萬家燈火，北岸是漆黑一團，過了那「靜靜的蘇州河」在「肅殺之氣」的夜風中先踏入了一處臨時駐脚的地方。

在那裏，我們切望着工作會立卽開始！我們慣於夜襲的神勇空軍，引起了浦江中敵艦的驚慌，半空中我機的悠嘯，配上浦東我砲兵陣地的交響，解除了斗室中期待者的寂寞，和奇君出門靠着河欄跳躍，覺得是一種光榮的興奮，可惜同來的一位報人，不知怎的已經過彼岸去了，否則，應該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報導。因爲這裏所能得到的，再不會是「隔岸觀火」的消息了！

× × × × ×

夜深了，「死城」的描寫，此時此地才給人親切地領會到。我們期待的工作，終於到臨了。

幾個人立刻動手，每個人的動作，表情，交談，都不期然而然的敏捷，緊張。因爲知道敵人就在幾百碼以外，這時的實感，自然比起童子軍中野戰遊戲時要刺激得萬倍了。

當一位長者搶先走在前面親手將第一包慰勞品遞進時，羅君回來對我說：「此老是一個眞正的童子軍！」大家就跟着迅速地挺進，因爲只有這樣，才能表示我們當時對那位長者的敬意——每個人都受感動了！

奇君將黨國旗交到一位戰士的手中說：「這裏是國旗，希望明天一早高高地升起來！」「是的，爲的是這面國旗啊！……」那位戰士慷慨地補充了一句。

羅君在傳遞給另一位戰士，熱烈地握了一下手，回頭對我說：「覺得非常光榮！」是的，這樣的戰士是我們全民族的光榮！

在傳遞中，有幾個弟兄高興得還在檢視所收到的東西，我們和他們同樣的高興。但是我們催促着他們：「老鄉，快傳進去，回頭看吧！」當一位戰士接到一箱鎗油時，他感激得流下淚來了，他說：「民衆眞好，什麽都想得到。」壯士們，民衆將有更多的供獻給你們，願將全生命交托給你們，只要你們抵抗到底！

× × × × ×

是子夜時份了，每個人都是汗流浹背，連附近睡在屋裏的幾個小工，都來幫手了，因爲我們已聽到了報曉的雞啼，我們要趕緊完成使命，這般勞動的朋友做了我們一行的生力軍！

× × × ×

將搬完時，忽然來到一位長官似的外國朋友，走近車前說：「太多了，那吃得完？」「是啊，就只這點了就好了。」我接着和他談話。

「他們眞勇敢！」他說。

「中國的軍隊在抗戰中都是勇敢的！」

「請他們離開都不肯出來！」

「他們決心死在這裏。」

「太悲壯了……」

「其實他們吃的可不用愁，你來看，那屋裏還有多着呢。」

說着，我就跟着他們到一間屋裏，那裏也是應有盡有，連新鮮豬肉也有半隻。

「你看，這許多那吃得了。」他指着說。

「是呀，這裏我們應該感謝一切友情的幫助。」

「說那裏話，我們都願意幫助他們的！」

他帶着我巡視了一週，指着一隻急救藥箱說：

「這是爲他們應用的。」

「多謝你們仁意的幫助。」

屋後有一響小鋼砲作聲，將我們的一段夜話中止了。

× × × ×

迎着秋風，我們一行沿河東行了，過了一架橋樑，好像週身肌肉鬆懈了下來，夜氣清醒了一切，感覺到有些寒涼。

× × × ×

次早一早就起身，拉着家人去看那座堡壘，在北岸的萬頭擁擠中，望見頂上飄揚着的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送四行勇士的回憶（廿六・十・三十一）

康尼

是去年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十月卅一日——爲着要找一個朋友，從貝勒路一直朝北向新閘路走去，到咸海衞路馬霍路的交叉路口，望見一簇簇的人群擁擠在跑馬廳的門前。人有好幾千，都逗留在行人道上和馬路中間。每個人就帶着一副嚴肅和熱情交織成的臉色，顛起足跟向跑馬廳裏張望。在靜安寺路馬霍路的西面轉角上，停着一輛汽車，車上安置着一架「開麥拉」。一個西洋人正在想法把「開麥拉」搬到沿馬路轉角的矮圍牆上去，鏡頭貼對着跑馬廳馬霍路北面的大門。我詫異着，料想又有什麼熱鬧，但是我絕對相信決不會是出喪、賽跑、競走這類的事情，因爲從逗留在這裏的每一個人的臉上，找不到一點像平常觀大出喪、賽跑、競走，那樣的嘻皮笑臉的神氣。

「朋友，對不起，請問你今天跑馬廳裏有什麼？」我就向一個

靠近在「開麥拉」底下的像馬夫模樣的壯年人問着。

「裏面有死守閘北四行倉庫的八百個中國兵。」他回答我。

「哦！有八百勇士那！這裏做什麼？」我驚異地再問着他。

「他們是昨天晚上來的，今天二點鐘外國人要送他們回滬西中國軍隊裏去。」他回答說。

我興奮了。四行勇士們的偉大壯舉刺激着每一個中國人。就是外國人也沒有一個不對他們表示敬仰。這種爲祖國爭光榮的功績，將永永記載在歷史上，千古不朽。我前幾天總想到四行去瞭望一下，我們忠勇的將士和閘北僅存的燦爛的國旗，但苦於沒有時間而終沒有去。今天可巧有這機會得一覩將士們的神姿，我怎麼不興奮呢？和其他的人們一樣，我帶着嚴肅和敬仰的臉色，站住了。

「他們眞勇敢得很，我親眼看見過一個大個子的拋一個手溜彈，打死了兩個鬼子兵。」

「鬼子兵虫子小得要死，不敢走近四行倉庫，祇會在老遠亂放小鋼砲。有時偷偷地爬過去，祇要一看見我們中國兵的影子，就沒命地向後逃。」

「要不是外國人再三的請求，他們決不會退到這裏來，他們個個願，打到死。」

站在我右邊的幾個人在亂談着，神氣怪高興似的。

天色比剛才黑暗了許多，像要落雨的樣子，不一刻，雨果然落下來了。

擠滿在馬路上看勇士的人們，像沒有覺得什麼一樣，仍舊站立在原位上。沒有一人想找尋一處躱雨的地方。

站在我右邊的幾個人，毫不關心地依舊繼續着他們的談話。

「外國人的請求眞不會有什麼用，他們是接到蔣委員長的命令後，才忍痛撤退的。」

「可不是嗎，昨夜臨退的時候還大打了一次，打死了好幾十鬼子兵。」

…………

…………

「歐……」突然一陣呼喊聲從南邊掀起，人們像潮水一般地向跑馬廳的大門口湧去，接着一陣鼓掌聲像雷轟似的響着。在大門口人潮忽然向兩邊分開，讓出了一條狹隘的隙縫。就在這人潮的隙縫中吐出了一輛黑色的汽車，朝北向靜安寺路開來。「歐……」的呼喊聲被口號聲代替了：「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人的浪潮裏面生出了千萬隻手，不千萬隻拳頭。汽車慢慢地在人叢中蠕進着。前廂裏坐着一位體面的外國人，後面坐着幾個——幾個看不清楚——穿草綠色制服，戴垂邊鋼盔的雄壯軍人。他們右手按在額前向兩旁歡呼的人們致敬禮。雄壯的

姿態和奕奕的神采，見了叫人不由得不起景仰之心。這幾位大概就是領導八百勇士奮勇抗戰的謝晉元團長和楊瑞符營長等了。汽車到靜安寺路轉角後就向西駛去。跟隨在汽車後面的是五輛大軍用卡車，分載着爲全國和全世界人士所欽佩贊揚的八百個將士——其實是四百左右——每一輛卡車的出現，總引起了幾千人的熱烈的鼓掌聲，和興奮的呼喊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一個穿短衣褲身材矮小的小伙子，高舉起他的右手，揮舞着一條手帕，追隨在一輛汽車後面高喊着：「中華民國萬萬歲！」車裏的將士們顯得要比我們這一羣偉大萬分了。他們對幾千老百姓熱烈歡送的答覆是不諳示不興奮地對我們招着手。在鐵板的臉色裏還包含着敵愾的神氣，在忿怒的胸懷裏還包含着殺敵的意志。我們這八百偉大的捍衛國土的將士就在幾千老百姓熱烈歡送中向滬西疾馳而去了。

歡送的人們還是站立在馬路中高舉起手，揮舞着手帕，凝視着向西去的六輛汽車的影子，忘却了身上的衣服已經被雨水浸得透濕了。

閘北孤軍退出記（廿六·十·三十一）　閔　律

我軍自陣地移動後，獨留孤軍八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指揮，堅守閘北光復路口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苦撐四晝夜，始於昨晨二時許因奉最高當局命令，全部退入安全地帶。這一幕英勇抗戰，引起中外注意，記者雖經數日調查，終以有關軍事祕密，未便輕於發表；現在我英勇將士已經退出，將在長期抗戰中與敵作更壯烈、更偉大、更有效的奮鬥，閘北孤軍的堅守雖事已過去，但他們在這一「堡壘」中的種種活動，却值得我全軍將士，全國民衆的注意，在今後英勇抗戰中實地應用起來，定於抗戰前途上有不少的效力。

因爲大場一點的突破，十餘萬大軍的陣地，作了戰略的後移。實行之初，大家還不免有些懷疑，可是事過幾天，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了；主要的，因爲我們的後撤不單避免了敵人包圍的犧牲，而陣地更形鞏固了，在長期抗戰總結算上沒有什麼不合算。

同樣，閘北孤軍因爲意志的齊一堅强，行動的敏捷果敢，實際已盡了殿軍的責任，使閘北數萬主力軍獲得了掩護，很安全整肅地退出了閘北。我們在一個佯攻之後，行動了一個整夜，敵人都沒有察覺，直到天亮才前進。又因爲楊營長的堅守，更根本避免了敵人的追擊，這是楊營已完成了掩護退却的責任。

敵人劈拍劈拍地一連攻擊了四晝夜，傷亡了百餘人，消耗了無量數的彈藥，而我們困守的孤軍，因爲工事的堅固，技術的高明，只有五個人殉國，帶傷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因爲孤軍的奮鬥引起

了敵人的重視，世界人士的同情，民衆熱烈的抗敵愛國情緒，這是孤軍又一任務的完成。

現在，我們全營歸來了！我們相信他們個個人的信念更加強了！殲敵經驗更多了！在敵人重重包圍中度過了幾天，敵人的紙老虎也穿破了！拿這樣的奮鬥精神，再配以優良的陣地，雄厚的兵力，適當的時機，去對付敵人，那效果比長久死守在這孤懸的有限陣地上好得多。

再，這批勇士回到整個部隊以後，極自然的會將他們的實戰經驗，堅苦精神，傳到大批隊伍中去，這效果之大，決非公式的政治教育與死板的軍事訓練所可比擬。

所以，最高領袖命令孤軍撤退，是十分正確的；楊營將士完成了重大的任務，然後奉命而安全撤退，更沒有什麼不圓滿的地方。我們民衆的熱烈鼓勵，除希望他們多消滅幾個敵人，完成了他們任務以外，未必有人誠心地要看他們演一幕「壯烈犧牲」；而且他們這種始終「服從命令」「達成任務」的精神，只要能普遍到全軍全民，我們的抗戰部隊像一部靈活的機器般由最高領袖去適當的運用，我們的抗戰前途，決沒有失敗的道理。

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抱着滿腔的熱誠，到一個醫院慰問負實際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楊氏面容很消瘦，而精神則出我意料之外的興奮。他的傷在小腿部，他讓我看時，一肢壯健的小腿，在無數層的紗布纏繞中，依他精神的良好，想在短期間可以痊愈的。

我剛剛坐下，就有極濃馥的香氣撲來，仔細看看，原來他的床邊，桌上，都擺了好幾盆鮮花，有一盆是無名女郎送來的。我正預備談話時，該院護士長湯競華女士又送一大盆菊花來，整個病室在芬芳的範圍中。

「我這次很遺憾，殲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楊營長首先謙抑地說。

「你這次既掩護了大軍退却，又殲滅了許多敵人，現在全部安全脫險，今後在長期抗戰中，更將大建功績，還有什麼遺憾。」我很直爽地作了幾句解釋，並希望他談談他們全營苦鬥的經過。

「好，我為你從頭說起：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閘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當時砲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

「因為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木，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並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

「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旱橋警戒的一排兵來報告說：『敵人前進了！』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地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插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砲亂轟了一陣，見我軍還擊寥稀，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

他談到這裏，病房內外已雜亂地站立了七八個人，都在靜靜地傾聽他的敘述。

「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蘇州河邊，開始向我們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

當時大家的面容顯然受到他的感動，緊張起來，等候他說下去：

「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房頂去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砲彈，幾個手溜彈，倉庫西南牆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了。還棄槍枝四五支，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裏放着，因為我們派兵監視，敵始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

他剛說得興奮了，要繼續說的時候，一個女護士送來一碗藕粉，他在大家催促之下匆匆講下去：

「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退。我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堆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並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四層樓，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辦法。」

大家正聽得痛快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軍，向楊營長深深地鞠了躬，表示敬意以後，默默地站着聽話。

「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不斷來攻，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寶貴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

「到昨晚（即前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還剩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再未進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

這時，有女護士來試溫度，按脈搏，所以沉默了幾分鐘，有人還

送來鮮花籃，楊營長說：「我眞是受之有愧！」

「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共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裏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捻子，弄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綁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下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

「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們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

「在這裏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本衝不進來，重砲用不着，飛機因爲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的陣地。」

他說着，並用水筆爲我畫了一張陣形，證明敵機的無用，絕對不敢直下轟炸，就是直下，我們也有防空設備，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槍等着。

「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炸壞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面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紅土敏土建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五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外方打步槍，裏邊有些地方聽不見，眞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

「我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粮食，作我們軍糧，有這麼多英勇的兄弟……實在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他說着，眼圈似乎有點紅暈；又要落淚的樣子，我也全身發了熱，趕快脫了大衣，又向他解釋說：「你們的撤退並沒有什麼遺憾，我們不是要長期抗戰嗎？」

「是的，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們守是奉命，退也是奉命，而且是冒死退出的，我們退出的路口，敵人佈有四架機關槍，並有照明燈，我們打壞了一架，敵又裝了一架。我們是用兩架輕機槍，一架重機槍保護退出的。我們官兵苦守了四晝夜，大家只趕着作工事，誰也沒睡覺。」

「這次堅守中，出力的還有那幾位？」

「那天投彈炸死許多敵人的是排長殷求成幹的，他因未用

槍子打穿臂，被敵擊傷了右手。我們對官兵，只求能達到任務，這次堅守的，都很有決心，誰派到任務，誰都可以達到，殷排長機會好，所以表現好。我們這次的決心，是中華人民個個都有的，中華民族能延續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日本人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一定要我們永遠忍耐，到底屈服，必招慘敗。」

他說着，又想了想說：「還有一位上官連長，湯醫官，因爲移防時都在他處，直到二十八日才經過許多艱苦，視死如歸地趕來，鑽進了四行倉庫，與大家決心共存亡，都很可佩服的。另外有第三連陳排幾個弟兄，在敵人堵門來攻時，他們在敵機槍猛射中英勇奮戰，爬在地上弄了一臉灰，起來擦擦眼，又向敵還擊，待敵機槍掃射，又躍蔽到地上，這樣始終苦戰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現在事過了，你們當時的兵力分配，可否對我講講？」

「兵力佈置按戰術上分重點與輕點，最要是兩翼，所以我們左翼（卽交通銀行倉庫那邊）右翼（西藏路方面）都配備重兵，中間兵力薄弱，我同謝團附住大陸銀行倉庫裏邊，我們的軍武器，計輕機槍二十七架，重機槍六架，高射機槍兩架，只要我們堅守下去，定可殲敵不少。」

楊營長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閘戰中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一二八」時在河南担任剿匪工作，初在第二師，曾參加過許多戰役，「八一三」冒了好幾次險。昨晨初次受傷，因見手上有血，始行發覺。

四行孤軍慰問記（廿七·七·八）

曾源長

七月八日上中集訓同學慰勞四行孤軍於膠州公園，並與孤軍籃球隊比賽球，賽前，予與鄭君曾同某班長作個別談話，其人似一智識階級，言辭滔滔不絕，頗有見地，予等略表慰問並欽敬之意後，卽與之正式談話，玆略記之如次：

予等問：「君等在滬戰初起時作戰情形如何？」

班長答：「我們原爲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佈防於蘇州無錫一帶，自中日空氣緊張，遂於八月十二日趕達上海，適時日軍司令部中之敵人並不多，而我軍亦祗本團一團，軍力不足，否則，出其不意，猝加包圍，敵司令部當可解決。

「其後本團曾屢次進逼北四川路，均奉長官命令而退，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吾國空軍來滬施威，惜乎天霧，難中目的，不然其結果亦正不可料。」

問：「當時日軍武力怎樣？」

答：「敵人之火力優於我多多，而其士氣則遠不及我，其配備每四五人卽有一挺輕機槍；然一逢我軍衝鋒，恒棄甲曳兵而走，雖機槍留下，亦無所惜。在我軍則每班一機槍，機槍一失，全班等於

死亡，故戰時每班雖祇賸一人：亦必攜之而返。」

問：「君等撤退之情形，可否見告？」

答：「可！當我軍撤退之際，本團楊營担任掩護之責，乃至逗留閘北、留守四行倉庫，其後奉蔣委員長命令乃退出，退出時軍火悉數攜出，食物行李未能帶出者均加破壞，不願以絲毫貽之敵人。……」

問：「然則君等在此地之現況可好？」

答：「很佳，因我們自居此處營房後，在謝團附領導下，有堅定之團結意志，我們不希冀個人自由，我們行動團體一致。……」

言際，鄭君插問：「據說有逸出的弟兄在外募捐，確否？」

「絕對不確，」班長鄭重地聲明：「我等尊重自己，不願個人作逃逸之行爲，——其實，外面數十個俄國商團，一無所用，如欲逸出，遂時可行，惟我等不願有此不光明行爲，且我們尊重自己國家，不願引起國際糾紛。」

問：「現在之生活如何？」

答：「大致與已往相同，早晨四時起身，晚八時就寢，兩膳，平時作跑步、翻槓、跳木馬、擲藍球之運動，及修理場地之服務，在生活上尚無困難，惟精神上大感不自由。」

此時球賽已行開始，予等對於孤軍已略知大概，談話遂告中止。

賽後，全體集訓同學，請謝團附演講，大意勉勵青年此時期內，不要走向頹靡之道路；同時並分析國際現勢，判明友敵，以增強青年抗戰信念。

「現在在我們的立場，精神極度痛苦，然此係反映國家地位及租界背景複雜之故，故我們均受之而甘，但將來如果特別事故發生，則予將取斷然手段以處置之。」謝團附鄭重其事以此言作最後之結束。

逗留營房四小時，使我回憶去載鎮江集訓之樂趣及孤軍倉庫堅守之勇姿。五時許，以依依之情態，分別此輩可愛可敬之孤軍。

（866）

莫忘了膠州路一角的民族英雄（七・八）

學　楚

在一個天氣晴朗而炎熱的下午，趁着某愛國團體慰勞孤軍的便，我和馬君二人一同到膠州路新嘉坡路去晉謁這爲國家民族而失去自由的英雄們。新嘉坡路是一條現代化而落伍的馬路，兩旁堆積着不少的垃圾，刺人的惡臭時時從那裏噴射出來，我着實替住在這種地方的孤軍抱不平。

一扇鋼骨磚成的小門，是孤軍營盤和外界的唯一交通路。門口有兩個雄糾糾氣昂昂全副武裝的英格蘭兵把守着，不許任何人自由出入。我們得〇〇君的領隊和××中學的名義，踏進了這個久已渴望着的所在。

羊腸的小路以及簡陋的茅房即刻印入了我的眼簾。迎面瞧見幾位壯士正起勁的在做着工作，雖然汗流浹背，全是一點亦不在乎。轉了幾個彎到了裏面，一列整齊的茅房，雖然很簡單的，但是使人看了覺得愉快。

休息了一會，跟着幾位同學走進了壯士們的寢室，他們的臥榻確是簡單到無可再簡單了，是用一排木板搭成的，板上舖着深灰色的毛毯，毛毯上面放着一塊塊所謂豆腐乾的軍毯。軍人的確還是軍人，不失他們的本色，水壺乾糧袋分掛在兩旁床邊板上，更放着他們唯一的禦彈利器——鋼帽。所可惜的，就是缺少了一根槍，否則的話，他們確是一支力敵萬人的生力軍。

承蒙一位機槍連的連附，殷勤的招待我們，大家就在樹蔭下暢談起來，他更告訴我們忍痛撤退的情形，使我們聽了感到無限的同情與悲憤。他說：「……我們在四行倉庫的時候，裏面存着充分的彈藥和糧食，我們眞無憂無慮，個個都只知和日本鬼子拚一拚。他們的飛機既不足怕，而他們的槍炮更不足懼。我們早已把我們的生命拋向九霄雲外，準備着爲這可愛的國土，可愛的陣地，流上最後一滴血了。可是事偏不隨人願，最後我們爲要服從最高領袖的命令，愛護租界上數十萬同胞的生靈，不得不忍痛地放棄了這最後的陣地。當時我們抱了一腔的熱誠，滿望能通過租界到滬西去歸隊，仍得與敵週旋到底。那裏知道租界當局太失人望，偏護日方，不讓我們到滬西去，而走入了這毫無自由的牢籠，這是我們感到最痛心的事。反過來講，假使我們現在要出去的話，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看守我們的幾個外兵有什麼用。可是這種喪失自己威嚴，減少國際同情的舉動，我們實在不願意做。我們固然希望能夠早日脫離這個地方，但我們更希望要光明正大的離開這兒…………」這位連附講得實在太興奮了，太有力了，把全身的肌肉牽動起來。

到了四點鐘，天還是火熱，一顆顆黃豆般大的汗珠，從每個人的額上，頰上滴落下來。大家全是不以爲意。一幕預定的籃球比賽還是依時開始了，論起球藝當然是我們高一等，可是他們使他們強健的體格，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拚命苦幹的毅力，終以五十對二十八的巨大比數獲得勝利。

五點多鐘，這位四百壯士的領導者謝晉元將軍給我們一個短短的演說。謝團長是我們在鎮江受訓時的第一大隊長。如今一別已是一年了，謝團長的面貌並沒有改變，可是較前已瘦得多了，也黑得多了，這大概是謝團長担憂國事的緣故吧！那天他上身穿

了一件白府綢的襯衫，下身着的那條黃綠色褲子，還是去年集訓時的東西。由此可知謝團長的節儉了。鼻上架着一副太陽眼鏡，把他那種凜凜然不可侵犯的英氣，格外的襯托出來。他的確是一位年少英俊的模範軍人。他用着爽利而沉着的語氣，給我們如下的訓話：

「諸位同學！時間過得好快，一霎那間，大家分別，已是一個年頭了。回想我們從前在鎮江集訓相見的時候，是何等的一番現象，然而今天我們在這裏相見又是何等現象。在諸位固然是不勝今昔之感，但在兄弟卻是悲憤欲絕。記得在去年今日兄弟奉了命令到上海來偵察地形，那時是何等自由！何等興奮！萬料不到今年今日卻做籠中之鳥了！……我希望諸位同學要努力充實自己，準備將來為祖國効勞。在這個烏煙瘴氣的環境中更應當趕快把你們自己的主張堅定起來，不可受外界的利誘和威脅而稍有變更。日來和平的空氣又復活了。大家要明白這是敵人的陰謀，他要離間我們的團結，他要分散我們抗戰的力量。我們的最高領袖在戰爭未發生之前，曾一再的鄭重聲明：「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但抗戰既然開始，就只有抗戰到底，中途絕對沒有妥協的可能。要知道中途妥協，便是亡國，便是滅種。」所以諸位要抱定主張，不顧一切地向着光明燦爛的大道前進！邁進！我們更得要認明國際的現勢：蘇俄因有德意的牽制，決不能在遠東大胆的發動戰事，我們絕不能依賴別人，只有憑藉自己的力量，整齊步伐，團結一致，抵抗到底，最後勝利，終必有來到的一天！……」

最後我們請求謝團長給我們一個簽字，作一個永久的紀念。承謝團長毫不吝嗇的答應了我們。在他的桌上，放滿了孫吳兵法等一類的書籍，可知謝團長不僅是一位善戰的勇將，而更是一位足智多謀的戰略家。題好了字，我們向他行了最敬的禮而道別了出來。

暮色漸漸的蒼茫了。四百健兒在戶外鍛鍊他們的身手，準備將來為他們的國家盡更大的責任。匆匆離別孤軍營，踏上了歸途，回校已是萬家燈火了。

「堅定主張，向着光明燦爛的大道邁進！」是我永不能忘懷的銘言。

「莫忘了膠州路一角的民族英雄！」是我們應向孤島的士女們大聲疾呼的。(372)

慰問孤軍進記（六・廿八　一九三八・）

蕭瑜

在一個清明的早上，爲着慰勞孤軍，我們領了一隊子——一行約二十人——向着滬西走去。路上，我們每個人都在想像着

那捍衛祖國的健兒們底英姿！

路是漫長的，但我們並不疲怠。突然不知是誰喊了道：「到了！」孩子們的情緒頓時緊張起來，興奮佔有了一切。在商團駐守着的鬧牆口，我們停留下來，每個人底心都在跳躍着。

我們向駐軍說明了來意，承他們的情，在陳團員領導下，我們整隊的跑進了那孤軍暫居的園地。醬色臉兒的健兒們，用喜悅的目光望着我們。

首先，我們向着「團部」走去晉謁謝團長。經過了球場，健兒都在打籃球，他們對體格的鍛鍊毫不放鬆，爲的是要「爲國殺敵」雖然在目前這是不可能的。

進了團部一個英勇堅挺的將士站在我們面前。

「這位就是謝團長」陳介紹着說。

我們全體向謝團長行了最敬禮。是一個瘦長英俊的高個子，這就是爲了保衛上海最後一塊土，領導八百健兒英勇抗戰的謝晉元將軍。他很和善的招待我們，他答應我們可到營房參觀，跟健兒一塊唱歌閒談，眞使我們萬分感謝，那天謝團長恰巧有些不適，不能多談，我們就道了謝辭出。

× × ×

營房裏，床舖很有秩序地排列着，一切都井井有條。除了日用品外，什麼都沒有這種整齊、簡潔、樸素和嚴肅正是營房的寫照，也就是健兒們整個生活的縮影。

這裏我們認識了一位姓上官的連長，他是一個富於熱情而有決斷的長官，聲音很宏亮。

「弟兄們！集合！」上官向弟兄們喊道：「小兄弟們唱歌兒來慰問你們，快點集合！」

跟着，弟兄們都跑步的在場上整隊，圍成方方的隊形，留着一面排列着我們的一羣。

迅速的集合，整齊的陣容，熱情堅決的醬色的臉使我們敬佩，激動，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表現，可是我們能有什麼來安慰他們，除了幾支不成腔的歌兒之外。在極度興奮的情緒下，我們終於漲紅了臉唱出了。

「可敬佩的弟兄們！」指揮歌詠的老李在致開場白：「首先、我代表全體向你們忠勇抗戰的弟兄們致最大的敬禮！……你們爲了租界的安全，才到這兒來，既不是俘虜和潰敗的逃兵，……爲什麼不能再上前線去？……在西班牙英勇抗戰的弟兄們，不是也會退到法境，解除了武裝後，再上前線去殺敵嗎？爲什麼我們不能呢？弟兄們一定都在這樣想吧！……」

全場靜默，微風掠過樹梢，沙沙響着，健兒們的眼睛射出刺人的光輝。

「弟兄們，我們先來唱支國歌，請大家一塊唱。」老李換了口

氣說，跟着「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歌聲，雄壯地響起來。同在三民主義一個信仰下全民像鋼鐵一般地團結起來，這一支堅強的鐵臂會粉碎敵人一切的夢幻的。

隨後全體合唱打殺漢奸救亡行進曲……歌聲響澈了天空，牢印在每個人的心上。

再次，共二個孩子合唱的「淞花江上」這一支悲慘動人的歌聲，激動了每個健兒。

「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那哀婉動人的旋律，緊緊地打動了每個人的心，我看見他們面上那幽怨恨絕的表情，和內心裏那無限熱切的希望。

最後全體合唱了一支「義勇軍進行曲」，把悲痛的氣氛打破了。

歌聲終止後，我們在極度興奮中，要求上官連長訓話，他發紅的臉，現出熱烈而堅決的表情，宏亮地說：「小兄弟，聽了你們的歌聲，我太感動了，你們是中華民族現代的小主人，……你們這樣勇敢，我們當兵的還怕死嗎？……中國決不會亡，勝利就在明天！」

「勝利就在明天！」我們都這樣堅信着！

隊伍散開了，上官連長伴了我們參觀他們的運動場，是一塊廣大平坦的場地，有着完好的跑道，顯然是下了一番功夫築成的。

「這裏原先是一塊高低不平的荒地，」上官解釋着，「經全團弟兄幾個月的努力，才作成這樣一方場子。弟兄們的卓然的精神，隨時都可表現出來。是的，集體的力量是挺偉大挺堅强的，它能排除任何的艱難，它能在荊棘中闢出一條平坦的大道，在黑暗中走向光明！這兒又給我們一個明證。」

談鋒轉到他們的生活上去。

「弟兄們天亮就起身早操，每天操練二次或是三次，還有一個鐘點的識字課，他們很喜歡看報，這兒只有三四份，不够分配，希望你們向外界捐助些來。此外他們常打着籃球，每星期都有比賽，成績還不算差。……」上官連長不厭倦地健談着。從這兒我們更認識了弟兄們的有規律的生活，他們對時事的關心。的確，弟兄們最感缺乏是精神上的食糧，我們該負起這個小小的責任來才是。

之後，我們坐在草地上休息一下，順便跟弟兄們談些閒天，在簡短的交談中，弟兄們政治認識的淸楚，使我們驚異。他們不惟知道爲什麼而戰，而且知道應該怎樣戰。他們對內要求聯合和團結，武裝動員組織民衆參加作戰，他們主張聯合英美法蘇對日抗戰到底，此外，都懷着堅定的最後勝利的信心，這信心像火又像鐵！

臨行之前，我們還請謝團長和長官們留字，雄偉挺秀的筆力，正跟他們的性格一般。在歡聲中，在愉快融洽的空氣中，我們跟健兒們握別，走上歸途，孩子們的歌聲，配着輕鬆的步伐，我們回來了。

第四輯 在浦東

浦江封鎖綫的構築（廿六・八・十四・）宋紹昇

八月十四日下午五時，接到總隊命令，飭令全市小火輪集中，以備軍用；並着令本人警備白蓮涇至南碼頭一帶，檢查行船。我當即率領全所弟兄出發集合小火輪十五艘，送交總隊部。夜七時，擬返所，總隊忽接總局緊急命令：

「敵人有攻南市之企圖，為保衛南市計，應在十六舖至東昌路江面，構築堅強之封鎖線，以阻敵人進攻，限十二小時內完成，違則以軍法從事！」

總隊長奉命後，即電傳各分隊各抽調長警一班至總隊集合後，由總隊長親自率領出發，分為四隊：我領第一隊，赴董家渡南浦江中。此處停泊之船隻，都是外海航風船，多數係山東人經營，當即召集各船老大——這種老大為一船之主，多為六七十歲的老頭兒，因飽經風浪雨雪，故額上皺紋縱橫。當我把構築封鎖線非犧牲他們船隻不可的意思說明之後，他們皆相顧失驚，面無血色，有的竟致混身顫抖，泣不成聲，我咬着牙問：

「你們究竟願意不願意犧牲？」

他們中有一個說：

「先生，這不是願意不願意的事，說起來總是國家事大，犧牲產業事小；可是我的先生，你不知道這些船都是我們從列代祖上傳下來的產業，如今一旦毀在水裏，怎麼不叫人痛心呢？先生……」說着時，捶胸頓足，老淚縱橫，其餘各船老大及船夥亦皆痛哭流涕，都痛罵：「鬼子害人！鬼子害人！」於是事情便在極度的悲慘中得了結果：他們各回本船，點起香燭，燒起元寶，跪倒在「天后聖母娘娘」——他們的唯一權威者——面前禱告，我站在剛才說話的那個老大旁邊，聽他哭一聲娘娘，說一句話，他的意思，是數十年來受聖母娘娘保佑；風平浪靜，永無危事，全船夥友得以奉母養妻，今鬼子侵犯我中國國土，為蠹人民之實，不得不將和生命一樣寶重的產業犧牲在黃浦江中，以救國家的危急，因此，不得不與聖母娘娘永斷，……這時，各船烟霧迷漫，哭聲震耳，我覺得鼻酸，弟兄們都亂吐唾沫罵：「他媽的！鬼子眞害人！」

小火輪嗚嗚齊鳴，數十隻巨大的沙船浩浩蕩蕩地出動了，在全體官警和水手的八小時努力之後，我們的封鎖線已粗粗地完

成。

在這裏我發生如下的感想：

一、這些船夫們爲國家犧牲了百數十年所創成的基業，以致將來的生活陷於困境，而政府方面對他們似乎並沒有深切關心。我想到當時對他們講的話：「不要緊的，將來政府會照原價奉還的，你們若不犧牲，那末給敵人擄去了是分文沒有的，而且這樣，你們就間接幫助了敵人，再進一步講，你們就是國家的罪人。……」這些話，講起來是很有理很能感動他們的，但我相信政府決不會完全忘掉他們。抗戰正繼續着，同樣的情形一定發生得很多。如仍像這件事這樣處置，對於民衆將會發生些屬於不良的印象。在抗戰的初期，一切比較紊亂，現在政治日趨健全，關於這一點，應該有較好的辦法了吧。

二、這些船夫們對於所謂「天后聖母娘娘，」如此虔誠地信仰，的確使我感動而奇詫，但過後想想也自有其必然的原因。他們數十年來與惡風怒浪奮鬥，全憑他們自身的人力，他們吃苦，流血，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即使別人知道了也無用，別人對於他們似乎不相關聯，於是當他們遭遇到自身力量敵不過自然力，或者目覩或聽見同伴們爲自然力所毀滅所損傷的時候，他們恐懼了，感覺到自身人力的脆弱了。別人又不幫助他們，於是他們找到了「天后聖母」讓那虛無飄渺的偉大神靈來鼓勵他們，保護他們，如果有人說他們迷信，當然不錯，如說他們迷信得可憐，則也無所謂，如說他們迷信得可笑，那就根本是閉着眼駡人，在我的心目中，對於他們這樣虔誠的迷信，只覺得可悲亦復可憫。

現在，再記些關於當日的另一件事：在浦東大阪棧碼頭停泊着一隻五千餘噸的日輪嵩山丸裝滿了柴油米麵酒……黑巍巍地像吃不飽的野熊一樣，可惜太笨了，去遲了一步，被我們關在水柵裏面了，關着還不算，我們還牽它來利用它。晚八時，潘分隊長奉總隊長命令：搜查該輪有無敵軍潛伏，即率武裝隊士（我也在內）四十人前去，搜查結果，敵軍果有幾個但已化裝逃走，連水手茶房也都逃走了，當在大菜間保險箱裏抄出三八式步槍七枝，駁殼槍四枝，自動手槍五枝，子彈五千餘發，足證敵人對我國用心之惡毒，即商船亦預備如許武器。但更壞的是他們在逃走前，已將汽鍋裏的氣洩放，而致不能開動，小火輪又拖不動，遂即派人到江南造船廠找來了工匠，修理好之後駛到十六舖封鎖線邊拋錨，再找工人，將米等起出，運至岸上，作我們的軍需。不消多時，船已起空，遂開始令其沉沒，堅硬的船底，却吃不住電鑿的力量，數分鐘後已開了個碗大的窟窿，江水一點點冒上來，越冒越多，船艙裏發出很大的聲音，好像一刀插進一隻牛的脖子裏冒着鮮血，那牛痛得發瘋般地大叫。

慢慢地，慢慢地，那個黑巍巍的身體完全不見了，只露出兩根

槍桿，和小半截烟囱。

另外又鑿沉幾條商輪。

堅强的封鎖線終於在那夜完成了。

如今回想，這犧牲了本國民衆千百萬財產艱辛構築的封鎖線。雖未永久將南市保衛住，但敵艦始終未敢衝破，它保衛了南市整整三個月，給敵人以很大的不便，和消耗，它已盡了相當大的責任，這使曾經參加過這構築工作的我，至今仍引以自慰的。

浦東第一戰

王贊夏

八一三開戰後的第二天，抗敵的英雄們到了浦東，這予浦東的民衆一個重大的刺激。某某師營長尹傑，是個豪爽高個子而有燕趙之風的戰士。可惜他已在劉行受傷了！他先與當地的民衆武裝領袖討論了一些時候之後，他們就到外面去實地觀察地形，以作制敵的準備。敵人的飛機，繼續不斷地在浦東上空偵察掃射，但我們的機關槍也軋軋軋地響個不停，浦東的戰爭已免不了了，我們大家很興奮地等待着。

「我們今晚就幹，大家準備着！」天剛晚，尹營長吩咐部下準備作戰。

六點半了，浦東沿浦一帶落了許多砲彈，這是初到浦東的我軍砲兵初試顏色。一顆顆的「空中炸」和「落地開花」都擊中了敵方的陣地。匯山碼頭，英商其昌棧，絲毫沒有一些影響，膽大的浦人，躲在屋頂觀戰。

NYK新匯山碼頭，五層樓的棧頂上，本來架有兩枝機關槍，控制浦東大道，利害非凡，但爲我軍大砲擊中，他們不得不棄槍曳砲而走，再也不敢到棧頂踞高臨下的逞兇了！

新三井碼頭（即三井第二煤棧）棧中有好幾萬噸煤，幾百座煤山，爲敵方「煤糧的總站」，貼鄰就是日本海軍碼頭，地位非常重要，時常泊着幾條敵艦作爲保護。那晚的我們砲兵，卽予他們極大的威脅。大砲既經擊中了敵艦，敵艦上登時非常紛亂，發出嘈雜的聲音，遂卽將敵艦向前移動幾十公尺，不料纜也未曾帶牢，我們的炮又擊中了，他們又嘈雜了一會，將船向後移動，說也奇怪，我們的炮又擊中了。我們的炮不斷地轟着，他們忙於向前向後移動，他們如是地手忙脚亂了一整夜。站在其昌棧觀戰的西人，拍拍我們同胞的肩膀說：「你們的砲，打得再好沒有了！」

我們的炮兵既威脅於上，步兵也同時攻擊於下。尹營長率領了弟兄，在新三井裏面某某地帶集合。七點過後，他們配備好了，就由連長排長匍伏着向敵人搜索。不久他們回來，向營長報告，營長遂卽召集外班長訓話：某班由某路進，某班由某方攻擊某點，某班接應某班。他們吩咐停當之後，卽向前推進，到達預定地點，等營長

發出「開火」的命令。

營長和嚮導雖是在後面不到五十公尺之處，他們身上都帶着手槍和一隻望遠鏡。

開火的命令，終於由營長發了，那晚用着分擊法，拍！拍！拍！拍！白！白！轟隆！轟隆！轟隆！我們的機關槍戰砲怒吼了，一前一後，一東一西，前呼後應地叫了，敵人當然慌了手脚，不知攻擊他們的人究在何處！他們兵艦上的大炮無目的地放了，密集的機關槍亂掃着。機關槍的子彈顏色有紅，白，綠三種，密集之程度難以形容，他們的掃射，由遠而近，但是並沒有傷我們一絲一毫。當他們開鎗開得發瘋的時候，我們靜待着他們開，等到他們要暫定的時候，我們又攻擊起來了，他們又慌忙應戰，在敵人方面，眞是「倉皇應戰」「疲於應付」了！

於是營長利用一個機會，發出「衝鋒」的命令，奮不顧身的鬥士，冒着紅白綠三種密集的機關槍，向前衝了！衝到浜邊，衝到橋門，衝進煤堆，衝得敵人發抖，吱吱怪叫。再經我們賜了他們幾枚手溜彈之後，便漸漸地低了下去，屬於敵人之煤堆竟被我們佔了。是役也，我們僅僅有七個弟兄掛彩。（512）

在董家渡哨崗上（廿六·八·廿四·）

洛萍（南市保衛團團員·學生）

今天天氣晴朗，精神爲之一振。昨夜整夜伏於黃家碼頭邊的防禦沙包中，（沙袋壘成一人高，堆成一方圈，上面用木板蓋着再用沙袋堆在上面）因恐浦東方面有日本浪人偕漢奸乘小船來滋擾或登陸，所以嚴於防犯。我雖然沒有好好地休息過，身體很感覺得疲乏，可是精神異常振奮。

在剛天明的時候，飛機軋軋軋軋地響着，又有緊密的機關槍和高射炮聲，兩個同志走出沙包，去仰望天空中的鐵鳥，另一位班長用望遠鏡看着飛機的國徽，用着沙啞的聲音喊着：「好！唔呢中國人格飛機來哉！諾！三只！三只！」幾位同志一聽見「中國飛機」一四個字，都拍手拍脚地歡欣鼓舞着，在沙包中的同志們也拿着步槍出來瞧飛機，趙排長立刻用嚴厲的言語警告道：「各位同志！你們應該留心着江中的船隻，和路上可疑的行人，不要大家一齊聚在一塊看飛機！」於是有的連忙竄進沙包中，有的仍立在江邊做望哨。

一輛空汽車開來了，我們就跨上汽車，開到團部。保衛團就是商團的代名詞，當保衛團員的可以說百分之百是小商人，所以完全是義務性質的。

到團部簽名，報到，當時同志們已到齊了，一聲銀角，大家排隊，隊長訓話後，即添發子彈，一個一個地輪着由後門進去，前門出來。（按此門是隊長辦公室，一半就是軍械庫）本來我們有五排子

彈，今天特再發十排子彈，因時局嚴重，倘日軍進攻南市，那末南市沒有正規軍防禦，只有保衛團、警察、警察大隊和保安隊，所以必要時一律赴前線抗戰。各班長還多添發二個手溜彈掛在胸前。今晨發的十排子彈都是光亮和嶄新的，據說昨日剛由淞滬警備司令部用大卡車運來。

上午十時排長命令我站崗，我立在裏馬路十字路口，鎗上裝着雪亮的刺刀，掛在肩上踱來踱去，路上的行人都異常慌張，有的拿着皮箱和鋪蓋往北跑，（即往租界和乘輪船往內地，）有的向南走，（也許是到南火車站去趁火車避難的。）有一個老婦驚恐地攙着孫女的手，旁邊站着一個蓬頭垢面的少婦，我想一定是她的媳婦，她顫抖着聲音怔忡地問我：「先生！不知我們南市東洋人要不要打進來？我年紀大了，看見了兵就怕。」我回答她道：「不要害怕！東洋兵暫時不見得會進攻南市的。」

十一時許三架中國飛機在南市上空經過，北面黃浦江中的日艦，放着聯珠般的高射炮和高射機關槍，有一顆鎗彈落在我的鋼盔上，「噹」一聲我連忙拾起來一看，原是一顆扁長的槍彈，我旁邊的一位警察，也跑來看，他很內行似地道：「同志！這是流線型式的高射機關槍彈。」

我站了三個鐘頭的崗，好容易到下午一時，一位同志掮着槍走來向我立正，我也馬上敬禮，這是交班時的規矩，當然我在晚上沒有酣睡過，白天又要放哨和站崗，疲憊得不堪，到了團部卸下武裝，向地上鋪着的蓆子，一個骨落，呼呼地入睡了。

正睡得甜蜜的時候，突然被「轟！」的一聲驚醒了：我的胸前被幾塊碎泥壓着。立刻向睡在旁邊的同志詢問：「是不是隔壁吃炸彈？」他雙手擦着惺忪的睡眼，糊裏糊塗地說着：「恐怕是的吧？」我凝視着他的脚旁，滿是沙泥，忽然隊長急沖沖地由辦公室中跑出來，說着滿口的浦東話：「喂！挪各位同志浩擺散開，佛要登落一搨，東洋飛機要轟炸呢此地，炸來勿準炸，勒格面醬團裏。」他雖然鼓着勇氣訓誡着隊員，可是不能掩飾他蒼白的臉色和顫抖的聲調。

既然隊長命令我們散開，大家就一班一班的到外灘去，留一班在團部裏駐防。我們一班在陸家浜巡邏着，走到董家渡，班長命我們分幾個到碼頭旁的沙袋邊守衛着，浦東各處來的船隻，在此登陸時，都一個一個挨着檢查，我們都和藹地同他們談話，可以說毫無粗暴的丘八氣概。外灘冷清清地行人很稀少，電車汽車一輛都沒有，木行、煙紙店、糖食店等緊閉着門，這種樣子好像廢歷新年的樣子。我和王同志各啣着一枝香煙，坐在沿江的沙袋上，志同道合地談論着國際和國內的形勢。

這時轟轟！轟轟！的砲聲不斷地響着。遙望浦東東北面濃煙四起，不知是被日本飛機轟炸的呢？抑或被日艦炮轟的，實在不得而

知，據說是某火油公司的油池被炸焚燬。

深夜我們五個同志伏在董家渡碼頭旁的防禦工事中，望着對江，東北角上搶紅的火燄直冲雲霄，一鈎明月懸掛在上空照着這寂靜的大地和澎湃的江水浦江中的浪花撞擊着碼頭的聲音，洪隆！洪隆！有節奏地響着。

王同志他枯寂得不耐煩了，激昂地道：「我們應該到閘北戰場上去痛痛快快的殺日本鬼子！我們要殺盡日軍，收復失地七年來的血蹟一定要用我們的鮮血來洗，掉這次不爲國而死，不能算好漢！同志們！我們有死的光榮無生的恥辱！」「好！」老孫說：「我們要實踐王同志剛才說過的話，我們勇往邁進地向前幹吧！」

時已二時許，遙遠的馬路上仍可以隱隱地聽見問「口令！」的聲音。（433）

在洋涇港（廿六·八·廿）

宋越

幾天來白天躲飛機，夜間聽大炮，幾乎沒一刻安靜，精神確實萬分疲乏，但爲一種潛力所鼓動，竟覺尙有餘勇可賈。

天剛亮，敵機又照例開始在我們頭頂上鬆一陣緊一陣，又照例過些時就「Gun Leny」地告訴我們「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又有犧牲的了。」

大便時，瞧着螞蟻在地上照常爬來爬去，蛆蟲們在坑裏仍然愚蠢地在蠕動，毫不知它們所寄身的地球上正有着比它們「文明」千萬倍的人類在瘋狂地屠殺另一批和他們一模一樣的同類。——我羨慕它們。

弟兄們多數像已嚇破了膽，一點兒風吹草動，就跟見了鬼似的倉皇四散，事後問他們打算往那兒跑，則嗒然不能答。槍在這時候似乎成了最累贅最討厭的東西，揹在身上又重又害怕，其實也就是害怕。

「我看這裏太古棧也不能保險了。」

「警察根本不是作戰的玩意兒。」

「一百粒子彈打完了誰接濟？」

「這裏要不來隊伍就好了，『一二八』的時候這裏多太平。」

愚昧，懦怯，我恨死他們，我也可憐死他們。（然而我又確信血的事實會一天天使他們變爲聰明和堅强而終於成爲勇敢的戰士的。）

本地保衛團的精神可不錯，他們的工作比我們的辛苦數倍，但聽不見他們一句怨言，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他們大多數具有犧牲決心，這眞叫警察們愧死！

有這麼個人使我驚詫而失望，他是洋涇警察所的一位警長，

很年青，據許多同事告訴：是個相當前進的人，後來見了面，談過話，認爲果然。今天，我在吃飯時，他送了個命令來，我談起這裏弟兄太不行，他竟和「不行」的他們抱同樣見解，勸我不要跟軍隊同進退，勸我到時候往太古裏躲，氣得我只對他點點頭苦笑。

老鍾——最勇敢的一個，告訴我：有人在虹口看見幾十個日本兵，都祇十五六歲，哭着上戰車，開赴前線。又有一個日本警察，混身受傷，坐倒在路旁，流着血，大罵自己政府：「害人哪！害人哪！」又對過路的我們人民說：「你們最好把我們東洋兵統統殺光！殺光！」——啊！敵人的戰鬥精神是如此，看看我們的健兒呢？——

警察所一個弟兄興奮地說：「別看他們白天好像一點沒有勁，一到晚上，可個個都是生龍活虎，昨夜抹三井，（即襲擊三井煤棧）打所裏出發，一口氣，五分鐘就跑到了三井門口。一位排長會武術，左手提刀，右手向牆上一搭，就飛身跳了過去。大夥兒一個個跟進去，搜查一陣，連個鬼影都沒有，氣得弟兄們揮動刀背，把棧內傢具亂砍亂搗。」

抹三菱的是一營人，弟兄們一聽是攻擊，都手舞足跳，歡喜得要命，還沒跑到，敵艦就開大炮，他們馬上臥倒，一動不動，等到聽見機關槍聲，又馬上站起，左手提大刀，右手握手溜彈，衝上去一陣拋射，把敵人打退到艦上，有二個最勇敢的班長陣亡了。

再看看自己的弟兄，那種長頭縮腦的討厭樣，眞想下個决心跟他們翻臉，但又給一種友誼所壓住。下午一時軍隊防線伸到江邊碼頭，有一艘敵艦有傍靠三井碼頭的企圖，儘傭開了一排機關槍（傷我，由楊樹浦渡江避難之老百姓數人）就又故態復萌，各處亂竄。結果王旭元程萃林將槍放在伙夫家，換便衣逃走了；吳中愼胡家松也都換了便衣，——他們是聰明的呵！敵人上岸後，對於道地的老百姓自可刀下留情，但我現在可跟他們無情了：

「想幹就穿起制服掛上槍，不幹，留下槍滾蛋！」——我知道有許多比這些更合理更有意義的話，可以訓斥和指導他們，然而我來不及這麼做。

他倆總算好，默然穿衣，紮掛槍彈，不過，我知道，如果他倆的家不在這裏，恐怕也都已逃跑了。

我立時召集了所有的弟兄水手及夫役，我用一句簡單而沉痛的話來鼓勵他們：「有槍的有飯吃！」這句話是針對着他們的弱點而說的。其實，我心裏想說的還有許多，我覺得在這時候有膽量肯抗戰的都應該給他槍，給他飯吃；膽小如鼠，貪生怕死的，倒也不必怎樣他，等到他們可吃的東西吃完了，肚子餓了，他們仍然會回到抗戰的隊伍裏來的。因此，我對於那三位——慣會裝病的黃恩榮，攜槍逃跑的程萃林王旭元，我是在期待他們的餓肚。他們的遺缺，我就不客氣地擅自做主，叫崔南山（原爲水手）小王，張大（本埠的失業船夫，都當過兵）補上了。

前幾天，警察所牛巡官說，總局要招集全市「水鬼」幹特殊工作。我一向知道這裏也是個水鬼產生地，共有二十多個。下午四時，在章忠誠——被淘汰的弟兄——家裏，遇到五六個，談到了這，都願意幹而且說得很有把握，我立時到警察所見牛巡官，那個胖傢伙真要不得，看樣子也是個想逃而不敢的糊塗蟲，聽說我真給他辦到了，反有點害怕的表示，只含糊答應轉報總局，我悵然而返。一回兒，却又來人把我叫去引見連長，連長粗撈撈地，多半是行伍出身，除了正式的話沒多大談頭，他對我的意見很高興，允許轉報營部，再一級級報上去，我這才欣然而返。

還沒跨進門。

「Wu——」一架深灰色的偵察機驀地在所的屋面上擦過，緊跟着「Hung！」伸出在港口的三井碼頭的一角，給炸得碎片紛飛。

「壞了！」

站在門口幾個弟兄同聲喊出這麼顫抖的二字，一縮頭，望所裏直竄，有的瘋狂般往裏跑，有的擠進桌肚，蹲身不動……

這還來得及嗎？這還來得及嗎？

我壓住緊張的心，忍住笑，把他們一個個喊了出來。

「你們這是幹什麼啦？」一個熟悉的語音。

回頭一看，原來是老侯——高橋派出所的警長，——脚踏車已擺在門邊，正雄糾糾地跨進來，他興奮地告訴我他的經歷，包括着高橋分局長的無用，弟兄們的畏縮，但却又有因畏縮而跟他打架的一個弟兄。他問我應該怎麼辦？我說，把他的槍留下來，去他媽的蛋！他說那弟兄要開槍打他。我忍不住笑了，我說「他如果有開槍打你的勇氣，他就不會畏頭縮尾的預備做亡國奴了。」他點點頭，說是馬上要到總隊報告這件事，並領伙食錢。我卽將寫好的情報兩個弟兄逃亡的報告及應請示的幾點託他帶去，他立卽敏捷地跨上車，我囑他「路上當心飛機。」在消失了他的背影之後，我心裏想：「老侯是勇敢的，但他還缺少一些魄力和判斷力。」

港口的划子都給我們趕到港裏面去了，浦江交通就無形斷絕，偶有幾個要錢不要命的想闖過去，「咯咯咯！」敵艦機槍響了，於是渡江的難民受傷，這情形，今天已發生了五次。

窮人望「造反」，這話不錯，這裏划船夫平時流一天汗只够飽一天肚子，現在可不同了，幾天來誰個不弄個百兒八十的，弟兄們見了眼紅，別有用意地嘆着息「唉，老百姓損失多少！」我認爲這一點沒什麼損失，因爲中國的法幣仍然流轉在中國人的手裏。但他們的需索也實在太狠，從前過渡，每客銅元五枚，戰事發生後，幾天，卽多至一元，以後逐漸少至一角，今天我親眼看見二客二牛，渡價十元，再三懇求才減去一元，其實在這時候我們如果抹却良心取締他們一下，發個小財，眞不算一件難事。

然而在晚上，給我發覺一件「抹却良心」的事來了：有兩個一向很勤勞的弟兄（我不願發表他們的名字）强奪人家嗶嘰六匹，現鈔十元——雖則被强奪的人本也是個本地流氓，——我氣得頭昏腦脹，飯也吃不下。經過縝密的考慮後，無奈何，又召集大家訓話：

「搶刼者死，司令部已有明令，你們有餉，有米，甚至有肉吃，還要搶人錢幹什麽？你們能不能搶到幾十萬，馬上出洋去享福？錢再多，跑不出中國地界，有什麽用？……你們不是每人有一支槍嗎？你們認爲我是你們的眼中釘，會妨害你們的發財的，你們隨時可以打死我！……以後，一經查出，沒二句話，送連部！……你們想一想，人早晚都有個死，不死在敵人的飛機下，大砲下，而要死在本國軍法下，你們對得起自己的父母祖先嗎？……別人在前線拚命，而我們却在這裏破壞秩序，還有心肝沒有？」

有好些話要說，氣得實在說不出來。

最後的處決是：强奪來的東西，暫存備送總隊，兩個弟兄罰跪在總理遺像的面前。

…………

現在討厭的「嗡嗡」聲已經消失，照例又是聽砲聲的時候，我默然對着昏黃的孤燈獨坐，廻憶這一天的經歷，理想未來工作的應付，不禁戀愛地兩隻手摸了摸腰間的兩桿駁殼槍（一桿是裝病的弟兄的。）

我疲乏得支持不住了，就隨便歪身躺在鋪板上。不錯，我是確實躺在板鋪上，但我也確實躺在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在距此不到二百公尺的江面上，有着四艘敵艦。今夜，誰敢說敵人一定不會在這兒登岸呢？

在浦江中觀砲戰

盛棠

玲妹：

我得告訴你一樁我所親歷的險事，這事的可怖，使我現在提筆還發抖哩。是前月上午，我忽心血來潮，堅要隨父親到浦東去，實因在家悶極了。當公司船經過陸家嘴時，我心裏不禁緊張起來。左邊是四五隻日艦沿岸停泊，那出雲旗艦泊在順泰碼頭。右邊浦東，斷垣殘壁，悽慘不堪。但在這日兵屢渡不誤的所在，我極目力所視，絲毫找不到我軍的壕溝或士兵的影跡。鐵軍的能耐，可見一斑。船再下駛，日艦是長蛇般銜接着。見到虬江碼頭那巍大的建築物，使我感到隱痛。想不到今年六月剛完工的數百萬元大工程，自己沒享受，却資爲敵用：可見無國防價值工程的建築，在國家財力上，實是一種浪費。

在浦東廠附近遊玩着，始終未找到一個國軍。下午四時，父親

散班，我們仍乘船回浦西，可怖的事就降臨了。

船剛過公和祥碼頭，我們遠瞥出雲艦收下高桿上的太陽旗，甲板上日兵忙碌非凡，一個日軍雙手亂揮紅旗，有經歷的人忙叫聲苦，說是又要砲戰了，那旗語即是關照我們停駛。這時我船前面是艘亞細亞小艇，牠機警地沒理會旗語，直朝前衝。我們這隻輪船也想效法，那膽小的外國人怕出事，堅不允許。若待後退，後面已有十餘艘小輪船堵着。那日艦上水兵亂嚷不許動，我們也唯有泊在火線內靜候殘酷命運的玩弄。這時出雲艦頭內尾外，朝陸家嘴，三隻砲艦四下排成陣勢，紛紛脫下砲衣，甲板上水兵一律白制服，齊整排列着，船欄上沙袋高高堆積。開頭第一砲，禮當讓諸出雲。祇見嗶喇喇一陣機器搖動聲，那砲口直往前伸，瞬息火光一閃，轟然巨響，浦東遠處平地冒出一縷烟，回顧那砲，又在嗶喇喇聲中縮回。那三艘砲艦馬上應和起來，一連十幾砲，震得我耳朵發嗡。發砲時，出雲的船首鎖在岸上，船尾一百八十度旋轉着；其他各艦不固定的左右移動。至於砲聲，出雲是沉重而響亮，不似各艦的清脆。但出雲正中三尊大砲始終未用，否則更爲可怕。我想不到真的開火了。當然日艦不會損害我們，怕只怕浦東我軍還砲，殃及池魚。砲彈是沒眼珠的，萬一和我們親善起來，不做砲灰也得成水鬼。怕死的心理沛然而起，不由得頭昏腦脹，四肢麻木，眼望着驚慌失措的老父，又瑲扭怛。船中不下四五十人，膽小的蜷伏在艙中，掩耳閉目，等待死神的光臨。膽大的忙出忙進慌亂着。我畢竟小孩氣重，死固是怕，放在眼前這麼好的實彈演習，豈得錯過？眼見日艦如此猖獗，心焦着我砲隊何不出來給牠個打擊。但一想到我們所處的地位，又恐怕牠出動。但不久之後，固然來而不往非禮也，浦東飛來十幾個霹靂，聲浪的洪亮不亞於出雲。牠帶給我們強烈的震動，一個個青灰着臉，牙齒捉對兒打戰着，甚至有的相對而泣。那外國火頭鬼更可憐，像無錫人團團轉，豆大汗珠雨般落。父親不住埋怨我不該隨他來，一人送命不够，再加上一個。我默不作聲，偷眼望日艦也起了擾動，日兵更形混亂，一彈飛來，便機械地往甲板上臥倒，行動齊整而迅速。我砲隊的技術不差，雖未搗中日艦，但都爆發在牠們四周，尤其是出雲的周圍。多數的彈鑽入水中衝起個大水花，遠遠的我們也濺了滿身，其餘的落在岸上冒着烏烟，日領署隱約的也中了兩三砲。日艦見浦東還禮了，砲轟得更震天價響。玲姊！在這砲戰中，我對看我砲隊幽默的創作，使我忍俊不止。每當日艦猛轟時，我砲總是陰陽怪氣還一二砲，甚或不與理會。但一俟日砲沉寂時，浦東又猛烈地來了幾個回禮砲。膽小的倭奴焉能容忍？又是一陣瘋狂的亂轟。回顧我方，又默然無聞。這樣一砲還十砲，日軍便傲然視爲這是「支那」兵的怯戰，殊不知我軍已達到消耗敵力的目的。所以這時浦東見日砲擂鼓般響，便懶洋洋還一二砲住手了。日艦單方面轟了十多分鐘，覺得也乏味，就單獨由出雲零星地打着砲。我們暗

想戰事快告一結束。正快活間，陡的頭頂一個霹靂，接連又是幾個，浦東我砲又挑戰了。忽然人叢中有人似驚似喜的叫聲看！忙順着他的手指處一望，一團模糊的火光往二十一號日艦尾端切近處水中鑽下，頓時衝出水柱，該艦尾部向下一傾，似是受了傷。軍艦上日兵熱鍋裏螞蟻似的奔走。不一會，該艦拖着不均衡的船身悄悄的向下遊逸去。其他各艦睹此境況，更慌忙的亂射，我砲也不示弱，也來十餘響，形勢較前更激烈，我們的恐怖較前更增。但除却水中幾個水花，岸上一片烏煙外，倭艦並未受到任何嚴重打擊。我們小艇也僥倖未遭遇實質的損害。這樣時疏時密的砲戰，約摸支持了半個鐘點，便由出雲艦稀疏的砲聲作了尾聲。浦東是早不奉陪，倭艦也見機收場。出雲的太陽旗也在斜日西下的當兒扯起，倒是暴日將亡猶作掙扎的象徵。各艦也各返原地。在日軍的旗語下，我們這一連串受了阻礙近四五十隻小艇，飛也似的往家跑。性命是逃出了，中心的愉快，實難以形諸楮墨。玲姊！你也許為我這可怕的遭遇擔憂，但你更得恭賀我這寶貴的眼福。武大仍在珞珈山上課嗎？你該是大二了。我也想到漢口來讀書，望你代為留神學校。一個月後也許我倆能處在一起。再會吧，玲姊！

弟棠　九月七日（641）



第五輯

保衛南市

在南市的哨崗（廿六・八・十二）

凌 爲（銀行職員）

八・一二，這正是個暴風雨的前夕。低氣壓窒息在這東方大都市的每一角，恐慌的潛流，從街頭賣報童的口角邊，襲入到每個人的心底。到處充滿了騷動與混亂，誰都像先覺者一般地預知着一個可怕的大毀滅，即將揭幕。

下午，形勢更加嚴重起來。謠言也許很快地就要成爲事實。遷移的車輛與避難的人們，擁塞在各路上，紛亂得像已到了世界的末日。在這驚惶與恐慌的時間中，我們這批隸屬於上海市公民訓練警備隊的青年，却都奉到警備隊隊部所發的緊急集合命令，限即日晚七時在正修中學集合。本來自從我們被編爲警備隊後，正修中學已成爲我們很熟識的去處，就是昨前二晚也全都是在那沙地及水門汀走廊裏度過的。

七時——暮色蒼黃的時候，我們吃飽飯，急急地趕赴那兒集合。操場上，已集着百餘個職業青年，平時我們間非但不熟識，而且連面都未會見過。但現在却都很快地親熱起來，變成生死的同志了。集合後，屆中隊長用着莊嚴的態度，誠懇地訓話着說：「今夜的局勢很嚴重，日方限保安隊撤退出市區的時間，雖已又寬限了些。但我們決不放棄一寸國土。我們必定要保持我們的主權，決不受武力的恫嚇。假如他們侵犯我們，我們一定要給他個嚴重的打擊。你們是上海的青年，希望你們能擔負起這重大的担子，來創造你們自己的光榮的前途，不負國家的希望才好。」我們都被這訓話深深地感動着，我只覺得血在身體中急迅地奔流起來。訓話一完，我們即時遣出了尖兵羣與聯絡兵，向着謹記路的公民訓練處進發。

這是嚴緊的一夜，警察們都掛着木柄手榴彈，橫着上了刺刀的鎗桿，努力執行他們的職務，使週圍嚴肅的空氣，更緊張起來。斜土路是很長的一條煤屑路，我們從東一頭走起，橫穿過這都市的一角，又走入田野間。野風輕輕地拂過枝梢，再襲到我們那被汗所濕的制服上。我們開始感到涼爽，忘掉了跋涉的疲乏。路上，誰也沒有一句話，我們開始發見遠路上的燈光，像是星粒一般，被風吹得搖搖地。那燈光的所在，就是我們進發的目的地。在謹記路，穿過了別隊同志所佈的步哨線，進了那座幽靜的洋房——公民訓練處。

在濕的草地上坐着休息了一會，處長照例地又訓了一次話，我們便領得了刺刀，二盒彈藥與槍械。這些槍都是一二八時所俘獲的日本三八式六五口徑來復槍，當我撫到那槍門上特有的光滑的蓋板時，突然地使我憤然起來，它不知會殘害了我們多少的同胞。同時我又奮與着今晚或有機會能用它來殺死他們自己的人，替我們已死難的同胞復仇。

我們在小隊長命令着裝子彈上刺刀和告知了今晚上半夜的口令——「土地」後，就被派在龍華路——從上海到龍華飛機場的通道上守衛。我們都躲在薔薇地下，用力地搜索着一切可疑的動物。

田野裏平靜得像小池的水面一樣，除了草叢裏的蟲鳴，遠村邊疏落的犬吠，與滬杭路上的車行聲外，什麼都是死寂寂地。星，牠那淡淡的光芒，依然閃耀着。樹梢在黑影裏顫動，一切都寧靜。突然，從路的一端發射出二道强烈的電光；雪亮的光線，橫掃在黑暗的田野間，到處惹起觸目的反光，使我寧靜得快將靜止的腦筋，驟然一驚。那輛漂亮的汽車，很快地衝到面前。

「停下來！」粗暴的一聲，像晴天的霹靂一般，從我前方的崗位上爆裂開來。汽車夫顯然意外地將自五十哩以上的車行速率，强減至十五哩以下。「停下來」的呼聲，從田野間發出。他終於驚慌地停止了前進。在不見人影的田野中，迅速地閃出了二個橫着槍的同志，進行盤詰與搜查，我們都準備於必要時射擊。那車是屬於航空協會的，將到飛機場去。說是有公事，但既不知口令又沒有通行證。因而在我們的嚴阻之下，終於掉頭返來路去，田野間重再回復了它原來的平靜。

時間慢慢地爬到了二時，我們是被另一隊同志接替下來，各人拖着已疲乏了的身子，回到訓練處的宿營地。但方到目的地鄰近時，忽發見一輛脚踏車，自黑暗中向我們迎來。先頭的班長希本能地喝起來：

「口令！」

「土！」那熟悉的喉音，一聽就知道是屆中隊長，他速接着問：

「小隊長呢？」

「有！」小隊長走了出來，在他們談了一會後，我們非但不得休息，而又調到另一面去守衛哩！我們又重復地走過斜土路，在漕溪路口的電燈底下停了下來。

「這兒的西北方是同文書院，有日軍駐守着。這路通法租界向西是中山路，東方是公民訓練處，就是你們的司令部所在地。你們守衛着這司令部，同時向同文書院取監視態度。中山路口應佈六個哨位，漕溪路近法租界處也置六個哨位，其餘除聯絡哨外，習在兩旁田中休息。假如前方一生變化，哨位應即撤退至此路東南面的高地上，據守開火。……但，你們不必驚慌，只要你們一放槍，援

隊即刻能提到，放大着胆吧！」中隊長斜倚在他的脚踏車上很嚴正地說着。我們都知道這決不是開玩笑的事，大家都很興奮，絕沒有一些變懼。只希望我們的槍，能早一刻咆哮起來。

「望你們大家留神些！」中隊長跨上了車時叮嚀着。「小隊長，你就分配吧！」他像來時一般地消失在夜色中。

「諸位，請留神自己的槍械，子彈裝得落實嗎？都檢查一下。」

「第一班在漕溪北警戒。第二班由班長率向中山路口警戒，第三班在原地集結候令。」

一條闊只三四公尺的污濁的河流，分隔了租界及市區。我們的第一崗位，是在橋這邊的第三根電桿旁邊的蔭影裏，在斜角的溝中，配置了另一面的第一哨。再過二根電桿木，就是第二崗位。再後，在長得比人高的茂盛的玉蜀黍田中，就是我守衛着的第三崗位。再後，都是聯絡崗位。路上是寂靜地，除了輕風帶起的細沙外，絕不見有一些動靜，在木橋過去的租界上，也不見一個人影。四野間更寂靜，連田野上蹤過的蛇行，也聽得出來。人是那麼樣疲乏，眼皮只想合攏來，因為時局的緊張，我們已有三晚集合在正修中學的操場裏，所以睡得很不安穩；日中又須照常辦公，沒有時間睡。但此刻誰都不敢閉一閉眼，重大的任務正壓在我們的肩頭。也許一閉眼便能把自己的生命丟掉，枯黃色的路燈之光，從高密的玉蜀黍桿隙中漏下，這淡薄的光芒，射到橫在我脊下的槍刺上，反射起微薄的神秘的亮光，我幻想着，在發怒之下，我竭力向前奔衝，把這刀插入了另一動物的緊張的肉體中。當返回來時，那野獸正噴着鮮紅的熱血，柔軟地倒在我的足下。

漸漸地，地平線上推出了魚肚色來，我們重再從崗位上，調返到隊部。中隊長向着我們說：「辛苦哩！昨夜因我們的軍隊沒有到，所以使你們受了出於尋常的辛苦。現在，我們的軍隊，已於昨晚全到啦！危險的上海市，已被你們所保全了。」

當我疲倦地睡倒在牀上時，光明已開始照耀着大地。

浦江夜月

越 然（廿三·洋行職員）

是一個明月團圓的中秋之夜——我深深地記着。饒有詩意的畫面，是顯在我們這幾個負着捍衛國土的偉大使命而守衛着浦江的武裝民衆的眼簾，那淡黃的明月，襯着蔚藍的上空，疏星閃爍，白雲蕩漾。熱氣被江面送來的清風吹散了。月光射在江面，閃着點點的金光。

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我們早就把體魄鍛鍊得鐵一般，期待着敵人的來臨。素稱文弱的我，榮幸地能夠在這強敵壓境的時候負起步槍，以一個保衛團班長的姿態，活躍在前線的後防——南市——的第一線上。在雄壯悲憤的歌聲中，我們保衛大上海的決心

是鐵一樣的。

我們因奉命守衛浦江，纔能領略到這良宵美景，江干同志們的黑影多麼雄偉，多麼够人興奮。他們各自那斜戴的鋼盔壓住他們的劍眉和朗目。他們有着隆起在胸前的手溜彈和閃亮在槍頭上的刺刀，在全副武裝之下，也都有着一股奔騰的熱血。

本來城開不夜的市廛，現在已如荒墟廢。大的建築物在我們崗位的北面，黑黝黝地矗立着，死去了的外馬路，祇有四條久不行駛的，已經生銹的電車軌靜靜地躺臥着。在月光之下，這景象是很陰森可怖的。

閘北方面的槍聲砲聲，爆炸聲，在這裏能清晰地聽到，還有浦東隱約的犬吠聲和唧唧的秋蟲聲，其他全都死寂。

「班長看！」一個團員舉起左手，指着一無船隻的浦江。

「什麼？」我問，同時我緊緊握住我那第二生命——步槍。

「就是那一段黑和白的！」

「哦！」

這時另外二位團員，也順着他手指的地方瞧去。

「咦，又是這麼一段黑的！」我又發現了另外一段。

「這是什麼？」我們在月光下雖不能看得十分清楚，不過我斷定這決不是敵人偷襲的船隻。

「班長！請過去看一看那邊是什麼東西。」第四崗步哨符同志持着槍，握住了刺刀，喘息地奔了過來。

「快看去！」我拖了他就走。

月是雪一般地亮着，銀色的江面上，激起了一陣細微的浪花。一團白色的東西擱住在一柱木樁邊，隨着浪花上下浮沈着。

「啊！是個死屍！」我輕輕地驚呼着。可憐這死難的他——也許是她——模糊而又慘白的面龐，映在皓月下，簡直使得我們不忍再看了，也不敢再看了。

「那麼在浦面上浮着黑白色的東西，大概都是浮屍無疑了。這些浮屍，一定被那萬惡的敵人無故加害，順着漲潮從楊樹浦方面浮上來的。」我憤憤地說着。但剛一轉眼，那死屍又隨着浪頭飄去了。

過了一刻，我們英勇的飛將軍又悄悄地飛臨滬空了。敵艦上手忙脚亂的射手，又照例地瞎射一會。悅目的大套焰火又照例在三百萬人士之前表演了一番。空襲後，激起了空前的炮戰。我國炮手大發神威。隆隆不絕的聲響，在我們耳朵裏直括，閃光照耀得連我們的影子都可以看見。最後敵艦上炮位易了位置，炮彈都從我們頭上飛去。落傘般的火球還是繼續流放，像無數橫掃長空的不祥的彗星。

「拍！」一個沉重的爆炸，鐵片在我們頭上掠過，同時聽見一種悶住的呼號。那種有力可怕的呼聲，散在空間，我發覺這正是符

同志的聲音。於是冒着火藥的氣息，冒着猛烈的砲火，趕到第四崗位去。天啊！我那知已的同志已臥在血泊裏了。他沒有死，他還緊握着步槍，他還緊咬着牙關、他還圓睜着大眼他還倒豎着劍眉。可是他隨息氣絕了。炮彈的碎片穿過了他的太陽穴，血還在蠕流着，他那聖潔的靈魂，是永生的，但我們却是永別了。

半小時後，砲火停息了。明月似乎失去了牠的光輝，浦江的江水亦似乎在飲泣。誰不爲着我們這年青的烈士——符興昌，這是一個不死的名字——的夭亡默然著涕呢？（503）

挖戰壕

駱匡棟

十月十四日，跟着勞工醫院派來的卡車，到小西門的學校裏去搬運鐵床（這是醫院向校方借用的。）就是這天的下午，敵人的鐵鳥在我們頭上飛來飛的去威脅着這幾個手無寸鐵的工人好像希圖把我們這幾個人統統炸死。牠們在我們頭上足足威脅了一刻多鐘。

敵機過後我們的車又開行，柏油的馬路上，被風括得好像用肥皂洗過了那樣的乾淨。兩邊的商店，門板封鎖得似監牢一般的森嚴。回來時候我僱了一輛人力車趕到南陽橋預備駛進租界，不料鐵門早已關閉了。當時被阻在鐵門邊的人眞是成千成萬，搬場的車輛——汽車、人力車、塌車、卡車……塞斷了交通。我只得叫車夫折回到我剛剛被敵機威脅過的那所學校去，誰知走到中華路蓬萊路口竟被警察阻住了我們的進路。

「朋友！去服務幾點鐘工役。」警察啞着嗓子很和氣的對着我說。

「服務工役，做些什麼事？」我裝做一個鎭靜的樣子問，我曉得在這一致對外高呼着軍民合作的口號下，他們決不會不講理的爲難我。

「做工事。」

「什麼工事？」

「挖戰壕，」

「挖壕溝像我這樣矮小無力的人恐怕不能勝任吧！」我雖然是担心着自已挑不起一担爛泥，可是我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來，但我却希望着警察也有這樣的心理曉得我拿不起輕挑不起重。

「走，走吧！」這時警察催促着我們走。

這時候天已經黑了。我跟着警察向着高低不平的路上摸索着前進，兩隻脚是七高八低的踏在石子路上。警察把我們帶到西門分局裏面大約有一百多人都擠在一個操場上。一個說着湖南口音的警長很神氣的來整理着我們的隊伍，領導着向目的地走

去。南市的途徑我本來是生疏的，在這黑暗的夜裏，幾個灣一轉，我連東南西北的方向都辨別不清了。大約走了有半個鐘頭，就到了我們挖壕溝的地方。那裏早就有人在測量着、設計着，石灰做的界線在星光的照耀下，微微的有些辨認得清。不一會兒，一輛卡車裝來了不少的鋤鎬——挖壕的工具，於是我們就開始工作。

夜景雖是像死的一樣，但我們並不感到寂寞煩悶，我知道這是在代國家做工作，雖然那些人似乎把我們當作奴隸。這夥人平常都是不相識的，所以在工作的時候也就互相攀談着：貴姓？大名？什麼職業？住在那裏？……這一類的話語，在工作中的人不但沒有半點寂寞和怨恨，相反的大家都很興奮。

這段挖壕溝的工程本來是要做到天亮才可完成的，在大衆努力之下，僅四小時就全部完工了。

「天快亮了，你們就在這行人道上休息吧。」警長指着對面的馬路邊這樣說着。於是我們都擠到行人道上，有的坐着抽烟，有的橫着身子睡在水門汀上打盹。我因爲身上穿的只有一件老布短衫褲，露宿在這淒涼的秋夜裏；眞是有點吃不消，只好默默地坐着等天亮。後來東方雖是現出了一點魚肚白色，但這時戒嚴令沒有解除，路上是不許閒人走的，因此我們只好再等着，直到天色大明，才分別尋途歸家。（335）

◆　◆　◆　◆

我們守衞南市（廿六・十一・十二）

進　（廿二・進出口商）

曙光衝散了黑夜以後，兩區隊、同志收拾好工作器具，整隊在工事旁的時候，程區隊長說：「這裏現在已經是前方火線內了，沿打浦路一帶的步哨已由友軍——五十五師——接替。希望大家振作精神，不要爲三夜沒睡兩天不吃而提不起精神，沒氣沒力的。今天，我們或許就有機會跟敵人拚命了！雖然這條築成二十尺闊五尺深的工事，還沒有達到規定深度，但這是我們汗血挖掘成的陷坑，正是敵人戰車的墳墓，總不會叫它飛渡過來的。現在，我們馬上回隊部待命。」

在路口沙包旁友軍的哨兵向我們的行列敬禮，程區隊長也還了禮。沿路雖同前兩天一般的冷靜，但倒坍的木板門窗縱橫地躺在路邊——那是昨天下午大隊部被炸後波及的。——遠處又傳來斷續的槍砲聲，這更顯着情況的緊張。

太陽在雲端裏漏了臉，陣陣晨風襲着疲乏的身子，拐灣到局門路隊部時，發覺水電已經斷絕。中隊部忙派員向冠生園老虎灶徵募餅乾和開水，這纔稍解了全隊的饑渴。在隊部裏大家透過了一口悶氣，坐在舖位上養神，我興奮地帶了班去換哨，到八點鐘時，槍炮聲加緊加重了。敵機也在空間盤旋。從斜土路一帶換了哨歸

隊，楊中隊長剛剛下令全體迅速全副武裝在屋內集合，準備出發，我雖知道昨日傍晚士山灣方面曾發現敵哨，却不料它竟進展得這麼快，現在已聯合敵海空軍來攻擊這大上海的最後一角，而我們亦找到一個報國的機會了。

情勢雖很緊張，但全隊都很鎮定。這時敵機二三十架輪流在上空轟炸，爲着隊部目標太顯著，楊中隊長便命令沿着路邊開到斜徐路公共汽車站。

我査哨到斜士路時，隊員繆阿壽被炮彈片炸傷了手臂，正流着鮮紅的血。路上有兩個老百姓被彈片穿了腦袋和胸膛，躺在地上流出腦漿和臟腑死去。我命另一個隊員仍行警戒，便領受傷隊員去臨時傷兵醫院包紮，接着返軍報告區隊長。在步哨線內不時有炮彈爆發，四週響應着重炮、迫擊炮、小鋼炮、機槍、和步槍的聲音。塵土飛揚在空間，佈成一面迷漫的烟幕。突然空間發出了一陣怪聲，附近亦連續發出猛烈的爆炸聲，魯班路那裏登時冒出很大的濃煙，敵機儘軋軋地盤旋在頭上射放機關槍，好久方才離去。過後我才知道我軍的炮位給炸燬了，友軍弟兄有好幾個都掛了彩，有一個下半身差不多完全炸去，混身是血，由兩個伙伴扶着。受傷的人都走向斜橋方面去。

大隊部已移唐家灣，這時派傳令兵命本中隊佔領局門路陣地，楊中隊長就派高區隊長率第一區隊去斜徐路魯班路一帶佈置。喻區隊長帶第二區隊在麗園路中間担任連絡。他自己同程區隊長帶了我們第三區隊進入局門路陣地，佔領了附近幾個據點和工事，又命我去撤回步哨。這時炮彈不時呼呼的從頭上向後飛去，費了很久時間，才找回了各個哨兵。

敵機仍不斷地在附近擲彈，我們很清楚地看見一個個黑點下來，下來，下來：隨着就是一股濃煙和雷霆般的炸聲，門窗屋瓦和彈片高飛在半空，同塵土一齊落向地下，重炮在西邊不斷地向我陣地轟擊，耳邊祇聽到嘘嘘呼呼和沉重的爆發聲。機槍步槍也很清楚地雜在炸彈聲砲彈聲裏，織成一曲交響樂。我軍雖也還擊，但終不及它緊密，從退回的友軍那裏得到報告說：港邊四架機槍已有兩架損壞，炮位都已被炸燬。弟兄死傷也很多。楊中隊長却不管這些，仍命大家防守前線，並命我找據點任瞭望哨。

我在某高房屋頂上探視前線情況時，不幸給敵機發現，連着送下兩顆親善蛋，都在附近五十碼內爆炸，濃煙裏它又一豚尾巴格格格的送下許多機關槍子。待它離去後，我立刻到下面向楊隊長報告情況。——我雖混身塵土，被彈片擦破了手背，但在路面上的兩個隊員腿部，却都遭到流彈。

楊大隊附這時也來幫同籌劃，配備陣地。正在嚴陣以待進犯時，却接到大隊長手令退守斜橋陣地，稍待又下令全隊集合大隊部重加分配，面授機宜。楊隊長因這方面形勢很嚴重，不願放棄職

守，就命喻區隊長率一部份隊員前去大隊部聽命，我們仍跟着楊隊長嚴守陣地。——這時第一區隊已與中隊失却連絡，傳令兵幾次冒着炮火衝進煙霧到第一線遍找無着，中隊長眞急得了不得，程區隊長率了七八兩班在我們後面策應，我的一班同第二區隊的共約二十個抱着死守陣地的決心，靜候中隊長的命令行動。

火藥味迷漫在整個昏黃的空間，時光也不知不覺的過去。這時已是傍晚時候，我同壽康奉命回局門路隊部去取大批手溜彈，臨走時向着擱在各隊員鋪位上的背包和排列得很整齊的工作器具行了個黯然的分別禮。爲了作戰便利起見，大家是不得不犧牲了公家的輜重和自己的衣物了。那時候，炮火更猛烈，沿路有不少房屋已經被炸了，街上也不容易快步通過。我們便帶了軍火忽忽地返回斜橋陣地。天黑時陶總隊長率領着便衣隊來視察陣地，鼓勵我們須要抱定必死決心，實踐最高領袖成功成仁的訓示。

天完全黑下來時，五十五師有大部份都稱「奉命」後撤退入租界。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掩護退却，抵抗進犯。和我們在一起的警察總隊同志，也在各據點架了機槍嚴陣以待。東面不斷地傳來了猛烈的炮聲，知道沿浦一帶的弟兄也跟我們一般的死守着陣地，隆隆的炮聲中不時現出昏紅的火花。突然前面五十尺處起了劇烈的槍聲，前方斥候來報告說：「敵人的戰車藉炮火掩護已架輕便橋過日暉港，現在正向斜土路前進……」但好久仍不見它的影蹤。後來才知道它折向車站路來抄襲我們的後路了。

十時以後總隊部命令集合全隊官兵在唐家灣訓話，同志們都誓死不肯去，寧願死在陣地上。可是傳令兵仍接連着來催促。到十一時楊中隊長才含淚命我帶隊去報到，他是決定盡忠職守不屈不撓的支持下去。我只得遵守命令，向楊隊長告別，心想且去聆取訓話後再決定一切。

深晚十一時半，全總隊除了不願離開陣地的官兵外，都集齊在唐家灣，陶總隊長很莊重簡單地說：「奉最高當局電令：社訓別動隊員于任務達到後退入租界。」淡大隊長跟楊大隊長這時都不在，第五中隊葉隊長訓誡隊員們說：「現在我們爲給養斷絕，沒有後援，除了在前方死守陣地的同志外。請大家都暫時退入租界，明天下午三時在大陸商場集合準備赴京入伍，再行抗戰……」終於在一陣極紊亂的騷動下，好幾個隊員都仍回原來陣地去。我却身不由己的隨着大部份隊員在葉隊長命令下，整隊退入租界；忍痛除下了武裝，但是想不到在繳了槍之後，竟失掉了自由，被迫登上卡車送入杜美路廣場。在鉛絲網包圍中我們受到了俘虜的待遇。在漫漫的長夜裏，我們後悔着，聽着遠近傳來斷續的槍炮聲，熱血在各人的心頭奔騰着，我們是受到官長的欺騙了！憤恨羞愧交織在我的內心——早知如此，誰都願意死在南市的。（788）

南市撤退前後

梁士超（[illegible]）

早晨的天空，編得異常清朗。南市老西門和平路上冠生園門口的尚未完成的防禦壕裏，有着我們這一班——警察大隊的弟兄，毫不懈怠地工作着。柏油、石頭、和泥土，已經在壕沿堆成了一座小山。偶然有一二顆砲彈，嗚嗚地破空飛過，有的擦着屋頂，瓦片給掃得嘩啦啦地響，聲音是那麼慘厲，但這已是我們習慣了的，我們仍然工作着。間或有幾個溜進冠生園，喝口開水；吃幾塊自備的大餅，歇歇勁。本來，從昨晚七時一直做到現在，也該歇歇了。於是我亦放下鐵鍬，走進去。

「陳班長，時候不早了，找幾個老百姓幫幫吧。」輕機關槍手老張，端起一碗茶說完話，咯的一聲就嚥下肚。

「好！中隊部命令：限今天上午完成，你再幹一會，我馬上去找人。」陳班長放下茶碗，匆匆就走，我也跟了出去。

這地方，在平時是交通要道，現在雖然在早晨，但往來的民衆也還不少。

「諸位！請過來幫幫忙。」陳班長站在馬路中央，兩手一攔，懇求着說。

「啥事體？」民衆們站住了疑慮地問。

「請你們幫助我們掘壕溝。」

「可以，可以，同是替國家出力，我們應當相幫。」

「好！好！大家去！大家去！」四五十人一窩風地跑進壕溝。

「喂！老朋友，請你也過來幫幫忙。」陳班長向馬路旁的一個穿藍布衫褲的小伙子大聲喊。

「幫忙！我還要人幫忙哩。」

這眞出人意外，陳班長的臉紅了，怒聲問：

「你是什麼人？」

「××隊！」

「××隊？有符號嗎？」

「符號！有沒有你問不着！」

「什麼？問不着？沒有符號就是冒充！今天一定要你去做。」陳班長的聲氣更嚴厲了。

「哼！他要是不做，先了揍他再說。」綽號衝天炮的小個子老徐，揎拳勒臂地在旁助威。

小伙子顯然撐不起勁來了，垂頭喪氣地，跟着二個弟兄走進壕溝。

沒有會兒，××隊長忽然帶着四五十個着便服執駁亮槍的隊士，來找我們的小隊長。聲勢洶洶地，質問小隊長爲什麼強拉他們的隊士做工，三言兩語，竟把小隊長和那小伙子帶走。

「這還行！趕快去召集人。」陳班長氣得雙脚亂跳。

經過傳令兵老馬的傳達，我們的一小隊馬上集合了——四十多個，機關槍手老張首先把子彈裝好，提起槍就走，我們急急地跟着。我偶然回頭看見小個子老徐一手拿着大刀，一手牽着手溜彈，嘴裏亂駡着，連蹦帶跑地跟在排尾。壕裏的民衆看見形勢不對，便又一窩風地走了個光。

××隊部是在距和平路不遠，斜徐路上的西門浴室裏面，門口的衛兵看見我們，老遠地就躲進裏面，把鐵門關上，示威地放了幾槍。

「大家隱蔽！」老張首先臥倒在電線桿邊。「他們開槍，咱們也轟他媽的！」他邊嚷，邊把槍口對準西門浴室的鐵門，大家也跟着各找隱蔽物，扳機待發。

「大家靜一靜，不要開槍。」說話的是西門分局的黃局員，跑得氣喘喘地滿頭是汗，這當然是距此很近的分局已先得到了消息，恐怕鬧出大事，派他來調解。

「都是自己人，爲什麼要鬧呢？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千萬不要亂動，等我進去交涉。」

在威脅和勸導下，黃局員終於把我們小隊長要了回來，但已受了毆傷。

「好了，你們的小隊長已經回來了；你們歸隊吧。」黃局員向大家解勸地說。

「不行！不行！他們爲什麼把我們小隊長打傷，好！我們也不要命了。」陳班長氣得額上的青筋直跳。

「不行！不行！還是轟他媽的！」老張又把機關槍對準西門浴室的鐵門：

「咯咯咯！」槍口冒火了。

排解成了泡影，黃局員回頭就跑。

「打敵敵敵打打敵敵！」突然後面在響着緊急集合號。

「中隊長來啦，大家集合歸隊！」小隊長忍着傷痛，跑來招呼大家。我憂慮着剛才大家的過火舉動，將會受到處罰。走回老西門的路中心，排成連橫隊，屏息住氣，懷着鬼胎聽中隊長訓話。

中隊長，一個矯健的高個子青年，他具有勇敢的精神和敏捷的頭腦，他的名字叫鍾揚。這時候他手裏牽着一匹雄壯的警犬，嚴厲地宣佈命令。大家方才明白：前方敵軍已經渡過日暉港，奉到總隊部命令，趕速馳赴前方增防。

在興奮的空氣中我們出發了。同時，剛才和我們衝突過的××隊，也奉到命令，跟在我們的後面。

街面靜悄悄地，店舖早都關了門；路上偶然有一批批傷兵和難民經過，形狀很是淒涼。仰頭看天空，三三兩兩的敵機，正不斷地在偵察，間或放一兩排機關槍，掃射地面上的行人。同時，另有許多

架在西南方前線的上空丟着密集的炸彈，火光衝天，機關槍和手溜彈聲清晰地送到耳邊。

在製造局路上，我們看到馬路邊一個個被炸的彈穴，和倒坍的房屋；有的還在冒烟，火藥氣味一陣陣衝進鼻管。這裏距火線祗有四百公尺了，接據我軍派出的斥堠回來報告，前方已發現敵人，中隊長立卽命令散開。敵軍却已向我們漸漸逼進，終於在二百公尺的距離下雙方開火了。我同老張伏在一處墳堆邊，這是一塊最宜於發揚火力和隱蔽的地帶，老張把機關槍對準前方，興奮地找尋他的目標。

「打仗哈哈，我是在打仗了！」我這樣自豪地想。但我想到一刹那後，或許會陣亡，又想到陣亡後，家裏的爸和媽會怎樣地哀傷，和朋友們會怎樣地悼念……

「咯咯咯！」老張的槍口冒着火，他正瞄準前方露出來的一頂鋼盔下的臉，但那臉登時不見了。

「奶奶的這小子眞鬼。」老張得意地笑着。

「對好目標等他露出來再打。」我注意着前方。

「嘀……」天空裏又發現了十幾架敵機。

「隱蔽起來！鬼子們的傢伙又來啦」老張邊說着，就墳堆邊抓過幾把青草蓋在身上，復又抓了幾把給我。

「咯咯咯！」敵機在我們頭上放槍了。

「轟轟轟！」炸彈像下冰雹，火藥和泥土濺了我們一身。同時，高踞在楓林橋中山醫院屋頂上的敵軍的砲隊，也因着飛機的指示，不斷地向我們轟擊。我們也像忘去了一切，機械地，迅速地，忙着應做的動作。戰鬥了三小時後，炮火才慢慢地緩和下來，敵機也飛開了。我跟老張正要檢查一下武器，突然，一個使人驚顫的消息，傳進我們耳際：

「中隊長陣亡了！弟兄受傷亡了三十多！」

跟中隊長形影不離的小隊長，帶着傳令兵氣急敗壞地奔來，悲切地告訴我們。這像一個焦雷，震動了我們每個人的心，有幾個班長和弟兄嗚咽地哭了起來。我腦海裏昏昏地泛起了一個矯健的高個子青年，邁着英武的步子，冒着砲火，跑來跑去地指揮作戰，而現在……他已爲國犧牲了！……

「我們要替中隊長報仇，替我們弟兄們報仇！」陳班長瞪着大眼嚷嚷。

「不錯，我們要替弟兄們報仇，替中隊長報仇，替中華民族報仇！」小隊長激昂地說，接着又命令我們幾件應做的事。

突然，總隊部的傳令兵急匆匆地跑到小隊長跟前，說是爲了保全實力，命令我們趕快退却。

「第三班掩護退却！」小隊長下命令了。

部隊開始往後方退，留下掩護的第三班，現在除了傷亡還剩

下十二個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時，我看到受了傷，丟在陣地裏的小個子老徐正在急促地呻吟着。我忙跑過去，把他的子彈帶解下，撩起衣服，發現他的兩肋下，被達姆彈洞穿了二個銅元大的傷口，皮肉已被火藥燒得焦黑，慘紅的鮮血從傷口流滿了全身。我趕緊把我身邊帶着的救急藥包打開，把止痛藥給他吞下，又把紗布給他包紮好，我看看我的雙手，已被血染得通紅。

「老梁！趕快走。」陳班長邊走邊呼喊我，一眨眼已跑得不見了。

我眨眼望了望週圍，空蕩蕩的，同伴們不知在什麼時候退去了。遺留在陣地上的活人，還有幾個；倘未喪失戰鬥力的，卻祇剩下我一個。

「咯咯咯！」敵方的機關槍又在掃射了。我含着淚，迅速地把老徐的步槍和手溜彈取下，揹在身上，向他慘白的臉，作了一次最後的注目。

「啊，永別了！」我嗚咽着。

當我蹣跚地走到南陽橋的鐵門口，看見了我們的隊伍時，天已昏黑，但鐵門那邊卻電炬通紅，我看見前面的同伴，一個個把武器解下來，走進租界，於是，我也照樣地走了進去。

「咳！這多麼丟人！」老張慚愧地唧噥着。我留神看了看所有的同伴，都是相彷的表情。

「老鄉，還沒有關係，你們暫時退到租界裏保存實力，將來還可以報仇的。」一位華捕跑過來安慰。

嘆息和咀咒的聲音交成一片。我們站在鐵門裏，等待着捕房汽車來裝我們去。另有不少攜着棉被和包袱的難民，卻擠在鐵門裏的鐵絲網那邊等待着一個個進去。在饑乏交驟下，我在人叢中木立着，驀地又想起了家，家住在租界距南陽橋不遠的一個角落裏，家裏的爸和媽正不知怎樣地在掛念和憂慮着我。我又想到了以後的自由，以後的工作……想着想着，一個奇怪的念頭啟示了我，我偷眼了瞧瞧週圍，不動聲色地離開了這許多同過患難的同伴，擠入了難民羣中，偷偷地把上身制服脫下，丟在路角，用力擦了擦手上的血。正在打算怎樣混進去，忽見一位我們一同進來的老婆婆，攙着一個小孩和其他的幾個難民往鐵絲網外擠，我忙擠過去喊：

「老媽媽，我來替你抱小囡。」

「謝謝儂，伯伯做好事。」老媽媽把小孩交給了我，便這樣在巡捕們的監視下，僥倖地走過了鐵絲網。把老媽媽和小孩送到離她們的親戚家不遠的地方之後，便回到了家。

爸媽和其他的鄰居們，正在陽台上向着火光衝天的南市遙望，媽一眼看到我時，禁不住呼喊出來：

「啊！××，你回來了。」

「是的，回來了。」

但我的心立時跳出一句問話：

「回來了就不再出去了嗎？」

◆　◆　◆　◆

就這樣退卻了（廿六·十一·十一）

黃旭（銀行界）

——紀念鬥爭中的伙伴——

一九三七年冬，閘北給魔火燃紅了。

整個大上海在騷動着，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握緊了拳頭，憤怒的火強烈地燃燒着；但是在緊張嚴肅的南市，燦爛的青天白日旗依舊在明朗的陽光下輕輕地飄揚着。

這天天氣十分寒冷，十一月的北風往黃浦江上吹來，使人感到有點顫慄。

明挺起了胸脯，毫不畏冷地站在沙袋邊，他是我們團裏最年青的一個，他只有十九歲，然而他很勇敢，很機警，他加入團來還只有一年，但是他的打靶已經很出色了。

傍晚的陽光在那重重疊疊的沙袋上，把明亮的槍刺映得非常的耀目。

突然路角轉出一個年輕的女郎，她手裏拿着一隻米袋，倉皇地望了一望，便想穿過那沙袋堆跑到對街去。

「口令！」我本能地叫了一聲，那女郎便立刻站住了脚步。

「嗄，是你，人也給你嚇死了！」她微笑着對我說。

「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跑出來幹嗎？」我認識她是轉角矮屋裏那個老婆婆的女兒，我每天在這兒站崗，老是碰着她，所以我們便認識了。她是一個窮苦的孩子，沒有受過高等的教育，但她很知道愛國，她每天要來打聽前線的消息，但是今天形勢特別緊張，所以不得不嚴厲的警告她。

「沒有法子呀，米吃完了，媽媽又病了，吾想到對街去糴一點米。」

「到那裏去糴米？什麼店都關了！」

「那怎麼辦呢？」她着急地跺着脚。

「這只怪你們自己，我叫你們早些走，怎麼到現在還留在這兒？」

「走？走到那裏去呢？沒有錢，租界上又沒有親戚，媽媽又是任性，她說死也要死在南市，叫我有什麼辦法呢？」她顯得十分的懊喪。

「那住在這兒不是太危險了嗎？」

「那也顧不得性命了，媽媽叫我獨個兒逃，你想我怎麼捨得媽媽呢？」她痛苦地說。

對着這可憐的苦孩子，不知道怎麼對她說才好，我不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半晌，她忽然興奮而又帶點天眞地問道：

「現在情形究竟怎麼樣了，今夜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嗎？」

「這也難說……」

「老王，跟娘兒們多嚕囌什麼，快蹲下，你瞧，東北角上不是有一大羣飛機來了嗎？」

明突然直着嗓子嚷了起來，我連忙抬起頭來向東北望去，眞的，在那白雲深鎖的天空中有十數點黑影在蠕動着。

「快走！」吾催促她。「今天可不要再出來了，外面危險得很。」

她點了點頭，像驚燕似的轉身走了。她走了幾步，忽又回過頭來，用手攏着嘴巴喊道：

「喂老王你們撤退了，可別把我忘了，我要跟你們一塊兒去打東洋鬼子的。」

這時天空已充滿了軋軋的聲浪，幾隻飛機在吾們頭上打了幾個盤旋之後，似乎目標不在這兒，便向南飛去，接着轟然的爆炸聲便連珠似的響了起來，頃刻間黑烟彌滿了天空。

明咬着牙，恨恨地說道：

「媽的！咱們的高射砲怎麼不發威？」

「聽，那不是砲聲嗎？」我說。

「媽的，那是東洋兵艦上發出來的。」明的聽覺特別敏銳。

飛機瘋狂地炸了幾個鐘頭便慢慢地消失在黑雲中了，那砲聲卻愈來愈猛烈。這時黑暗已佔領了大地，砲彈、槍彈、和信號彈在天空中織成了一個大網，運輸車忙碌地穿過我們保衛團的守防線，直向那警察大隊守衛的第一線駛去。

隊長給我們的命令是：「沉着，不要亂放子彈！」但是我們這一羣守衛着的年青人的心，都緊張得要跳出胸口來了。

突然浦江中起了一陣卜卜的聲波，幾十隻汽艇在砲火掩護下飛快的駛來，於是我們的機關槍便像狼嗥似的叫起來了，射手們的槍刺上冒着烟，吶喊着，嘶叫着。

「卜卜卜……」在密如連珠般的掃射下，那些汽艇有的翻了身，有的便倉皇地向後退去。

敵方的大砲好像更加憤怒地狂吼着，在我們四周，砲彈夾着泥土飛舞着，明瞄準槍口，放了幾鎗，把胳膊碰了我一碰，說道：

「老王，打呀，這才再痛快沒有了。」

說着，便接連放了幾槍。

「老王！老王！」突然一個尖厲的女人聲音大聲地嚷着，我回過頭去，看見那老婆子的女兒急促地向我這兒奔來。我連忙向她搖手示意，但她好像沒有看見，仍舊沒命地奔來，嘴裏還大聲嚷着：

「老王：給吾一支鎗，我也要打東洋鬼子呀！」

看着她快要走近沙袋了，突然一個開花砲彈在她的身邊落了下來砰然一聲，我連忙臥倒地上，等我抬起頭來，那滿懷着熱望的苦孩子已不知去向了，只看見一個殘缺的肢體遠遠地拋在牆角邊。我的心好像在一片一片地撕碎着，汗水和着眼淚從嘴角上淌了下來，我正想蛇行着去拖她的屍身，忽然明哎喲的一聲回過頭去，明按着胸口倒了下去，我連忙爬過去把他抱住。

「怎麼啦？明！」

明沒有回答他的眼睛睜得滾圓，掙扎着要坐起來，他的手顫動着，喘着氣說道：

「老……老王，你不要管我，快放鎗，打……打東洋鬼子！」

血從他的胸口汩汩地冒出來，我扶着他的頭，心裏又熱又難過。我不自主地悲聲連喊：

「明！明！……」

突然他使勁地往後一仰，嘴裏噴出一大口血，便瞪着眼睛倒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一片吶喊聲沸騰起來，第一線上的警察大隊像潮水一樣的退了下來，隊長嘶啞了嗓子，大聲嚷着：

「打呀！不要退！」

但是這一個命令不能壓住弟兄們的慌亂。前面的警察大隊一退，後面我們團員的陣線也擾亂了。

雖在騷動的人羣中，我像一個亡命者似的狂奔，法華交界處那佈滿着鐵絲網和沙袋，於是我敲開了一家在交界處的商店，我容忍了最大的侮辱，脫去了那染着血汗和淚的軍裝，我像幽靈似的走進租界，回過頭去望望南市，牠已經給魔火燃得通紅了。

這是一個多麼難忘的日子呵！九個月後的南市已成爲豺狼橫行的世界了！想起了勇敢年青的明，想起了那滿懷着熱血的貧苦的孩子，想起了那在鬥爭中英勇地死去的伙伴；我感到縱然週身長滿了嘴巴，也說不完我的悲傷和惆悵。

何日再見那光明燦爛的青天白日旗飄揚在南市的天空呢？

這是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深深地渴望着的。（346）

南市陷落的回憶（廿六・十一・十一）胡堪非（廿四無業）

——一個警備隊隊員的日記——

從十日天黑之後，到十一日天亮以前，我們的任務是將舖得好好的一條新橋路，掘成一條八尺深一丈寬的溝。我們雖然在前晚（九日）跟今天一樣地在日暉港的東岸工作過八九小時，昨天更被敵方不惜工本的送來一千多枚炸彈和炮彈，鬧得人不能入睡，但我們卻絲毫不覺得疲倦。

四週是一團漆黑，和死一般的沉寂，祗有百幾十把鐵鏟、鶴嘴鋤和石塊碰撞的聲音。每個人都認眞地工作着，希望在天亮以前，完成這條有軍事意義的溝。照例是每一小時換一次班，下班的將傢伙交給上班的，然後坐在街沿上靠着人家的舖門板休息、喝茶，和低聲的談笑。可是淒寒的夜氣，襲着被汗水所濕透的衣服和軀體，迫得人老是打着寒噤，於是不待時間到，就搶着換班。後來索性不願下班了，派人向第四中隊借了些工作器具來，大家一齊工作。

本來中隊長答應給我們點心吃，不然是稀飯，但米已經吃完了，就是最後的半袋糯米也做了昨天的晚餐，廚房裏祗有幾十斤山芋。好，就是山芋罷；可是老不見送來，每個人都咕嚕着說中隊長騙人。

東方的天空，從魚白色變成各種筆墨所不能形容的美麗顏色，終於一輪黃黃的冬天的太陽，在燦爛的雲彩後面探出頭來。我們的溝還祗有六尺深，可是日機開始活動了，中隊長來下令停止工作。我們背着工作器具，張着紅紅的枯澀的眼睛，拖着疲憊的身軀，先回斜徐路的市房裏休息。

剛閉上眼，聽得隔壁人聲嘈雜，中隊長的罵聲，伙夫頭的求饒聲，鬧做一片。我過去一看，原來伙夫頭因爲自來水斷了，所以沒把山芋燒好送到新橋路來。中隊長就罵他沒有水爲什麼不去找井？爲什麼不來報告？讓一中隊人又餓又冷的在工作！中隊長親自動手，把他按在地上，用扁担打他十下屁股。伙夫頭就摸着屁股去找井。等了一會，一大鍋熱騰騰的山芋湯送來了。我根本不想吃東西，祗想好好的睡一會；但想到今天已斷了水和米，這次山芋吃了之後，不知什麼時候才有東西吃，所以也胡亂的吃了一碗。

睡的福氣實在太差了，八點鐘，大隊部來命令說：日方已開始總攻，這裏不能久駐，我們是預備隊，該移到唐家灣去聽候命令。

上午十點鐘，我們就開始移動，駐紮在唐家灣小菜場附近新永源南貨號裏面。第一小隊佔領舖面，我們是在樓上。雖是三開間的房子，但是又低又暗，再加放着許多藏海味的缸和甕，發出一陣陣令人作嘔的腥臭，但這時候也顧不了這許多。大家把槍子彈、手溜彈、鋼帽、和背包放下，鬆一下身子，舖開毯子，預備好好的休息一會。特務長喜氣洋洋的進來告訴我們說：已向大隊部領到了一袋米，一袋上好的白米，而且伙夫也找到了一缸水，已在下面開始造飯，預備給我們痛吃一頓。菜也不錯，一個大白菜，一個黃荳芽。我們聽了，都覺得很欣慰。

我的手錶上正指着十一時，中隊長急急地跑進來，大聲地說：「日軍的坦克車已在烟幕中渡過日暉港，你們趕快全副武裝起來，裝好子彈，在三分鐘之內，集中下面三處沙包內，聽候命令！」這小小的屋子裏空氣頓見緊張，我們很迅速的結束停當，把子彈上

證，提着槍奔下樓梯，衝出店堂，在平濟利路鐵門對面的沙包裏架好了槍，把手溜彈安放在順手的地方，張大了眼，望着通斜橋的一條路上，預備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

這時砲火益發猛烈了，機關槍和來福槍的叫聲，也一陣緊一陣。馬路上的一切，紛亂達到極點，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人力車、破舊的傢具、箱子、包裹、舖蓋，還有幾頭乳牛，像潮水一般的從斜橋方面湧過來。一片叫喚、哭泣的聲音，搖撼着每個人的心靈：「東洋兵來了！」在這種尖銳淒厲的叫喊中，一批批的貧苦同胞，（有錢的當然早已走了，留到今天才走的，不用說，都是沒有法幣和拿不出法租界房捐收據的可憐蟲！）在我們面前通過，接着便是五十五師的砲隊退下來，在我們不遠的後面，佈置陣地，這證實了敵軍的進展。

馬路上的人走完了，只有幾個連絡兵在人行道上來去。砲彈、炸彈、手溜彈、來福槍和機關槍，合奏着雄壯熱烈的調子，時間也在這槍砲聲的罅隙裏慢慢地溜過去。十二點鐘，一點鐘，二點鐘。二點鐘了，在早晨七點鐘吃了碗山芋湯到現在，沒有東西進過嘴，肚子裏覺得有些不穩了。小隊長到中隊長那兒一問，原來伙夫剛要做飯，中隊長吩咐說：敵軍已渡河了，趕快移到西門京江公所去！還班跟我們一樣沒有戰事經驗的伙夫老爺們，就慌做一團，七手八脚的把水傾去，扛了火熱的大鍋子，和半生的米就走。誰知到了京江公所，一滴水也沒有，於是一鍋上好的白米飯，也就無福消受了。

等了會，中隊長派人送來一堆黑棗，和一方跟黑棗一樣黑的烘焦的蛋糕。這黑棗是前幾天向大隊部領來的人家送的慰勞品，一直放在中隊部沒吃，不料竟在今天作為我們的午餐；焦蛋糕却有些來歷不明了。小隊長坐在地上分蛋糕，並且細心地數着棗子，先分做三份，再由班長分給我們，每個人分到五個黑棗，和約摸二立方吋的蛋糕。不上一分鐘，就全部肅清了。雖不能說飽，胃裏可舒服得多啦！

五點鐘，支隊長、西門分局長、和政府代表等，出來巡視。支隊長就在我們沙包外面，說了幾句勉勵的話，還指示我們一些作戰的機宜。

槍聲、炮聲，還是不斷的怒吼着，傳令兵又來啦，說：敵人的坦克車已到達盧家灣路口，離開這裏不滿九百米突，第二中隊已在拚命，不久就要輪到我們了！鬆弛下去的情緒，突然又緊張起來，三月來殺敵的宏願，快要實現了，各人都抖擻精神，摩拳擦掌，準備像平時所唱「救國軍歌」中「裝好子彈，描準敵人，一槍打一個，一步一前進！」那樣地幹一下！

冬天的日子眞短，敵人的坦克車沒有來到以前，夜倒來了。法租界的路燈亮了，白天所看到盧家浜路一帶的濃煙，也變了一個個通紅的焰頭，中間還有炮彈的火光，一閃一閃的亮着。又是晚飯

的時候啦；可是我們的晚餐呢？祗有天曉得。法租界鐵門裏面，遠遠的站着許多同胞，疑慮地望着我們，像在擔心我們的命運。不久，果然有人買了幾元錢的麵包、橘子、大餅、和油條，教法租界的巡捕送來，我們就毫不客氣的大嚼起來。一整天沒喝水了，再吃這些吸收唾沫的東西，格外覺得口渴，幸虧我水壺裏還有一品脫光景水，就讓大家喝了個痛快。這壺水還是十一月六日裝的，那時國軍還沒有撤滬西，隊伍裏謠傳着調我們往蘇州去，所以我就裝了壺水。本來預備在征途上喝的，想不到在五天之後，還是在上海給十多個弟兄解了渴。

少年英俊的中隊附，可真不錯，在三處沙包中來來往往，跟我們說笑，還鼓勵我們，說敵人來的時候，別慌，無論如何，我們今天好好的幹一下！中隊附本是我們的軍歌教授，平時我們只欣賞他雄壯的歌聲，但今天我又認識了他跟軍歌一樣雄壯的勇敢的性格。

時光在槍炮聲中一點一點的過去，可是我們的敵人，終始被阻在陸家浜路的南面，使我們沒有開槍的機會。法租界當局，派了幾個法國巡捕和中國巡捕，來勸我們繳了械，退入租界，我們緊握着槍，對他們搖搖頭，笑笑，表示拒絕，又表示感謝。

中隊長來啦，說：「我們無論如何，至少得支持到天亮，準備在唐家灣小菜場的頂上，升起國旗來，讓租界裏看看我們南市孤軍的成績！我們想到四行孤軍光榮的一幕，認為支持到天亮，是最低的要求。」

九點半，支隊部的傳令兵帶來一個命令：我們隊伍帶到西門京江公所後面候命。我們排了隊，走到目的地之後，呆呆的站着。心裏覺得莫明其妙，不知支隊長胡蘆裏賣什麼藥。後來第二、三、四、中隊的隊員，也都從前線陸續奉命退了下來，跟我們站在一起。支隊長立在馬路中間，向我們演說：「軍人有二個天職：一個是守土，一個是服從。本來，南市是我們的墳墓，我們守土有責，應該在這裏跟敵人拚命，不問有沒有後援，得死在這裏！可是，剛才委員長來了個電報，說我們孤軍保衛南市，已有兩天，如再繼續死守，一定把許多優秀的國民，白白的犧牲掉。你們都是有智識、有職業的青年，實在不忍讓你們在這裏作沒有價值的犧牲。所以命令我們將槍械繳給法租界，退入安全地帶，留着有用的身體，作將來報國的準備。最高當局已和法租界接洽妥當。南陽橋的鐵門，不久就會開放。這和我的志願，當然是相反的，而你們聽了這命令，心裏一定也很難過。可是服從是軍人的天職，不能違反。請你們體念政府憐才的厚意，不要執拗才好。」支隊長說話的聲音有些哽澀，我們聽了，緊緊地抱着槍，覺得這「寢食與共」了三個月的「軍人第二生命」沒有殺過敵人，就要送給法國人了，有些黯然，更覺得有些對不起這桿槍。小隊長撫摩着嶄新的盒子炮，低頭太息。在這淒楚的沉寂中，支隊長又加上幾句：「這時警察大隊正在前面抵抗，掩護我們退

却，還是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的。但假若在我們沒完全退入租界以前，敵人已經到了我們面前，我就得請求法租界把鐵門關起來，讓我們有一個最後的機會，跟敵人拚一下！」

十點半，南陽橋的鐵門開了，我們排了隊，最前面是五十五師，接着是警察大隊的一部份和便衣隊，最後才是我們警備隊。在鐵門口無可奈何的把槍、子彈、手溜彈、鋼帽，背包等繳了，才跨進所謂安全地帶的租界。白爾路上排着十多輛垃圾汽車，有幾輛已坐滿了同志，有幾輛還空着，我正在遲疑的當兒，路旁瞧熱鬧的同胞，低聲的跟我說：「別坐車子，趕快走啊！」我就往安納金路的暗處一躲，在巡捕視線的角度以外，叫了輛人力車回家。

這時已十一時一刻了，我一敲門，母親就在樓窗口顫巍巍地探出她鬢髮蕭疏的頭來：「堪非，是你嗎？」她的聲音含着喜悅的顫抖。

人委實疲憊極了，向母親約略講了幾句之後，就在母親對面的床上，作虹橋事件以後第一次的安睡。（707）

南市孤軍末日

歐陽碧柳

大上海自我軍向西南移撤，南市就成爲孤島上之最後一方國土，我軍事當局決本最高領袖與政府意旨，故嚴令五十五師張旅，會同警察總隊及別動隊，繼國軍之後，固守淞滬之最後一方陣地，雖剩一卒一彈，亦必抗戰到底，不使日軍輕易占領大上海，日酋海空軍乃於十一月十日起，向南市總攻，投彈百枚以上，發砲不下千發，我忠勇將士，猶死守陣地，卒因力盡糧絕，已奮鬥至最後階段，乃於十一日晚，由軍事當局下令撤退，然仍有少數部隊，願與陣地共存亡，作最壯烈之犧牲。本文即大上海最後一戰的回憶，

轟轟轟！日機在薄霧裏做着他們的工作，雖然是已經早上五點多了，可是天空裏飄着陰慘的細雨，一點亮光也沒有。

「轟他媽的，有本領，敢飛得低一些兒，老子不打你下來，不叫老張！」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士兵張老二，昂着頭，只顧向天亂嚷。

「小李，小李小……李，」我呼着我的部下李明德，可是他臉終不掉過來，還得我愈呼愈高。

「哦！劉班長，對不起，炸聲實在太高了，聽不清。」李明德回過頭來，向我來了一個敬禮。

「別敬禮啦！咱們今天晚上，一彈都要殉國，你留點勁兒，去給總理敬禮吧！」我一邊說笑着，一邊走向小李這邊來，攙着老張笑道：「小李你看，老張還呆子，又在向天搗鬼啦！」

「他自從家裏親媽被炸彈炸死後，每天連說話也是這樣不倫不類的上陣時，老是這樣大剌剌地的也不知避避彈片，可是卒

運氣好，從沒掛過一點彩，但是今晚要……，」小李的聲音，有些抖動得低微了，這不能怪他，他在我這班裏年紀最輕，又是一個新兵，這種絕援的孤軍，他還是第一次遇着！

空氣裏散着炮彈的烟霧，黯黑的天，配上那不爽快的細雨，步槍子彈飛過來，嘘呀嘘呀的，有點像鬼叫，使我們真够悶氣！要不是我們心裏存着那股爲國拚死的勇氣，不免終有點胆怯，我們大軍昨晚十一日就奉命撤退了，只有我們這連被圍的將士已成爲永久絕援的孤軍了！至多捱到今晚，死神就要降到每個人的身上。

我叫劉明，可是部下終是叫我劉班長，這班裏有十二個弟兄，現在除了張老二李明德外，祇還剩了朱小牛王阿根和那愛衝鋒的程老三了，其實我們此刻全連也不足七十個。

「劉班長，劉……」

「誰？是誰？哦……阿根小牛，你二個。」我掉過頭來。

「老三嚷着口渴，要開水，其實我們二個也有些口渴了。」

「哦！水嗎？水道早已斷了，你們準備着，飲日軍的血吧！好在明天，不但是我們第二排，即是全連，也都不再會鬧渴了！」

我方才打發他們二個去，即好像有人在拍着我的肩，我急掉過來一看，「哦！王排長」我立刻立正，敬禮，這是我們的軍紀，即使全軍將要覆沒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連長因爲現在弟兄，已不滿七十個了，不得不把麥家浜路以南車站路以東的全線，稍稍後退，令我們第二排，退到那座三層樓脚下的新陣地，嚴待日軍的衝鋒。」王排長命令式的對我說。

「是！」我退了下來，這是軍隊裏的紀律，下級對於上級，只有這一個字，我們就同了隔壁朱班，一同慢慢地移入新陣地。

這座高樓，我們來時，還有門，有窗，現在可糟啦！粉白的牆壁，被炮火燻得像人家的灶披間，東邊大門已倒在一邊，還有後門，添了好幾個砲洞；我就叫阿根小牛拿挺機關槍架在這二樓的炮洞口，因爲三樓上牆壁已剩了一小半，就把這二樓暫作高地吧。

「劉班長你的盒子炮裏的子彈，不是不多了嗎？我送你。」明德笑着過來。

「又不知是那個死人身上偷來的，謝謝你，這是我的第二生命。」我笑着接受他。

呼……哄呼……哄！威力的炮火，似乎把一切細小的炸聲，都壓服了，炮火閃閃爍爍地在陰沉的淒雨裏狂飛，這還是十一月天氣，要是嚴冬，更怕人。

「老張，伏下去！快伏下去！」我急呼着，老張還是蹲着，呆看那飛機，指揮炮火向我們半淞園附近陣地猛轟。

又過了五分鐘，轟得更利害啦！那零碎的制服片，時時會飛在我們的臉上，壁脚上貼着半隻指頭，誰知道他還是手指，還是脚指。

日軍的砲火漸漸抬高了，經驗告訴我們，日軍的坦克車隊，又

要來一次衝鋒了。

一輛二輛三輛……快衝進我們的陣地啦！可是砲火還不斷地炸裂。

一輛，二輛，三輛，……更近啦！老三這時有些耐不住了，聳着身子，想衝出去慌得我連忙阻住他。

又過了一分鐘，他們已在我們射程裏了，王排長這時才下攻擊令，機槍咯咯地發揮牠的威力了，步槍去溜彈，一齊向那蠢動的大爬蟲開過去擲過去！

一個多鐘點的衝鋒，敵人終於被我們擊退，日軍被我們炸燬了二輛坦克車，可是我們的損失也不少，陣亡了一個排長，三個班長，士兵的犧牲更不少，多半是犧牲在砲火炸彈下，最可憐是那受了傷的弟兄也只有白着眼等死，因爲這時，莫說紅藥水黃藥水，就是白開水也沒有。

現在二點多了，我們都不想吃午飯，就是想吃也沒有。

「小劉，朱班長已陣亡了，你這一班，也祇剩了五個弟兄，你可兼帶着那班吧；等一刻兒連長就要來視察了。」王排長對我說。

「是！」我卽應了一聲，其實眞可憐，二班的弟兄也不滿十二個。

雨還是那般濛微，隱約傳來傷兵的慘呼，砲雖是稀了，可是沒有停止過。

「劉班長，我下次一定要衝了！」程老三對說我着，似乎怨我方才阻止他。

「對啊！我們都願衝！」他們都這樣嚷着。

「我也這樣想，雖然衝不出去，終比餓死渴死要好些，好在連長就要來視察，一定有一番重要的訓話。」我表同情的答着。

可笑那阿根，聽得連長要來視察，把肚子挺得比胸部還要出。

殼咯！殼咯！……一陣皮鞋聲，連長跟在王排長後面來了，黯黑的臉皮，眼眶更深陷了，可惜阿根小牛同另幾個弟兄，都有工作，祇能側着耳朵聽，連長視察了一下，卽開始向我們訓話了：

「弟兄們，我們這被圍的孤軍，在數次攻擊後，祇剩了五十多個，水道早已斷絕，煮飯也沒水，最可喜的，弟兄中從沒一人生過異志，出過怨言，這就可以表現我全連的忠勇，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格！弟兄們！」連長叫得更有勁，握住每個人的心頭，不容我們回口氣：「今晚是我們孤軍的末日，傍晚我們就要全軍反攻，與其是彈盡被俘，不如衝出去找我們的代價，日軍的陣地，就是我們的坟墓！弟兄們！努力呀！努力！願你們最後一點赤血，灑在大上海最後一塊陣地上！灑在淞滬最後一方國土上！」

這一番的訓話，更加强了我們的意志，下午三點半鐘了，雨還是慘凄亂飄，砲火又密集了，這時高地的機槍都已取下來，伏在地上，所有文件和一些沒用的碗筷等都已燬了，只要反攻令一下，我

們都得衝出去！

砲火有些稀了，我們都握緊着槍柄，等等我們的反攻令！

衝殺！……反攻令來了，王排長首先衝出去，我們也都立刻衝了出去！大砲，機關槍手溜彈，手槍，步槍和一切的聲音，打成一片。

衝！衝！我們衝過原有的陣地，我們好像一羣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一個年輕的日兵也沒有看清我的面目，就被我一下打倒了，老張也追上了一個中年日兵，慌得那兵士掉轉身子，把槍兒高舉，可是，沒用！給老張一刺刀，即裂開了肚子，其實我們用不到俘虜，須要的是代價！

咯咯咯！日軍機槍的火舌，正向我們掃射，老練的老三，賞了它二個手溜彈，才止住了它的吼聲，可是三四秒鐘裏頭，已傷了我們三個弟兄，同時小牛，阿根也把機槍回敬了他們一陣，最可怕的，是那第三排的馬班長，掛着腸子，還是朝着前猛衝！

「第二排！向左衝向左衝！」連長在後面一個砲洞裏指揮着，可是以後我就不聽得他的呼聲了。

我們這二班裏的成績，還不差，就是胆小的小李，也沒一些恐懼，其實，恐懼就是那些沒有代價的寃死鬼！

機槍聲，大砲聲，炸彈聲，以及一切的聲音，都在傍晚時，漸漸地輕了，漸漸地輕，漸漸地輕，而至於靜！也許還有二三聲傷兵的慘呼聲。

十三日的早上，上海租界區域的市民，在報上可以看見這樣一段記載：「本市消息：南市陸家浜路以南車站路以東至半淞園附近一帶，另有我守軍一部，約數百人，仍與日軍艱苦抗戰，日軍除用重砲轟擊外，並以坦克車爲掩護，數度向我衝擊，我軍咸抱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皆據高樓以機槍掃射，惟日衆我寡，至昨日傍晚，已不聞槍砲聲，殆已全部殉此最後陣地，而我大上海遂完全淪陷日手。」（587）

離別了南市

管克非

十一月九日，離偉大的抗戰紀念日三個月差四天的晚上。我們這一羣照例在中隊部吃了飯，回小隊部——方浜路一個皮貨局的店堂。名義上我們還是一小隊，其實連小隊長在內僅有九個人；回想到在抗戰剛爆發時參加者有四十多個；如今除了小周被調往首都受訓，老林犧牲了之外，其餘絡續逃跑，只剩得我們這生死與共的八個——老吳、黃、林、蕭、包、顧、王和我。追憶當日綺盛的狀況，眞不勝有今昔之感！

天還早得很，日間給飛機轟炸聲鬧得不能片刻安穩，如今可略安定點了。小隊長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王也像沒籠頭的馬似的到處奔跑；顧被派在門口站崗；我們這幾個，聚居在一間小室內，

外而不時傳來轟轟轟的炮聲，和軋軋軋的機槍聲，但聽慣了，似乎並不感到怎麼樣？——黃林藩包他們四個很安靜的閒坐在一條毯子上打撲克，老吳分開了兩隻脚仰天睡着抽烟。我呢，正在讀一份剛購來的抵抗三日刊。

突然一陣急遽的皮鞋聲，打破了周圍的平靜。

「喂——曾隊長呢？」是中隊部的傳令兵。

「出去了。」我按住書，仰頭回答着。

「今天口令是『歸來』，特別口令是『鐵血忠魂。』」他叮嚀着說。

「唔」我却毫不在意地的回應了一聲。

「你們是第×隊，今天晚上九時開往土山灣大隊部集中。」他將要出去，突然重記起來似的回過來說着，說完，橐橐的出去了。瞧他出去了，我的目光重落回書上。

「呸！眞活見鬼！」包忽然停住了手中牌，吐了一口氣說：「才住得比較舒暢些，又要調動了。」

「矮脚狗（註）呢？——土山灣不將是再前線麼？他媽的！開去送死！老子不去！」黃挺了挺身，睜大了圓眼珠大聲地說。

「老黃！那不是這樣說，這可以說是我們再好沒有的機會。況且當軍人的應該服從。」我也停止了閱書，抬起頭來，對黃溫和地說。

「服從！服從他媽的命令！老子偏不去，把我槍斃好了。有本領把開小差的都抓回來槍斃！」黃漲紅着臉，大聲地和我爭執。

「唉！老黃！這三個月來我們是爲了什麼？我們不同於逃跑的是什麼？這是我們顯示與他們不同的機會，不能做功虧一簣之事……」

「好！老夫子！你一個人去好了。」他霍地立起身來，大聲着說。

我知道他氣性不好，立刻停止了對他說話，重復，把目光轉到書本子上。但思想已把我從書本子上拉了出來。其實這也難怪老黃。想到小隊長，想到三個月來生活狀況，想到一切的一切，禁不住默然了。

這樣的工作是救國工作麼？這樣的生活是衛國者生活麼？每日是吃飯，拉屎，睡覺，放哨，聽中小隊長不三不四的糊塗訓話。本來是一羣有思想，有熱情，勇敢活潑的青年，三個月來給這豬般生活，磨成了一羣不折不扣的無知大兵；物質待遇固然不好，精神上食粮也不易得到；報雜誌既難購到，況需要自已出錢。想起小隊長，眞够令人氣，不知在那裏當過幾個月兵，對國家也沒有深切的認識，只知道稍息，立正，蔣委員長，服從。像這樣的人居然也來神氣活現的教訓我們，進出還時常要叫人護衛，我們呢？只受過三個月稍息立正的訓練，非但瞄都瞄不準，連槍都放不像樣。既不繼續受訓，根本就上不來前線。出了錢買罷牢坐，直怨亦是活該。懊悔當初貿然

的加入，反不如做些宣傳救護來得切實些。

「管！外灘去好不好？」老吳突然坐起來，若有所思地說。

「好！」我也站了起來，整了整衣服，縛上子彈帶，背上槍。天色黯着陰暗，砲聲也比日間密集起來；仰望天際，半面被炮火燒得通紅。外灘一羣黃制服——保衞團。和黑制服——警察的武裝同志，正在作守土禦侮的工作，機槍聲不時的吐出軋軋軋的聲浪向浦江中放射。第一隊的范隊長和馬排長正在忙碌地指揮，打過了招呼，伏在沙包後瞧着。突然，在滾滾的黃水翻騰中，有幾隻烏黝黝似的東西在浮動，范隊長發了一個命令，我們的機關槍連珠似的軋軋地叫着，我們也取下槍，毫無目的地向浦江中放了一排子彈，那幾隻東西逃了回去。

「夜涼得緊！管！好回去了。」吳對我說。

「好！」向馬范等告了別，在暮色蒼茫中，默默地歸來。陣陣寒風使人感到寒戰。我們默默地一前一後的走着。

「咳！管……」吳突然嘆了一口氣。

「什麼事？」我立停了，回過頭來問：他又默然無言，又走了幾步。

「管！矮脚狗今天恐不回來了吧？」過了一刻，他又說了。

「老吳！你該負一點責任，你是中隊附呀。」我嚴厲地說。

「老黃也不好弄得很？」他問非所答地說。

「黃嗎？沒有關係，他倒很直爽，只叫一繳就行哩！」

「矮脚狗今天不來怎樣辦？」他又喃着。

我們可不能忘了人家付與我們的使命，我們不能白吃了三個月的飯。」我昂然地說着。

「嗯！我想……等矮脚狗歸來再說吧！」他吞吐地說。

踏進了隊部，他們幾個點了支洋燭，仍在打撲克。矮脚狗還沒有來。叫蕭替顧換了崗。

時間像烟般地過去，九點也過去了，矮脚狗還沒有來。他們仍在打撲克，誰也沒有預備起身的模樣。拉了張毯子剛想睡。突然，一陣急遽的脚步聲，王拉着蕭一同進來，慌慌地說：「不！不不好了！龍華失守了，徐家匯也岌岌可危。」

「啊！怎麼樣？」吳在地上直跳起來，大家全站了起來。

「中隊長也走了，我剛從中隊部來，滬西的公訓隊全退回來，他們也解散了。」他補充着說。

怎麼辦？大家面面相對着。「走！」林蕭和黃同聲地說。

「也好。」我微微點了一點頭，嘆口氣說。想到了避免無謂的犧牲，只好這樣做。況蛇無頭兒終究不行。但目光注視到槍上，我又說了：「槍，我們不能把牠白丟；趁現在到租界上也不能去，掘個潭把牠藏起來。」

「好！」大家全贊同了，但藏到那裏去呢？

「藏在你們的行中吧」我想了想對包說。

「好。」大家也贊同了。於是七手八脚的拿了鏟，跑出隊部；「轟轟轟！」炮在怒吼；「軋軋軋！」機關槍也在狂叫；火花在天空中迸發。我們匍伏着到了包的行中，敲開了門，在棧房內看好了地位；先用鋤頭刺刀把地板撬開，再用鏟掘呀掘的，大家拚命掘着。汗從面上滾下來，濕透了內衣，兩手全是泥，大家忘了疲勞，拚命地掘着。突然，轟的一聲。接着擦冷冷的玻璃碎聲。一顆炮彈，落在門外街上爆發，大家全都嚇得滾入泥坑中，等了一刻，矇矇沒有動靜，才慢慢地爬起來再掘。又掘了一個多鐘頭，看看差不多了。「好了！好了！」我發令停止了他們的工作，一件件把槍、手溜彈、子彈全放了進去，包正想把泥推好。

「慢！」我喊住了他。矇了矇身上制服，慢慢地把牠脫了下來，拿在手中說：「槍是我們的至友，三個月來朝夕相共。如今被遺棄，要埋葬了，可不能不留一點紀念。譬如我自己，把制服殉葬，願他們永遠相共。」說着，淚奪眶而出，我把牠覆在槍枝上。

他們全照我這樣做了。再動手把泥推好扒平，再把地板蓋了上，釘好。出來，東方已現着魚肚白色，門已被震壞，炮聲也稀了些；馬路上被炸起了一個大潭。幸運得很，假使偏過來一點，那就不得了啊！回到隊部，把一些捨不得的衣服打了一個包，其他全拋棄了。候鐵門開放，我們這一羣軋在難民當中，在法捕白俄的監視下，軋進了鐵門。

「再會吧！南市。祝望你平安無恙，以舊日的姿態，再和我們見面。」我踏過了交界的鐵門，頻頻地回頭，對南市遙祝着。二行熱淚滾下了我的兩頰。

（註）矮脚狗是我們給小隊長公起的綽號.

撤退楓林橋（廿五·十一·九·報告三篇）

孟　先（紅十字會）

一　日暉港在煙火中

一驚醒，砲聲緊緊地密密地奏着。一被震驚，再也無法入睡。窗外依然是一片黑暗。在帆布床上翻來覆去的我，眼巴巴等着天亮。

好久，灰色的天幕方才褪去，曙光透露了。門前隴園路上，又有大隊的人們，絡續不絕地向租界上擠去。

「亭子間裏先生，今早風頭不對，法租界方面又緊了！……」永興館的小開，一早已逛了馬路回來，他見到什麼似的，一到家就大驚小怪，雖則我不信任他的話一定是對的，但至少總有些感到兩樣。

公訓大隊裏的小梁，也一早就趕來，他那怱怱的形色，已使我担心了。「孟兄！我軍已向後移動，我們總隊部也搬了，我被派在第四大隊服務。——日暉港一帶已開始破壞，恐怕楓林橋也有問題

了……」他輕輕地在我耳邊報告幾句，連椅子也沒有坐定，就忽忽地辭去了。

我一丟開飯碗，就向楓林橋趕去，在出門的時候，她再三叮囑我：「風頭不對早些回來。」

我以前總是喜歡從南市走去，今天覺得有些兩樣，不敢去冒險，馬浪路南面擠足了逃難的人們，一個緊一個的挨着讓法租界巡捕檢查那些衣服襤褸的窮人拿着破包裹，不但不能通行，還挨着無情的鞭打。

在盧家灣西面，見到許多窮苦被難同胞，背着一二粗舊的傢具，慌亂地走着，有的在找尋走失的孩子，有的在喚自己的丈夫；哭的哭，喊的喊，慌亂的聲音鬧成一片。對面盧園路上，一帶被煙火包圍的草棚子裏，每家門口都有幾個人，如穿梭似的奔進奔出，他們捨不得那些汗血掙來的破舊的傢具，遭火焚毀或是遺留給敵人，冒着險一件件向租界上移來，走過垃圾填設的河道，穿過了鐵絲網，還要挨到法捕的鞭打，到了租界上，三三兩兩地站着，他們還沒有找到安身的地方，惘悵地悲淒地望着自己歸不得的家屋。

火頭瘋狂地竄着，遙遠地望着沿日暉港一帶的房屋，一間間投入怒火的懷裏。日暉橋已炸斷了，美亞廠印花廠都着火了，這裏已成了戰爭的前線。「呀，戰士！」我一見就不禁欲喊出來。在巨火包圍下的橋東的沙包裏，留守着忠勇的戰士，有的在忙着加強他們的防禦工事，有的把鎗口伸出沙包外，伺候着敵人，他們準備了最後的犧牲，給敵人以打擊。我興奮了，勇氣十足地向楓林橋趕去。

朝西的一路上，只有窮苦的難民，忙着搶運他們的東西，路上再也看不見我們警察的崗位，一切都已異樣，心頭不禁湧起一陣酸痛；這塊大好的土地，是不應讓敵人輕易佔去的。

二　辛苦了戰士

楓林橋是我的長年任職的地方，一到橋上，就望見命光耀亮的中山醫院的屋宇，我感到格外可愛；可是今天已改了面目，除了橋上的警亭和標語以外，都一切已改樣。法捕已越過了橋面，鐵絲網已攔到橋南，許多攜帶行李包裹的難民，坐在鐵絲網的兩邊等着開放。在路上碰到熟人，一見就彼此問長道短，他們只知道緊張；不知道緊張到什麼地步，要想離開，又捨不得馬上離開，猶預不決地遙望東首的烽煙，呆呆地想不出辦法來。警察已換上了便衣，慌忙地搬着自己的東西。

到院裏，同事們都要我報告消息，我把所知道的都說了，他們聽了以後神色都緊張起來。王醫生一見我，他懷着怕事的心意，再三的叮囑我：「不要多管閒事！」初起我被他說得莫明其妙，後來才知道昨晚外交大樓（註一）到了一千多負傷的戰士，因爲那裏擠不下，才分了四百多到這裏來住，直到現在還沒有辦法遣送，他是主張不管要總會派員來負責招料，所以才如此着急。李高先

生在旁邊暗笑，又說些風涼話，他看着他們的臉色，好似得寵似的：「老兄閒事少管爲妙。」他又像教訓似的勸我，他向來看不起傷兵，不是罵髒，便是嫌吵；提到傷兵開口先要罵一句——他的態度誰都不滿意的——我始終不以爲然，再三向他們訴說，他仍舊不接受，老是揮手拒絕我的意見。

我們在談話的時候，張太太（註二）吃力地拖着一大蒲包麵包來，叫人幫忙也被拒絕了，後來她要我去幫助她，我雖答應了她，但把我所知道的消息都告訴她，並要求從速將受傷的士兵運送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的確，她一個人太忙了，忙這忙那，簡直忙不開來。她一面打算先運一部份重傷的到四明公所去，一面又要發麵包給他們充饑。

可憐四百多受傷的弟兄，大家躺在地上，身上還穿着血汗腥臭的制服，哄着一羣一羣的蒼蠅；他們在陣地上掛彩下來，除了自已包紮以外，沒有醫生看過，沒有人爲他們換藥；他們一天沒有吃過一些東西，從昨晚到現在沒有喝過一滴開水。除了張太太以外，實沒有第三個人來照顧他們。一見張太太發麵包，他們都不顧自己的創痛，一個個擠上來伸着手要，她被圍得不能轉身：「兄弟們，大家回到自己的舖位上去，讓我挨着來發，不要使我老太婆爲難。」他們一聽得她慈祥的聲音，都安靜下來，躺在地上，等候那大麵包來充饑，發完了麵包，已有十點多了。她對我說，希望能渡過今晚，一切都有辦法。她不忍心讓這些負傷的戰士過着非人的生活，就誤了治療的時間，她要去找中德醫院的護士來爲戰士換藥。

明三有電話來報告日軍已抵達虹橋，促我趕快離開。我把這個消息報告了張太太，她要我同至外交大樓和俞醫生商量。

外交大樓裏滿地都是負傷的戰士，沒有一隙空地，一進門就見俞醫生給傷兵包圍着，要求他設法轉送到後方去，這個使他爲難了。但是戰士們都不滿意這裏，也不願意到租界上去，都下了決心，步行也是願意的。最後俞醫生才指示到青浦去的路線，幾百個戰士，一聽護到後方有路，都興奮了；他們一聲號召，幾百個負傷的戰士，踴躍地出發了，我極力加以反對和勸阻，但絲毫沒有効力。只得含着熱情的淚水，眼望着他們跛跛蹺蹺地走上冒險的路。

敵機三三兩兩地不住在我們天空上盤旋，他們毫不顧忌，仍舊走着，一步步走着。遙望着這些偉大的壯士們，我不禁爲之下淚。

中山醫院的弟兄，一聽得他們到後方去，許多人都要趕去參加。他們沒有顧慮，只有前進，好像出征一樣，沿着沈家浜路，大夥兒連成一條直線。張太太特地來和我言別，把一切都付託給我。臨走之前，她又去安慰那些苦難的戰士，我真佩服她的精神。

十年前的同事江君特地來給我消息，催促我早些離開此地，我告訴他，我的職務重要，「傷兵不移，我是不能走的。」他担心地問我：「到緊要的時候怎麼辦？」我又告訴他，「我的最後錦囊計是：

向租界衝去。」大家笑了一陣，都認為法租界當局能幫助我們的。

到後方去的弟兄都退回來了，他們慌亂的走回來，臉上是辛苦和驚慌的神色，據他們報告到龍華去的橋樑已被炸斷，炮火不斷的向龍華射擊，敵機又追隨着他們，有時向他們掃射。「辛苦了戰士們，為了我們多吃一次苦」我一面安慰他們，一面招待他們到院裏去休息，才安定了他們的心。

（註一）外交大樓即前交涉公署現改為紅十字會傷兵輸送站，因為外交大樓已成為口頭語，故仍稱外交大樓。

（註二）張太太是黃任之先生的令妹，對於救護事業非常熱心，是一位仁慈的老太太。

三　從此失去了我們的歸處

王先生來邀我同去吃飯，「這是最後一餐了，無論如何都不願放棄的。」大家都有這個心，可是第一次走到飯堂裏只有二三個廚子，無心弄飯，一切都是生的，只得失望地回來。

戰士們起勁地在談着他們的戰績，我聽得忘却了時間，王先生又來了，「這餐飯定要吃，」二人一路笑着向飯堂走去，將走到中正樓的時候突然聽得答答答……地一排槍聲。

「什麼？」王先生驚異起來。

「大概是機關槍吧？」二人還不停步向飯堂走去，又聽得奇奇加加的聲音一步近一步地走來。

「這是什麼？」

「鐵甲車！」我也被震住了，二人不約而同地呆着：「到外面去看看吧」大家向外奔着。

消息傳出去，一忽兒全院都哄動起來，大家搶着往救護車上跳去，我們起初還不主張太急，免得肇禍，到楓林路看了再講。

一出大門只見楓林路上，民衆騷亂起來都沒命地往楓林橋奔去，好像洪流缺口似的向前湧着。不久救護車也開出來了，前前後後上上下下都擠足了人們，誰也顧不了傷兵只管自己逃命。

「鬼子來了！快快退吧！」幾聲號召幾百個輕傷能走的弟兄，也向救護車上擠去，大路上逃亡的人們，如怒潮似的湧着；楓林橋還不開放，馬路被人們堵塞住，救護車也無法前進。我奮勇地翻過三輛汽車，也不顧人車，向鐵絲網衝去，我踏在鐵網上，示着紅十字救護證章，再三請求開放，無情的法捕，今天兇起來一些也不肯通融；可是我是勝利了，硬着頭皮終給我跳過來。

我一過來，就號召他們也跳過來。

今天不是人過的日子，可憐的難民，老老小小男男女女的，拚棄一切被擠掉的東西冒着槍柄和木棍，爬過鐵網來；更有一部份難民在河裏，身子陷在泥漿裏，一步一步地走過來。我不忍這些遭難的人們受苦冒着拷打，幫助這些逃亡的人們。

不久，橋堍的戒備更嚴了，法租界的鐵甲車首尾接連地在橋

塊排着，只留一道僅通一個人的狹道。現在橋上總算開放了那橋、上的鐵網，開着一人可鑽的小洞，上面還橫着一根毛竹，逃難的人們必須由洞裏鑽過來，帶過來的東西，都被檢查過，那些武裝軍用品等，都被繳留下來，過來的士兵，都被拘留起來，如同俘虜一樣。我不忍使他們再受苦，一個個扶着他們過橋，熱心的生麒也來了，我多了一個幫手。

應醫生和王醫生也來了，他們痛心地望着，時時想到前面去，終被法捕擋住，他們等着顏院長來，他一來就有辦法了。

過來的三四百個受傷的戰士，被擱在鄒齊路的一邊，十幾個持槍的越捕在看守他們，他們的態度像對待俘虜一樣，但他們毫不畏怕，倔強地應付他們不幸的遭遇。

顏院長來了，大家都好像旱天得雨一樣的喜悅，他一到就關心留在那裏的傷兵，起初要求法捕開放，被拒絕了，他再到警亭、裏打電話和法租界當局交涉，不久就有十多輛裝垃圾的汽車到來，由法人領着向外交大樓開去，這時鐵網也開放了，法捕、華捕、外國記者和一般熱心的人們，都跟過去幫着抬運傷兵，一到那裏，大家如搶火似的趕着，每個人都忙得滿頭大汗，沒有片刻的停留。

我和曹君乘便溜到中山醫院去，作個最後的巡視，不料裏面還有四十多重傷的留着，他們好像在另一個世界，沒有得到一些消息，優閒地下着棋，來減除他們的痛苦。給我們一喊，他們驚懼似的都匍匐地往外爬，我沒有這些力量，一下子把他們全數都救出來，在路上找了幾位熱心的人——鄰差和路人——幫助背着這些弟兄，向外交大樓奔去。

重傷的都送完了，我放不下心再到醫院裏跑一趟，痛心地和牠作最後一次的會面。

外交大樓熱鬧起來，我夢也想不到的，他們——尤其是幾個外國人——穿梭似的忙個不歇，渾身的汗水，濕透了外衣，血汗弄滿了一身，我感到慚愧，心裏說不出的感激。

「一個死兵」華捕看見了喊起來，我上前一看，那青灰的臉色，兩隻眼睛瞪視着，很有些怕人。

「抬上去，不要留給敵人蹧蹋。」我們兩人抬着，我心裏默禱着：「同志，你成功了，英雄地爲祖國就難。安眠吧，同志！我們在你的後面，走上了你未走完的道路。」

傷兵已搬完了，×兵搜查着有否遺漏的軍火，我們高興幫他搜尋，免得留給敵人利用。找到了庫房，裏面堆滿了棉背心、衣褲、棉被……等，我們見了，不約而同地拿着往垃圾車裏送，七手八腳的一忽兒把一間東西都搬空了。無情的時間，不許我們多就擱些兒，×捕領班一聲號召，大家都跳上車子，就此和楓林橋告別了。只有劉副院長和黃先生，戀戀不捨地再繞小木橋路巡視一圈，南面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他倆蹣跚地走來，我們都爲他們揑一把冷汗。

「漢奸，」我們正在徐家匯路上遣送最後一批退下來的傷兵的時候，幾個車夫突然指着對面小木橋路上罵着。向那邊一看，誰都要憤恨起來，幾個日本鬼子跟着漢奸，向楓林橋走來，氣得人人都恨不得上去咬他一口。

到了四點，有兩個中華自然科學研究社（在祁齊路口）裏的日本人，穿着白大衣，送去兩面太陽旗，在楓林橋上掛起來，楓林橋正式被佔領了，我們從此失去了我們的歸處。

一切都已舒齊了，再也沒有工作可做，明天到什麼地方去呢？大家都擔心了。遙望着對面楓林橋塊的日本兵，我咬緊牙齒憤憤地記住這個仇恨，終有一天給我去取下這仇恨的旗子。

一閒下來，覺得肚子空着。想起來了，今天中飯也錯過了；王先生提起了午前的讖語，大家感到哭笑不得。

誰都不想回家，在徐家匯路上留連着，徘徊着。黑夜了，大家帶着沉痛的心，走向自家的路。

再生的回憶（廿六・十一・十六）（附）

舜（廿歲學生）

南市失陷的前後，我們雖然受了好多驚嚇，但是總算在槍林彈雨，炸彈大火和敵人的壓迫下倖存，得到「再生」的機緣；下面的一篇，便是南市失陷後第二天的追憶。

前幾天由於外面戰事十分劇烈的原故，給嚇得廢寢忘餐；一家的人，都默默無言。昨天晚上，我們雖時時聞有稀疎斷續的槍聲，不敢安睡，但是每個人的兩隻無力的眼睛，實在支持不住多天的疲勞，只得不顧意外，躺下來睡了。大約在清晨時候，我爸爸忽然急急地搖醒我：「舜兒！舜兒！快起！快起！門外有敵人衝門了！」我趕快跳起，睜開惺忪的睡眼，看見媽媽也穿起來了，這時外面的衝門聲音，更來得緊迫，我們被怕得萎縮成一團。還是爸爸臨危鎮定，叫我在房裏，讓媽媽在外面，他便冒着危險出去開門，因爲門總要被衝開的，不過遲早些罷了，假若不去開，敵人衝進來，反而不妙。

開門以後，一個身穿黃色軍服脚登皮鞋，腰佩刺刀，手執木棍，但是沒有槍的敵人，怒氣冲冲，嘴裏嘰哩咕嚕地就舉起那根衛門的木棍，向着爸爸迎面打來，幸虧他閃避得快，不然頭兒一準開花了。那傢伙撇開了爸爸，大踏步地走進客堂，東張西望，這時爸爸也跟着進來，怕他怒極了要傷人，就倒杯茶給他喝喝，以消他的怒氣，不料這傢伙非但不喝，還把那隻茶杯摔得粉碎，抓着爸爸的衣袖，同他要「花姑娘」，爸爸便用筆（言語不通以字達意）寫，告訴他這裏沒有，他還不相信，叫爸媽站在那裏，要向我這房裏走來，我看勢頭不對，不如壯着胆子走出去再說，才跨出房門，正與他迎頭大撞，他覺到奇異，問我要「媳婦」（他們稱老婆曰媳婦）我回他「沒有，」他眞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進房裏翻箱倒籠，還用刺

刀在牆壁上亂戳，見一無所得，走出來了「拿五百塊錢來」六個字給我們看。天啊！我們要是有五百塊現錢，老早就搬上「租界」不受敵人絲毫的閒氣了。他這無理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絕」

那傢伙看看他的計策失敗，竟惱羞成怒，無端生有，兩隻強盜似的眼睛，不住地打量着我身上的一切，更叫我把手伸出去給他看，但是總沒有可以供他藉口的地方，而他仍不肯甘休，再跑進房內，東翻西找，却被他找出了一個小孩子玩耍的「叫子」，這傢伙毒辣透了，硬說這「叫子」是「軍隊」裏用的，於是「支那兵」的罪名，便加在我的身上，毫不容情地拔出鞘裏的刺刀，拖我到天井裏去，預備刺死我。這意外的變化，迫得我那年高的爸媽，急忙趕到天井苦苦地哀求，反而引得敵人把手裏的刺刀，傳向爸媽作刺殺的形狀，威迫他們離開，手無寸鐵的爸媽只好退回客堂，含着滿眶的眼淚默視着我！

在這極其短促的時間內，我的生命快要和世界永別了的時候，我想起了以前受訓時教官們常常對我們說的幾句話：「與其屈服而死，毋寧抗爭而亡，然而「抗爭」未必見得死亡，也許有復生的希望！」同時我更想起了「困獸猶鬥，何況我是個青年呢？」因此我異常地興奮，當敵人的刺刀驟然向我的心窩戳刺的時候，我抱着拚死的決心，必勝的信念，貫注全身的體力，閃躲過敵人的刀鋒，急忙伸出右手順勢緊捉着敵人的執刀的手腕，噹啷一聲，刀落在地上了，更憑全力，把殘暴的敵人，推得五六尺遠，他踉踉蹌蹌的跌倒在地上。當我握着那把從地上拾起的敵人行兇的刺刀時，我目不轉睛地望着這倒在地上的狠心人，而他也睜着兩隻眼凝視着我。

依我那時的心理（氣憤的心理）我一定要結果他，爾不讓這野蠻的人物，再存留在這世界上。可是我想到後來的種種不利，因為左右的鄰居太無知識了，難免不走漏風聲，所以我的心害怕，我的手發抖，祗是監視着他；這樣過了一個多鐘頭，這傢伙察出我沒有殺他的惡意，就用手指在地上劃出這幾個字：「不要錢，不殺你，刀還我吧！」我看了覺到無限地感奮，設若我不同你抵抗，早作了「寃鬼」了，哈哈！你這專門拿刀殺人的人，也有今天這一着麼？那傢伙慢慢地爬起，用手指指身邊的刀鞘，就把先前兩隻放肆的手背到後面，表示着服服貼貼地屈服，不再撒野了；刺刀插進他的刀鞘後，我處處防着他，幸而那傢伙倒識相，一聲不響垂頭喪氣地走了。

爸媽看到我剛才由抵抗而獲得再生，竟抱着我狂吻，甚至歡喜得落下淚來。忽然爸媽的臉孔沉下來了，那時我覺到詫異，忙問他們道：「爸爸！媽媽！孩兒可算是從萬死中獲得再生，正應舉家慶幸，怎麼反而愁眉不展呢？」然而爸媽的回答是：「孩子！你還不知道嗎？那傢伙吃了你的苦，豈肯甘心？況且這裏已成為他們的世界，

他回去了一定要糾合他的同伴，來此復仇，那麼我們不是仍舊獲不到再生嗎？」我情急智生，叫爸爸速閂起大門，搶掉家裏所有的物產，用梯子爬到鄰家，再想法避到較遠一點的親友的家裏。經過好多的困難，我們的計劃終於成功了。

至今，我每想起這一段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事實，不禁便還想到我這條命的再生，全是英勇的救官們賜與我的。（496）

第六輯

武裝的民衆

殲敵

虎生（浦東游擊隊員）

犧牲了五個弟兄，換了敵人五六十條性命，這是游擊隊的偉大成績。我把牠認爲是平生第一件快事。我牢記得這天正是「五月六日」！

浦東雖沒有羣山可以埋伏戰士，但那縱橫的河道，被游擊隊利用起來居然也殲滅了不少的敵人！

上海縣的東南角，有個三四十戶的村落，頹垣破屋，滿眼顯露着刼後的傷痕。村西有個空無人住的三間兩廂瓦屋，屋的裏面，本是用土牆隔着成三間的，可是那土牆早已被人打穿了；物件不知是幾時被人搬走得一件亦不剩。西牆縫也不知幾時開了一個五尺高四尺寬的大洞。我們一共六十五個弟兄，把他做了臨時會議廳。外面有五個人站崗，兩個人守門。

屋裏的空氣緊張沉寂。大家都豎起耳朵，聽着大隊長發話，大家好像連呼吸都已停止。

「衆弟兄！昨天晚上我在團部裏聽說在××村擴編了一隊人，就是沒有傢伙。」大隊長說着話，沉着黝黑的臉，高長的身材，圓大的眼睛，格外顯着威風。他嚥了一口唾沫又說：

「我想離此十五里的××鎭，不是駐着一百多個敵軍嗎？我要跟他們拿傢伙送給××村的隊部。」隊長說到這裏，腦子沉了沉，好像在想什麽。屋內更是沉寂，過了十秒鐘，方纔繼續說：

「我現在定了個計策，希望大家努力，哼！倭鬼總要上當的吶！」

「是！我們願意拚命！」

弟兄們都異口同聲的答應着，哄然的一陣，一會兒又沉寂下來，大隊長臉上顯着微笑。

「我要在弟兄裏面選一個人，他要有會泅水的本領，又要生着土頭土腦的老實面孔，代我幹一件重要的事。」

「隊長，我去！」邱繼玉首先搶着站出，朝隊長立正。

「我會泅水的，我願意去！」陳九高幌着一身的肉，從人羣中擠出來，照樣的一個立正。

站出來的一共有五個人，他們都希望當選。大隊長用着電樣

的眼睛，掠了個來回。

「還是邱繼玉——幹能邱繼玉！你先去扮個鄉下土老兒，等一會到我隊部裏去。」

「是！」邱繼玉應了一聲，很高興地走了出去；那四人一舉手，掉轉身回到了本位。

「劉得才！」大隊長叫。

「有！」人羣中走出來一個瘦小的矮子。見隊長也是來一個立正舉手的老套。

「你跟我到隊部裏去，我要派你一件重要工作。」

「是！」劉得才答應一聲、行好禮、立在大隊長的左邊。

「今晚六點鐘請弟兄們在外面大場集合，武器須要帶全。」

「是！」衆弟兄同聲答應，這時邱繼玉突然走進，穿起一件黑布䌷的夾袍，長過膝只有五六寸，袖子上也補着兩塊、油膩灰塵沾滿了一胸口。

散隊了，大隊長帶着邱繼玉和劉得才先自走去；弟兄們都各散開，屋裏只賸了三個人。

太陽漸漸地沉下了，暮色籠罩下來，西方天上掛着一鈎新月，放射的光，也漸漸發亮。

打麥場做了我們集合地，這場就在日裏借作會議廳的前面。在黯淡的月光下，看得出人頭攢動，並且每人都背着一枝槍；手臂上都纏着一塊白袖章。

「少息！立正！報數……」低低的喉音，來過一套之後，大隊長就訓話：

「今晚給弟兄們一個殺敵的機會，等會要請大家一齊出力。還先發給你們四隻手溜彈。今天的戰事是要靠着手溜彈成功的，所以多給你們兩隻。彈要對準敵人扔，槍要對準敵人放，因爲我們軍火補充是不容易的，絕對不能白用。節省一點軍火，將來就可以多殺一些敵人。我是用了計策，把敵人引到××橋的河套裏面，四面包圍起來殺他一個乾淨的，等到看見××橋被炸時，你們一齊總攻，臨時傳令的方法，我詳細關照你們的班長。」

點名領彈時一陣忙亂，過後空氣便重又沉寂起來。

「傳班長！」大隊長傳着口令，五位班長很迅速地排在隊長面前，我站在第四位。

「第一班帶兩枝手機關守在××橋的東側面，務必要躲藏秘密，敵人走來時不要聲張，等敵人走過一大半，××橋被炸時，你們出其不意的衝過去，把敵人的重傢伙截留下來，就把那些傢伙架起，警戒着後來的援兵。

「第二班全班埋伏在××橋西的河套裏面的麥田裏。敵人來時，不要驚動，等××橋被炸，你們把手溜彈朝準敵人扔去，把他們驚嚇得逼着逃過西橋。

「第三班分兩隊守着河套外的南北面，防敵人泅水逃走。

「第四班帶一枝水機關守着西橋的西塊，等敵人衝過橋西，朝他們掃射。」我聽到點着我的一班，心裏禁不住砰砰亂跳。

「第五班隨着我駐在河套的西南角，接應各方面。

「你們看着，我放綠的信號彈就進攻，紅的信號就停戰，紅綠信號一齊放，就都集合在橋西作戰時要沉着機警，現在就各人分頭去幹吧，各事當心些。」

大隊長對各班個別傳過令，喊着「散隊。」我們一齊立正舉手。

散隊了，第一第二第三領着各班的弟兄先走，我繼續着傳口令，命弟兄們擡一架重機槍向目的地開拔。

鈎月漸漸地上昇，四野一切都死寂，偶爾有一兩聲口令，打破這死的空氣。

「成縱隊輕步走！」二十二隻脚，迅速地走着，果然聽不出大的聲音。

二十分鐘後，我們到了西橋的西塊，我看了看地勢，就在距西橋三十密達處的麥田角落裏，做上簡單的機關槍窠。把那初萎的靑麥，連根掘起來，豎在前面。槍口對準西橋。又在前面五密達處掘上壕溝，借着大路的隄岸做掩護，工事完成，我就帶着弟兄分布在壕溝裏靜待舉動。

十點鐘後，閃鑠燦爛的星星，佈滿天空，遠遠看見好像有手電亮了一亮，我斜靠着身子，用耳朶靠緊地上靜聽，脚步的聲音似乎越走越近了；在黑夜星光下，又看到敵軍幌着黑影在過××橋了。砰！一聲響，火星向上直冒。泥土四面亂飛，××橋被炸斷了，綠紅信號陸續地衝向天空。

「卜卜卜……達達達……」橋東邊槍聲先咆哮起來。

「撲撲撲……」河套裏面手溜彈更來得熱鬧。

西橋上現着黑影了，看着越走越近，越來越多。

「達達達……！」我們開始用機關槍掃射。

「哇阿呀，」黑影子倒下不少。

敵人嘗着機關槍滋味，才知道這裏有人埋伏，他停止前進，一齊仆倒，朝我們開槍。我們把機槍停止全不理睬。嘘——嘘！槍彈在頭頂亂飛，三分鐘後，橋上又發現黑影。

「達達達……」我們又一陣掃射！機關槍火網密佈，敵人始終逃不出這火網。

這樣支持了十分鐘，××橋東和河套裏槍聲漸漸稀疏。

「撲」綠色信號又穿上天空了。四面喊殺的聲音，包圍着越過越近，敵兵不顧性命的想衝破機關槍火網，向西逃竄。最先衝過來兩個敵兵，距離我只有五密達。我在暗地裏正伺候着，左手一丢，手溜彈扔過去。砰！兩個敵兵倒了！

後面衝上來的敵軍，越過越多了！手機關搖着；漸漸要衝破我們的機關槍火網。恰巧我們援軍由橋下的南角落，攬腰衝殺上來，我們的精神更來得興奮。

「擲彈！」我喊着口令。我們一班人，十隻手溜彈同時扔過去，「撲撲撲……！」敵人隨着聲音倒下來。

聲音越過越稀，敵兵越過越少。

「衝鋒！」那攬腰衝上來的援軍，在發口令。接着就是「殺呀！殺呀！……」叫上一陣，一會兒又沉寂下去。

「撲，」紅色信號穿上天空了。四面手電閃鑠起來，同志們在搜索了，我也派了六個弟兄去搜索我們那手溜彈的成績，拾步槍；解子彈，摘鋼帽，扯符號；……大家更是起勁。

「撲撲」紅綠色信號齊放了一會兒幾十個弟兄又集合起來。

「我們向南退到××村新編隊裏去！」大隊長命令。

「是！」弟兄們一答應，就向南走了，大家都興奮着精神，滿槓着勝利品。

到了××村，大場上集合着衆弟兄，一點人數，少了五個。繳到隊部的勝利品：一共是五十六隻敵兵符號，四十八枝步槍，六挺手機關，一挺重機關，兩尊小鋼砲，四十二隻鋼帽，三十九把刺刀，四箱槍彈，兩箱砲彈，一百零三排步槍彈，

散隊後，吃着新編隊的犒軍飯，飯後，我找到邱繼玉和劉得才攀談起來。

「今晚的收穫，着實不少，你們二位要算首功了！」我說着，豎起大拇指。

「首功麼，不敢說，我幾乎把命丟掉。」躺着的邱繼玉，他說着，忽的坐起來，把雙手箍住兩膝。牆上掛着小小的煤油燈，火頭冒着黑烟，十幾個躺着的弟兄裏面，有些人在打鼾。

「我是奉了隊長命令，扮着鄉下人到××鎮敵軍隊部裏去報告的。先是由僞警把我渾身搜查一過；又細細盤問一番。然後帶我到裏面見敵人的軍官，我先磕了個頭，那軍官笑了一笑，那個小白臉的繙譯，直望着我。我說：『我們村上昨天到了游擊隊了，隊長住在我家裏，把我家裏的東西都吃光，我願意領導你們去捉……』，

「繙譯嘰哩咕嚕講給那翹鬍子聽，翹鬍子不住的點頭搖頭。

「繙譯對着我把臉一沉說：

『你不可以胡說的，我現在派人去偵探，你且留在這裏……』。

「當時我就被兩個僞警帶到後面的小房門裏。

「夜深了，月亮已下去。他們整齊隊伍，由兩個僞警押着我走，

叫我在前頭領路。

「走了十幾里，到了××橋，這橋我每天要走過好多次的。不過是六尺多寬的一張木橋，我走到橋上，照着隊長的計劃，一滑身望河裏跳。

「我下水後，把身子伏在水裏，慢慢朝南游去，耳朵裏聽到橋上卜卜開了兩槍，子彈從耳朵邊擦過。

「『砰』橋被炸斷了，橋東橋西都幹了起來，我才把頭伸出來看着對殺。

「敵人消滅了，我在水面喊着劉得才，從水裏爬起。」

「劉大哥橋是怎樣炸的？」邱繼玉話已說完、一轉臉問着劉得才。

「我麼，說起來眞好笑，大隊長眞行，他教我的方法。

「我們隊裏那裏來的炸彈呢？他教我把那埋在竹園裏四顆大砲彈掘起來包在一個包袱裏，用電線聯接起來，繫在木橋底下。再拿前天刼來敵人汽車裏面的電箱，用電線和他接上，却成了很好的電雷，我帶着電箱，和兩個弟兄，伏在橋北十公尺的麥田裏，敵人過橋，我暗地裏看得清楚，等前隊步兵走過，我把電鈕一撳，那橋果然炸斷，東西兩面夾攻起來，我伏着看兩下對殺，紅綠信號放了，我才來集合。」

「哼！大隊長這計策好像諸葛亮！哈哈！」邱繼玉笑起來，大家都笑。

「休息罷，時候不早了，兩位實在太辛苦。」我說。

一會兒大家都睡着了，我在夢裏依然殺着一批敵人。

做了次「剪徑賊」

陸雄鳴（二二・軍界）

恕我記憶力太薄弱了，似乎是在今年×月的×日。

那時我正欣慰自傲自己已由書生而做了軍人了；而且，是少年軍人，帶領了一百多個弟兄，——相當於一連，是一個中隊，在浦東的××縣。

中國軍隊已從上海撤退；浦東沿浦一帶早就踏上了侵略者的鐵蹄。那時他們不敢冒險侵入浦東的內地，只到處散佈謠言說要一步步的侵略過來，兵員們都充滿了緊張，興奮的情緒，個個擬着槍，磨着刺刀，嚷着要去拚個死活！這種高度的感情，不由的使我快活得眼睛也濕了，但我表面上仍舊鎭靜。為了要愼重事態，便召集了區隊長，特務長等商議了個辦法，就是先派二個隊員到侵略者已到的鎭上去探聽。

半天不到的光景，二個隊員回來了，說：「侵略者已到了××鎭，（約距我們的地方有三十多里。）鎭上已有了維持會，供給他們食糧、鷄、鷄蛋、猪、女人等等。並且拉了大批的伙子，向××棧一帶

運來軍火食糧等物。但目前還不敢來，原因是爲了我們。」「大批的伙子，」「××棧，」他媽的先下手爲强，在這樣激烈的士氣之下，正好盡我們一點義務！我這樣想。

翻開了地圖，我發現了××橋是××鎭往來××棧的必經之路，於是便馬上召集了第一區隊和第二區隊的隊長，叫他整理隊務，帶些乾糧及手溜彈盒鎗等，往××橋開發，第三區隊駐守原地。

隊伍齊齊整整的開拔了，每個隊員都高興的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歌聲是雄壯而抑揚。老百姓見了我們，非但一點也不害怕，而且笑嘻嘻的歡迎我們。

到達了××橋，隊伍純熟地散開，便召集了當地的一個農夫，知道這裏的確已經過不少的軍火、食糧等，現在前一批已去了好久，第二批恐怕馬上就要來。

似乎遠遠的傳來了「邪許」聲，人數大約有十來個，我關照隊員伏在橋的四週，發槍爲號，大家一齊出來。

果然來了，都是重重的軍火，五六擔！我迅速的放了一槍，隊員們一齊擁上來，挑担的人都跪了下來，哭喪着臉求我們「大爺，我們不關事，是他們叫挑的，饒饒我們吧！」

「咳！誰叫你們幹的？你們知道這東西鬼子把來做甚麽用的？」我這樣的問。

「是××的維持會長叫我們挑的，我們也沒有辦法呀！大爺！饒饒我們吧！」

我確實知道他們也是被壓迫的苦力，便給了他們五塊錢，叫他們回去，以後不要再替鬼子挑東西。他們都賭咒絕子孫再去挑，他們感激我們，甚至流下淚來。

聽說這是最後的一批了，我們點查我們的勝利品，發現了十箱是步槍的彈藥，五箱是餅干。

隊員們哈哈的笑了，可惜來的慢了一點，不然還可以再多獲幾批的。

這次，將成爲我有生以來最値得紀念的一天，但恨我的記憶力太薄弱了，只記住了似乎是在今年×月的×日。（704）

夜　襲（二七·十五·一）

佚　名

我們在小路上走着，一陣風吹過田野裏，便發出颼颼的聲音，特別顯出秋天的肅殺。地裏的棉花，都給黑烟薰黑了，遠望是一片無涯的模糊。那些棉花順着風兒輕微的搖晃着，景象愈顯着悲慘，像是有鬼向我們進攻一樣。

穿過一道小河，便向棉花田裏走去。匍匐着，屏聲絕氣的走着。那帝國主義的賊徒，也許現在正在甜夢中，決計想不到在這樣深

沉的黑夜裏，會遭我們的襲擊。

在黑暗的棉花田裏作黑夜急行軍，全隊士兵，不避艱難的向前進，我們集中力量在大廝殺前屏息疾走。足下的落葉沙沙地響。

一座像廟宇一樣的黑影已經呈在我們的隊伍面前，一道一道的電光，在某某車站上的敵營裏射來。他們像是在防備着鬼神一樣的游擊隊。

領隊的輕輕地發了一個記號，吩咐我們成散兵綫，於是五十名游擊隊都像蛇一樣的靈敏，紛紛地爬着散開。在那廟的四週圍着電網，他們用電的威力，來保護他們的生命。四面有四個哨兵，像貓一樣的戒備着，在這樣嚴重的空氣之下，我們便迅速地用全身的力，舉起手溜彈，預備向那强暴的帝國主義的賊徒進攻。雖然在敵人嚴密監視之下，一道一道的電光不時的照射，因爲我們藏身在棉花田裏，同時敵人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人這樣大胆，敢來攻擊他們，所以我們始終的沒有被他們發覺。

在快近廟宇的時候，在敵人已經發覺了而將舉起槍來向我們射擊的時候，在這死一般的黑夜中，砰的一聲，便冲破了靜穆的空氣，那哨兵已應聲倒下去了。

那廟宇的四週，都有我們游擊隊的足跡了，隆隆的手溜彈聲接着便響起來。廟宇裏一陣叫喊與房屋塌倒的聲音，短槍與刀劍相擊的聲音，像地震一般的響亮。再經我們賜了他們幾枚手溜彈之後，聲音便漸漸地低了下去，屋角上的機關槍像是曇花一現，零碎的步槍像是秋蟬的鳴聲，終久歸於沉寂。

我們正想超越了電網，深入那廟宇，可是車站的日本兵已經聽見了手溜彈爆炸的聲音和叫喊聲、塌屋聲，砰砰的步槍聲，知道有游擊隊來襲擊他們，在電光的探照之下，便格蓬格蓬的用機關槍向我們射來。

我們明白在黑夜裏，當他們沒有明白我們人數之前，決計不敢從車站上向我們衝來的。所以我們大胆的撥出一部，找到了隱避地，守候在那裏，另外的一部由隊長率領着向廟宇前進。穿過了敵人的電網，從圍牆的缺口跨了進去。

突然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在我們頭上飛過。於是我們便又俯在地下等候着。此刻，整個世界瀰漫着一股血腥和彈藥的氣息，帝國主義賊徒唯一親愛的伴侶便是死神了。幾個未死的賊徒，還想作最後的掙扎，我們因爲子彈缺少的關係不敢亂放，都伏在地上，有的便在那裏動手去檢取死屍身上的武器和應用器具，稍微一些有用有價值的東西，便成了這些游擊隊的勝利品了。

我緊執着盒子砲伏在領隊的背後，目光注視黑黯的屋裏。那其餘未死的敵人，躊躇了一會，躲在屋角裏的便伸出頭來探視。正在這一霎的時候，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已經嵌進那賊徒的頭腦裏。

我們蛇行到屋角邊，向着裏面放了幾槍之後，聽見沒有聲息

之後，才大胆地走進去，雖然車站上還在格蓬格蓬的響。

正樑已經中斷了，房屋裏堆滿了瓦礫和躺着的死屍一大堆的鮮血已經凝結成紫血塊，未死的賊徒還在呻吟着。我們踢開了死屍，把所有能用的軍械完全的帶走了。我在那牆上取了一枝盒子砲和子彈帶，掛在身上。在興奮的狀態之下，部隊歡欣快樂的凱旋。

在天上現着魚肚色的時候，雖然是寒風砭骨，可是我們還覺有些熱意，快到××的時候，還聽得格蓬格蓬的聲音，像剛才一樣的熱鬧。（599）

李百全司令之死（二六·一·四日）

克倫

——爲紀念一位殉難的友人而作——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太陽照耀着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隨風飄揚在浦東南匯奉賢川沙的天空中。這是敵人佔領區域內僅存的光明的一角啊！在我們李百全司令領導下的政治別動隊統治着，日軍不敢來掠奪這兒老百姓的一雞一豬，和進攻這擁有五千多人和槍枝的游擊軍。

不久之前，南橋縣政府前突然到了很多的日軍，約有百餘人之多，攜有機關槍小鋼砲等武器，天空中紅膏藥的飛機也在嗡嗡地低翔着，好像象徵着戰爭不久就要降臨。日軍來了就排好隊伍站着，隊長和衛兵等數人入內，拿名片來拜訪司令，我們就由參謀長代表出來接見。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接洽招撫收編，不久就辭出，當參謀長出外時，日軍都舉槍致敬，依舊開回去。隊員有些憤怒了，質問爲什麽不下令襲擊。參謀長就答覆：「軍委會有令，儘量避免無謂犧牲，保存實力，待機響應。」隊員都恨恨散去，並說：「下一次再來，一定要他媽的好看！」

本日下午一時許，日軍又來了，人數似乎更多些，來了就把機關槍架好，對着門首。我們的隊員都荷槍出來和他們對恃了，日軍一看風頭不對，便用計了。日軍官進去和司令談了一回，參謀長又出來傳令：「命令各自歸隊，聽槍聲出外。」大家退去，那時他不怕了，就排開隊伍，包圍了縣政府，進去大事搜查，帶去司令及職員等八十五人，舉動並不野蠻，首尾都由日軍押着在街上走，過了公安局，也進去搜查，但人已跑空，祇帶去了一個，隊員們因沒有聽見槍聲沒出來。這些被俘的人中，有一個幸運兒乘他們不備，向小弄中溜跑，日軍叫他回來，他不理不睬，拚命的跑，日軍也不追他。他們走了十幾里，到了公路，把衆人帶進幾間草房內。日軍在外面嘰咕議論一刻，據現在猜來，日軍怕部隊追來吃不消，再刼還這些俘虜，所以還是乘早殺完他們，跑了乾脆。就叫一個人出來，作簡單的審問、姓名籍貫年齡問完，就是三刺刀在未刺前，還要行一次搜查，好東

西——鈔票、錢，往自己袋裏塞。當第一個同志被慘殺時的最後呼聲——啊哎……傳入空中，衆人都知死已臨頭，但後悔已不及了；那時空中擾亂極了，呼口號、唱歌、哭笑都有。第二、三、四、……過了一小時半，中華民族優秀子孫八十五人都被刺完了，祇剩一個參謀長被帶去，（後來他安全地逃回來，據說是×大漢奸與他私交釋放的。）去了不久，我們的部隊趕到了，救也不及，還有幾個未死受了輕傷，本來再要追過去復仇，誰知日軍到預定地點乘了汽車跑了，大家祇有整理遺屍，揀出司令的屍體。我則翻着友人李堅白的屍體，一刀刺在頸項，已腫得比頭粗，二刀在胸部，已洞穿身體，血人一般，兩手抓住自己的棉袍，眼睜得似銅鈴，齒已咬破自己的唇，形狀很是可怕。地上每個死屍是如此，實在不忍看。大家痛哭一場，跟附近商會接洽，託他們埋葬。（後來建了一座「南橋八十三烈士墓。」墓是圓形的，司令的衣冠墓在正中，其餘八十二墓圍繞着，各人都樹了小碑，刻着烈士的姓名履歷年齡。司令的屍體由他的弟弟帶回，同時開了一次追悼南橋八十三烈士大會，該地軍民同聲一哭。）

還有一個小同志，是司令的勤務，他說：在就刑前我和司令是最後幾個，司令坐在機上，我坐在地下，司令不時摸摸我的頭，仔細地望望窗外的就刑同志，長嘆一下，問我說「怕嗎！」我說：「不怕！」司令笑笑說：「好啊！小同志，大丈夫要視死如歸，不過今天是沒有要到代價。眞可惜！」不久就叫我出去，司令拉緊我的手，淚如雨下。我出去後，一個軍官操着不通的國語問：「什麼名字的，有幾歲？」我一一答了。我說十四歲時，旁邊一個滿面鬍子的矮鬼接着說：「媽的，十四歲當兵，」一刀向頸項刺來，只刺破了皮，正向後倒下，第二刀又向胸部刺來，眼快加速倒下，他們又朝屁股刺下，因在最後，褲袋內的皮篋未被搜去，所以沒有刺進。我既昏去，司令情形不知，也許殺得累了，總算把他饒了。我們大夥兒到了後，叫他進醫院，他不去，他向翻司令要槍去報仇，問他痛嗎？他說：「不痛了，還到鬼子一定先幹！」好！眞是一個小戰士！

不久我就脫離隊伍，聽說參謀長正待報仇，被李志明漢奸啊了，以後羣龍無首，自己火併，游而不擊，不幸極了。這次我們所以吃這大虧，我想全是我們司令不行，他想投降又不敢，他又不戰，風吹牆頭草，脚踏兩板橋，優柔寡斷，結果就遭了暗算。游擊同志們，堅決一些吧！

一支游擊隊的成長（二七・七・三日）

曹鐵夫

——日記中的一頁——

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的晚夜。

正想出去買點東西，忽的門房遞上來一張名片。「老張？不是

說給鬼子打死了，怎麼又來了一個？」正對着那張手裏的名片發獃的時候，老張的影子已在我的身背後出現了。

「老張！人家都說你給鬼子打死了！」

「沒死，祇在腿上吃了二顆子彈，就是在上次跟鬼子激戰的時候。」他順手指着右腿的傷處：「明天到醫院裏去。」

從老張的口裏，知道了許多久隔的鄉音，游擊的英勇和自衛會的狗子向敵人獻媚，把整個的故鄉劃成了二個不同的世界。

老張雖然腿上受了重傷，但他的精神却一點也沒有因此而萎靡不振，顯出頹喪的樣子。

「在前天，鎮上來了三個鬼子。」老張開始講一個游擊隊的傑作，面上很興奮地常透露出驕矜的微笑。「二個鬼子給我們打死啦，一個鬼子却很乖巧地逃走掉。這是定理，也是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鬼子第一天吃了虧，第二天準會大舉來報復的。於是我們就連夜嚴密地佈置起來，預備給鬼子們一個嚴重的教訓。明天早晨，鬼子果然來啦，一起來了五十多個。在鬼子的隊伍還沒有散開的時候，我們的伏兵就來了一個先發制人。在機關槍，步槍，自動步槍一齊怒吼之下，鬼子就去死了二十多個。其餘的鬼子慌啦，向北逃，是一條河；向南逃，橋給我們拆去啦，又是一條死路。於是雙方展開血戰！激戰一小時之後，鬼子就在沒有後援缺少子彈之下完全給我們殺死啦！這一次激戰，的確是一個極大的勝利。我們不但增加了不少的經驗和勇氣，同時我們還奪到許多的槍械。槍，這眞是我們的寶貝啊！我們的損失呢？死了五個，傷了十七個，其餘便什麼也沒損失啦！」老張說完後，一陣哈哈的大笑。還哼着「把我們的血肉，作成我們新的長城。」

話題轉變了。老張繼續地講：

「當故鄉淪陷，國軍西撤時，許多親友都叫我逃；但都給我嚴詞拒絕了：『年紀輕的人也逃，眞不怕羞？』所以我就留在家裏。我那時滿腔的熱血沸騰着，祇想馬上能殺死幾個鬼子才快心。

「政府沒有啦！地方上就不太平起來：土豪、地主盡量的向老百姓剝削，欺搾。流氓、匪盜也就乘機活動起來。我眞痛恨那些耍毒天良的狗子。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啊！有一次，在××鎮上聽到了有一位連長和二十多個士兵想組織游擊隊的消息。於是我就懷了一個興奮而歡躍的心去訪問那位連長。那位連長姓×，東北人，中央軍校畢業生，在××師當連長，今年祇二十五歲。因爲當他在前線負傷後，在後方醫院療養院裏還沒有恢復健康的那時，國軍就西撤了。這樣，×連長就留了下來。那位連長是一個富有熱血的年青軍官，他願意組織一個游擊隊，完成他軍人以身許國的天職。當然，我是極贊成他的提議的。同時，我還答允極力幫忙他。

「回家後，我就把這事告訴了小張和小陳，他們都喜歡得瘋了似的。

「第二天，我就同小陳、小張去拜訪那位連長。

「談話的結果我們幾個先向各熟悉的關係方面去商借槍械。×連長則担任集合流散在附近各村鎮上的士兵。

「商團的團長很慷慨地允許了我們的要求，最使人興奮的就是他竟說：『祇管拿去吧！我們爲的是殺鬼子呀！』

「爲了要解決組織、訓練、經費各問題，於是我們就召集了一個小小的會議。出席者：×連長、商團團長、小陳、小張和我。當場議決：

一、推定商團團長爲正隊長，×連長副之。

二、推定我爲組織股股長。

三、推定×團長，×連長、小陳和小張爲經濟委員。

四、決將後援會遺款三百元立作基本金，並向各界募捐。

五、士兵供膳食外，一律發零用費三元，×連長三十元。

「這樣，一個規模粗具的游擊隊就建立起來了。我們的組織是這樣的——」老張很迅速的劃了一個表：

組織系統表

- 大隊
  - 政訓處
  - 參謀處
  - 大隊長
    - 第一中隊
    - 第二中隊
    - 第三中隊
      - 中隊長
        - 第一小隊
        - 第二小隊
        - 第三小隊
          - 小隊長
            - 隊士

「起初，我們祇有二十多個撤退下來的士兵作爲基本鬥士；可是現在總共已有二百多人了！裏面包有着各式各樣的份子，農民、學生、工人、教員。可是我們每個鬥士都俱備有這樣的條件：

一、健全的體格；

二、有愛國思想。

除此之外，我們大都具備下列各點：

三、年齡在四十以下，十五歲以上；

四、能讀簡單的報紙；

五、無不良嗜好。

這是因爲在他們請求入伍時挑選過的。」

老張精神很興奮地滔滔的講着，偶然也做着手勢，幫助會語表現的不足。

「那末你們怎樣訓練他們的呢？」我問。

「訓練可分爲二方面：技術教育和政治教育。技術教育是每個鬥士都有個人作戰的能力。政治教育是使每個鬥士的腦海中都知道愛民愛國，和願意殺鬼子的觀念。在平時我們的生活很嚴格，每星期六有一次夜行軍和夜襲演習，因爲星期日得有充分休息的關係。同時，在星期二和星期四有一次旅次行軍和對抗演習。

「初起，我們祇注意技術訓練，對於政治教育是很忽略的。但我們後來就把這個錯誤漸漸的克復了。現在我們更感政治教育

和技術教育來得重要些。政治教育大概告訴他們：

一、現在世界的動態，日本爲什麼侵略中國？中國爲什麼要抗戰？

二、各國對中國抗戰的關係。

三、侵略者一定是失敗的，中國必獲最後勝利。

四、思想訓練。

五、激發民族觀念。

六、怎樣幫助民衆組織民衆，爲什麼要愛護民衆。

「現在我們正在設法與各地的游擊隊聯繫起來，完成我們更重要的任務。

「總之，我們是要把敵人趕出去。」

夜深了，我們的談話也就此結束了。(911)

我們訓練自己（二六·十·二日）

齊　予（學生）

十月二日

剛吃完早飯，班長來說：「我們的隊伍在十點鐘的時候要開走，大家把東西理一下！」於是大家立刻動手，把鋪在地下的「稻草被」給拉在一起捆帶迅速地移動，地板上揚起了一陣灰。

我們大夥兒上了汽車，車在斜土路上奔馳，又向北灣到中山路，沿路一帶滿佈着壕溝和零星的沙袋，路橋上有戴着鋼盔的兵士在守崗。

慢慢地，汽車停了，我們下了汽車，背負着行李，跟區隊長走。我們上次住的是一家小學，這次亦是一家小學，矮矮的幾間平屋，一個小小的長着草的操場；我們進了竹籬笆搭成的門，看見操場上聚着許多準備開拔的隊伍。

我被派在門口站崗，有幾個鄉下的農婦站在外面好奇地看着，其中有一個自言自語地問道「這些人做啥的？」另一個農婦指着我們守崗的說「格些都是『便衣兵』」她說到「便衣兵」三字，便特別提高一點。

後來來了一個農婦，向我們訴苦說：「你們一起的人向我們『老百姓』借了碗筷都不還。」

我向她解釋說「我們是新開來的，剛才開到，碗是早上離開此地的隊伍借的！」

她抱怨地說「別的東西拿去了到還勿要緊，碗要吃飯的，叫我們用甚麼來盛飯吃呢？」

「那些開走的隊伍太不愛護民衆，那裏配做游擊隊！」我憤憤地說。

有一位同伴，向大隊部去問了一下，回來對她說：「他們的隊伍，開到離開此地不遠的××路×××別墅住着，你去問他們要

吧！」

吃過飯，我同班長說：「我們要設法提高同志們的政治水準，因爲游擊工作要一半軍事一半政治合起來才成！」

班長對於我的提議，表示贊同，於是我叫高來，我們三個擬了一些班中政治工作的綱要，最後，我們決定在二點鐘的時候召開一次本班的討論會。

×××　×××　×××

我們通知了區隊長和同志們，到預定的時候來飯堂集合。

「喂！二點鐘到了！」我看看錶，告訴班長，他立刻去四面找同志們，我把飯堂裏的櫈子橙子排正，高抹去櫈子上的飯菜屑。大家都來了。

穿着黑的襯衫，說帶着廣東的上海話的區隊長走進門來，我們請他坐在旁邊指導我們開討論會；班長用着很響的聲音說：

「各位同志！現在我們開討論會了，請靜一點！」

飯堂裏靜寂下來，只有班長清脆的話聲，振動着人的耳鼓。

「我覺得非常快樂，我們能够在一塊兒準備拿起武器來跟敵人幹！

「今天，我們在這裏集起來開討論會，目的是使我們相互間有進步的認識，預備將來跟敵人幹的時候，我們是最優秀的一羣隊伍！

「現在要請各位自由發表意見！越多越好，不必客氣！」

班長說完，帶着笑容，大家也興奮地笑了一笑。

我舉起手來說：

「班長！我可以向各位說幾句話嗎？」

「可以！」班長點點頭。

「…………」

我說許多話，是關係一個游擊員應當注意的幾點——其中有幾點是我想到的，有幾點是在一本述說游擊戰術書上看到的。

有人提議要各人自己介紹自己，大家表示贊成，於是坐在前面的第一位同志站起來說：

「我名字叫×××，是蘇州人，以前也曾在私塾裏讀過幾年書，後來跑到上海來找生意做，由別人介紹進××紗廠做工，後來知道東洋人可惡，想到別處去做，但是又沒有機會，只好做下去，「八一三」打仗，廠停了，於是由×××介紹，參加這個隊伍。」

各人都介紹過了，我們的一班人中，除了三個人之外，都是做工的，現在輪到最後面的一個我，我站起來介紹自己說：

「我在沒有打仗的時候，是一個學生，忘了告訴你們，我叫××，是無錫人，打仗之後，學校停了，碰着×××，他介紹我進隊來，我非常高興，現在我跟大家過得很快樂！」

我們繼續討論了幾個具體的問題，我們散會出來，大隊部的

一個衛兵來叫我們幾個身體十分强健的同志們，說是去領武器的。

晚上，我又派在門口守崗。天空沒有亮的星星，也沒有動人的月光，週圍是死一樣的沈寂，遠處的天空，交織着幾條探空燈的光，偶有重炮的隆隆聲傳來，在我們的耳鼓上輕輕地震一下。

我們懷着戒懼的心，默默地向着門外一片黑暗巡視。(877)

中國人打中國人(廿六·十一月·十五)

方曙(別動隊員)

我們的隊伍，原駐在南高橋鹽倉寺裏，離奉城不到二里。上海失陷後，敵人的兵艦飛機，整天價地轟炸奉城。奉城的駐軍，是張發奎將軍的部下，因爲無險可守，爲避免過大犧牲，乃向南橋撤退，正規軍已退，咱們別動隊亦跟着退却。所謂別動隊就是民衆武裝的隊伍：在浦東別動隊全是上海的工人。

隊伍一退，新場壯丁隊，要繳我們的槍械，大家衝突起來，在一個我們毫無準備的寒冷的早晨，大家被迫分散了，剩下我和陶隨身跟的兩個勤務兵，和我由上海帶去的一警警犬——(Gare)：我們決定回上海，陶和我商定了就走，沿途把笨重的行李丟棄掉；到了南匯縣城，又臨時加入了六位伙伴，立刻僱了一只小船，伊啞伊唔的向北高橋前進，不料船到泗團鎮，禍根注定了、當地的壯丁隊，名爲檢查，實則別有用意，他一定要我們繳出槍來，終於搜索不到一支，我們再三交涉，經了二小時間的留難，總算恢復了自由。

他們派了嚮導跟我們到祝家橋，這是監視我們的。半路上又遇見泗團鎮的壯丁，騎了脚踏車，飛也似的奔跑，神色非常驚慌，好像怕我們即刻要逃走的樣子，這是報信——通風。初時大衆都沒有注意到，我是早就懷疑的，祇不敢向同伴們說吧了。

果然，當我們將近祝家橋市鎮，砰砰……，槍聲大作起來了，大衆正在莫明其妙地東張西望，其中有一個伙伴，高喊了一聲：「散開！臥倒！」我們十個同志，都不期然而然的服從命令，我一點也不驚慌，倒反而鎮定起來，伏臥在軌道旁邊，以小火車龍頭作掩護，眼睜着，耳聽着，子彈在頭上耳邊飛過，發出一種極尖銳的恐怖聲音。在那時，我心裏沒有一點害怕的在等死了。緩緩，槍聲疎稀了，大衆在屈辱之下，高舉着手，表示兩手空空，沒有攜帶武器。後來他們用又粗又長的草繩、把我們雙手反縛起來，牽在一起，像一串洋澄湖的大蟹，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就像押解强盜一樣。

一個眼睛凸出的大胖子，滿臉殺氣，把我們衣袋裏的東西都挪去，天曉得；這些都是餉銀，但我們敢說什麼呢？只有等待發落就是，不一刻他們把我們趕進三間空空的冷屋，室內外四週佈滿了崗位，我們十個同志席地而坐，又硬又冷又餓，說不出的痛苦，身上又給搜索了一番，把僅有的東西都拿去了，剩的是穿在身上的老

百姓衣服。隔了一個鐘頭，張隊長對我們講話，一臉的官話，滿肚皮的陰險說什麼兄弟招待不週之類。正午三句鐘，十個死而復活的伙伴乘了小火車到臨行天昏地黑各自拖着兩條沉重的腿子，到了北高橋。好容易我和陶還有二個勤務兵投宿在一個又臭又小的小客棧裏，大家一天沒有吃東西，肚裏餓得實在難受。

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這一天，已在我的生命史上劃上了永遠磨滅不了的一頁。(354)

在草棚裏(廿六・十一月・六日)

辛勞(廿六・參加別動隊詩人)

昨夜我們隊伍開拔到這個草棚裏。

這個草棚完全是用竹笆搭起來地位正臨着街路。不知爲什麼隊長把我們開到此地來還是昨天一樣悶氣，不許我出門一步，不許我們講，不許我們抽烟。……

草棚是在一個工廠裏是什麼工廠，我們不知道，只有外院山樣堆着高高的煤堆，上邊還生了幾棵萬草。靠西有些板房緊緊地關着。院中有一個水槽已經枯涸了。此外是到處長滿了蒿子、野草、小樹，偶爾從土地檢得出一兩個小鐵環，一兩個殘破的機器螺釘，除此再無從可發現了。

草棚裏相當寬大，從籬笆的孔中透進的陽光，雖然微小、稀薄，但還是够使我看清這草棚中這暫時的行營裏面的佈置。

滿地都是稻草，並不很新，但也還留着未褪盡的黃色，還留着草的溫暖的香氣——這對於我是很寶貴的，從離開故鄉到現在已六年，天天想着故鄉農村裏新穀草的香氣，從故鄉失陷以來我就常在夢想着什麼時候再滾在故鄉的草地上晒晒太陽，睡他一覺，這種懷念在故鄉未失陷以前還沒有這樣深切現在雖然依然在流亡，東北的故鄉依然在日本強盜的鐵蹄下，但我相信，目下的抗戰正是回鄉的預約，重走回兒時的故鄉之路已是望見着邊際了。——我並不迷信，却這末想，因此這夜我睡得六年來少有的好。

棚裏邊很零亂，草已給我們一夜的工夫滾平了。靠牆錯亂的堆了些士敏土的舊筒，還有些木箱。在頭上橫懸着很多竹杆，好像曾經過一番計劃，牠們底距離都是一樣寬窄。

這是做什麼的呢？馬棚麼？牛棚麼？沒有人能說得出這間草房是做什麼用途的。大家猜了一會，猜不着也就不再多費心思了。

早晨起來很久，還沒有正式出發的消息，我們漸漸感到無聊起來。一堆一堆地分聚着低聲地海闊天空的談。偶爾哪一堆人中間發出一聲大笑，煤黑子似的隊長馬上就來干涉：

「誰？這樣笑……」接着就用慣熟的演說姿式握緊了拳頭，解說不許笑的理由。

漸漸連談話也嫌聲低了，因爲外面的飛機正在天空盤旋，機聲把草棚都震得搖動起來。

差不多有九點鐘，天還沒有晴的意思，棚裏到處都呈着晦灰色，每個人的臉也是這樣的，黑一塊白一塊像頑皮的孩子才從水溝裏草堆裏爬起來似的。衣服上帶着草葉手裏抓着草葉——這裏把人都變得年青。這時正有一個長着鬍子的隊員在草捆上翻着跟斛，翻起來就同大夥很天真的笑着，這笑，這行動，與他底年歲完全不調和，但是在這充滿興奮的春氣的場合，沒有人表示着奇怪，反而回報以同樣溫和而又天真的笑聲。接着就有幾個好動的人也參加進去，翻起來。並且有幾個人起來練着拳，對打着，或者到別人面前開玩笑，做鬼臉。——這裏把人們全溶成一個整體了，忘掉了社會的各種生活形態所形成的個性，忘掉了外面的生活的憂鬱與糾紛，誰都沒有了自我尊嚴，都恢復了赤子之心，一無聊起來，就像孩子似的胡鬧着。

我們一批一批地到外邊洗臉，這樣我們才像解放了一樣，停止了無意識的跳動，很像在牢監裏放風時候的心情。站在天空下，院中，伸懶腰，丟胳膊，扔大腿。我就在這時候開始狠狠地吸烟了。

天像一塊整的灰布，連點縫都沒有，就是說連點雜色雲都沒有，並且濃淡的度數也是勻平的。晨風很冷峭，有點深秋的意味，偶爾也飄過一陣陣的雨絲。我們悶在草棚裏一夜，現在大口地呼吸着比較自由的氣息。

一隊一隊地洗着臉，有的用水互相潑着，直到飛機又軋軋在近處響了，我們才悄悄地重回到草棚裏。

但是回到草棚裏又有新的問題發生了。

「爲什麼這樣臭啊？」

「臭！」

「好臭！」

一個問到叫起，大家全問到全都叫起來。不知竹牆外還是草裏衝出來一股臭氣，大家叫着都被薰到外邊來了。

幸好隊長很體諒我們，把我們分別調到另外一個樓上，從窄小的扶梯爬上去比草棚還髒還要黑的屋洞，我們大家分頭坐在地板上了。

屋子雖然有三面窗戶，但，怕別人看見，只好完全關緊，依着更大的信仰的支持，準備來嚐受更大的艱苦的我們，這點算什麼呢？因此我們全都忍耐着。

隊伍沒有出發的消息，連午飯也沒有信息，我無聊地漫步着，這地方踱兩步，別的地方又停一停，許多躺得疲乏了的人也起來像我一樣地走來走去，偶爾從對面碰到，就互相用親愛的眼色對覷，互相招呼，誠摯地微笑。這些笑，這些眼睛，我從沒有見過，說得誇張點，我從有生以來就沒有看見過如此真摯，如此熱情的眼睛和微笑。我底心就狂喜地飄浮着，飄到新的天空，新的大地，新的中國的日子裏邊。我感到我並不是初來的陌生客。

隊長來宣示，因爲做飯的地方太遠，午飯恐怕來不及，要請大家原諒，晚飯一定有的。

聽了這樣話，大夥的臉都立刻沉下，更加灰暗。

「這樣不成的，我們怎樣能餓一頓？」

有人起來反對，接着許多都反對。

煤黑子似的隊長窮於應付，急得乾舐厚黑的嘴脣，說不出話來，僅僅擠出一句：

「若是到火線上，也許三天二天吃不到……」

「不對！」有一個人反駁：「隊長我們是在火線上麼？」

「是，」有人和應着：「在火線上，說不了，爲國家。而是現在畢竟還是在後方啊，難道就……就……」

隊長沒辦法了，——

「好的。」他又舐了舐厚黑的嘴脣，揮揮拳頭，用演說的姿式說：「就這麼辦，每人發兩個大餅先點心一下，晚飯早點開，你們意見如何？不過，你們要知道我們是來吃苦的，譬如……譬如……」

他還沒有譬如出來，就被別的人叫走。「兩個大餅」壓伏了大家的叫罵。

這屋裏又恢復方才的無聊與低低的煩罵。走着的，談着的，低唱着的，有些知道吃飯已無望，就沉沉的睡去。但也有些人眼巴巴地望着梯口。

「大餅還沒有來？」望的人這樣想着，可又抑止着自己，不讓人看出來，這樣大的一個人還關心着大餅，怎樣都有點難爲情的。

大餅終於來了，每個人得到兩個大餅時，從沒這樣喜歡的，把臉上的陰沉全揩掉了。

有一個人告訴我，他從來沒有感到大餅是這樣香的，說完了他還癟着嘴，感到不滿足的樣子。他是一個大個子，站起來有我一個半高，但是他底臉上還留着未經世故的稚氣的樣子。聽他底口氣，大概他從來沒有吃過大餅，特別在一個人飢餓的時候。——從他，我也感到一點喜悅，像這樣份子也能跟我們走到一道，爲民族自由而戰的火線上，還不是該喜悅的麼？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了，帶着這光明的信念和喜悅，我倒在地板上睡着了。

入伍第一日記

辛勞（廿六・參加過別動隊的詩人）

我現在是入伍了，說得粗一點，我現在是個大兵，雖然我還穿着自己的衣裳，同別的人，不，現在該說同志，——在以前說這話會犯嫌疑的，現在越是同志長同志短才越時髦。就這樣，讓我也時髦兒一下。我底衣裳同別的許多同志一樣隨隨便便，但是我們是來當大兵而且馬上就發衣裳，發槍，受訓練的。這大兵是貨眞價實，沒

有人敢否認的。

一想到馬上就可以發槍手就擡起來,只要拍一下就可以打死一個敵人。想到這裏,不由得心都從腔子裏跳出來,喉管又礙又跳地想喊兩句什麼出來。但是我們底隊長,那黑得像才從烟窗爬出來,滾圓的頭像個蘋果似的,大鼻子、小眼、厚嘴脣子也是又厚又黑,像非洲的土人,他曾經警告過——

「爲着大家的安全起見,誰也不要唱,這裏漢奸頂多……」—

每個人都承認自己是抗日最積極的份子,每個人都要安全,誰都自抑地制止發癢的喉管,誰也放在心裏喊,誰也放在嘴角唱。

天連連落着雨。遙遙地傳來砲聲,轟轟地響在耳邊,但是這裏的人全沒有走在馬路上那樣担心着流彈會被突然炸死。凡是來到這裏的,我們的視線都是超過了生死的門檻,爲着自由的永生,死是什麼呢?沒有自由的呼吸,生是什麼呢?

同志們在談笑,低聲地談着各種感到興趣的話題,聽厭了的就離開,感到興趣的就參加進來,一堆一夥的,有西服,有工人裝,有短衫褲……但,各種服式在這裏有化成一體的趨勢,各種服式,各種面貌,各種姿態與動作,聚集在這廣大的佛殿的磚地上。蠕動着,轉移着,還是等待填到爐子裏的烈煤塊,只等一接近了爐火就爆發了內在的熱力,閃出強大不可輕侮的火焰。——祖國的重明,民族的永生,全要靠這羣來自農村,來自工廠,來自都市與各個角落的人們的鐵手。

這間佛殿,磚地相當平坦,正中間供着地藏王的寶座,低低垂着褪了色的黃幔,從幔縫中祇露出個金臉,牠在笑着。左邊是黑虎玄壇,那到是與我們接近的,牠底臉是黑的,正同鑛工才從鑛洞出來一樣,但它很神氣,穿得也講究,終歸不是我們的同類。右邊却看不清楚。殿壁上端懸了許多橫扁,但我無暇去細看,因爲我一進來首先就礙到一件不愉快的事。——

一進門洞,門洞是深深的,很陰森,幾個門崗(便衣)的冷酷,幾乎是偵察的監視着我們。一個瘦高的負責者把我們點過來點過去,就彷彿解到一批新的囚犯一樣。費了那末多的手續與商酌,同我在路上揣想的同志間的親熱完全不相同。這使我記起幾次監獄的生活,那情緒是差不多的,但畢竟這是不同了,現在是來當兵,說得漂亮點,是爲民族而戰的勇士。編隊時候,我想既然是民衆的組織,當然意見是可以公開的,於是我就同一道來的同志商量着自己成立一隊吧。

向負責人申訴我們底意見,得到的是拒絕,我們成爲補充隊了。一隊兩個。我同一道來的被分派到一小隊去。

小隊長是個智識份子,又是同鄉,很快就談起家鄉——那失去了的東北大地上流的血痕深淺了。也很快的在我們之間建立一種熱情,是同志的。

這位隊長，高高個，白胖的臉，肉都鬆弛的，很嫩，一捏會捏出水來似的。說話完全是一口東北腔，他講着故鄉淪陷後的愁慘的情況、自己的流亡後的飄流凄苦生活」講着、聲音漸漸低沉而近於欲泣的暗啞。「爲什麼呢？」我安慰着，雖然我也被勾起思鄉的惆悵：「這就要回家去的，想想當我們打着得勝鼓，大步行在故鄉的大街上……怎樣的愉快……嗯，這日子近了！……」

我們談着，許多隊員圍着我們，那許多真誠無邪祇有信念的火花閃耀的眼神，使我溫暖，使我感動。但，我不能說什麼，因爲方才有人關照過我要當心，當我聽到這話，苦痛地想：

「怎麼，現在還不能自由談我們應該談的麼？還得爲違心的話語苦痛着……」

吃過晚飯，飯雖粗燥，菜也淡淡無味，我却從沒這樣暢意地吃得這樣多。

隊長下了命令，隊伍要出發，預備；於是大衆立刻顯得匆忙起來了。

天是黑了，佛殿裏擠滿滿的這些等待出發的人。這時很騷然的踏着脚，低談着。

隊長又來關照；「在路上不許說話，有話的這時快說，在路上不許咳嗽、要咳嗽，要咳嗽的快快咳嗽！」

立刻就回答出來許多故意的咳嗽。惹起一陣哄笑，隊長那條煤黑子似的也笑了。

隊伍出發了。天雲中露出淡淡的月光，雨是早停了，但路上積水很多，我揹着包袱、提着一箱子書；深一脚、淺一脚，不管深坑高崗，跟着大隊走。

走着，心情是興奮的，少有的興奮。夜風夾着雨後的清爽，聽着無數的行列脚下，發出整齊的沙沙響聲，感到一種緊張與肅穆、與平日在馬路上的梧桐樹下閒蕩的心情完全不同，就是夜風也變了趣緻了。心臟跟脚步合着拍子，這是夜行軍的進行曲。

走上大街；連個行人影也沒有，只有沙袋旁的荷鎗兵士鵠立着、我從沒有這樣親切看他們，我想問他們兩句：主要的我們現在是站在同一的最前線了。「我們握手吧？原諒我過去對你們輕侮的思想！」

隊伍是一條橫街，一條橫街地穿行着。

我在想像着夜行軍的情況，當我們潛伏在蒿草或者山崖後夜襲的時候；更引起一種想殺人的感情。以我這樣平常殺一個小蟲都會不安很久的人，竟有這種感情，這是值得奇怪的，爲什麼呢，難道我有喝血的渴望？

——從這，我體味到在火線上兵士們的心境，以及爲正義眞理而戰，即怯弱者也將是勇猛的原由

隊伍通過了一條條冷靜的街，街旁小店鋪的板門都上緊、備

僅從門縫中透出一綫光亮來。有幾處從暗黑的玻璃窗上或竹笆的小房門露出一個兩個人影，我看不見他們底眼睛。但我知道他們是在看我們，我更知道也許是在疑問地看着這是些什麼人吧？

——我心裏在答着這是爲着保衛祖國的鐵的保衛隊呀！

想着，我感到光榮的燒熱，也許紅暈第一次飛上我永遠蒼白貧血的頰邊了吧；一定是這樣的，我把胸脯凸起來了。

開拔嘉定前綫（游擊隊生活一頁 二十六年十月二日）

田諒

十月三日的晚上，我們奉令開拔嘉定前綫了，消息傳出以後，每個人的心思立刻緊張起來，都忙着整理槍械服裝；九點半鐘左右兩中隊二百多個來路不同的游擊隊員出發了，它裏面包括有工人，學生，農民和才出牢門而身經百戰的鬥士——紅軍，因此實力相當雄厚。

漆黑的天空籠罩着大地，秋風一陣陣地吹來，使得我們心中有說不出的興奮，似乎它知道，這是一羣爲了祖國危急存亡而踏上戰場去的熱血靑年。

今天下過雨，路上非常的滑，我們每個人身上所負載的東西至少也有四十斤——步槍一支，子彈兩百發，手溜彈兩枚，自己隨身的服裝，還有共同運輸的地雷和專門從事破壞橋樑用的炸藥。

這樣的夜行軍，在我還不是第一次；由於路徑不熟，走了不少寃枉路。大約是上午四點鐘我們到達一個小鎭市，那裏的景物好像熟習，似乎到過，但我想不起是什麼地方。

經過半夜的行走，大家都非常疲乏，總隊長允許，找到三間空房，在裏面休息，有一部份伙伴索性解下子彈袋在地下睡起來。

天亮了，我出去到水溝裏弄點水洗洗臉，四處望望，才知道這裏就是兩個月前朝夕相處的華漕鎭，小溪對面就是「中正營」鐵門緊緊地關着，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大門外「上海第三屆學生集中訓練總隊隊部」的牌仍然掛着。記得受訓的時候，每天總打這兒經過，到田野樹林裏去「打野外」，那時生活雖然單調點，但是的確還值得我們回味的。

當虹口形勢一天比一天嚴重的時候，軍訓才在八月五日結束，臨別時總隊長唯一的贈言：「隨時準備爲國犧牲」，這是多麼悲壯啊！大概每個受訓的同學還沒有忘記吧？我們懷着滿腔的熱望回到家裏整天期待着抗戰的爆發。

「八一三」終於降臨了，那正是男兒報國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毫不留戀的離開了家庭，參加新組成的「模範大隊」，担任警戒救護工作。隨後又感覺「模範大隊」工作的空虛和不緊張，才投入軍事委員會所統率的游擊隊，因爲我們受過軍訓，都做了班長。

在入伍時：每天除了隊長講演游擊戰術和那必要的演習外；其餘的時間，差不多完全支配在「自我教育」方面，我們組織了歌唱隊，識字班，時事座談會，大家生活都非常融洽。

一月後，我們開始戰鬥了，那時戰區非常狹小，假使要在羅店前線去展開游擊戰，的確是十分困難，所以我們都是被調到前線配合正規軍作陣地戰，我們這中隊和敵人交鋒過兩次，旋又調防松江，這回是第三次上火線了。

今天我又闖到「中正營」的懷抱裏，但我對它一點也不慚愧，政府訓練我們的金錢沒有白花，長官教給我們的東西，也管用過了。但他那一副淒涼的模樣，的確使我心酸，我對它呆看着……

突然空中有軋軋地飛機聲，同伴們都以為是咱們自己的鐵鳥來了，但是方向有點不對，聲音也比較尖銳一點。為了謹慎計：隊長命令出房散開，各覓掩蔽物，有的躲到樹林裏，有的伏在河溝中，大家認為華漕鎮既無軍事設置，就是敵機來了，只要使他找不到目標，也不致於投彈，所以少數人仍沒有離開房子。

一會兒，敵機一架（大約是偵察機）到了鎮上天空，我們很希望它趕快飛遠去，好讓咱們準備走路，但眞不巧，在這時候，十幾個鄉下人看見飛機來臨，就不要命的往外亂跑，被敵機發現了目標、立刻投下兩枚輕量炸彈，都落在田中爆發了，接着後面三架敵機也到了，先後投下六枚炸彈，其中一枚直中我們的一所休息室，有兩個地雷，和一小部份手溜彈也隨着爆炸了。

這可糟了，敵機以為鎮上有軍火庫，在空中盤旋不去，有時把機槍「砰……砰……砰……」地向下掃一陣。大概是沒有了炸彈，四架都飛回去了。

我們立刻回到屋裏救護被炸傷的幾個同伴，和許多老百姓，因為那裏沒有醫院，救護隊工作非常棘手，只好把他們抬到樹林裏暫息。

十分鐘後，敵機又來了，它毫不猶預地下了十幾只「蛋」，幾個將跑出的同伴又受傷了，飛機越飛越低，一枚炸彈就在離我約二十五碼的地方爆發，我的身體好像被震彈出一兩丈外去了，眼睛一點也看不見，耳朵在翁翁地叫，等我鎮定的看看，身上已堆滿了泥土，和我伏在一塊的一個同伴也是如此，我們看看都會心地笑了，笑的是這只炸彈；為什麼不對我們投準一點？

我們既沒有高射砲，也沒有機關槍，甚至連一支自動步槍也沒有。步槍；當然不能和飛機抗衡。「一二八」時曾有步槍射落敵機的傳聞，但假使拿我們少數的步槍向天空射擊，那簡直是自己暴露目標給敵人。所以我們在不能抵抗之下，任它去轟炸，去逞兇。

敵機一點也不肯放鬆，盤旋着輪流不斷的轟炸，由一架三……六……十二……十八……最後一次約二十一架。目標，也漸漸由鎮上而轉到那偉大的「中正營」上，三十幾座營房，就這

樣的燬了，其實竟而除了許多鐵牀和破木櫈外，恐怕連一個彈殼也找不着。

七點鐘光景，敵機才結束它的瘋狂轟炸行爲，驕傲地向東飛去了。此時我們才得開始正式的工作：本來我們可以很迅速的收拾前進，然而事實不容許我們這樣走，受傷的同伴和老百姓都在呻吟着。隊員們除整頓武裝外，還要包札許多同伴的創傷，送他們上剛開來的救護車。

在這次空襲中，給了我們不少寶貴的教訓，我們更堅決的相信：「在廣大的戰場上，炸彈是不足怕的。」經過這次敵機的威脅，我們一點也不氣餒，當送受傷的同伴們上車時，我們眼淚都乾了，使我想起前天隊長報告第××和××中隊全隊負炸彈衝唐克車爲國捐軀的消息，心頭立刻生出無數的怒火。我們要「以牙還牙，」凡是黃帝子孫都應當爲我們已死的同志們報仇，我們立誓了！……

雖然我們已有一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但一點也不感覺飢渴，每個人只等着出發的命令。

集合的號聲打斷了我的心思，大家都到一條一丈多寬的河堤上站好，在隊長幾句簡短沉重的訓話以後，我們前進了：這個日子我們永遠忘不掉。

悲壯的歌聲從每個同伴們腔子吼了出來，匯合着前方傳來的輕微的砲聲，擊動了那冷酷的空氣。

「我們是鐵的隊伍，我們是鐵的心……」

在歌聲中我們加緊了步伐，向目的地——嘉定前線開去。

一個公民

瞬金（十九歲　商）

太陽照不到這一塊陰森的土地；但是，天空中佈滿着濃烟和烈焰，證明這個租界正包在火中，在那起火的地方，流過了壯士的熱血，堆積着英雄的忠骸；但現在已蹂躪在鐵蹄之下了！任侵略者肆意縱火，房屋財產，一切一切，都在烈焰中化爲灰燼。

燒！燒！數千萬火舌，迅速地蔓延開來，燒！燒毀了舊的罷！瓦礫堆中會產出新生的焦土之下能透出光明！

淒風苦雨裏，大上海淪陷已兩天了。每一個心頭都有說不出的隱痛。

我感到非常的惆悵，在左廂房徘徊，有時抬起頭望望正中懸着的莊嚴的總理遺像和那鮮豔燦爛的黨國旗，更是十二分不安；這廂房本來是會議室，滬戰爆發後，廠長鑒於原料堆存南市，凶多吉少，漸漸向租界搬來，把發行所塞足了，會議室也只留了三分之一的空處，用來行人及吃飯；但是正中的總理遺像依然高掛着。門一動，走進了一個人來，我睜大眼睛細看，噢！矮矮的身段，圓

圓的面孔，抖抖瑟瑟的神氣，兩粒乏神的眼珠在打轉着，這不是呂杏賓嗎？

呂杏賓是南市廠中派去公民訓練的五個工人之一，這是爲許多人所懷念着的，大家以爲他們不是葬身炮火爲國犧牲，便是入法租界捕房的囚籠中了。

「喂！杏賓，你怎樣回來的？」

「杏賓，你如何來的？」

「杏賓，這幾天你在那裏，我們想念煞了！」

「你沒有繳槍，沒給法國巡捕捉去嗎？」

幾個工人看見思念中的呂杏賓回來了，都趨近去詢問。

「我跑回來了。」他僅這樣一答；他只穿着一件夾衣，已經濕透了，滿身又有許多的泥土，十分醃臢，形狀又狼狽。

「杏賓，廠長先生喊你去；有話講。」工人們立刻把杏賓回來了的消息告訴了廠長，廠長的命令也傳來了。

我跨進了辦公室，廠長端坐在中間的寫字檯，許多工人鵠立在窗欄外，聽候什麼新奇的消息，呂杏賓也進來了，他跑到寫字檯畔，數十對眼睛都注視他，他立正着，恭恭敬敬地向廠長三鞠躬；他億受過四個月的訓練，倒如此有禮貌，內外觀看的人，心坎上都有一種快感。

「你受公民訓練以後，一直到現在怎樣回來的？一切詳細情形告訴我。」廠長吸了口香烟問他。

「我自從服役以來，一心一德，始終如一，最初受公民訓練的時候，每日操練三次，上一回課堂，過着有紀律的軍隊生活；每天一早就起身，跑步，算早操的，跑步畢吃粥，粥吃好操一次軍操，操好上課堂，由隊長講軍人的知識及戰時常識，午後又操一回，晚上沒有什麼事；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月。「八一三」的戰爭爆發了，我們就加緊訓練，而且在下午及晚上，還要在馬路上幫助警察維持治安；後來日軍攻打南市了，我們被派協助軍警作戰，保衛領土。本來我們是駐紮在斜橋的，那時斜橋成了要地，又因爲我們經驗缺乏，到「京江公所」防守。到了十一日下午，隊長來了，他對我們說：「你們要死守此處！」說畢他就跑了，大概逃到租界上來了。隊長去了，槍砲聲也可聽到了，許多同志都騷動起來，他們各自商議逃走，我對他們說：「你們難道忘記了紀律嗎？隊長叫我們死守此處，我們怎麼可以違命逃走呢？我們一粒子彈也沒有放過，一個東洋兵也沒有殺死過，怎樣就逃呢？」

「那時他們非但不聽我的忠告，都笑我太傻了，我並不傻，我知道軍人的天責是保國衛民，爲國犧牲是光榮的。

「天黑了，人都逃光了，「京江公所」中只有我一人了，本來我執的是一桿舊槍，那時就換了一桿他們放棄的新槍，甄開掛了四顆手溜彈，等候東洋兵來，給他們嘗一嘗滋昧！」

……杏寶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廠長也吸了吸半截的香烟。

「天全黑了，照我的估計大約要十點鐘了，這時就有許多的思想蝟集在我的心頭：難道我一個人能够和東洋人作戰嗎？我一個人能够死守此處嗎？豈不白白送命嗎？廠裏的人大約在等候着我罷！

「一陣一陣的寒風，吹動了我的心意，我在黑暗中脫去了軍裝，改換便衣出來了，我又想着：這許多槍械不是要被日本人拿去嗎？又回進去，知道西屋中有空棺材，就一捧一捧的搬去放在棺材裏面，蓋好蓋，我就跑出來，和難民混在一起，後來尋着了一家通到租界的門，大家蜂湧地跑入租界，租界上正在戒嚴，我在弄堂中過了一夜。第二天找發行所找不到，又睡在弄堂中，今天纔碰着王阿明，（另一工人）他指示我地址，我才來的。」他滔滔的一大片話完了。

「現在因爲當局的腐敗，（如隊長先自逃走，）使你們這班愛國的人無從効力，是很可痛心的，不過你很不錯，眞不愧三月的訓練。」廠長一壁說，額上露出青筋，是痛心的表現。

杏寶自開始說到現在，一直是立正的，很像軍隊中的報告，在廠長未叫他走開之前，還是一動不動的立着，兩粒眸子在眼眶中打轉。

「出去吧！」廠長揮了揮手，將烟尾往痰盂一擲，頭抬起望着天花板，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

同時，呂杏寶走出了辦公室。（1013）

在神聖的彊場上再見

徐援新（廿一歲　綢業）

依稀還記得，是個雨絲風片，幾步外瞧不清人影的清晨，東方纔透出魚肚白色，一塊塊烏雲往來移動。我本能地在幾分鐘之內，結束停當，冒着雨大踏步跨出弄堂口的鐵門，到界路郵局前候車。

祇是那末短短的片刻，我們這一羣——職業界最後集訓的同志們，——都陸續地在同一個時間裏集齊。

在將上車前的一刹那：每一個的面部，都顯示出異樣肅穆緊張的神情，除了偶爾有輛汽車打從這裏疾馳駛過，劃破街上的寂靜而外，周圍的一切，都呈現靜止的狀態。每一個人的嗅覺，似乎來得特別銳敏，好像强烈的火藥味正在周圍洋溢着，在這暴風雨將臨的前夕，過往大家那種說說笑笑的心情是沒有了。

我和大家便在這緊張的氣壓的氛圍下，默默地擠上車子，在剌剌的車輪磨擦聲中前進。……

當車子纔駛過租界的時候，突然在灰色的曙光下，兩個武裝同志晃着刺刀躍出來，阻住我們的去路，喝問口令。這一刹那間，大

家都給怔住了。因為事起倉卒；大隊部事前並沒有發出警戒口令，最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在車上跳下幾個代表，請他們檢視我們的符號，證實，我們是第×大隊在受訓中的隊員。好容易這纔讓車子駛過沙袋與鐵刺網構成的防禦工事。在××路上，我們的戰士們正冒着細雨在警戒着，和租界當局派出的友軍們，遙遙相對。

車子在長嘯聲中停住，——目的地到了，大家冒着雨魚貫地躍下，我凝一凝神定睛看時，四周的一切都與往常無甚差異，所不同的，只有那股眞的刺鼻的異常强烈的火藥味，同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隆隆大砲的轟擊聲，自己感到異常的興奮，但卻說不出那一時是喜悅，還是悲憤。忽然，傳令兵通知大家，命我們全中隊在健身房集合。我知道，這是中隊長體恤我們的意思。在平時，他常說：「你們是少爺兵，不能讓你們太吃苦。」但是管束仍是很嚴厲的，我們很感謝他恩威並重的好意。於是，我們從泥濘的廣場上紛向指定地點集合，有規律地迅速地排好了行列。

我開始凝視中隊長的面部，在他烏黑發光的左顴骨上，看到那年「一二八」英勇鬥爭的遺跡，——槍疤——我知道，這或許是我們暫時的最後的集合了！他鎭靜地背着雙手，銳利的雙眼對我們這一羣掃視一下，接着就開始訓話：

「諸位：這是我們的「最後一課」了！雖則為期僅祇短短的二個多月，然而過去和諸位相處得非常融洽，現在我們沒有惜別的心情，諸位請聽，侵略者的大砲，不是正為我們奏着有節奏的軍樂嗎？……」他那烏黑發亮的臉上呈着光輝。

「諸位須要認清，這次敵人在這裏亦放了把野火，但意義和「一二八」是絕對不同的，這是整個的有計劃的侵略，用意無非是在牽制我們一部份的兵力，好讓他在華北為所欲為。但我們的最高統帥有着全盤的抗戰計劃，我們必得迎頭痛擊，予打擊者以打擊！將來戰爭會演變到若何程度，現在我們還不能加以預測，但是相信侵略者終是作法自斃的，我們更要相信，龐大的中華民族，在最高統帥的指揮下，必能發揮其無盡藏的威力，將侵略者的迷夢完全粉碎！……」他粗暴地在空中晃動他的拳頭！「最後，這次侵略者迫使我和諸位分別，我唯一的贈言，便是希望諸位善以利用這僅僅二月來辛勤探討得來的技術，來保衛我們祖宗辛苦經營的燦爛的祖國，如果問什麼時候可以和諸位再見，我唯一的希望，便是和諸位在神聖的疆場上相見……完了！」大家都默然低下頭來，那幾個俏皮的同志們更似乎眼眶中含着一泡的熱淚。

大砲和大家整齊的步伐聲，融織成一片不諧和的交響曲。

「……和諸位在神聖的疆場上再見……」腦海中油然的盤旋一個烏黑而厲長的影子。

一年了！整整地一年了！願上帝祝福我們的中隊長無恙！(92)

投模範大隊

朱濤

五個月以前不知道是那一天了，我奉到上海市國民軍訓會「整裝出發」的命令，派我們去組織民衆。這可眞高興極了，因爲還是在抗戰中最重要的工作。

經過了好些的阻礙，終於我帶了依照命令規定的東西，向着指定的地點——徐匯中學出發。

電車，公共汽車都因爲戰爭的關係停止工作了，坐人力車似乎太貴，所以決定走了去。路上好像比平常清靜了一些，游藝場，電影院，都裝滿了一大羣一大羣的難民，舞場裏的爵士音樂也停止了。

天氣非常的熱，路也相當的遠，走了去自然有點疲乏，但被一股憤熱的血氣以及「組織」民衆的希望所衝散，所以也不覺得怎樣。一走到，首先應簽名報到，在報到處有兩位軍人打扮，左臂上佩着「衛國」兩個字的大漢，公事氣十足地在「辦公」，這種樣子，使我感到深深地可怕，所以連忙對他們敬了一個禮，同時他們替我寫上了名字。

登好記，就沒有事了，可以到外邊自由玩玩，祗要聽笛音集合，中飯是不供給，雖然命令規定十二時以前必須報到。

所看到的面孔，都是很生疏，雖然都是同志。可是沒方法把話匣子打開，幾乎把我悶得要死，一個人在操場上跳來跳去看看一批又一批地「來投」的同志，好容易算碰到了自己學校裏的幾位同學，顯得格外的親熱，於是我也談起天來了。後來又一同去買了幾塊糕來當中飯吃。

等到一點多鐘，我們集合了。亂七八糟地排了起來，實到人數約二百七八十名，其中有一部份還不曾受過軍訓，是自願投効的。受過軍訓學生的總數，統計起來，不下一萬五千人，爲什麼今天祗到了這點點，我已經覺得非常懷疑，可是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大隊長以爲到的人太多了，祗要一百名就够，選擇後多餘的，就請回去，但用什麼方法來選擇呢？講起來，實在要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沒有受過軍訓的，請回去！我們這裏要軍訓過的」，大隊長說了以後，就有三四十位同學，被逼退去，他們的臉上，都現出非常的沮喪。自然囉！渴望着好久的抗敵戰爭發動了，知識青年還是報國無門，這自然使他們的希望，受到殘酷的打擊，我也深恐被淘汰出去，內心的不安，已表現到臉上，總算託庇老娘子的洪福，爲了我剛才吃過三個月的糧，所以沒有被這道命令擠出去。

二百七八十名當中，減去了幾十名，還是不合大隊長規定的數目，換句話說，還有百餘名應該擠出去，否則服務的人數不是

「太多」了嗎？

最後決定要經過考試的手續。很簡單，可是也很麻煩，就在唱名時答應的「有」的一聲中來決定及格或者請回，這種考試方法，恐怕在全個世界中是很寶貴的，因爲要在這短短的一聲上，明白他的努力或敷衍，勇敢或懦弱，我終認爲大隊長聽覺是很高妙的。

這樣一來，竟減少二分之一的人數，而最後脫離了這隊伍的，也就輪到我，我原來我和別的三四個同學在花名冊上沒寫上去，大隊長認爲我們是「冒充」，後來又說我們是遲到，一定請我們滾，我雖堅決要求請報到處的兩位大漢來作證明，可是大隊長泛了幾眼，走向辦公室裏面去了。在軍隊中鐵的紀律掩護之下，我們自然不便尾隨進去，否則他咬我們追逐長官，那比冒充的罪名還要重得多了。

事情沒有做，腦袋幾乎搬了家，——冒充救國，如果認起眞來，捉到戒嚴司令部去，不是可以槍斃或砍頭嗎？——祇得懷着滿腔憤怒的熱血回來，突然轟隆轟隆的巨響，以及爆竹似的拍拍聲音，一陣陣傳來，在前線又展開了猛烈的血戰，愛多亞路外灘矗立着的和平神還是張着翅膀，怡然自樂看看「出雲」艦裏放出來開了花的大砲，看看無數千在日本强盜刀槍下流離的中國人民。

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的序幕揭開了，我們已認識這次抗戰是全民的，我們願把抗戰的責任，放在我們每個人民的肩上，我們要求人民有參加抗戰的自由，我們要跑到前線去爲祖國出力！

抗戰的一日上海學生集體訓作

在軍中（廿六・十・十七日）

何戎君（學生模範大隊隊員）

現在總算過的是道地的「士兵生活」了。

早晨六時起，我們便開始工作，因爲是在戰時，「出操」這一類的基本訓練是免除了，「內務」也整得馬虎一點。初進幾天，工作沒有切實的分派好，因此很有許多空閒的時間和老百姓們談談「防空防毒」的粗淺智識，以及這次神聖的全面抗戰的意義。

最先，我們的隊伍駐紮在徐家匯的徐匯中學，那是一所歷史很悠久的中學，學舍因年代太久了，顯得蒼老不堪。我們是睡在地板上的，女生隊算優待一點，另外在地面上舖一張棕棚，每人發一頂帳子。

夜裏的蚊子是意外地多，「嗡嗡」地像發下「總攻擊令」，向我們進攻，大家拍得不耐煩時，常是這樣說：「管他媽的，留些氣力打鬼子吧！」

九時正，燈光熄滅了！我和老寗偷偷地跑到屋外的一片草地上去散步，這是一所風景秀麗的園林，如水的月光照到地上，反映

出一片銀白色的光輝。綠色悅目的小草給大地蓋上一張柔軟的毯子，我們仰臥下來，對着那美麗的「夜的天空」原很可以悠然自得地來幾句「月夜即景」一類的七言詩。但細細觀察到浦東方面滿天的煙火，和接三連四的大砲聲，早把我的詩意打得粉碎了。

隊裏發下來的槍，全是最新式的「七九」步槍，子彈每人一百顆，鋼帽一頂，一身草綠色的軍服，我們儼然是個「保衛國土」的戰鬥員了！而且我們有了真實的力量可以打倒我們的敵人了！同學們誰都興奮得了不得。

隊伍浩浩蕩蕩地向着大西路進發，分作兩隊。遠遠近近所有的房屋都給敵人的炮火燬壞了，破屋殘窗，灰色的牆頭，滿是一個個大而且圓的窟窿，天空間有着彌天的烟火，這情景是再悽涼也沒有的。然而正在行軍中的我們，誰的熱血都在沸騰，誰的心都集中在「血肉橫飛」的前線上。敵人的飛機高高地飛在天空旋轉，被炸死的手無寸鐵的難民同胞正在等着復仇，大家都憤恨到極點，若不是隊長阻止着我們，同學們早已舉槍描準射擊了。

「一、二、一」挺着胸走，有人還在低低地唱着「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作成我們新的長城。……

× × ×

到了目的地，略事休息後，即分派住處，女生隊被派在××的×××裏，男生分二處，一處在××，一起在附近的民房裏，我是被派在民房裏的，這裏的老百姓對兄弟們真客氣，吃點心不要我們給錢，總是說：「兄弟們為國家出力，我們怎好拿錢呢。」記得有一次有位同學到一家剃頭店去剪髮，頭是剪好了，老闆硬不肯收錢，再三對他解釋，才算收受了下去。

我們的生活很簡單，卻很嚴肅，極有意義，也極有興趣。每日只吃二頓飯，而且每次又都是吃的「青菜豆腐」的「抗日飯」，我們都不以為苦。有一次，前方奪獲了敵人二袋米麵，模範大隊也分派了一些，隊長把米麵換了錢買來了大魚大肉給兄弟們吃得暢快一些，這次的飯是夠「布爾喬亞化」了！因為吃的是我們的「戰利品」大家都高興得了不得。

只有打倒了我們的敵人，大家才有好的生活，這民族和個人的出路全是決之於這次「生死存亡」的一戰的。(213)

離別中正營

區尼徵（廿一歲 學）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上海二屆學生集訓總隊，舉行出隊典

禮，除分列式、閱兵式等固有的儀節外，並表演排對抗，營野習等軍事術科，以助餘興，以娛來賓。雖則如此，我們離別中正營却在八月五日。中間經過狂風暴雨的推襲，把自來水電線毀壞了，日無水，夜無光的生活，渡過兩日。先後訂定的術科如旅次行軍等精采有趣的科目，也因道路的泥濘不果實現。時局的嚴重，外侮的侵凌，官長的職務繁忙，把我們集訓的時期縮短半月多，於是譜賦驪歌，八月五日我們與偉大的中正營離別了。

那天天晴，微風拂拂，送別暴風雨，迎接光明的降臨，它眞徵象中國的國運。早晨整理行裝，各同學依依不捨，狀甚親熱。爲了國難嚴重的結果；把我們相聚一處，給種種磨礪的機會，爲的什麼？——將有以所爲也。平日操作雖勞苦，現在覺得空閑，還恨這樣有價值有意義的苦，不能長久享受。

上午九時我們與其他屬於第三大隊的中隊，集合在大隊門前，聽候大隊附陳文的訓話。

「我們要在戰場相會，不要在影戲場相會，更不要在跳舞場相會。」這幾句說得何等有力，表現出陳大隊附的英雄氣慨。據說現在在揚州附近領導游擊隊對抗日軍的，就是當日的陳大隊附，這樣地又是何等英勇啊！當時的訓話，令我們同時想到邵斌大隊長。邵大隊長在溝蘆橋事變後不久，爲國效勞，先我們而出隊，屢次訓勉我們，甚至寫在紀念冊上，「這滿血，堪羡得熱烘烘的，隨着時代，爲我們民族而流！」那離別時慷慨悲歌的情狀，一幕一幕又浮在我們的腦海裏。那天若邵大隊長仍在營裏，一定還會給我們更親切深刻的印象的。

接着總隊長王敬久將軍招集訓話，於是各大隊齊集於內操場，排成聽講隊形。

鴉雀無聲，三軍寂然，各人的面孔上，只充滿離別的情緒，抬頭仰視靑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獨自飄揚在秋風裏。唉！又是初秋了。王將軍很迅速地從總辦事處走出來，步上講臺，態度仍然那樣莊嚴，穿的是平日那半新舊的軍服。今日他的講述更格外動人。王將軍是守土若命者，對天津北平的變色，很痛責宋哲元將軍的誤事。王將軍對敵人異常憤怒。他知道將來淞滬要發生戰事，希望同學因地方之便，共同協助，以制勝敵人。最後訓勉我們保持集訓的生活，不要混入舊生活圈裏去。王將軍不愧爲模範軍人，我們的出隊，剛滿一星期，「八一三」戰幕展開了。王將軍以「一二八」的英姿，首先與敵周旋，率領所部，深入敵陣，屢建奇功，博得多少忠勇的盛譽。而王將軍薰陶下的集訓學生，也在戰事猛烈時，編成一大隊，到戰地服務，這一點，是稍慰王將軍及各官長的教導的。

「衝！衝！衝過山海關，雪我國恥在瀋陽」在聽罷王將軍的訓話後，這雄壯激昂的歌聲，又從各人的脣邊上歌唱出來了。後來，中隊長區隊長也對我們勉勵一番。中午相與聚餐，藉作惜別。雖然比

不上黃龍痛飲那樣痛快，而兩月半來的訓練，實在足堪紀念，可作黃龍痛飲的前奏曲呢。

下午二時，營門外汽車嗚嗚，我們肩着行李踏上汽車，而與雄壯嶄新的中正營離別了。

如今追憶起來興奮，憤怒，兩種不調和的情緒，同時湧上心頭。受了王將軍的薰陶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決不會落人後，決不會做漢奸，破壞國家相反地都盡其心力以紓國難，我相信。據說我們受訓的中正營不幸被敵人的炮火毀滅了！敵人能毀滅我們的物質，斷不能毀滅我們的精神，不久的將來中正營總有恢復的一天，我也相信。（7584）

憶守衛中正營（廿六・八月三日）

金　策（十八歲學生）

上海是座四旁爆着花的火藥庫，無論何時都有爆發的可能，時局既然是這樣地嚴重，我們的營地中正營當然也要格外地留心防禦。又因爲營中本來的衛兵（是軍隊而非學生）全數開拔了，駐紮在緊要的地方，以防萬一不測的禍患。所以守衛的責任，自然輪到我們同學的身上。我們輪流地挨着守衛來保衛這可敬的中正營，來愛護這幾千個國家的中堅分子。

八月二日晚上，責任才輪到我們。我奉到隊長的命令，命我當個衛舍長，因爲我在幼童隊中個子比較大些，氣壯些，胆大些。我和隊長商量了一下，共分二次來負責，第一次在是晚八時至十二時。那是我們「夜」和「野」生活的開始，同學中大半都是生長城市中的，從來沒有嘗試過這樣可怖的「夜」和「野」。崗位有遠至一里路外的地方去，雖然人數比以前增加了一倍，由二人一崗增添到四人，然而却都是年幼的弱者，對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毫無經驗；就是風聲、草動、靜物、螢火、燐火等，大家都以爲是可怕的怪物，或者竟把他誤認爲敵人。總之，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們起了疑心，感到恐懼。但求時針加速度地運行着，俾得安渡這絕大的凶險。

十時有餘，我坐在司令部裏，祇有一個秘書伴着，沒有多大的事情，翻翻以前衛舍長的日記簿。室內除椅桌外，並無零件，牆上掛着一隻墨黑的電話，四下里都很靜肅。幾千集訓同學正在熟睡甜夢之下，室外除路燈外，一切被黑暗籠罩着。大風打着電線，發出「嗚嗚」的聲音來，雖然是夏天，夜倒覺極其涼爽適人。

後來突然有一位守崗的同學回來，面孔上染着白粉似的，粗而變成鐵青色，四肢不斷地在抖動，身上所背的步槍像快要落下來似的，兩眼瞪得極大，口中納納地在顫動着。

「報告……」一個顫動的聲音，但是面色是蒼白，四肢在抖着……

「什麼？」我大聲的問着。前面出了什麼事情？敵人在襲擊嗎？

我心中這樣地想着。

「我，我……我們四號橋那邊……」說了半句又停止了，

「田野裏發現了一個動物似的，好像是……人，並且還迅速地有火光和笛聲。」說完了，面色改紅，體溫增加了許多，雖然是那麼一個涼爽的晚上！

接到了這個驚異重大的消息，隊長裝上五粒子彈，並率三人一同往前去，踏着最快的步子，奮勇地去捉「賊」或「敵。」但結果一無所有，白吃了一場驚嚇。原來不過是田野間農作物被風吹動吧了。那光是螢光或磷火，聲也不過是樹木的呼呼聲。

不到半小時後，二位同學手提一盞已熄滅的火油燈，面孔上也起了異色，其中一位手指着說：

「就在這裏不遠的地方，竹林裏突然起了一陣密烈的槍聲。」

另一位接着說：

「並且還有呼呼的救命聲，很響很響的……我們的燈早已被風吹熄了，我們實在已恐怖極了，不得不跑回來請你出去看個究竟……」

隊長，我和二位同學武裝前往，祇見二個人在打架爭吵，原因是爲了賭博，其中一個剃頭司務向「丘八」討賭錢，「丘八」不還反而逞兇；因此剃頭司務高呼救命……

事畢回來時，已半夜，並且下班的衛士也已前來，交換了後，就回營安睡。

清晨七時，被同學的談笑聲喚醒。窗外的風更加猛烈，暴雨也開始了，是「陣頭雨，」時停時作。洗漱內務和餐畢，又開始我們第二次的守衛了。

司令部裏擁滿了人，有的談着晚上的奇事，那眞是很滑稽的笑話。但更多的人担心着今日的天氣；的確，天氣已有多多的轉變，簡直像寒冬一般。暴風狂雨已吹坍了用蘆葦搭成的能容五六千人的大禮堂，竹籬和球架也倒下了，玻窗破碎，水電也告斷絕。

崗亭坍倒了，並且出了一件傷人的大事！這是在大門口站崗的兩同學。給一陣突然吹來的狂風，把崗亭吹倒。其中一個恰站在亭中間，另一個却傷了脚。

在這狂風暴雨中，已有打野外去的，他們的身上已濕透了，雨在身上滴下來，然而精神却個個飽滿，這是最大的收獲啊！（321）

日記一頁（廿六・十・十一）

任聞三

記得是去年十月十二日吧？我穿上了黃色的制服，褲帶上還結上一把光亮的童子軍刀，用皮売子套着，眞是像上海話所說的「像煞有介事」的樣子。看看自己的一副尊相，不禁失笑，但這是

正經事啊！

路上有一輛運貨的卡車走過，我快捷的搭了上去，逆風吹來，把我綠色的領巾吹起，飄拂過市，我覺得這是祖國的榮耀，也是四萬萬大衆的光榮，因爲我爲的是祖國呀！

車子把我送上了征途，沿途經過戴德圖式的鋼帽的八十八師的勇士，而且手裏還拿了木殼盒子砲呢！也有戴着紅星受過訓練的公民，他們挺起步鎗，爲着祖國盡他的職守，亦還看見背着大刀的勇武的警察大隊，在維持秩序，也還看見紅十字會出生入死饒勇的救護青年，也還看見…………

到了黃浦江邊，車子停了，高昌廟沿江一帶的房子都被炸成平地，只有那烟囪還直直的立在破磚瓦的中間，許多同胞還在尋找他被炸後不知在那裏的家，江邊還沉着一艘淡綠色的「永健」兵艦。聞說當時兵艦上還有二位的高射砲手，能够威脅鬼子飛機，使牠們不敢低飛，但是終因彈盡絕援被炸沉在江邊，在此謹向此二殉國勇士致敬禮。

渡過了黃浦江，我還向那「永健」兵艦呆視，噢！我清醒了，這是東洋鬼子的賜與。

上了周家渡車站的火車，呀，火車上已有了我們的同志，他們拿着七九式的步鎗，在車廂內巡視，我招呼了一聲，閒談起來，車子就開動了。經過草綠色的大地，沒有山也沒有湖，只有小浜和養魚池，農人們用耕牛在車水，這邊是多麼安靜啊！忽然車子停了，車廂內一點呼吸聲都沒有，他們說是鬼子飛機來了，我帶着驚恐的心情，因爲這是第一次的遭遇啊！在窗洞裏張望，有三架意大利式的大型銀色機，正向我們的車頂上飛過，總算鬼子鐵鳥不搗蛋，沒掉下鳥蛋，但已飽受驚恐了。

沒多時，目的地到了。車站上也有兩位同志執武器覊同五十五師士兵查問行人，我那時的心境是多快樂啊！

接着來了幾位熟識的同志領到了團部，是在一家新造的祠堂裏，門口有兩位執鎗的同志守崗，更顯雄壯。祠堂很大，而後門剛對着火車站，那地點是很適當的。

一天的深晚，約摸一點鐘左右，緊急集合的號聲響了，我馬上荷鎗實彈，立刻到指定地點（周浦鎭區公所）去站崗，那時晚上天氣很冷，只有拿手電筒，叫口令，一個子來壯膽，同時我們的救護隊也一隊一隊的趕到火車站去救護掛彩的傷兵和受流彈的同胞，路上還看見二位同志扶一位受傷了的老太太，到公立傷兵醫院去，工作緊張，多興奮。

日裏鬼子鐵鳥時常來周浦鎭放蛋，但因人民鎭定，死傷極少，而我們一接到警報，就馬上出動，救護、警衛，這樣一次一次的使我們更加興奮，更加努力工作，覺得一點也不恐懼。於是有空時，就集合二三人，登在小舟上，蕩漾在水面。水面上照出我們的影子，好像

更顯得榮耀。假使有鬼子鐵鳥飛過境，我們都躲在蘆葦草裏，驚嚇樂憤都集合在一起，眞有說不出的快感。

但在十一月七日的中午，師部傳下密令，叫我們立刻退到上海，因爲這幾天浦東的局勢不穩。我們請求隨軍出發，師部終是不答應，說我們年紀太小，不能跟軍隊一塊兒跑。那時我們不吃午飯，即刻把鋪蓋打扎好，回到上海來。途中又渡過了黃浦江。我回頭凝視浦東。啊！浦東，再會了。

十一月十二日我懷着一顆不定的心，到徐家匯路一帶遙望，而在楓林橋那邊，發現了東洋鬼子兵。中山醫院裏掛彩的士兵都運到租界裏來，還有剛受傷的士兵也都在租界裏了。突然間裏邊忽發現了在浦東的五十五師一部分，我們買了東西給他們。那時我自己在想，我報國的願幾時可償？五十五師一部分士兵已到了上海，而我也還是在上海，志未酬，志未酬，志到幾時方可酬？

浦東服務記（廿六・十一・七日）

傅鵬（十八歲　實文生活）

醒來，天還未亮透。

下床後，剛穿好服裝，打好綁腿；恰好顧同志也推門走進來，精神十足地招呼：

——早×隊長！

——你早呀！

——你老是起得這麼早的，昨夜你是挺遲睡的一個啊！

我不作聲，祇對伊點頭笑笑。

一會兒，內務整理好，就與顧同志走出臥室，向××地方踱去，剛走進××辦公處的門口，就有幾個同志起立打招呼；一一地應承了，然後靠着寫字檯畔坐下，拉開抽屜，拿出公文，靜心批閱。

外面機聲「軋軋」地接着又傳來敵機的轟炸聲，聲音響得眞可怕，於是就命傳令請進張同志與顧同志。

——你們倆去偵查敵機轟炸那兒，速回來報告！

——是！他們倆騎了腳踏車去啦。

炸彈爆裂聲響得更多了。

半晌，時鐘報告七點鐘啦，已是進早餐的辰光，就此都踏進對過的食堂兼休息處去就餐。

早飯完了，踱進辦公室，坐定身子；張同志倆已偵查完畢回來了，氣呼呼地進來。

——報告隊長，敵機轟炸小石橋、鐵地橋等地，這時轟炸得更猛烈呢！

——好！你們倆去休息吧！我點頭笑笑，接着就命令救護隊齊帶急救藥品準備出發；自己也準備好。

不一刻，幾十輛腳踏車，帶了我們向小石橋地帶進發，到達目

的地，就命令散開實行救護工作。

我與兩位女同志，朝東走去。

——×隊長，你瞧！那邊正轟得利害呢，我們就到那邊去吧！李同志操着北平話。

——呵！我默然點着頭，表示同意。

於是我們又向東南方，敵機轟炸得最利害的地方走去。

「轟！」突然又來一個炸彈爆裂聲，塵土頓時都被濺起，煙霧騰騰地，什麼都有不見啦，接着又是一陣「軋軋軋」機關槍聲，直把我們嚇了一大跳。等到平靜時，定睛一瞧，喲！前面的一個宅莊，已化爲平地；哭喊聲四起。

我們趕過去一瞧，連死帶傷共八人；兩個老人受重傷死了，其餘的稍有創傷；由我們替爲包紮後，又喚伊們往醫院去求治。

如此地一幕一幕過去，大約三四小時後；敵機已停止轟炸。四顧已皆瓦礫堆矣！

我們一行三人，又巡視了一周，到烈日當頭的午時，才很快活地，騎了脚踏車回隊部。

回到隊部，剛踏進門，同隊出發的同志都已回來了，迎出招呼，滿呈快慰的容態，嘻嘻哈哈地，印象頗佳！

——咦！老傅，你怎的這麼遲方回來呢！

——你瞧！李同志和陶同志倆，和他一起回來哩！

同志們向我打趣，我祇默笑不響，也不顧；直弄得她們倆，倒有些兒不好意思，就往臥營裏一跑，舉止真天真極啦！

於是，我也向自己的臥營跑去，關緊了門，打了一盆冷水，將身上所染到的血跡，盡行洗滌乾淨，又換上了清潔的服裝；統統整理好，然後再走出來，到辦公室裏，躺在籐椅上，閉目休息了一忽兒，顧同志就來催吃午飯啦！

飯後，營部裏有信來，拆出一瞧，原是×營長的來條，有要事相商；我就帶了顧同志及周書記，馬上就走。從××路一直走到××路的盡邊，又拐了個灣，就到××師×××團×營的營部門口。

先由帶着盒子炮的兄弟，進去報告後，×營長就出來接我們進去；坐定了，經過一番寒暄之後，我就開始問：

——×營長！有什麼要緊的事，就請告訴我吧！

——呵！×隊長，師部裏有公示到，命令當地所有的團體機關，稍事準備；將有變動時，隨時調遣或竟要撤退哩，你們也應得準備準備才行。

——爲什麼？×營長！

——呵！你不知曉麼，因爲金山衛被日軍登陸了，我們這兒將受威脅，所以就有變化呀！

——啊！那麼我們準定實行吧！

——好！好！×營長笑容可掬地。

於是我們告辭退出，回到隊部；適有×連李連長來訪，就招待伊在辦公室，談談說說，甚感樂趣；談及本隊富軍服務成績，頗受李連長的讚許；談及戰事，又感到無限的興奮；最後談起了金山衛日軍登陸事，不覺深致憫慨！

李連長辭出來，馬上召集全體隊員，報告當天的戰訊，最後命令各隊員，隨時隨地準備應付必要時的行動，然後散隊休息。

五時許，派傳令往營部領口令。

夜飯過後，派趙同志等四人，參加糾察巡查隊；又憑桌寫工作報告書。

八時了；我就與顧同志倆，出去看看情境；一手拿了乾電池燈，一手執着三八式小型手槍。走到外面祇是烏黑的一片，靜得可怕！東跑西走的漫無目的，忽然走到××路和××路的十字路口，空氣有些兒緊張啦。

——口令！聲音又急又速的。

——××！

——幹什麼的！

——富子軍！

走過後，空氣又鬆弛啦。

——×隊長！大概不會出什麼亂子吧！

——呵！是呀！

——老傅！我們可回去啦！

——好！好！

於是我們倆就踏上歸途！走到××街口，過到了李同志和陶同志，她們倆也荷槍實彈了，眞是「娘子軍」哩。

——小娟！妳們倆怎麼來的呀！我驚異地問着。

——噢！我們倆是來看看形勢的呀！李同志笑眯眯的回答。

——誰派妳們出來的！

——唷！這是我們自已的意思呀！沒有誰派過的。李同志撒謊似的說着。

——好啦！那就可以回去啦！

李同志點點頭。於是我們就一口氣地跑回隊部，門口由張同志與王同志担任警衛，執槍直立，精神很好；招呼之後，我們四人就分別各回臥營了。

進臥營後，檯上的時鐘；針頭指着八點半鐘了，坐在床上，從行軍囊裏，抽出「戰時生活」來閱讀，空氣寂靜異常。

忽然，窗外有白光一閃，接着「工」的一聲響，就打破了寂靜的空氣。抬頭細聽，才曉得敵艦發炮轟炸陣地，「工工工」地轟得甚猛烈！我就無心看書了，拋去了小冊子，蹺出門外觀炮戰。

喲！大概是出亂子了吧！

炮火祇有自北方日艦上，猛烈地發射過來，越過我們前線的

的上空，飛向南面的後方去，却沒我軍還擊的炮火。日軍的炮火，發威了許多時候，仍不見我軍響應，也就不再發狂了！緊張的空氣就此也平靜啦。

回進臥舖，靜思剛才的情形，百思總不得一解；正在遲疑不決時，從外面傳進一陣嘈雜的聲音，欲待查問，傳令顧同志已急匆匆地進來。

——老傅！軍隊已撤退啦！

——真的？我有些兒不信似的。

——自然囉！參加糾察隊的同志，已被撤退回來啦！

我跑到外面一看，同志們都齊集着待命，慌張得六亂三千。

——×隊長！軍隊將全部撤退完了！趙同志氣喘喘地說。

——我們應如何辦法！馬副隊長說。

——好吧！那麼我們也祇好撤退啦！我慢吞吞地說着。

於是就各自回去整理行李，雜亂無章地，忙得不亦樂乎；息了一刻，都準備好了，趕緊排隊出發。走到×××口；就遇到一隊軍士。

——老鄉！×××往那兒去！一個軍官模樣的向我詢問。

我就指點了他們，又領導着抄小道走，經過××路，就到××路的××碼頭。黃浦江邊已烏黑黑地，模糊成一片；擺渡的船隻也找不到，又想不出什麼的辦法，簡直把我們的一羣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

幾個同志就分別找船；忽然聽得喊聲：

——喂！來呀這兒有船哩！

於是，我們如潮湧的奔過去，就近一瞧，是一隻裝煤炭的大船，足夠我們四十來個人擺渡了。趙同志在船艙裏，喚起了二個大漢。

——喂喂喂！快快！把我們帶到浦西去！

——噢噢噢！一個大漢揉揉睡眼的回答。

我們都踏上船；二個搖船的大漢，也搖動了櫓；船和岸間的水，漸漸地闊了。（1124）

離開上海的一整天

晁

我曾經過了一天又一夜的軍隊生活。

是在去年我找到了一個機會：認識了某師政訓處的且處長。當時我跟他約定入伍去做宣傳工作。當時我是多麼的快愉與興奮啊！

就在七日（廿六年十月）的午後，政訓處派勤務來通知說：要開發到青浦去工作。我就把極簡單的行李叫勤務替我帶了去。

這天本來下着微雨。入夜雨更密了。但且處長決斷地說：「今夜必須要離開此地，一點也不許遲疑！」於是在十二點半的當兒，各人的行李及一切雜具，都搬上了預先雇就的船上。隨着跟了十

多個同志暨二十多個士兵們踏入了船艙。

為避免危險起見，船裏沒有一點光亮。在迷濛的風雨的夜中，船慢慢地離開了澱西。起初我們在沉靜裏很安穩的行駛着，但過了一二十里路之後，風浪突然大了起來，雨也隨着風向驟緊；而船又有漏水的毛病，舟子只能緊管着櫓梢，淌進船肚裏的水就由我不斷地一桶一桶的倒出去。然而在狂風巨浪的激流中，船身東歪西斜，動盪不定，因之河水滲漏來的份量也不斷加多；河港正闊，連四個船夫也驚慌了起來，我們自然更恐慮萬分。最後由我建議：坐船同人均上岸步行，單讓船兒搖去，或可避免沉沒的危險。大家贊同後，便在風雨滂沱的黑夜中上岸步行前進。路是鄉村小道，濘滑難行，幸虧各帶有手電筒一隻，否則那能在茫茫的一片墨黑中去找進路呢？同時也謝謝背後遠處時有敵方照明彈或探海燈的照射，因此更明亮地照耀着我們的進路。途中，且處長對我說：

「這種雨夜行軍的生活，恐怕是懷同志第一遭嘗試吧？」

「不錯，我一點不否認。這時候我的夾大衣已為雨水所浸透，下身也完全給爛泥水漿打溼了。我當真感覺着許多苦痛，可是熱忱充溢着我的心腔，我總不忍讓第一遭的苦痛表現在面上。是的，我應當嘗試，我應當忍受，我也應當鍛鍊！

到青浦時已是淩晨五點鐘，船先在城門外等候，雨也早已停了。我們進城裏去打聽：知道七日晨敵機冒雨轟炸，現在到處是牆傾屋圮，所以居民差不多走完了，各地方機關也均遷往郊外，剩下的除一片遺留的炸藥氣味外，便是一種悽涼的景象——當然城裏還駐劄着一部份軍隊，因為我們的工作不能隔離民衆，所以也不便留駐青浦，馬上在六點多鐘繼續開拔，開拔到距城十二里路的首鎮朱家角去。

不遲也不早，我們的船離開了空城二個鐘頭，將到朱家角的時候，遙見敵機來勢凶凶的，至少有三十多架，又在青浦城廟上空大施轟炸了，投的大多是燒夷彈，遙遙的濃煙不斷向上昇；共投炸彈二百枚左右，這回青浦城一定是完了。

到了朱家角，見情形比較好一點，但駐劄在鎮上不大適當。且處長因為知道我對於此間地形很熟，所以叫我代為選擇一個距鎮三五里路比較冷落的鄉村為駐所。再三考慮，便選定在水陸交通均便的澱山。（以一個小土墩為名的村莊。）

因為敵機也到朱家角鎮來盤旋，我們的船時停時駛的設法迅速前進。在上午九時開船，祇須行四五里即達的澱山，直到下午二點鐘才到。我同且處長李處員先上岸找房子，其他同志暫在船中等候，經過了好些時間，才借定了澱山以西里許的幾間農家小屋。等到招呼其他同志上岸，勤務搬上行李雜件時，時間已四點過了。匆忙中我們就近買些番芋與雞蛋吃了頓一整天來比較安定的午餐。飯中，我們談了些怎樣開展工作及其他多方面的情形。飯

後遙遙看到青浦上空還是迷漫燒夷彈的黑煙；同時敵機也來朱家角鎮上投了二枚小型炸彈。所以我會下斷語似的說：「敵機已大舉轟炸青浦了，離城十二里的朱家角，要遭空襲也是可能的事。但距鎮四五里的此間鄉村，決可避免敵機注意，所以我們很可安定的加緊工作。」政訓處同人也頗以爲然。

五點鐘，駐處已草草的整理好了。我因爲脚上僅有的一雙舊皮鞋，在夜雨行軍中走得更壞了。於是便決定乘着這空暇的時候，直跑到鎮上去買一雙鞋子。不料跑遍鎮市商店均緊閉着門，據說要到晚上才偶而開一會，因此我在一個小茶肆裏等待着。但是到了九點多鐘，因敵機又幾次過境，所以商店一直沒有開門。聽了茶肆主人的誠意話，便不想單身在黑夜裏趕回駐所。

大清早買到了一雙跑鞋，跑回澱山時，政訓處的同人卻又在天未明時開拔他去了，屋中只留下我一副簡單的行李，也不見留有字條。祇在一位來此時曾接洽過的張先生處得悉了一些情形，據云：昨夜又有軍隊來此駐紮，且處長他們便恐怕與作戰軍隊同駐在一處，有遭敵機投彈的危險，所以在夜半二時左右，又匆匆開拔他去，但目的地未定，故把我的行李留下了。臨行時曾對張先生說：「空氣很緊張，此間居民也以西遷爲妙。」想不到政訓處同人竟懼怕跟作戰軍隊同駐一處，試問將如何開展工作呢？真未免太使人傷心了！雖說政訓處大多在戰區後方工作，但到底也是軍隊中的一個隊伍，未滿一整夜的駐紮，而又忽忽開拔他去，我真十二萬分的感到不幸！

當然，我也應該責我自己，要過軍隊的生活，絕對不許有絲毫個人的行動，事實上這一天一夜所留給我的悵惘，是我自作自受的！（1081）

第七輯　炸彈下

血肉橫飛

黃警頑（商務印書館交際科）

無論在何時何地，只要靜悄悄地閉起雙目，回憶起往事來，它便一幕又一幕的繼續着，彷彿電影似的在我眼前開映着。這些影片之中，有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

我出世四十多年，第一次碰到對外抗戰。為照顧老母避難而沒有當真去從戎，只在屋子裏握筆。西洋新聞學家曾說：「一枝筆亦好勝過三千枝槍。」文人無用論，實亦不足盡信。滬戰爆發，因為我服務的公司，工廠和各地的分館都在戰區，損失很大。幸而當局者處理得法，在減薪不裁員的支配下，還是照常供給後方民衆的精神食糧；而我也得以繼續努力於文化工作，眞是不幸中之大幸。「八一三」後，曾一度服務難民教育、救濟傷兵、編集史料，略盡國民天職。

當我見到華美周刊的「上海一日」徵稿啟事，認為在這題目下大家可把過去一年來的任何一天的自身生活片斷追寫出來，所以可歌可泣或可痛可恨的故事自然很多，又因為這是全上海人的集體創作，我感覺到無限的興奮。

我在八一四那一天受到的刺激，終身不能忘懷。那天的驚唬，至今還在腦海中縈廻着；今天再也不能不提起筆來伸訴一下敵人的暴行了。

那天雲雨方過，十時許，第一次看到我國飛機翱翔於黃浦江上，轟炸日本「出雲」兵艦，我們看了異常的欣慰。午後天氣放晴，三時去四川路青年會，領甘、青、康學生十二人（青學生李應基被難）到大世界中央難民收容所服務。走到童子軍辦事處，將屆四時，接洽方完，領至各部參觀，覺得秩序井然。難民人數有三千多，不啻一大兵營。將出大門，而雙方飛機正在天空交戰，有許多難民正叢集馬路中央。正在此時，忽自天空中投下一重約六百磅的炸彈，頓時天崩地裂地一聲響，地上陷了一個大窟窿。死傷者五六百人，血肉橫飛，焦頭爛額，破腸裂肚，折肢斷股，頭碎筋連，種種慘象，不忍卒覩；祇要是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看了無有不生憎恨心的，無有不流同情淚的。我幸未遭波及，就和童子軍等救起許多未死的難胞，把他們送上了汽車。在中西藥房那面看到被炸死的母子三口，其母全身已炸成數段，但雙手還緊抱着孩子不放，可見母愛的偉

大。我鼻子嗅到血腥氣，再也不忍看下去了，眼淚不自主地奪眶而出。同時我想拿起拳頭來打這殺人的魔具，但我仔細一想，這是誰的過錯呢？牠是無知覺的礦物質，這是主使暴行的法西斯軍閥的罪惡啊！（1025）

大世界的兩顆炸彈

賓人

一年前的八月十四日，我親眼看見二顆巨大的炸彈落在大世界附近，「轟」的一驚醒了幾十萬正在做迷夢的人們，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心悸！

這天（十四日）的飛機聲眞響澈了整個的大上海。為了要瞻仰中國空軍人員的技術，在吃中飯時特地和良弟爬上屋頂去看個清楚。這時候許多大飯店或露台上，眞像一間間的包廂，人頭擠擠的都專心一意向天空望着。我們看見一隊有國徽的銀白色飛機向東面飛去，就知道這是去轟炸敵艦的。那時，每個人的感情眞是熱烈到了萬分，有的拍手，有的叫好——直到喉嚨叫啞了而不知渴，手拍腫了而不知痛！

突然，一陣很急促而異樣的軋軋機聲又起於上空了，我抬頭一望，只有一架它似乎飛得很急迫而又像不勝其重的樣子，大家都驚喊起來：

「啊！這架飛機受傷了！」

然而這飛機依舊竭力支持牠的平衡，向西面飛去，出乎意外的，飛到大世界的上空，機翼一側，兩顆灰黑色的大炸彈落了下來。

「炸彈！炸彈！」我嚇極喊了，但是話未說完，「轟」的一聲響了起來。這響聲幾乎震聾了我的耳朵；對面的牆壁上一陣陣的石灰落了下來。我拖着良弟急忙下了屋頂，那時的心眞是被嚇得糊裏糊塗。二十分鐘後，看熱鬧的人都站在愛多亞路上，弄堂門口也圍了羣人，每個人的面孔都緊張着。一輛輛的救護車飛也似的駛過去，駛回來的卻裝滿了血漬淋淋的屍體，尖銳的迴聲振動了每個人的心弦。我開始記起了剛才的兩顆炸彈。啊！這巨大的響聲，是全面抗戰開始的第一次吼聲！

大世界的二顆炸彈，炸死了一千多個人，但也驚醒了幾十萬醉生夢死的人——至少也可使得他們想到，偉大的時代是已經來到了。（686）

是誰的責任（廿六·八·十四·）

佚名

記得去年上海的租界中，曾發生數件炸彈的大慘案，其中最為慘酷的，莫如八月十四日的大世界前的慘劇。那時我已加入戰時服務團，派在虞洽卿路某教堂內服務，因為該教堂是收納戰區

中來邏避難的教徒;因爲人數過多,不易管理,便由我們一隊擔任警衛並擔任調查與護送的職務。那天下午,我在外邊勤務,約莫一二點鐘的光景天空中又起了猛烈的空戰,機槍聲密如連珠,流彈橫飛,路人飲彈的可不少。這時,大世界的上空突然出現兩架飛機,一架在上的速度很高,追過了下面在搖蕩的一架;一忽兒,下面的一架掉轉機尾,向斜刺裏飛去,祇見在略一傾側的時候,自翼下墮下兩個黑點,很快的落向地面,不一會,便聽得轟的一聲,接着一陣黑烟猛向天空衝去。就在這陣黑烟之中,葬送了許多無辜的同胞,造成這幕慘絕人世的悲劇。

慘劇發生後,我們已得報告,就在隊長命令之下,馳赴出事地點協助救護人員救護;他們很熱烈的歡迎我們,他們正苦人少哩!同時我們也絕對不願坐視受傷同胞的呻吟,昧却我們的良心。在我們將近出事地點時,就遙見被難同胞東倒西斜的倒在路上,罹難的汽車正在吐着火舌,自在焚燒。偶有一陣琉黃氣從燒焦的橡皮臭味中送了過來,鑽進我的鼻孔,刺得鼻神經有些難受,但是我不顧這些,只向前衝去,執行我的職務。

我的兩足步步逼近遭炸的地方,平日不易聞到的難聞氣味,現在漸漸濃厚起來,不斷在鼻孔邊飄蕩;不知不覺中,我的兩足已踏在血和水的混合液體裏,把鞋底染紅了。在我的足邊,有一件東西,大如豬腰,注目一看,原來是一個帶血的人腦,並未破碎,上面還附着半個有髮的腦殼;嚇得我的心勃然一跳,連忙移開眼睛望向前面去,不料映在眼裏的又是一隻斷了腕的手,五指俱全的伸開着,心中又是一跳。再過去,地上躺着一具屍首,牠的頭顱已齊肩飛去,血還從頸腔中汩汩的向外流出;在牠的旁邊橫臥着一具較矮的屍首,左臂已斷,前腦袋爲彈片炸去,祇賸了後腦殼上一些髮鬈,還認得出這是一個中年女子。那時我全身的神經突形緊張,心臟跳動得更爲厲害,面部發燒,兩足不覺顫動起來。幸而崇高的理智把不安的心定下來,於是膽也壯了,手足也活動起來了,很迅速的去救護傷者。

炸彈落處,便是一個面積約一方丈的大洞,深可八九尺;兩旁房屋所有的玻璃,全都震碎,牆上還嵌着許多彈痕,即此可知該彈炸力之大了。至於還有一枚炸彈,據說是落在鐘架下的泥地裏,此說是否可靠,我也不得而知。在那大洞中,積滿混着血的水,洞裏泥土變成褐赤色,一股腥臭的氣味散佈在空氣中,令人聞之作嘔,我祇好用手巾掩住鼻孔。

有一點很奇怪的,就是這許多屍體,橫在馬路兩側的爲數較多,尤其在紅綠燈亭下,屍體堆積得像沙袋一樣,高圍成一圈。馬路中除點綴着已毀的汽車外,躺着屍體很少。這大約是在炸彈將近地面時,人們紛向兩側及紅綠燈亭下躲避的緣故;馬路中的,或許是在驚慌中不及奔避的一羣。在這許多屍體中肢體具全的很少,

多半是缺肢裂體的殘屍，形狀很是可怕。有幾具屍體，區別不出哪是四肢，哪是軀體，已變成血淋淋的肉團，看來令人鼻酸！

我們救完了數十個傷重的同胞後，便等待集合令歸隊。一個年約七八歲的小孩正在路側啼哭，喚他的媽，他的衣服滿染着鮮紅的血。於是我們走上去詢問，據他說：他是同他的媽媽和弟弟一同出來，現在他們不知到那裏去了。他說畢，又放聲大哭。我們聽了這個可憐孩子的話，明知他的媽媽和弟弟是遭難了，但是不便對他直說，只得用蜜言安慰他，由我們報告巡捕，送入捕房，這是多麼悲慘的啊！

最近廣州武漢的轟炸，死傷的重大，較之上海有過而無不及，看來敵機的轟炸，似乎可以消滅這兩地人民的勇氣，但是經過幾番的證明，同胞非但沒有削弱他們抗戰的決心，反而目睹敵人的濫肆屠殺，更使他們切齒咬牙，大有不殺盡敵人誓死不休的氣概。回顧孤島上的同胞，終日在歌舞場，溜冰場，游泳池中……消耗寶貴的光陰，沉浸在紙醉金迷的環境裏，隨着炮聲的漸遠而泯滅他們堅定的意志，豈不令人痛心！但願孤島上的人們，趕緊追上前線的同胞，一齊走上抗戰的大道上去！

雖然大世界的慘案，後來查出炸彈是由我國飛機落下來的，責任應歸我國，可是要不是敵人蔑視公理，破壞條約，肆意侵略，我國飛機怎會因夠彈架的擊損而撤下大禍來呢？究其根源，這次慘案，全由敵方促成，無異是敵方借刀殺人的啊！（847）

南京路慘炸目擊記

潘子農

從八月十三日展開了淞滬區的抗敵戰爭以後，在我極度興奮的情緒中，絕對沒有感覺到半點恐怖，半點畏懼。然而昨日在南京路上目擊那顆不知來歷的巨彈之爆炸，却使我心頭停留了一個不易醉滅的悽慘印象。我們願意敵人用炮火把全國民衆燬滅於抗戰的前線，但對於這種兇殘的，不道德的轟炸，決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假如說：公理是在大砲口裏的，那末我們祗有以血腥的戰鬥來回敬這些野蠻的獸類！

正午十二時五十五分，我在新雅餐室門前和兩位朋友分別後，打算走到揚子飯店去拜訪一位纔從南京來的舊友。揚子飯店是在雲南路與漢口路之間的，所以我從人行道上向西走，預備從貴州路那裏灣過去。剛走了二三十步，突然聽到空中很迫促的飛機聲，我就在貴州路口站住了，仰首瞩望，看見兩架巨型的轟炸機，好像被對手方面追趕得很驚慌似的直向黃浦江那一面逃避下去，從機身的顏色和逃遁的方向看來，其爲日軍的飛機是無疑的。漸見兩機向東隱降，我也掉轉身體，灣到貴州路上去了。就在這時

候；忽聽砰然一聲，身體受到劇烈的震動，而位在貴州路口的一家洋貨鋪的櫥窗玻璃，隨即震碎在我的身旁。

爆炸聲是從東首來的，我的視線自然也移向東邊去了。首先，我看見先施公司門前的玻璃棚坍下一部份來，南京路與浙江路交叉點上的羣衆，慌亂地向四處奔逃，在奔逃的人羣中，就有流着殷紅的鮮血的人，接二連三地倒下來。接着我又發覺離開我身旁十多步的貴州路轉角上，也撲倒了一位穿灰色佛蘭絨西裝的中年男子，因爲距離很近，我看出他的創傷是在靠近腰際的背部，茶杯大小的窟窿，紅得發紫的血不斷地從那裏湧出來。當他倒下的時候，他還用左手從上身口袋裏摸出一塊手帕來，反手過去掩護自己的傷口，這個動作祇做到一半，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了。我正預代他發出求救的呼聲，另一個更慘的情狀奪取了我的視線；一個穿白衣黑褲的婦人，右臂雖被炸去，卻還亂哭亂嚷的向西奔跑，等到她聽見路旁的人說她炸斷手臂的時候，僅僅回首一顧，便不聲不響地倒了下來。這「回首一顧」的慘狀，真使我不自覺的流下眼淚來。

街道中，汽車和人力車都在運送着鮮血滿身的男女，其中有一輛人力車，坐着一位穿黑拷綢短衫褲的老年人，雙手撫着他被炸破的頭顱，瘋狂似的叫喊着。在他的兩膝間，還僵臥着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

帶着憤怒的心情，我迎着奔逃的羣衆向東走，一路血跡遍地，腥臭撲鼻。先施公司的人行道上橫着兩具殘缺的豔裝少女的屍體，英華街口有一個報販橫倒在一位西人的屍身上，十字路口鐵柱上的崗亭中，那位管理交通燈的印度巡捕的一條粗壯的腿，從隙口裏伸了出來。先施永安兩公司的玻璃櫥窗沒有一塊是完整的，大成點心鋪的櫃台也炸成粉碎。據說這顆爆炸物是擦過先施公司三樓的陽台而落在街心爆發的，所以先施公司的職員大半都受了傷。當我越過廣西路的時候，曾經親眼看見一個女職員扶着一位炸傷腿部的男職員向南走去。

捕房的警備車和另一輛裝滿萬國義勇隊的卡車開到了，我就這樣向西折回，從廣西路走到了揚子飯店。登樓後，在五樓臨街的陽台上，目送十多輛插着紅十字會的旗幟的救護車，裝滿了這些不幸的受難者駛到各處醫院中去。南京路上尋妻覓子的哭聲，尙隱約可聞。

關於巨彈的來源，據說當時趕到出事地點來維持秩序的萬國義勇隊中，有一位俄籍隊員拾得一方兩英吋光景的彈片，上面有強極顯明的日本文字。這一點，責任問題之誰屬，已經不問可知了。

肇事後的南京路，西至貴州路，東至福建路均已斷絕交通，我在下午六點十五分光景，曾設法到先施公司門前去巡視了一趟，

其時路中血跡已全部冲洗乾淨，兩旁各商店櫥窗裏碎的玻璃屑，也由清道夫掃成一堆一堆的，正在用垃圾車運去。一位高級西捕很沉痛地對我說：「日本的炸彈，至少有一百磅重量。」

八點半我到了寶隆醫院，那裏有九十幾個受傷者，其中重傷者十餘人，據醫生說是很難得救的了。三樓的一個病房中，有姓石的弟兄三人住在一起，當我和朋友在新雅進午餐的時候，他們也坐在一張圓桌上吃飯，現在是一個炸去左耳，一個炸燬右腿，另一個是整個身體都變成紫灰色了。

死，不足懼！死於神聖的民族抗敵戰爭，更不足懼！然而在未死之前，我們至少要替這些無辜的受難同胞，向野蠻的獸類算清這筆血債！

南京路上的血債

谷夫

——喂先施公司的門前落了個炸彈！

我剛從一輛遣送難民的汽車裏跳下來，一個熟練的管理員——林，迎面就對我這樣說。雖然這話是很簡單，但在我的耳朵裏，正像一個强力的爆炸物，立刻在我的心的深處爆了起來。我們心飛快的跳躍着，熱血迅速奔流，漲紅了我的臉。

就在這時候，我忘記自己是站在仁濟堂（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門口，忘記我周圍有着許多飢餓的、受傷的難民要我照顧遣送。我想起了離開先施公司不遠的家，想起了一定正在焦慮着自己的祖母，想起了時常跑到日昇樓去玩的弟妹，想起了每每站在家門口候我回去的嬌，一陣陣冷水澆在我的頭頂上。

一輛救護車自愛多亞路那邊很快的駛過來，血紅的十字旗飄着，突然，牠那可怕的警笛把我震醒了。我知道這是一個機會。私慾的火燄燃燒我服務之心，我迅速地一面將餘下來的一些工作託付給站崗的鐵，又叫他在隊長面前代請一聲假，一面就橫到馬路中央，候這輛救護車駛近來。汽車果然開慢了，但是沒有停，我就機警的平地一跳躍上了汽車的踏板。一手抱住了白色的門板，車輪又快了起來。

馬路上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對我張望，許多人似乎要把我活活吞下去，我驚懼，我羞慚，但我安慰自己說：「嗄！他們不知道我的秘密呵！」熱風尖銳的打耳邊擦過，馬路越來越冷靜了。是大難將來的氣氛。但我又私自安慰自己，先施公司離我們家還有一條馬路寬，大約家裏的人不會遭難吧？

立刻新的念頭又鑽進了我的腦袋，新的煩惱佔據了我的心，我心裏非常的亂。駛近了九江路（即二馬路）路上已戒嚴了，許多人阻塞在一堆，有人在咀咒着日本赤佬，也有人在罵着洋鬼子太可惡。衝過巡捕的防線，是萬國商團的陣地，輕機關鎗與來福鎗

在他們的肩膀上上下下的動着。轉了一個彎，汽車在廣西路和南京路交叉處停了下來，一個滾在大櫥窗前的猙獰的頭顱，首先撞進了我的眼簾，我的心就立刻是砰的一跳。

從幾十層樓高處飛下來的玻璃，散滿了號稱繁華之街的南京路，鮮紅的血染紅了柏油和柚木造成的路面，血塊在馬路凹處厚厚的積了起來，救火會裏的「單管」正在努力地沖洗着；穿白色制服的人在血泊中打着帆布床奔跑，一個個爛頭焦耳的受傷者被人從灰堆裏拖出來，呻吟之聲阻止了救護員的呼吸，凌亂的傢具妨害了許多工作人員的進行，好幾十輛救護車多停留在十字街頭，卡車上也堆了不少像牛肉似的周身沒有一處完整的死屍。沒有一個人看，也沒有一個人哭，各色軍人多集中在先施公司的門首。

正義之水，頃刻熄滅了我正在焚燒着的私慾的心，我雖然又會想起過家和騙，但是悲慘的場面好像在對我說：

——可憐的孩子，你不應該這樣，你不該這樣的留戀家和愛人呵！你得就道，躺在這兒的許多許多人，他們也都有一個像你的一樣美麗的家庭，也多有愛人正在熱情地期望着他們回去。但是他們現在是爲了爭取國家民族的和平自由的戰爭，被遺落在這裏，犧牲在這裏了。那麼，你能够忍心丟棄了他們，竄到你的愛人的懷抱裏去嗎？」隨卽心裏起了一陣回聲：「懦漢，不要走，盡你的天職呵！」

一瞬間，我遺忘了家，遺忘了愛人，遺忘了身外一切的一切。

平日看見別人流血要咬緊牙關閉上眼睛的我，奇怪，今天一些也不怕，血的市場反而使我的眼發了光，我沒有道謝就離開了汽車，但太多的事反而使我呆了手。

正好從對邊橫路裏衝出來七八名市商會裏的童子軍，這在那時的南京路上恐怕還是唯一的同志，我們在互相敬禮之下，就不約而同的擁進了先施公司的門，起先裏面是漆黑的，因爲沒有燈也沒有窗，走上了二樓，是比較光亮些了，什麼都看得淸楚，幾個救火自模樣的人正在割着電線，凌亂的東西使人不能行動。三樓的東南角顯然已經塌了下來，龐大的橫木擋住了我們的視線，什景貨件堆得比人要高，我們開始疑惑到裏面還積壓有遭難的人，一個着武裝的美國兵也隨在我們後面跑上來，他好像知道我們的心事一樣，打着英國話對我們說：「快翻呀！」石灰在我們四週狂舞，口罩開始罩上了我們的嘴。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中年男子，被我們在大櫃台下面發現出來，外額上在流着血，肚腸纏住了他的腰，四周的石灰已變成了紅氈，可是似乎尚還沒有死，顫動着的嘴好像嘗在喃喃地說：「我……我不打緊，裏面還有人哩！」我的血幾乎熱得要沸了，我立刻跑到被炸不久的窟口處，大呼下面快些扛幾隻救護床來，馬路上

許多人的頭都一齊地抬上望，我立時做了他們視力線的焦點。幾十隻鏡頭也對住了我，我嚇得退了轉來，猛回頭，我看見一個雄壯的童子軍，神威地站在一面櫥窗內的高處，他左肩上背着一枝神聖的鎗，右手拿着一幅很大的青天白日旗，我忍不住默默的喊了出來：

「中華民國萬歲！——」

這是侵略者的炸彈（廿六·八·廿三·）

夢痕（先施職員）

一清早就給嗚嗚的鐵鳥聲從夢裏催醒過來；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差不多每個早晨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起身的。

天氣很熱，好像熱得比昨天更利害；太陽一早就放出强烈的光芒。青天浮起一堆堆的白雲，在慢慢地移動着。

我們公司裏的鐵門，依舊只開了一半，沿馬路的櫥窗給釘上厚厚的木板，以防流彈的破壞。顧客少得寥寥可數；職員們閑着沒事，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談天。午飯後，炎熱的天氣更熱得利害了，顧客比上午更少了，坐進櫃檯裏和施閑談。這時，哭哭的機關鎗聲，間夾着轟轟的巨砲聲，一陣陣地傳進公司裏來，震撼公司裏每個靜穆的角落，威脅每個職員的緊張的心，可是職員們似乎並不因而驚懼；因爲處在這鋼骨水泥的巨廈裏，無異處在一座堅固的堡壘中！誰都會感到這是比任何安全地方會來得更安全的！

壁上的時鐘好像剛打過一下，機鎗聲和砲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也聽不到軋軋的飛機聲，公司裏靜穆的空氣更變得肅靜了。

「轟——嘩啦啦——」

突然一陣天崩地裂的聲浪衝進我的耳鼓，激盪我的耳膜，接着好像有一陣狂風暴雨，向我的身上襲來，身體給一種巨大的壓力壓了下去，神經失却了常態，模糊的意識裏浮上一個鉅大炸彈的暗影。

一會兒我的雙脚下意識地移動起來，蛇行着爬出櫃檯，像前線戰士奉到衝鋒命令似的，向一個門衝出去，沒命地飛奔，轉了一個彎，衝到送貨間。

這裏已經集滿了人，捧着頭的，托起臂的，捺住胸的，每個人盡可能用手按住自己的創傷，殷紅的血液從傷口汩汩地淌出來，滲透了單薄的夏衣，點點地滴到地面，地面變成紅紅的，好像給鋪上一層新的油漆。

呼痛，嘶喊和咒罵混合成一片，炸彈在這裏繪成一幅人間最慘痛的圖畫！

逃到這裏的人們，首先向自己底週身檢查一遍，我也向自己的全身各部察看了一下——倖運！我沒有傷，我逃過了這次浩劫！

「受傷的快到送貨車裏去！」

宏亮急噪的聲浪衝破了恐怖緊張的空氣；一位送貨處的管理員拉直了喉嚨像官長在發緊急命令，他的臉上充滿着悲憤的神色。

於是人叢騷動了，一個個受傷的同事，帶了負傷的身子向車廂裏鑽。每個人的臉上，顯出極端的憤恨，他們知道這是誰給予他們的痛苦，他們將永遠記在腦子裏，他們將向這批人類的劊子手復仇。

恐怖和緊張的空氣稍微鬆弛了些，我重新回進公司裏。公司給燬滅了！富麗的陳設給破壞了！一陣強烈的香和臭的混合氣味直衝進我的腦際；塵埃和烟霧佔據了整個的空間。貨品零亂地飛散在地上，光滑的地面鋪上一層玻璃的碎屑，受傷同伴們的鮮血，洒滿一地。我踏着暗紅的血跡前進，到自己工作的××部。

「吳！——吳！——你……你傷了麼？」我喊着。

「…………」

吳沒有回答，只勉强掙扎着身體，回過頭來找尋喊他的聲音。他見着我，頭微微地點了一下，無限的痛苦堆滿在他灰白的臉上。我走近了他，他慢慢地把右手按到大腿的傷處，紅的血沁透雪白的西裝褲，淌到地上。

我正要叫喊，我要設法把他抬出去，可是巧得很，救護隊扛着擔架床走過來了。兩個救護者謹慎地，緩慢地把他扶進擔架床。我跟着重又回到送貨間。

這裏橫七豎八的躺着好幾個被炸彈奪去靈魂的軀殼，真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當我看到毛巾部一個學生的大腿給炸彈和身體分離的時候，我的視線立即逃避這個悲痛的現象，我的心房只是別別別地跳動得更利害。

「南京路上飛來巨彈。」

「先施公司被炸。」

「…………」

晚報上用頭號大字登着這消息，雖然沒有說出炸彈的來源，和造成這次慘案的主角，但是人們的嘴裏却會不約而同的說：

「這是侵略者的炸彈！」（477）

飛來的橫禍（廿六・八・廿三・）

阿傑（商店職員）

大家也許沒有忘記吧？在「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之第十天，八月二十三日，不是先施公司被炸嗎？而今，又是一周年了。

我回憶起那天在暴日當空，火傘高張的正午時候，商場里顧客來往如鯽，酒樓部正是午餐旺市的辰光，突然飛來了意想不到的橫禍。

嗵！那震天的鉅響，把高入雲霄、建築堅固的大廈也震得動搖起來。接着是玻璃破裂聲，貨物倒塌聲，好像傾盆大雨突然來臨的樣子，把人們嚇得目瞪口呆，有的蹲在櫃台下，有的縮在角落裏發抖。

「炸彈！炸彈！」

「什麼地方？」

「不知道！」

可是人聲鼎沸了，秩序亂了，人潮由西部洶湧過來。受傷的扶住頭，掩住眼，像泥人，像血人，邊跑邊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什麼地方？人們問得更着急。

「東亞酒樓！」「玩物部！」知道是在公司裏，大家更加恐怖了。

過一會，救護車，救火車，警備車……都飆馳電掣地開來；童子軍，擔架隊……成羣結隊地跑到被炸的地點；老閘捕房都全體出動來維持秩序。

那時的我，可沒有驚慌，反而鎮定，憤恨的心，燃燒得像火一般熾，肌膚也緊縮起來了！古人說的「怒髮冲冠」大概就是這樣吧？

我匆匆地跑到被害的地方。

啊！這不是「東亞」，是倒塌了的瓦礫場！塵埃紛飛像發霧，折斷的電線像柳條一般垂下來，有些正在燃燒着。人，被掩埋了，只露出一隻脚或一隻手；有的被燒成一堆黑炭。呻吟和呼救的悲聲，從每個角落裏發出來。

那時，我不知道心痛，也沒有掉下眼淚，只用手去摸摸受傷的人們，覺得還有氣息，就叫人幫幫忙，把他們扛下去：一個，二個，三個……

這是一幕永遠印在我的腦海裏不能磨滅的慘劇。現在又是週年了，我還懷念着那些被犧牲的人們！我默祝着：

「被犧牲的人們啊！你們是光榮的，是爲國犧牲的，好像戰場上的勇士一樣！我們現在雖然沒有死，但我們要爲你們報仇的呀！我們要抵抗到底，終要把敵人驅出國門，建立一個自由的新中國，那時你們定會在九泉之下含笑吧！」（476）

南站的被炸（廿六·八·廿八）

楊恝黎（十七·學）

廿七日的報紙上就登載了，日機將大舉轟炸南市。事實或是謠言，誰也說不定。似乎人人都懷着驚恐的心，從廿七日的早晨一直捱到廿八日的正午。

辣毒的太陽漲紅着臉升到中天；蔚藍的天空滿佈了灰色的雲朵，時時遮斷太陽的光線，使大地得到片刻的陰涼。

在南市一隅，十分靜寂，很少有人在街上行走。素稱繁華的十

六鋪和民國路，現在也找不出一個人來。

南市是死了。可是在滬杭甬鐵路的起點處——南站，正擁有成千成萬的難民，他(她)們的家被無情的砲火毀滅了，他(她)們的生計也被戰爭呑吃了，沒處安身，只得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因此他們都羣聚在這南站等火車。

但是火車還沒有到來，千萬個難民只好等待着，雖然太陽的熱炙在他們身上，可是這不能算什麼，爲了國家，爲了民族，自身受着小痛苦是無關緊要的！

難民裏有各式各種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也有成羣結隊的，也有自己一家的，也有單身的，各人帶了些僅有的物件，忍耐的等待着。

時間是正午了，難民們什麼都沒有下肚，偶然帶了一點食物，都被小孩們吃去了，而且這還無濟於事，小孩們還不斷地在饑啼。於是大人們忍不住輕微地嘆息起來。

一點多鐘了，車子還沒有來。難民們漸漸疲乏了。酷熱與飢餓同時襲來，他們更是支持不住，於是人叢堆裏擾動起來了。

出人意料的天空突然傳來飛機的聲音，許多人底心開始顫抖着。大家抬起頭來找尋飛機，看看是否飛到他們的頭上來？

天空的雲塊一層又一層地重疊着，遮住人們的視線，太陽光又是那麼耀眼，飛機究竟在那裏根本看不見。但是從那飛機的轟轟聲，可以推想到飛機總不在頭頂的天空中，也一定離此不遠的。

突然飛機降到雲陣下面，距地面並沒有多少高，一共十二架，銀灰色的巨大的翅膀下閃爍着兩顆炫目的大紅點，牠們直向南站的上空飛來！

於是人聲沸騰起來。驚惶的怪叫，悲慘的痛哭，瘋狂的奔跑，手足無措的呆立不動，千萬個難民在這種情形下，除了慌亂，沒有別的好辦法。

轟！轟！轟！數不清的炸彈，吹不散的濃煙，遮沒天空，震撼屋宇，好像要把整個地球毀滅似的。於是房屋倒塌聲，機槍狂號聲，以及人類的慘叫聲，混成一片，眞是驚心慘目！

有的人剛走了幾步，就倒下去，血從創口像噴水泉般直射出來。也有人跌倒了，還想爬起來，然而又倒下去了，津津地冒着血。

沒有頭的人，斷了手足的人滿眼皆是，一個個都躺在地上，橫七竪八的，那簡直說不出是什麼，根本沒有東西可以用來形容！

火車站炸毀了，完全倒塌下來，木料在熊熊的火裏燃燒着，黃煙繼續向天上沖。

約摸過了五分鐘，人們的神志才回復了原狀，哭聲更加厲害了，當沒有死的人看到自己的親人死傷，怎不感到哀痛？同時，未死的人們差不多都走失了，父親喚着兒子，兒子喊着母親，含淚的叫喚，聲音又是怎樣悲切！

更有不能分離的：母親死了，孩子還要母親給他哺乳，孩子死了，母親不忍拋棄孩子，還抱在懷裏痛哭。——觸目酸鼻的事蹟，到處都是。那是多麼殘酷的啊！

沒一刻，救護隊來了。受傷的一批批上了車子，救護員們在血地上跑來跑去。因爲受傷者太多了，重傷的只有讓他死去，微傷的也只得請他們自己到醫院裏去。有一個救護隊員在尋受傷的人時，忽然在血泊中發出一絲細微的叫喚：「孩子，我的孩子……！」可是當他仔細辨別這聲音從那兒發出來，倏然聲音已經沒有了，這大概是一個垂死的人忘不了他底孩子所發出來的最後的呼喚罷？

救護車來來去去的十幾次，才把傷者完全救護去，但是不少的死者，却依舊橫陳在地上，沒有人來收拾。霎時間蒼蠅帶來了無數的同伴，一齊來吸吮這頓侵略者所賜予的美餐了。

天漸漸地暗了下來，太陽的紅臉不見了，半空的灰雲已變黑色，似乎有些雨意。地上斑駁的血痕也緩緩地掩沒在黑暗之中了。或者偶然有人談及，至多也不過這麼講：「南站吃了一次炸彈，許多難民都被炸死了！」

夢的現實(廿六·九·十八)

禾 乃(十七·學)

還是我永不會忘記的去年「九一八」之夜。

天空是碧海似的蔚藍，疎疎地點綴着幾個星星，像戰後的殘兵那麼零落、只有皓月從深藍色的夜空和飛馳着的白雲中掙扎出來，用那溫柔的清光，擁着靜寂的南市。這裏是靜的鄉村，只是沒有一望無際的田野，沒有樹也沒有河，但却有一片喧鬧的秋蟲的鳴聲。這是一個挺可愛的秋夜，一個秋的月明之夜。

這時，只剩下祖母和我，另外還有一個中年的傭婦，守着這寬大的屋子。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後，爸，媽同年幼的弟妹早已避往租界，而祖母不忍離開這偌大的家屋，所以留在家裏。我也和祖母同感，而且我尤其愛南市的靜寂。在這靜寂的環境中，想像戰場上忠勇的吾軍奮勇殺敵的熱烈生動的場面時，是極其動人的。

這晚，(九一八之夜)我們三人吃過了晚飯，坐在月下的走廊裏談些關於戰況的話。不，這晚是四個人，還有姊姊，她才從租界上的家回南市來。看到這靜寂的南市，這可愛的秋夜，她說她不願回租界去了。

就在這秋夜的碧空，傳來了飛機的軋軋聲，不一會就聽到了連珠似的「通通」的高射砲聲，我一聽到這聲響，就確定這是吾們的空軍的夜襲。但是姊姊總不信，於是爭辯起來了。當我們還沒有完畢我們的辯論、而軋軋的機聲又再次的掠過我們的上空，一忽兒，就聽到大的爆炸聲、連廊上的窗玻璃都格格地發響；接着又

是連綿不斷的鎗砲聲。我的心劇烈地跳動着，而身子也在廊上室內不住的跳躍着。我相信那巨大的爆炸聲一定中了敵軍的要害。不過當那連珠般的響聲沒有停止的時候，我的心總好似空懸在胸腔裏沒有著落。我真替那些空軍將士擔心不禁默默的祈禱着，祝他們平安的飛返原防但是軋軋的機聲，證明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事。這樣我們的飛機一次又一次的飛來飛去，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的爆炸聲，給與我們南市的人民無限的興奮。我還記得這晚我沒有好好的睡覺直到天將曉時，才熟睡着。而且還作了一個最可喜的夢，夢見我空軍夜襲奏奇效命中敵軍彈藥庫。

真的，在第二天的清晨，報販的口中大喊「中國飛機昨晚炸毀虹口彈藥庫」而報紙上也用大號字印了和這相似的幾個字。我高興地勝利似地把報紙揚在姊姊的面前，姊姊也不能不說我的夢證實了。祖母和那中年的傭婦也是挺高興不過的，祖母的口裏竟唸起「阿彌陀佛」來。

我深深的感覺到只有在忠勇將士的殺敵聲中，才能把年老的和年青的緊緊地聯繫起來。

自神聖的「八一三」戰事發動以來，至今將整整的一年了，而「九一八」的七週年也將到了。在月下的狹隘的晒台上默坐着，不禁又想起去年「九一八」之夜，就這樣的塗上幾個字，作爲紀念。（573）

血與火的回憶

陳子軍（救火隊員）

十月十四日中午的光景，師部裏來了一個傳令兵，要我們立刻到恒豐路靠近蘇州河岸的一段去救火。這命令發出後，「鐺鐺鐺……」一陣宏亮而急促的鐘聲，打破了室內靜寂的空氣；於是每個人就緊張地準備起來。

我們的一隊，十四個同志和二輛舊式的救火車，不多一會，都已集合起來了。車輪不停地轉動，很迅速的駛到指定地點，只見兇猛的烈火從窗口和屋頂上冒出來，立刻白烟散漫在天空裏，並且發出一股貨物燒焦的臭味。我們敏捷地一齊跳下車，接皮帶的接皮帶，裝邦浦機的裝邦浦機，各人都熱心地幹着自己的職務，很快的把水從蘇州河裏抽到着火處。

水像一條白練從皮帶管裏衝出來的時候，一陣嗡嗡嗡的聲音漸漸地由低而高，接着有五只灰白色的飛機，在雲堆裏出現了。日光反映在機身上，很清楚的把一個紅色圓形標幟送進眼簾，雖然這是我們「友邦」派來送「親善」的禮物的，可是這對我們已是家常便飯，不足爲奇，所以我們仍舊照常工作，不理睬它們。

飛機好像是在找尋轟炸的目標，在上空盤旋了幾圈，我們二輛紅色的救火車，已引起它們的注意，偵察一會，便毫不遲疑的投

下彈來；一顆顆銀灰色無情的炸彈，急速的向下旋轉了，接着便是一聲聲強烈震耳的爆炸聲，同時一陣陣烏黑色而帶火藥味的濃烟，慢慢的向上飛散。這樣不斷地轟炸着。

忽然一顆銀白色耀目的炸彈，在頭頂上急速的下降，正在管理邦浦機的我，一看四週沒有一點掩蔽的地方，而炸彈鼓動空氣的聲音，却愈來愈大，倍覺心慌！看見那邊路旁只有一根電桿木，我就飛快的奔去，靠住木桿，閉上雙眼，停止呼吸。就在這生死的關頭，呼的一聲，炸彈直掠到地面上，接着便是轟的一響，身體受到劇烈的震動，泥塊像噴泉一般射到身上。睜眼一望，前面密佈黑烟，幾分鐘後才看見對面約四丈的地方，炸成一個直徑丈餘的大洞，洞邊四週散有大小的磚石泥土；自己覺得全身沒有一處受到彈傷，這才稍爲放心一下。拍拍衣服，跑到原地，看見同志們都臥在地上，手捧化皮帶，仍舊繼續的噴射，這樣相機行事，所以沒有死傷的。而剛才火場的火勢，則依舊很旺盛的蔓延開來。

第二次的驚嚇又來臨了，一隻較大的炸彈發現在頭頂，但是已有過一次的經歷，心似乎也比較安定一點，索興不再躲避了，站住脚跟，眼看着那雪亮的炸彈，很快的下來，可是漸漸的斜向南去，呼的一聲，又着地爆炸了。那剛剛落在蘇州河對岸的麥根路附近，一輛正在行駛的無軌電車上，炸彈的黑烟，把綠色的電車燻得墨黑。於是悲呼哀號的聲音，震動了靜寂的天空，接着是救護車的特殊的「嗚……」的警號；同禁捕的呼叱聲，路人的奔跑聲，傷者的叫喊聲，鬧成一片。但是相反的，在蘇州河北岸的我們，依然幹我們的任務，我繼續管理邦浦機的打水工作，其他同志也在遠處救火。

像以上的不知次數的慘遭轟炸，這表示「親善」的「友邦」的狂暴手段，絲毫不能動搖我們的決心，反而增加我們的怨恨，憤怒，同反抗。現在我可以來統計一下：這次的轟炸，計有五架轟轟炸機，投了八九枚的炸彈，但是目標顯著的二輛救火車，却沒有受到一點損害，還很完整地歇在那裏，救火人員也沒有一個傷亡，祇把附近的民房與道路，炸毀了少許，死傷了幾十個無辜平民而已；然而它的代價已超過我們的幾倍以上了。這樣看來，「友邦」的國民節衣縮食下來的軍費用作膺懲「支那軍閥」的，却在這批患近視病的航空員手上，毫不在意的輕輕消耗掉，我倒有點替「友邦」人士痛惜哩！

這樣整整的下半天，便在轟炸聲中渡過去；到太陽西下，明月東升的當兒，我們的任務才告結束，踏上歸道，在夜幕籠罩住的肅靜的四週，祇有警鐘的鐺鐺聲和車中的談笑聲。（719）

險作彈下鬼

鄭獨吟（工人）

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在這一天我親眼看到日軍的殘

酷，在這一天我失去居住多年的老家。

這是滬戰爆發後二十天，浦東雖然還沒有經過激烈戰爭，可是因爲日機時常往來巡察轟炸，所以浦東沿江居民大都逃到安全區域暫住，繁盛的市鎮頓成一片荒土。我們的廠（江海關浦東堆棧附設工廠）本來也該趁早關門停工，可是靠着英國人的勢力，仍舊奄奄一息的繼續工作下去。當然，流彈危險是難免的，但是爲了求那養活一家老少的工資，只得硬着頭皮等死了。

時辰鐘又奏着固定音節的曲調，可是還沒有敲完十下，鐘聲就被突來的槍聲隱沒了。閣閣閣的機關槍聲從遠方隨風傳播過來，好像一陣大的波浪，在各人心田中掀起了激烈的震動。

「呀！機關槍聲！」我們不約而同的驚叫着，放下了工作，緊張地傾聽着。

槍聲是更激烈起來，一答一和的顯然雙方是在攻擊了。但不久，對方的槍聲漸漸地稀疏紛亂起來，好像在哀訴着自己悲慘的命運。

「好！中國兵打勝了！」恐怖像夢般的逝去，我們跳躍着高聲狂呼。

轟！轟！歡樂還留逗在各個的臉上，而驚天動地的砲聲又響起來了。忽然嘩啦一聲巨響，沿江的幾間房屋立刻被轟毀倒坍。我軍不甘示弱，也用大炮還擊。於是發了瘋似的日機，窮兇極惡地飛來狂擲炸彈了。火逐漸地燃燒，吐着血紅的火舌，殘酷地在屋頂跳躍，一間一間的蔓延着。

火舌在四週伸長，忽勒勒忽勒勒像吃東西似的很快地把房屋吞滅。我們工廠離開燃燒的房屋雖然有一丈距離，但只要大風吹來就有被焚燒的可能，在危急之中，我們只好相繼脫逃了。

碼頭旁正停着一隻海關巡船，二個英國辦事員比我們先到，已在船艙間坐着，引擎已經發動，船身漸漸地蕩開，差點兒要開駛了。我們像大海中發現了新大陸，奮不顧身的擁上了輪船。

一隻日本汽艇像餓鷹搏雞似的追上我們的輪船，威武地攔住我們的航路，船頭的二個日兵一瞬間就跳到我們的船上。

「不准動！」他們操着不很純粹的華語說道，臉上發出猙獰的微笑。「一個個走過去！」

船艙間二個英國人也已嚇得面無人色，可是爲顧全大不列顛的面子，就走出船艙硬着頭皮向日軍抗議。然而，他們也無法制止日軍的暴行，那是意料中事。後來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被趕上日本汽艇總算萬幸了。

全船的日軍狂笑着，看着這樣多的「俘虜」，怎麼會不喜歡呢？誰說日本人無用，中國平民不是毫無抵抗地被捉住嗎？日艇在黃浦江巡察一回，就開足馬力駛到出雲艦旁邊停泊了。

「皇軍」的本領的確不錯，在出雲艦四週，中國平民被捕的

不下數百人，日艇在艦旁停止後，我們很快的就被混雜在中國平民的人羣中。現在裝我們的是一隻大汽艇，但是說汽艇倒不如說刑塲來得恰當，因為在我們前面正架着機關槍，一個日本劊子手也早已在那兒等候我們，只要命令一下，我們就馬上會作彈下鬼的。

阿才哭了，他想起美麗的嬌妻，可愛的兒子，忍不住熱淚直流。老方看見阿才流淚，也觸景傷情的嗚咽起來，他悔不該今日來做工。只有小光棍阿三因為一無掛牽，仍舊談笑自若。我忘記了恐怖，忘記了處境危險，睜着憤怒的眼看着日軍用大炮轟擊浦東沿江的民房。

光陰艱辛地在恐怖中抖過去，大時辰鐘已遠遠地在告訴人們，是中午的時候了，可是我們的飢餓，却被恐怖之神嚇跑了。

恰巧一點鐘，候死的我們意外地又被趕到原來的小艇上，二個日兵哭喪着臉好像萬分不高興的樣子，另外一個日兵更用右手切着自己頭顱，對我們做着殺頭的手勢。又像來時一樣，在黃浦江四週繞了一個大圈子，然後在三馬路江海關碼頭停泊了。我們忘記有武裝日軍站在後面，忘記子彈會無情的飛來，像牢監的逃犯一樣，沒命的奔上碼頭來。

走上馬路，一顆砲彈正擊中自己浦東的住屋，火舌和濃煙從屋中冒出來。但是我沒有勇氣轉回去救滅火燒的老家，我只有膽小地隨着羣衆奔進江海關。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七人，還是稅務司極力向日本軍官交涉，才得釋放出來，不然早已變成彈下鬼了。（464）

麥根路上的彈痕

千與

我們的工廠，受了「八一三」的影響，雖然地處租界——麥根路——也曾經停過工。後來又漸漸地恢復了原狀，照常日夜工作，努力生產。

我們的工廠，是棉紡織廠，原應繼續着紡紗織布；可是為了愛國心的驅使，改織繃布并製造藥棉，以供給衛國抗戰勇士們的應用。

在滬戰的時期，雖然是日夜時常工作，驚恐是常常免不了的：因為我們的工廠和閘北僅一河之隔。每逢飛機臨近而發出急鳶直下的聲音時，一二千工人，沒有一個不心驚膽怕，好像出洞的老鼠驚弓的飛鳥一般的。這種聲音這種形況，雖說戰區的人們已是司空見慣聽慣，但惶恐總是難免的。

有一天下午的二時以後，工人正照常地工作着。忽然轟的一聲，響遍了工廠的附近。隨着震動波及了整個廠房。窗玻璃一部份震碎了。屋壁的塵灰飛揚了。工場內管理員雖然態度鎮靜，可是工

人秩序的騷擾，一時難於維持。每個工人都不能自主地棄了工作，各自奔命。工場裏的花紗，狼籍滿地。工人們跌倒啼哭，狂奔傾軋，奇形怪狀，駭目驚心！樓上的逃往樓下；樓下的逃奔屋壁的四週。霎時間秩序肅然的生產工場，一變而成個亂雜的避難處所。直至高級職員走進工場去視察，秩序才漸漸地穩定下來。工人們三五成羣地站着坐着，開始她們的談天了；可是膽小的仍在飲泣着。

後來才知道那炸彈就爆發在工廠側門的附近，這使安定下去的人們，又增加了一層恐慌的刺激。膽小的只想立即離廠回家，好像她們的家是個安樂窩，敵機的炸彈絕不會去光顧似的。

「一二八」的時候，廠方不幸也曾中彈，炸毀了廠房，並傷亡了工友。現在的情形，使我們意味到那慘狀又將重演了。

眞危險！廠方也認爲危險，不得不暫時放工，成羣的工友都從後門退出；當日的夜工也沒有開工。

這次的炸彈是敵機炸閘北的流彈。廠方除暫時停工外，尚少損失；工友也只有一個男工的手指被彈片炸傷。炸彈是落在工廠側門外邊的蘇州河畔。正當爆發的時候，剛有十六路無軌電車駛過，竟被炸毀，立時車焚人傷，血肉橫飛；傷亡不下二十餘人。車身七零八落，好像害蟲的一般。不一刻救護車，汽車，新聞記者，電車修理者，觀衆都爭先恐後地聚集起來看炸毀的車，救傷亡的人，拍「慘狀」的像片，拾炸彈的殘片，測彈洞的深淺——不及一呎——修理毀壞的車線。……冷靜的廠角，頓時熱鬧起來。警察加忙了他們的職務；同事們也三三五五地走去看看那受驚的發源地。

人們漸漸的散了；少了。除了彈洞而外，一切外表都恢復了常態。可是電車是毀了，傷者是入醫院了！死者是收殮入棺了！死者不能言，誰能告訴是誰家人呢？尤其是血肉模糊，身首分離的屍體！啊！這是誰的賜予呢？（464）

帶了恐怖悲憤的印象歸來

櫻子

記得是去年八月十八日的早晨。

天上浮着幾朵黑雲，太陽從雲堆裏射出灼熱的光芒，籠罩着這被恐怖的空氣瀰漫着的都市，砲聲在不斷的怒吼着。

「老丁，跟我們一塊兒上北新涇去吧！」在救濟會裏工作的老沈來這樣約我。

「上北新涇去幹嗎？」

「我們會裏有三卡車難民，預備遣送到北新涇上船到湖州去，你跟我們一塊兒去幫忙照料好嗎？」

「好的！」我這樣答允了。

老沈便拉着我一同到了浦東大廈門前，除了三卡車已經載滿了人外，在街頭還擁擠着無數聽候遣送的人。

卡車一齊出發了，我和老沈負責照料最後的一輛。三輛卡車插上紅十字的旗幟沿着福煦路前進，經過靜安寺、愚園路，極司非而路，梵皇渡便到了一個雜草叢生，四望無際的荒野的所在停住了。在那裏除了沿河邊的幾間破屋外，什麼也沒有的。老沈告訴我還裏便是野雞墩，到湖州去的難民船是停在離這裏約模有半里路的地方，車子是開不過去的。

於是大家下車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一齊沿着蘇州河前進，有的提着包裹，有的擔着箱子，有的背着小孩，各人的臉上都露着悲慘，忿恨！

「敵機來了！」忽然一個中年的比較最機警的男子這樣喊着，手指着從東方快要飛近的三架飛機。

「大家分散呀！」老沈指揮着。

一會兒敵機是飛近了，軋軋軋的聲音響得異樣的沉重，使人一聽便知道是重轟炸機。

這裏一百多個難民都嚇得慌了，有向河邊撲倒的，有望破屋裏鑽的，然而那兒竟沒有一叢大樹，縱使四週蔓生着一堆堆的雜草，躲在草堆裏，從飛機上望下來目標仍是很清楚的。

三架貼着紅膏藥的敵機飛在當空了。

嘘！嘘！嘘……

三顆炸彈很快的投下來了，河邊的幾間破屋立刻化成一大堆黑烟從地上噴了起來：幾顆血淋淋的人頭，和幾條炸斷了的腿臂，夾着幾條破屋上折下來的柱樑，冒着黑煙在天空中亂飛！

「喲，阿毛的爸爸却巧跳到那間被炸的屋子裏，怎好？哎，阿毛的爸爸呀！……」一個中年的婦人抱着一個孩子很悽慘的嗚咽起來。

「別作聲，敵機還在天空裏打盤旋！」一個年老的男子在旁邊這樣喝住她。

「別作……作聲！」遠遠的幾個人聲也在低喊着。

嘘！……

接着又是一顆炸彈掉在河邊，冒起了一堆濃煙。一個大着肚子快要分娩的產婦被炸成血肉麻糊的一團」

哦，生命危險了！我躲在草堆裏這樣自忖着。三架敵機在頭頂繼續不斷的打旋，然而有什麼辦法呢？……

太陽更强烈的射出灼熱的光芒，藍的天籠罩着郊野，郊野上躺着一個個血淋淋的死屍。終於敵機慢慢的向東方飛去了，賸下的只是一片悽慘的哭聲！

「怎辦啊？」老沈從遠遠的一堆垃圾裏爬出來，望望四週都是躺滿着的死屍。

「老沈！」我聽見了老沈的聲音，也從一堆青草叢裏慢慢的站了起來。

「我們檢點人吧！」

「我們六個人中，老吳不見了！」照料另外一輛難民車的張這麼說。

「難民呢？」

「活着的都在眼前了！一、二、三、四、五、六……祇剩八個人了，死了一百多人！」

「我們回到會裏去報告吧！」

於是我們又乘着原車回來，一路上每個人的眼眶裏含着悲酸的眼淚！同時每個人心裏也燃燒着忿恨的情緒！……（374）

暨南被毀了（廿六・八・十八・）

夫

從早報上，得了一個不幸的，痛心的消息：——暨南，我們的學校，已被殘酷的敵人底炸彈所毀滅了。

前些月南開的被炸，我們就爲暨南的命運擔憂，然而萬料不到，這樣迅速地，暨南，我們的樂園，也遭了敵人的毒手。

敵人的炸彈，從敵機腹下，穿過空中，很迅速地落下來，擊中了我們的暨南。堂皇的化學館，大禮堂，女生宿舍和初中宿舍，都被無情的炸彈所毀滅了，並且炸死了兩位同學。這事實已經證明了敵人的殘暴，它不但炸燬了我們的暨南，它存心着燬滅我們全國所有的一切文化機關；它不但炸死了我們兩位同學，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是它扔炸彈的目標！

中飯後，大家都聚攏在一起談着暨南被炸的情形。暨南，這裏有幾百華僑子弟，他們愛他們的祖國，他們愛暨南。然而暨南被炸了，過去的詩意的生活，在敵人的大炮和炸彈的爆炸聲中燬滅了，今後展開在前面的是艱苦鬥爭的生活啊！

暨南雖然被炸了，但暨南的生命和祖國的新生命一樣，在血花中誕生着，成長着（297）

松江車站被炸追記（二十六・九・八・）

時暉

九月八日，天氣是陰沉沉的，可是沒有下雨。早晨六時一過，全城的居民顯然又興高采烈了。因爲日機每次來松轟炸的時間總在上午六時與午後三四時左右，所以早晨的「難時」（松人稱日機空襲的時間爲「難時」）一過，大家就可出門幹些正經事務。有閒階級的一羣，也可看看報紙，討論討論戰局，「恭候」下午「難時」的降臨。

十二時半左右，我們全家正在吃中飯，天空裏忽然傳來細微的嗡嗡聲。我覺到這正是飛機的聲音，於是就對家人提議到防空壕逃一逃，可是全家的人都笑着對我說：「你眞會疑神疑鬼，那是

對過米廠碾米的聲音呢，幾日來的空襲，大概嚇壞了你的胆了！」這句話剛說完不久，天空裏細微的嗡嗡聲已變成清晰的飛機聲；他們的笑臉也開始變成灰白色；同時，離開我家不遠的警報鐘也瘋狂地亂鳴起來。於是大家趕緊放下飯碗，一齊奔向後花園一個自備的防空壕裏去。在地壕裏，我們的面色雖已逐漸好轉，但是每人的心房却正加速地跳躍着。機聲愈來愈大，半月來的轟炸已使我們能辨別這是重轟炸機的聲音。防空壕中已擠滿了人，但是鑽進來的還是源源不絕。我為要「鑑賞」日機的「表演」就冒了一次大險，悄悄地鑽出防空壕，藏在一處竹林的下面，等候着劊子手們的殘殺。

九架日機在城廂上空飛翔着。照例，日機一到城廂，就像示威般飛繞城牆一週，可是今天竟直掠過城廂，好像有一定的目標、向我躲着的方向飛來。我那時簡直嚇得不能動彈，但是我的頭腦却還清楚，料定他們的目標是離我家僅數十丈的火車站。果然，九架飛機一到了我的頭頂上空，就分成三小隊，同時拍拍的機槍聲密集地響了起來；車站上駐軍還擊的機槍聲，也能清晰地聽到了。忽然，在我對面的一隊日機中的左邊一架，豎直了尾部，嗚嗚地低飛下來。經驗告訴我那是要投彈，於是我就本能地把身體伏在地上。轟隆的爆炸聲，使地面起了極度的震動，把我貼在地上的耳朵幾乎震聾了；高聳的竹枝都猛烈地搖曳了幾下，飄下無數的竹葉。等到我正想鬆一口氣，抬起頭來用手帕拭去額上的冷汗時，嗚嗚聲復作，我又被嚇得把身體貼伏在地上，深恨沒地洞可鑽。「轟隆隆……」二顆炸彈同時着了地。地上泥土磚屑的飛揚，嚇得我幾乎昏了過去。好容易才恢復了理智，而嗚嗚聲雜着密集的機槍聲又亂響起來了。我不顧一切地跑出了竹林、拚命地奔向防空壕，剛跨進壕裏，又是轟隆的一聲，把蓋在地壕上的木板掀了起來，猛烈地跳了幾下。地壕裏的家人都嚇得像泥塑的神像一般，外面飛進來的泥土亂濺在各人的臉上。等到我從地上爬了起來，他們才一個個蘇醒過來，用驚奇的目光望着我，對於我沒有被炸死在外面感到十分驚異。

天空裏飛機的聲音非但沒有遠去，並且比先前響得更厲害。拍拍的機槍聲、嗚嗚的低飛聲、以及接二連三的巨雷似的爆炸聲、鬧成一片。車站上的駐軍似乎還在奮勇抵抗着。這時地壕中的四叔倒非常鎮定，整了整衣襟，就在脚旁拿起他的「水烟筒」安閑自得地吸起烟來。他聽見我駐軍還擊的槍聲，就搖了一下頭，含恨地嘆氣着說：「不中用！不中用！機關槍能打得下飛機嗎？沒有高射砲總是不行的！」壕中的家人，因為他的話，倒全恢復了理智；許多像木製的眼珠都流動了；接着四嬸咬牙切齒地拚出了一句：「離發明飛機與炸彈的，真是絕子絕孫的壞胚子！」

可是壞胚子所發明的飛機還不肯飛去、轟隆的巨雷聲還是

不斷地響着。現在我們沒有像先前那樣慌張了，地壕中有時還相互地交換幾句談話。在我們防空壕的正北方發了一聲巨響之後，九架日機就向東北方飛去了。於是我跑出壕外，摸出手帕揩去面上的灰塵。家人們也一個個探頭探腦地鑽出來，但是還不敢遠離都躲候在竹林裏，等待警報的解除。

解除警報的鐘聲終於發出了，時間已是一點多，空襲差不多延長了半小時。大家到了這時才吐出一口長長的氣，跑回屋裏去吃那沒吃完的午飯。我卻一直跑到大街上，打聽轟炸的目標與炸壞了什麽沒有。街上已恢復原狀，許多居民都七張八嘴地哄鬧着。從一個黃包車夫口裏，知道一班從上海南站開來的難民客車，在火車站上慘遭轟炸。

我踏上通火車站的馬路，馬路的一端擠滿了人，一個剛從火車上下來的本鄉人正在悲痛地講述着他的遭遇，他的衣服與臉面，完全濺滿了泥漿，大概他是躲在小河邊的。走到馬路的盡頭，看見七八十具死屍，凌亂地橫陳在地上；近百的受傷同胞，都在呼兒喚女地號啕着，同情的淚溢滿我的眼眶了！紅十字會的人員，全體出動，幫着醫治受傷的同胞；許多黃包車夫都丟棄了他們的車子，十分賣力地把受傷的一一送到紅十字會醫院去，那種服務的精神，眞使人敬佩！火車站旁邊的情形更悽慘：車站左邊的一個池塘裏浮着十幾個死屍，據說他們走下車來，一時沒處逃避，就撲到池塘裏去；可是這池塘的水的深度竟出人意料，所以他們不死槍林彈雨之下，而活活地溺死在水中。車站的四周，正擠滿了人：消防隊，警察隊，駐軍隊，和許多憑弔的人們，他們的面部都流露着一種憤恨與悽楚混合的表情。中了燒夷彈的二節客車，火勢還沒有緩和，黑烟衝上天空；血腥與焦炭的氣味隨風飄蕩着。幾節前面沒有被炸的客車，看來很是狼狽，像在悲傷着牠的遭遇；過一會就拖着一聲長長的慘叫，離別了牠受難的伙伴，垂頭喪氣地開走了。

車站被毀了一數份，玻璃全給震碎；路軌被炸斷一小段；天橋也危危欲墜了！車站上最觸目驚心的是被燒焦了的與被燒死了的無數的屍體。在一株冬青樹底下，匐伏着已死的母子二個，他們據我的觀察，不是被炸彈炸死，也不是被機槍掃射死，而是被嚇死的。月台旁一株柳樹上，掛着二個殘缺的死屍，有一個手足都被炸斷，另一個只有半個身體，血水還不時滴下，眞觸目驚心！他們都是從上海逃來的難民，做夢也想不到會被炸死在異鄉！

未死的難民們，我們一致起來復仇罷！（695）

狂炸閔行的一天

華 強

大約在去年「八一三」後的第五天的清晨，我正在樓下吃早飯，突然間「轟轟」兩聲，把我嚇了一跳！這聲音是從遠處傳來

的，分辨不淸是砲聲或是炸彈聲。於是我很快地跑出了大門，又走出了園門，一直走向那站崗巡警的面前。我同他打了一下招呼，就向他問道：「剛才的兩響是什麽？砲聲呢？還是炸彈聲？」他好像很有把握似的回答我說：「是炸彈聲。剛才有兩架飛機，飛度極高，很快的向南面飛去，不到四五分鐘就……。」「的哈哈哈……，」崗亭裏的電話鈴響了，他進去接電話：

「喂！什麽？閔行被炸了嗎？——噢！炸燬二間平屋嗎？死多少人？——它的目標是炸長途汽車公司嗎？哈哈！——敵機的技術太高妙了！——好——知道……。」

我站在崗亭旁邊，一面在估計着。——「閔行離此地北橋只不過十里左右的路程，報告縣長嗎？他不知躱在那一個角落裏……」

正當我在沉思的時候，那位巡警已擱下話筒走出崗亭來。我不等到他開口，就拔起脚往家裏跑。我把這個消息報告家裏人，他們都有些驚異了。於是一片雜亂的聲音開始在每一個房間裏騷動，但是一下子又給軋軋的飛機聲鎭靜下來了。大家都從屋子裏跑出來，很迅速地跑到園子的東南角，立刻又分成兩批人，一個個鑽進兩條二天前預掘的「L」形的壕溝裏。這壕溝的上面鋪了幾塊三四分厚的木板，木板的上面放着些稻草，再蓋上約模一尺厚薄的泥，這是一個很適當的地窖。但我還沒有躱進去。

飛機飛近了，是從北面逆風而來，它們微微地簸動，推進器隨風發出高低不和的轟鬧聲。等到它們飛近我的頭頂，我才躱進壕溝裏：還探出頭來看看：約有尺許大的三架雙翼機，掠過我們的屋頂，下翼的左右端，有兩個像膏藥大小的紅圈，這分明是三架東洋貨。一二秒鐘的時光，它們早已越過我的頭頂一直飛向閔行去了；但一剎那間後面又來了二架，很快地跟着前三架同一的方向駛去。「現在都已飛去了，是五架敵機。」我向大家報告後，立刻從壕溝裏爬出來，跑進肅靜的大客堂。這時，自鳴鐘正打了十下。我躺在沙發上，禁不住自言自語着：「眞有趣啊！」但是我立刻想起十里路外的閔行的無辜同胞，此時正遭敵機的大屠殺，又不覺怒憤火中燒了！「轟……！」這次的炸彈聲更響，客堂裏的玻璃窗激起了一陣極微的震動。啊！在這一響聲中，不知又有多少可憐的同胞失去他們的生命和財產了！

祇要人一靜下來，還可用聽到敵機的機槍聲，每隔一二分鐘在天空中卜卜卜地叫着；接着就是像雷一般的炸彈的爆發聲。登樓遠望，只見一縷縷的黑煙冲上來，瀰漫了整個閔行鎭的上空。

很安靜的吃過了午飯，已是午後二點鐘了。因爲天氣炎熱，我耐不住走出了園門，在滬閔公路右邊的樹影下，靠着樹身吹一點涼爽的微風。突然前面來了一輛人力車，車裏坐着一個面色死白的婦人，抱着一個不滿一週歲的小孩。她很溫和地向我要一點水

止渴;我從家裏拿了一大杯冷開水來給她飲。她邊飲邊說:「哦!眞怕呵!炸彈眞厲害!——我親眼看見鎮上一個肉店老板的幾段身子,一塊塊地擺在地上;只是少了一隻右肩,——他的左腿會飛到人家的屋頂去!……」她飲完了水把杯子交還我,道了一聲謝又繼續說:「本來還沒有人會知道屋頂有一條腿呢!直到血從屋簷漏下來,滴在過路人的身上,這才給人發現了。哦!眞慘呵!人是這樣死的呵!」我插口問:「炸死多少人?」「這個可沒有詳細知道,沿路來只見好幾畝職黃的麥田被炸成五六個深大的窟窿。」她急促地說完,又立刻吩咐車夫往汽車站拉去。

我給這位婦人帶來的消息引起冒險的動機。我戴上一頂大草帽,很自在地拔起脚步向前進發。可是卜卜卜的機槍聲又從遠處傳來,還夾着「轟」的一聲。敵機又在轟炸閔行了!我不怕,我仍是勇敢的跨大步子前進。看看走得近了,就穿進麥田的小路。這時,卜卜卜卜的機槍聲,像裂竹一樣的響亮,隆隆的轟炸聲,會震倒附近的磚瓦屋;還有兩架巨形的單翼機在空中盤旋着。一架鷂子傾斜成三十五度的飛機兜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從高空對準它的目標迅速地向下斜進,速度像流星一般的敏捷。——轟隆……!同時在這「轟隆」的爆炸聲中,那架敵機亦早已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航程,於是又繞着大圓圈。另一架單翼機,慢慢地側着身子,打着很小的圈子,一圈圈地從高空盤旋下來,但立刻又很快地像螺旋形般一圈圈轉將上去,那是在巡邏。卜卜卜卜,敵機的機槍,每隔一二分鐘向下掃射一次。可是我在這時,冒險的勇氣還沒有低降。

我仍是繞着泥路繼續向前走,直到不能再前進才止住足步。一忽兒,有一架巨形機,繞了一個很大的圓週,彷彿從我的頭上掠過,從它的中腹產下一個酒瓶大小的鐵蛋,在空中劃着弧形,飛快地墜下來。一秒,二秒,——但是沒有一點聲響。

俄而有三架飛機發現在東北角的天邊;它們緩緩地邁進,越過冷靜的北橋鎮又漸漸地降低,朝着我這方面飛來。兩三分鐘過去了,軋軋軋的引擎聲正在我的頭頂發響。我連忙躲進茂密的麥田裏,偷眼一看,原來是三架轟炸機,炸彈像汽水瓶那麼大,一個個倒臥在機身的中部。敵機去了,可是我的心房還是跳個不停。——轟隆……!卜卜卜卜!轟……!此時,黑黑的煙霧籠罩着整個閔行鎮,一團團的煙雲,跟着炸彈的狂吼漸漸地上升,由濃而淡。四五架敵機瘋狂地在煙霧中繞着大圈子;又盲目地接連投下許多炸彈來。——轟轟轟……!啊!殘暴的狂炸,不過多死幾個老百姓而已!我的脚軟了,身子乏了,我不能再支持下去,於是帶着滿腔的懊惱悶來。

鮮紅的太陽,慢慢地向西方下墜,陽光和地平綫形成了三十度的銳角,公路兩旁的樹木,隨着光度映出長長的影子。這時有好多人是從閔行逃到北橋來了,有老的,壯年的,少年的,女的也有抱

在手裏的他們大多是勞工者，個個都站在路旁皺着眉頭傷心。我看見這種情形立刻向崗警報告但是回答的結果却使你失望。於是我祇得設法用「民衆自動」的名義，先與幾位××小學的教員們商議一下，決議是立刻把××小學改作臨時難民所發起人各自盡責捐募。

我招待一羣苦難的同胞走進難民所之後，一面分配着他們的晚餐，趕辦登記手續，一面抽空向他們打聽閔行被炸的經過。有一位壯年的農夫他很鄭重的詳細的告訴我：「在今晨八時許，突然在閔行的上空發現二架雙翼日機，其中一架很快地掠過市鎮的屋頂，機身大得可怕，街上的行人，都嚇得東奔西竄，老的被衝倒，幼的被踏傷，巡警也不管了。街北被投下兩個炸彈，炸燬二間平屋和死傷十來個人。第二次日機五架來襲，是在上午九十點鐘，炸燬了十來座高樓，死傷五六十人，茂盛的麥田被炸成一丈深的六七個大窟窿；附近江邊的一艘小汽輪被炸得粉碎，擺渡船中的逃命者還遭敵機機槍的掃射。下午的一次轟炸最厲害：先是二架巨形機，後來又從北面飛來三架，炸得閔行鎮全是瓦礫，煙火，這次死的人眞不少啊！」他透了一口很長的氣，又指着一個正在流淚的青年說：「他的父親也炸死了，唉！」我也替這青年可憐；我走去安慰他幾句。

夜，是一個靜寂的夜，月兒冷冷地張圓着臉，天空沒有一朵雲彩。公路旁四五個巡警來去地徘徊着，雪亮的刺刀插在槍尖上，發出陣陣凜冽的寒輝。——「口令」——「智」——「勇」——然後又是死一般的靜寂，沒有槍聲也沒有爆炸聲。夜，是安靜的……

……（197）

我要收取代價（廿六·十·廿五）

陳杏蓀（修車工人）

十月廿五這天——我所要寫的一日——的早晨，天還是那樣的清朗，雲還是一片片的從天空掠過。是秋天了，稍有一點寒意。可是敵機一早就出動了，在四面八方的打轉，槍砲的聲音，還是那麼的密。我默禱着在戰壕裏的勇士的康健和平安。八點半的時候，團部裏命令指派我和徐陳二位同志率領機匠和小工，到戰區裏去修理被炸壞的車輛，這工作雖然很艱辛，但是也很有趣，所以我們十七個人準備好一切應用的物件，立刻動身。我們進行的路線是先由滬西北新涇通過眞北公路，可是當我們的車輛在眞北路進行的時候，已經有十多架敵機在高空偵察盤旋了。我們只輕輕的對這些向無人道的惡魔投了一眼，一面還繼續進行。車還是開足馬力，折入了眞南路，將到洛陽汽車站的時候，發現了三架敵機緊隨在我們後面，由他們的來勢，我們曉得是負了追擊我們的使命的。我馬上通知司車的停車，同時叫所有的同伴，四散向各方面

逃避，自已也急促的向田堤下面橫下去，因爲田堤祇有半人高，所以可容半個身體躲藏，其餘的完全暴露在田堤上，成了一個「倒掛命鈎」的姿態。雖然在這極緊張的局勢下，我神智是始終淸楚的，我聽見敵機上用機槍密集的向我們拋棄的車輛掃射，最後加上一個重磅的炸彈。當炸彈着地的時候，我覺得渾身像我一件千萬斤的重壓壓下來，連呼吸一時都窒息起來，耳鼓被震得快聾了，發出了嗚嗚的響聲。但是我還默祝着其餘的同伴像我一樣的平安。等到飛機漸漸遠離了，我才慢慢昂起頭來，檢查自已有沒有受傷，先從臉上一摸，滿手都是血，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痛，再檢查一檢查上身，更歡喜我會這樣的幸運，連一粒子彈的進口都沒有，再看到掛在堤上的兩條腿，才發見在左脚的關節地方，有了一個洞，右腿背上同小腿上受了些彈片的擦傷，同時腰部，有一點隱隱作痛。我先把領巾解下來把傷處裹好，再看看左脚，也發現在皮鞋上有一塊皮豎起來，是給彈片打破的，總之一句話，我雖然受了傷，但並不重，就忙着去找同伴，進行工作。可是才從地上爬起，就又倒下去。我的左脚是受了傷了！這時我並不悲傷，我想我應當更努力，才是。就忍痛爬過公路，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躲一躲，晚上團部裏，會來車子的，到那時候再說。因此我尋到了一個防空壕——只能容納一個人的小洞，——到洞口裏而已經有一個沒有受傷的司車同一個已經受了小傷的機匠，裏面已經飽和了，那裏還容納下我呢？但是他們不怕冒着危險，犧牲自已的安全，把我背進去，——這是我要感謝的，——我們捲伏在這個洞裏，足足有三四個鐘點。這裏差不多是在危險到不能危險的區域，因爲我們的前面是我們的砲兵陣地，時常向敵人轟擊，敵人的砲隊，也認這裏做目標，時常還射，大小的砲彈，不斷像爆竹一樣在我們前後左右爆發。天也黑了，敵機也迴去，大砲的轟擊也停止了，周圍一切都很靜默下去，所遺留的，是硫磺味，和稀落的飛鳥在尋覓被敵人轟毀了的家。

經過我們的討論，認爲如其在這裏等着，還不如到公路邊上去好，一面，空氣是新鮮的多，一面可以留心來往的車輛，要求搭載我們同去。我就又被司車於背了出來仰睡在地上，看見遠遠半空的照明彈，像燈般亮着。一些被砲彈打中的地方，火舌一伸一縮的進行他破壞的工作。不滿半點鐘頭，我們發現了有一輛車子在黑暗裏索摸進行着，要不是司車的像馬夫熟悉他的馬的聲音，知道這是引擎的聲音，我們是不會發現的，因爲車子上的燈都完全關閉着。司車的趕快跑過去，更叫人興奮的，這是那些失散的同志所駕駛的車子，他們不單拖了一輛車子回來，而且車子上有許多受傷的忠勇的戰士。他們把我安置在後面的車子上，我的心到那時候，更加安定了，我曉得我得救了，我更得曉得全民族在這樣一致抗戰之下得救了！

我睡在車子後面，雖然震顛得非常利害，不過我能看見敵機

投下的照明彈一個一個像流星一般在天上照亮一會兒又暗了下去。我又覺得砲彈嘶嘶的在車頂掠過，和鐵路線附近被燒燃彈引起的火災，在濃烟一陣陣後，又吐上來一個火舌，全空中染上了紅色，像現在跳舞場門口的霓虹燈光。我們的司車，更努力的照他所能記憶的路徑前進，過了鐵路線，又遇着團部上前方去的救護車，我就要求他們趕上去找陳徐二同志，因為這是人類互助的責任，我惟有覺得能盡我的責任是最快樂的一件事。大約午夜二點鐘左右，才到了楓林橋中山醫院。那時或者因為流血過多了吧；精神漸漸不支，神智也不清楚起來，一切的事也模糊了，後來經注射強心劑，動幾次手術，同了蔣張胡三同志的輸血——這也是我當感謝的——才脫離了險境。

在八個月的診治中腹部和右脚都已經痊愈了，可惜還是常時認為不重要的左脚，還須要經過長期的療治，因為傷的是踝骨。我祗有希望馬上恢復健康，上前線去討還這筆血債，不過我曉得血是不會流的，我將收獲的是——全民族的自由、獨立、解放和永生！全人類的信義和和平！這高貴無比的代價！

第八輯

救護與慰勞

我有右胳膊就行

・駱賓基

嚐嚐！……警鐘迫切地鳴叫，衝破了深夜的沉寂。從夢中翻過了身子，健民匆促爬起來，連眼睛沒來得及揉，掛上了急救袋。

跑到院心，眼前一片黑，從二冒星的高度推測，是下半夜了。人影在蒼茫夜色中，啞靜地排起了隊伍。健民幌了幌軍用水壺，又迅速地結起鋼盔帽帶來，隨着同志們敏捷而靜悄的動作，跳上了救護車。隊長瑾吹過了一聲哨子，車就駛出防護團大門，沿伸長的士道奔馳起來。除了車輪激起的風響，一切都是肅靜的。

「隊長！我們是到……」健民向司機間閃着香煙紅光處低聲問着。

「羅店前線，……剛才得到的警報，傷兵很多。」

其實車上沒有奸細，然而嚴肅的低聲，還是由障蔽嘴唇的指空隙間透出來。接着像受了秋風吹動的樹葉，隊員們互相吵鬧地竊議起來。興奮貫穿了每人的心腔，呼吸都感到了急迫。

車到三角地，會同約好的××大隊運輸車，又轉向×橋急馳着。車燈熄滅了，在漆黑夜色中，眼睛失去了本能，就是健民手裏握的電筒，也不敢讓牠輕意亮一瞬間。

「口令！」北新涇的夜哨兵，像霹靂樣一聲喊，震動了每人的神經。一接着從沙袋防護壘旁，閃了一下電筒的光芒。

隊長瑾以同樣聲調答了句，汽車一前一後，像追逐着，電般駛過去了。沿路的稀樹，呼哨出風響，健民感到了一種寒慄。他默望了望包紮組的微吟，小聲說：「越過防線，就快到×××了。」她微微地點了點頭，手正按住在劇烈跳動的胸口。

轟轟！……嗚！——轟！……重砲發出的巨聲，越來越聽得清晰了，靜穆中配合着漩車輪起的風響，使健民焦灼而又興奮。

車停到了××師傷兵登記處草棚前，隊長瑾和事務員打着招呼下了車。

隊員們各自摸索着担架，紛紛跑向草棚間，在縱橫側臥的傷兵中，匆忙地工作起來。微吟在替一個為機關槍掃射而傷了左臂的中年漢子，細紮起綳帶來。

「我傷了！……」不知為了什麼，他神智不清地喃語起來，

「我傷了！……什麼地方？」

「左胳臂。」健民向他嘴裏送了片止痛錠，安慰的說：「不要緊，你別急——到後方醫院馬上會始好的，不要緊。」

「胳膊！」他突然現出驚訝而激忿的微笑：「胳臂！」他又重復了一句，接下去說：「左胳膊，我不是怕，……只要留着右胳膊就行，我還是會到前線去使槍打敵人的。」

「你……」健民心胸燃燒起火焰，血管擴張起來，敬慕地望向他的眼。一面傳遞着微吟在纏的綳帶。在交錯着紅紙蒙罩的電筒光的昏暗中，他們是如何緊張的在工作呀！

「我的槍呢？」這傢伙猛地坐起來：「噯！我的槍呢？」

「你安靜些吧！槍……你知道你是受傷了。」健民制伏下絕大的衝動，兩手扶持着他那爲槍彈擦傷的胸部。

「他的神經准模糊了，……」微吟還沒說完，——轟轟！……近處巨烈的一陣重砲響，震得草棚抖起來。檐上的暖水壺被震落在傷兵頭的亂草旁，跌成粉碎，紅紙遮掩的電筒光都一齊熄滅，一切動作停止下來，在肅穆中蘊着大的恐怖，同時縮小了每個人的呼吸。

「快抬到車上！快！」隊長瑾低聲催促着。

「在時間上特別要注意，靠近五點天亮時，在路上會發生危險的。」那個在黑影裏現出粗長身量的登記員說。

被砲彈炸斷了腿的老兵，和小腹連中三粒機關槍彈的瘦臉漢子，被裝上了××大家運輸車。七個重傷兵及左胳膊吊着綳帶的傢伙也在砲聲隆隆中，由健民担架着上了急救車。

像荒野中的驚馬，汽車沿了煤屑路奔騰向大場後面，重炮閃着紅光，洪雷般響聲裏還夾了登記員的高叫：「喂！……誰的……丟到這裏了。」

「什麼，……沒拿上來，……」隊長瑾嚷了聲。

「不管，快開！……」不知誰在黑影中說。

突然路後駛過兩輛大板汽車，在隊長瑾同車上人打着招呼時，車迅速的閃過去，只有「調防的運兵車」這語音遺在了後面。

隨着消逝的那兩輛汽車的風響，上空發出了敵機的嗡嗡音。猛地一聲輕響，照明彈爆炸在路溝旁，瞬閃間附近亮成了一片。

「停車！……」隊長瑾急切的說：「同志們！別忙！沉……沉靜地跳下來！……別擠！」

「還有傷兵，……來抬下去。」健民抓起了担架槓。

「快呀！……快……來來……」叢雜的聲音裏夾了飛跑的腳步聲。

「烘！」——照明彈又閃出了雪亮的光圈。奔跑在荒草和田壠間的隊員，趕快趴下了身軀。健民抬起担架床向壕溝裏伏下。

轟！——轟！約摸百磅的炸彈在三十米外爆發了。

「健民！健民！……」微吟在草叢裏高叫起來。

「怎麼？……我……我……」傷了左胳臂的傢伙從担架上跳下來：「我還有右胳臂！我還有右胳膊！——日本飛機還他娘的趕盡殺絕！……我不到後方了！我到前線去！……我到前線去！」

「呀！」健民匍伏的雙腿軟癱地倒下了，「日本軍是毒辣的，就是失掉手脚的殘廢傷兵也不讓他再活着，再……」

「我還回到前線去！我有右胳膊就行！」吊着左膊的傢伙瘋狂樣向羅店防線跑去。

（寫於慌忙不安中）

在夜的交通線上

駱賓基

綠焰的照明彈在空中動盪不止。星球般，一時亮一時暗地閃着光的圈子，於是在夜的土路上逐漸明亮起來，照出一個踽踽慢行的，繃帶細掩了整個臉，只露出一隻眼睛的漢子。

他現在已沉入暈迷的狀態中，意識和感覺模糊成一片，雖然他的脚還在很費力地機械般拖動，然而他自己不知究竟是在走，或是潛伏在戰壕裏了。一種歷來未有的沉醉精神，麻痺了整個神經。除了腦袋感出膨脹，和低沉的機關槍掃射夾了重砲的聲浪，在耳際作響外，他完全知覺不到。即使他是從那條陣線出來，以及「師部」醫務處軍醫所囑咐他的「……在路上碰着汽車要緊爬上去……」這一類的話，也全被麻木作痛的砲彈傷所蒙蔽了。

照明彈消逝了，眼前又變成漆黑，但他並沒覺到，隨了腿的邁動，他還在神智迷惘中彳亍前行。

「口令！」黑暗中一聲喊。

「咳！……咳！……」這繃帶遮滿頭顱的漢子，像中暑的病人般呻吟着。

「不說話！我開槍了！……他媽的漢奸！」

「不……一定是逃兵。」語音在槍拴響動中透過來。

「哎！……哎！……」模糊的喉音，一聲接一聲的響。

「誰？……我過去看看，……他媽的這傢伙！……」從蓬茂而自由高長的掩沒了人類的草叢中，一個槍柄挾在脥窩下的哨兵，躬著身子奔到這僅露出一隻凝滯眼睛的傢伙的面前來了。

「第幾旅的？同志！」將槍垂直提着，換了讚嘆的音調問：「在前方受傷嗎？」

「哎！……哎！……哎！……」

「你走到荒地來了，同志。到××的道還離這裏有三里多地呢！同志。」這傢伙的胳膊扶持起他的肩臂來：「我攙着送你到大道上去吧！同志。」

「……先給他點水喝……」另一個哨兵也提著槍跑來了，並且開了軍用熱水瓶的木塞，在黑影中摸索着那傷兵。

「哎！……哎！……」滯重的舌頭不住地搖動。滿掛塵土的胸

間，又流滴下多量的水。

這傢伙稍微清醒點了，那隻遲緩的眼睛瞥視了下兩個哨兵的輪廓後，又望向空間的繁星，和在秋風中抖擻的玉米細梗。

「第幾師的同志？」垂直提着槍的那哨兵，攙扶着他向大道處慢慢走着。

「A師……獨立M旅。」從不清的語音裏，猜得出他仍是沉在神智昏眊的迷境。然而巨烈急切的砲聲還是在他耳裏轟隆交響，他囁嚅道：「日本軍衝進……咱們陣線了吧？……聽！這……機關……槍。」

「沒有什麼聲響！」那扶着他的哨兵諦聽了一下：「你安心吧！……神經是錯亂了。」

於是除了受傷漢子的低喘和沙沙作響的哨兵脚步聲，一切都很肅靜。草裏有時跳出隻青蛙，掀起微小的聲音，但瞬間又恢復了原有的沉寂。哨兵經心地挽着他，辨識着炸彈坑，仔細地邁伸着脚步。

越過岔路口，平坦的草徑向遠方曲展開去，看看頭上的「三星，」許是下半夜了，綳帶裏頭的傷兵却沒覺得冷，依舊在自我宇宙裏迷眩着。同時機械的伸屈的兩脚，也覺不到疲勞。

「口令！」突然哨兵站住了，向前方喊。

「哎……哎！……」哨兵這一聲喊又攪起傷兵的呻吟。

「我們是慰勞×××師弟兄們的。」前面傳來了這低低的音調。

「過來一個人！」命令的語氣，嚴肅地。

「我們是教育界救亡團體代表。」說話的向前走來。

「一個人過來！」

「哎……哎……」傷兵在模糊的意識中，不住地驚愕地吁呻。

「是！」逐漸現出輪廓的代表們都傴僂着身軀，肩膀上好像背負着大量的慰勞物。這時，閃過去兩個騎踏脚車的傳令兵，並且穿黑衣褲的三位慰勞者也來到了跟前了。

哨兵撳亮手電筒，向他們巡視了一回，善意地指示了他們走的路向，又攙起了呻吟不止的傷兵。

咫尺的大道上，一輛樹枝掩護了車身的大卡車奔馳過來。哨兵撇了受傷者，飛跑起來：

「停下！停下！這……」

「我們是「旅部」開到××前線去的！開……開……」聲音閃留在車後了。一些挑着飯擔子默然急走的伙夫們，都扭了扭頭。但迎面又響起吱吱的聲音了，担架員三五成羣的湧來。

「同志！這裏還有傷兵，要到××的。」那哨兵又打起了招呼。

「……就只有這三架担架床啦！……這也是從前方抬回來

的」於是互相替換着的扭架員，又走過去了。

哨兵扶着昏迷的傷者蹲下來，默然向夜空吁了口氣；燃起了一隻作爲慰勞品得來的香烟。

「哎！……哎！……」短促的微喘，使哨兵湧起了一陣悲愴，低語着：

「同志！同志！我還得換班回去挖戰壕呢！並且一天也沒吃點東西。同志！我回去了，你……看到來的汽車要緊攔住，不管是什麼車。」

猛地黑影中衝來一輛向後方開的小型汽車。哨兵急速地跑到路當中舉起手電筒喊：「停下！停下！這裏有個傷兵！」

「這是到醫院的；再也擠不下人了，……開，開……」一邊回答，一邊車又去了，揚起的沙塵撲了哨兵一嘴臉。

「停下！停下！……」哨兵又截住一輛橫路裏出來的大卡車。

「什麼？……這是運輸車呢！」又將哨兵撇在後面。

血！血！

黃企勻

是陽光燦爛的八・一六的中午，上海戰爭發生後的第四天。人們的心田裏都蘊藏着一種異樣的感覺：是歡欣同時也帶點恐怖。

強烈的陽光底下，一隊隊的日本飛機在迴旋着，時常傳來炸彈爆裂的聲音；在不遠的地方，便是他們轟炸的目標。

唉！多少將士就這樣地遭受了殘殺；我們需要救護員們搶救他們！因此我渴望着渴望能從速進救護醫院去做我可能做的工作，這顯得清淡無聊的診所，眞使我不忍再停下去。

眞湊巧，就在下午四點鐘，張醫生派我到紅十字會第×救護醫院去服務。

暫時的醫院，設備當然不十分完善；三層樓的房屋裏已有着幾十個士兵躺在床上，眞叫人心悸，有的已斷了手脚，有的是給子彈洞穿了的。血！血周圍祇見到血，我底心坎裏頓時起了酸痛，憤怒，可是并不害怕。

因爲是新進去的，一切都很生疏。這樣多的受傷者，還沒有換過藥，所有的二個醫生正忙着給重傷的士兵們開刀，施手術，病房中祇有另一個男護士和我在招料。

下午六點半鐘，我沒有來得及吃晚飯，依舊忙着換藥，這時候，槍砲聲響得更近了，忽然，震天動地的一大聲，把我們的身子騰了起來，玻璃窗吡喇地叫一陣噪雜的聲音，男護士急得向樓下跑，這時只剩下我和五十多個傷兵。

爲着招顧他們，我不願意離開這個地方，雖然炸彈的巨響確實使人害怕。

傷兵們的呻吟，眞使我難受，樓下又鬧得亂哄哄的，有許多重

傷的士兵，血還在淌着，無法歇止，尤其是從羅店來的一個，中彈在胸部，流血過多，快要死了；在我下樓去拿東西的時候，開刀間的一個橫躺在床上的傷兵又把我喊住了：

——痛呀！我痛死了！請你……血！血！

室內這一個看護也沒有；回頭見蜜斯楊拿着手箱，像要走的樣子；隨醫生正忙着打電話；漲紅着臉呼喊着：

——你們看我們受難嗎？炸彈離我們不遠了，快開二部卡車來！——呃，要快！

等待了一個長時間，卡車終於開來了，并且是十來個童軍同來的。

傷兵們還在呻吟着，他們可沒有知道這裏還不是他們擦養創傷的安全地方，人們還要把他們搬走呢！

最不幸的還是開刀間的那個傷兵，他才割症了一半，不死不活的生命，喘延着。

時鐘已經在報告十二點鐘了，槍砲聲還繼續着，傷兵們總算在這個緊張的氣氛裏安全地運走了。

我回到了診所，這裏靜穆得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一樣，傷兵們掙扎呻吟的影子，還泛漾在我底腦際；我與奮得不想睡，呆看着自已凝固着血跡的褂子，滿染着紫色的血的花朵的衣裳。

血！血！我們的祖國在血的鬥爭中長成了！ （438）

大場之夜

鋼鐵（學生廿六）

下午，心的跳動特別厲害，腦袋裏不斷臆想着晚上可能遇到的種種情景。

用過晚飯，已是五點鐘了。介紹我到總紅十字會的朋友，送我到救護隊去。路上他談了許多關於在火線上救護的動人的事情。我靜靜地聽，同時心裏也幻想到晚上做救護工作的情景。

跳上救護車，時辰是五點卅分。發動機響了幾響，車子便向前奔馳而去。但至靜安寺路老大房門口又停下來，原是叫我們買晚上的點心。當時我們每人（三位女童軍，一位男童軍和我共五人）由隊長發下一毛錢。

於是車又往前行。到了愚園路底兆豐花園，觸目警心的是那些沙包堆成的一個個堡壘和旁邊佈下的密密的鐵絲網。我用目光注意車外的一切，但心裏想着的仍然是快要到來的遭遇。

守着堡壘的外國兵很和藹，檢查並不嚴。他們對我們微笑着，好像欽佩着我們的英勇。向他們道一聲 Good Evening，我們便衝出了堡壘向前飛奔而去了。

這時已夜色蒼茫，向車外望去，景物已看不清楚，只見天邊尚殘留着一抹晚霞。除了轆轆的車聲之外，大地是寂靜而且凄涼。我

拖開車篷仰望着黯灰色的天空，眺望着遼遠的被炸燬了的零落不堪的村莊。我吹着口哨唱着祖國進行曲和青年戰歌心情眞是說不出的悲壯。

轉了很多彎，就到了眞茹鎭。人煙稀少得眞可憐，昔日的繁華，在敵人的飛機大砲下消逝了。車子經過暨南大學，更是淒涼得不忍卒覩。操場的草是長得那樣長了，宿舍和課堂的屋角不是崩塌便是殘缺，附近的飯館昔日是門前車水馬龍的，而今連一隻餓狗都看不見。

車轉入一個村莊停下來，隊長帶我們到一間屋子門前叩門，兩位軍官迎接我們進去，房間佈置得很整潔，看他們那樣閑逸，幾乎使我不相信附近有着激烈的戰爭。隊長問他有傷兵嗎，他說這一帶沒有，不過有一位病得很厲害的伙夫，請我們的救護車帶回上海醫治。隊長答應了，我們把這位病得要死不活的同胞抬上卡車。兩位軍官送我們上車後，我們便舉手告辭了。

天邊幾縷微弱的星光，閃爍地照着我們的車子前進，大地埋在沉寂裏。誰也受不了這寂寞的重壓，那幾位女童軍便首先唱起歌來了。忽然在我們的頭上聽到飛機的聲音；司機的車夫馬上把車前的燈火熄滅，車也停下來以免受敵機的襲擊，可是不一會在東邊的天上有無數條強烈的光線在那裏搖曳，機槍和高射砲的彈花好像新年時孩子們玩的煙火一樣在空中亂飛，槍聲砲聲也隱約可聞，這時我們才放了心，我們知道這是我們英勇空軍的夜襲。

車再往北行，時間已是十一時，我們發現那位伙夫已死掉了。於是又叫車夫將車停在一個村落旁。幾位女童軍眞勇敢，不一會便把死屍舁下移放在路旁。隊長用手電筒照着死者的臉兒，又瘦又黑，令人害怕。

離大場已不遠了，馬路上陸續發現傷兵，每見着一位傷兵，車就停下來，讓我們把他的傷口包好，然後再抬上車去。原來前線的將士們都知道這個道理，就是受輕傷的都可從火線上退出，走到馬路兩旁去等候救護車；重傷的也有担架隊把他們抬到馬路上等救護卡車來。

將進大場，見那牌坊仍舊矗立着；但兩旁房屋却被轟炸得破碎不堪。再進去，一大羣兵士在修理戰壕，因爲敵機在是日中午曾來轟炸過。他們靜悄悄地在做防禦工事，那種堅毅的態度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

轉了好幾個彎，車忽然又停下來，原來前面的橋被炸斷了，不能通過。

「救命呀！哎唷救……」細微的悽慘的聲音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我們跟着聲音去尋找。在馬路對面竹林裏有一間房子被炸得東倒西斜，聲音就是從這屋子裏傳出來的。把手電筒打開

一照，眞叫人慘不忍睹：很多的兵士們被炸死了，有的只剩下半身；有的頭埋在土裏，兩條腿留在外面；有的是三四位死屍伏在一堆。我們尋找了許久，才找見一個直徑兩尺的洞，那悽慘的聲音就是從這洞裏發出來的。原來這裏是一條戰壕，給敵機炸燬了，這位未死的將士就被埋在這戰壕裏，幸好有一個洞可以通空氣，否則這半天沒有人來救他，恐怕很難得活下來。我踏着幾位將士的屍體上去營救這位未死的將士。洞很深又很小，而這位將士的身體却很高大，他一切都完好，祇大腿上中了一顆炸彈片，開了很大一朵血花，因此根本不能爬出來。我急忙找到了一枝木棍，將這木棍伸入洞中叫那位將士抓緊木棍把他吊上來，結果是成功了。我們安慰他一翻，把他身上掛着的子彈和掛着的手槍取下來交給附近的軍隊，再把他送上另一架救護卡車。

我們的車上已有八九位受傷戰士。因爲前面的橋炸斷不能通過，便轉到另一條公路上去。路上我們遇到好些隊伍，有的是工兵，他們肩着鋤頭和鐵鑊，但無論是步兵也好，工兵也好，態度的沉着，意志的堅决都是一樣的。他們像古代的軍隊啣枚疾走一樣，用很快的速度靜悄悄的走着。這不禁使我肅然起敬，我爲在上海享樂偷生的人們慚愧！不久，我們又遇到兩部砲車。事前我並不知道那就是砲車，我還以爲是修馬路的壓重車，假若後來我們的隊長不告訴我們的話。

這是大場往北的一帶公路，傷兵特別多。不一會，我們的卡車便裝滿了。有輕傷的也有重傷的。於是車折向南行。這時，我開始和我們受傷的戰士談起話來，問他們當天前線打仗的情形。

這天是顧家宅最激烈的一戰。我們軍隊的死傷在二千人以上，而敵人死在戰壕裏的也在一千以上。我軍死傷的原因，多是由於敵機轟炸和敵砲的猛烈，而敵人的死傷，却多半是刺刀傷，因爲每一次衝鋒，我軍奮勇當先，跑到敵人的戰壕裏肉搏，這樣一來，敵人的大砲炸彈一粒可以炸死或轟死我們幾十幾百，而我們的刺刀一刀祇能刺死一個，所以我們的犧牲自然要大一些。但當天敵人的死傷也並不算少。

敵人的進攻方法，總是先用飛機和大砲轟炸一頓，看看我們的軍隊沒有聲息了，然後才衝過來。有一次，我們軍隊事前先跑出戰壕前面五十咪或一百咪的地方臥下，讓敵人的飛機大砲在後面轟，一兩小時之後，敵人以爲我們的軍隊統統被炸死了，便很大胆的衝過來，但剛走近我軍臥倒的地方，我軍忽然一聲「殺！」手溜彈像雨點般的擲過去，於是他們嚇得魂不附體地趕忙回頭就跑，我軍拚命地追，結果刺死了一千多個，而每一個敵人的刀口都是由背而被刺進去的。

一位傷兵同志也被敵人刺傷了脚後跟，刺傷的原因是由於這位傷兵同志是背機關槍彈的敵人見他沒有槍和刺刀，所以就

追着來刺他，首先一刀是刺着背，因背上背有子彈，沒有刺進，結果刺到了脚，但最後那位敵兵還是給我軍刺死了。我們把這位受傷的同志救了過來。

在車上我們談了許多話，大家都感到疲倦。車身每次顚簸的時候，車上的受傷同志都異口同聲地呻吟起來。最後，我們的談話也停止了。

大地依然是沉靜，車在黑夜裏飛也似的在公路上奔馳着，轉了一個彎又一個彎，過了一塔橋又一堵橋。這時已是深夜兩點鐘，我不知道把這裝滿了一車的負傷同志送往那裏去。

遠遠地傳來了火車頭的叫聲，不一會便到了松江，化了一些時間找到了第二傷兵醫院，然後再把負傷同志一位一位抬進去。

這一晚的任務完成了，回到上海已是破曉的時候。白天的愉懷算是給了我一個現實的答覆，我微笑着躺在我的床上，準備塡補我昨晚的疲勞。（752）

砲火下救護戰士

曉霽

在甘司東路棣斐德路口安置着一輛有蓬的大卡車，車頂上用乾枯了的樹葉蓋成的車蓬，因爲在泥地上不斷地行進的結果，塗上了一堆堆的黃泥，每一個路過的人們對着那古怪的大卡車，都報之以好奇的目光。

過了一會，從馬路上的轉角處跳出一羣活潑的青年男女，他們有的是大中學的學生，有着是商店的小職員跟工廠裏的練習生，本來是生活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而極少往來的，現在敵人的砲火燬去了他們的學校、工場，商店接着也實行裁員了，他們都感到國家的存亡全靠舉國上下一致親密的團結起來，於是他們合流了，——他們爲着苦難中的祖國供獻了他們鮮潔的熱血。

每一個青年的左手臂上，縛着「戰時服務團」的臂章，大家七手八脚地拿着沒脚的帆布牀，以及一些簡單的急救藥品，愉快地搬進到古怪的車蓬裏。青春的微笑掠過了他們的臉。一切應用的物件都舒齊了，然後，那位二十幾歲的隊長檢點一下應到的人數，於是吩咐着汽車夫：

「開到××前方去！」

車身不絕地向前進，進！一陣溫和的微風從車蓬外吹了進來，我們像在酷暑的大熱天吃下了一杯涼快可口的冰淇淋，內心感到說不出的愉快，同行中間有幾個曾到過前方去幹過救護工作的，他們便津津有味地談着到前方去的經歷。

「日本飛機眞沒用呀！我碰到它們不知多少次了，每次都沒有遭遇到敵機的掃射。」

「難道你願意嚐一嚐實心湯糰的滋味嗎？」

他們儘情放縱地談笑着，愉快的空氣瀰漫在整個的車蓬裏。

從那細小的車蓬裏，我偷偷地望一望街頭，才知道車身已進入到屬於戰區的華界了，沿路所有的商店都關上了店門，行人稀少得可憐，只有幾個守衛的武裝同志，英武地站在行人道上。這裏是充滿着緊張、嚴肅的戰時空氣的。

汽車像一位勇往直前的戰士，吶喊着顛簸在不平的公路上，不知不覺間已由租界走進「警戒線」裏。遠近的房屋，都被敵人的砲火燬壞了，破宇殘樑，灰色的牆頭上滿是一個個大而且圓的瘡疤；天空間有着黃色的烟火、房屋正在燃燒……

同伴間的談話聲漸漸地稀少了，我們已被那四周荒涼的景象感得變成沉靜寡言，堅固的防禦工事散佈在田野間、守在裏面的是我們英武的衛國壯士；他們是那樣地憤慨激昂，把整個的身心獻給祖國，沉着應付那敵人的襲來。

「口令」！

「口令」

每次通過當地駐軍的守衛崗時，我們的卡車就停駛了下來，隊長出示了戰地通行證，當那可敬的衛國戰士知道我們是上前方去救護傷兵時，他們會露出了眞誠的感激笑着說：

「辛苦你們了。」

「笑話！我們算得了什麼，兄弟們在前線跟鬼子拚才辛苦呢！」

漸漸地，火線近了，我們聽到一陣「停車」「停車」微弱的呼聲，隊長立刻命令着司機者停了下來，在東邊稻田裏的阡陌間，我發現了一位受傷的弟兄靜靜地躺在那邊；他那隱藏在袋口裏的符號告訴我們，他是屬於全國第一流的精銳部份——第一軍第一師裏的。

我們扶起了他，他一面伏在我和明的肩膀上，同時右手又緊握着他的武器。我們想代他拿去，他最初不肯，說：「國家賜給了這枝槍，我必需好好地照顧它，到我流盡最後的一點血！」後來給我們再三的要求，他才低頭答應了；要我們出一張收據，再四叮囑我們要把這支槍送到他的師部裏，我們都一一照辦了，從這一點細小的事情上，足見我們的軍隊是如何有組織、有訓練，他們是如何地愛護着他們的武器。

在前方，爲了砲火太密，無法行使救護的工作，兄弟們受了傷，必須跑到一二里路，才能遇到救護車，他們雖然斷了臂，傷了腦袋，但沒有忘記攜帶國家送給他們的武器，因此，我們除了救護那一個受傷兄弟外，往往還附帶着救了一枝槍。

敵機來了，三隻一小隊，「軋軋」地在我們的頭上旋轉，但沒有下蛋，我們迅速地避過了。等到那可憎的鐵鳥飛遠後，我們又開始了我們的工作，冒着炮火搶救了我們的戰士。這裏火線只有二千米突的光景，前方的機關槍和步槍聲淸晰可聞，一個流彈從我

們的頭頂「嗖」地一聲飛了過去，霎那間離我們不到五百米突的田野間起了一陣爆裂的轟炸聲，黑烟帶來了粉碎的泥土。

「殺啊！殺啊！」

從前方傳來了一陣雄壯的吶喊聲，大家精神爲之一振；那位流着殷殷的鮮血的受傷同志也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打倒東洋鬼子！」我們知道他的神經是興奮過度了，好奇地扶着他睡在救護牀上。他那血淋淋的右膊已被敵人的子彈打了個很深的洞，但他一些覺不到痛，滔滔不絕地對我們叙述着戰地的一幕。

「打得痛快極了，坦克車一個手溜彈掉過去一下子傷四個，傷四個呀！一條命拚四個，夠了，夠了！」

「好兄弟請鎭靜一些，到後方去休息一會再上前綫打鬼子吧！」隊長安慰着他。……

歸途上車行疾馳如飛，到了南火車站，黑黝黝地充滿着恐怖和悽涼，四周佈滿了鐵絲網。我們聽着隊長的指揮，把弟兄們一個個地抬到車廂裏，送他們離開了烽火中的上海。（571）

血肉模糊的臉（廿六・十・六）

林 蔗

「起來！××」

夢正濃着，讓子均一喊，馬上就一骨碌爬起身來，抹一抹臉：

「不早啦？」

「五點四十分。」蔚南看看錶說。

很快地洗漱完畢，點心也來不及吃，拿一些昨天備好了的黑麵包，跳上汽車，已是六點多了。我們一起去了七個，子均，蔚南，鴻飛，乃鴻，秀和我，還有一個便是叫阿趙的司機人。

我們坐在車廂裏嚼着黑麵包，心裏開着一朵有生以來無有的舒快的花葩——第一天踏上神聖的抗戰綫上。我們的工作雖然祗是救護傷兵和慰勞前線戰士，可是我們總究算盡過一些微小得可憐的責任了。

殘秋的朝晨含着詩意的淡霧，秀和蔚南輕輕地唱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子均提起一籃慰勞品：「唉！微小的責任。」

我瞧了瞧他笑着。肚子餓得正慌，狼吞虎嚥的，一口氣吃了三隻黑麵包，本來硬而無味，此刻可覺得別有一種滋味，嘴渴了，就拿起儲水袋，倒杯開水喝着。

車子到了××，我們已隱隱聽到砲聲，在沉寂的曇空裏，更爲嘹亮，「蓬」呀「蓬」地在原野那邊爆開着。我們之間的空氣漸漸緊張起來，同時，我們的心不停跳躍着，我們要把火熱的心跳出口腔，去親吻那抗戰的溫暖的火餤。

我一路四矚着江南的野外，曾記得去年（那該是廿五年了）春天裏到過這個所在；那些青青的草，碧綠的水，廣大的田原，詩意的處合，我很淸楚地可以回憶起來；而這裏一般咢楞的鄕人，粗線條的言語，更深印入我的腦際。可是，現今的一切全都變化了。留在那兒的祇是些被轟毁了的瓦礫塲，帶根炸去的大樹横在公路上，老百姓很難會見。一切是一番悽涼的景象，我茫然了！

趕了一程路，車子的機件忽而發生了障礙，大家不得不跳下車來，讓司機的來修理一下。就在這個當兒，半空裏鑽出兩個黑點，無疑的這是兩隻敵機；我們急忙忙躱入了公路旁的淺溝裏，靜靜地屏息着，飛機過去了，沒有投彈，大家這才放胆爬出淺溝，看那司機正向那車底下爬進去。

砲聲很響地在不遠吼着，離我們的目的地似乎近了。然而據司機的說，還要走一會兒要是不碰到飛機的話，大約廿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

修好車，我們一個個跳上車身，秀跳上了又支不住地退下去，子均拉她一把才拉了上去。她羞赧地笑了起來，她忘記自已已到了危險的戰地，她被熱烈的民族存亡决於此刻的思想所包圍了。她恨死每一個敵人，她曾有一個宏願：她要掮起槍到前線去向敵人射擊！

半途裏，我們又聽見嗡嗡的機聲在長空裏響了。這一次有六隻，淡淡的陽光照着灰色的機身，兩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紅點子，幾乎看不出來。司機的不想停車，依舊很快地駛着。突然，迸一股黃烟像着了火般的冲到半天。細粒的沙泥暴雨一樣向我們身上灑過來。秀拍了拍大腿上的泥：「他媽的！祇會轟炸一些沒有抵抗的人！」

阿趙連忙關緊機器，大家重又躱進淺溝裏去了。

六隻飛機死也不肯離去似的，蓬！蓬！的輪流丢着轟炸，黃烟密密地佔去了四週，使人聞到一股强有力的火藥味。有一個炸彈，祇在離開我們十公尺遠的地方爆炸開來，灰色的彈片打我們的頭頂虎虎地掠過，泥地震動得厲害；司機蒼白着臉，把腦袋鑽在泥土裏發抖。我們的呼吸已失去常態。子均張着他銳利的目光注着那盤旋在頂上的飛機，憤怒的火燄狂燃着。秀，這時倒變得鎭靜起來，她悄悄地和我說：「××怎麼眞有這回事，像我們懸着紅十字的車子也是他們轟炸的目標嗎？」

我沒有話說，眼看那東北角的飛機又丢下個重磅的炸彈，黃烟又佔據着另一個天角。

也許炸彈丢空了，六隻飛機結起隊來，嗡嗡的飛回去了。大地重復回到沉靜，而那司機還鑽在泥裏。鴻飛推推他的肩膀，他才仰起頭來。眞好笑，他的臉似像塗着花臉的戲子，鼻尖上有，額角上也有，臉孔上更是東一塊西一塊的黏着一些潮濕的黃泥，他用衣角

隨隨便便地抹了一把，才丟開他的馬達了。

誰知公路讓飛機一炸，有些地方已轟成個大的窟窿，半人多深，十多公尺的面積，汽車難以通過。還好，我們在四野裏去找到幾塊很長很厚的木板，才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不幸得很我們重又遇到了空襲，而且是那麼兇狠，殘暴，它不但在高空裏下蛋，並且時時低飛下來用機關槍向我們掃射，我們亟欲尋取一些掩避的地方，不讓他們看見。車身已打得像蜂窩似的難看，司機的逃得不知去向，我伏在棉花田裏親眼就看見一隻飛機像老鷹似的橫飛下來，子均正背着身逃避，軋軋一陣子，機關槍彈已紛紛地射着子均的臉，他痛楚地捧着頭在麥地裏亂滾，我祇好眼巴巴看着他滾。接着一陣頭昏，我隨身倒在棉花田裏。

等到醒來，我已橫在車上了。原來飛機已去，我趕忙在車身裏搜尋着子均，祇見大家正默然地圍着他，我爬了過去。天呀！我眞也不忍去再看他一眼了。

這是子均嗎？血肉模糊的臉，機關槍彈的痕跡幾乎看不出來，一個這樣沒了眼珠，沒了鼻子，沒了嘴巴的臉！

天呀！這一個印象永遠在我的腦際裏刻着，法西斯那種殘忍毒辣卑鄙的手段眞令人髮指，一切難加深信的，都已千眞萬確的被我親眼見到了。

我一直望着子均的遺體，直到目的地。蔚南和乃鴻才輕扶着我的肩膀：「××，別太難過了，我們去工作吧！」

我已不覺這裏已是在敵人的步槍射程之內的最前線了。很靜，祇有疎落的幾聲來福槍聲點綴着，我們低下頭工作。一個營長帶着笑臉說我們眞好，爲國家出力。天哪！我們除了慚愧而外，祇有拖着一萬分歉仄，向每一個大中華的戰士敬禮！

這裏祇有些輕傷的兵，不多時就完事了。我們放下了四籃徵募來的慰勞品，別了營長回來。

友好的子均那血肉模糊的臉！

殘忍的野獸，我永遠記住你的暴行，你的酷行！（236）

「頭可斷寸土不可犧牲」

林淡秋

放輕腳步，跟着領路的老人，踏進小小的病室：莊嚴，肅靜，正如善男信女們走進神聖的廟堂。

雪白的牀鋪，蓋着雪白的被單，被單下直躺着我們受傷的戰士。

「這是黃排長。」

小而結實的臉，冷酷中蘊蓄着無限熱情的眼睛，嘴唇扁薄，浮着淡淡的微笑。

我們的代表陳述了我們的來意，扁薄的嘴唇間就迸出道地

的湖南話：

「對不起。」

在片時的靜默中，我們聽見屋上飛機的怒吼，聽見遠處隆隆的砲聲。

我們問他在何時何地受傷，傷在那兒。

他一把拉開了蓋在身上的被單，露出緊包着紗布和繃帶的腿，繃帶外邊凝結着紫色的血，一邊簡單地說述他受傷的經過。

十四日的晚上，江灣我軍一再冒着猛烈的砲火，衝向敵人的陣地。敵人的槍彈鑽進了他的腿肚，他還是匍匐前進。旁邊弟兄發見了他腿上的鮮血，硬把他抬到了後方。

他說不管敵人多瘋狂，不管他們的武器多利害，只要我們全國一心，有進無退，抗戰到底，一定可以把他們趕出中國。他越說越激昂，興奮竟漸漸掙起身子，作半坐狀，兩眼放射着鋼鐵似的冷光，淡淡的微笑不見了。

我們輕輕把他按回牀去。

「同志，不要太興奮了。」

他彷彿沒有聽見我們的話：

「我的腿傷了，我的頭還沒有斷呀！……我希望快回前線去。我們連裏沒有別的排長，我們的連長也受傷了。……」

我們勸他安心休養，前線不怕沒有新排長，告訴他我軍各路都打勝仗，匯山碼頭已被我們佔領。……

微笑重又回到他的唇間。

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同伴對他彎下身子，嘴巴緊湊到他的耳跟，輕輕地勸慰他，問他要不要什麼，要不要替他寫信，聲音是那麼柔和，那麼富於熱情，這是被壓迫民族的女兒獻給自己反帝戰士的殷勤！

他默默地搖搖頭。

慰勞歌的歌聲在飛機大砲的交響樂中從我們十七個人的嘴巴合唱出來，黃排長的臉龐立刻又換上另一副表情：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嘴唇不住地顫抖，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視着我們。不知道是由於他這異樣的表情，還是由於哀怨而激昂的歌聲，我的胸頭洶湧着難以抑遏的情波，我的眼睛濕透了淚水。

臨別的時候，我們請他題幾句話。他接過我們的紙筆，毫不躊躇地劃上下面這一句：

「頭可斷，寸土不可犧牲。」

我們鄭重地接過這珍貴的題詞，我們要把牠永刻在各自的心裏！

勇士的懷念（廿六・九・廿）

張桂甲

親愛的X哥：

當我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我是多麼快樂呀！我的腦子裏還在極力想像着，那個傷兵告訴我的，那位死在前線的年輕文人，我想你現在在前線，一定也像他一樣英雄地幹着工作吧！

好哥哥！現在讓我把那一天的印象也告訴你好嗎？你一定會快樂着替我們的國家欣幸呢！

那一天天氣並不十分好。天氣悶得慌，又像要下雨。我在病房裏同另外幾個看護當心着那些傷兵，那些傷重的兵神智不清楚的哼着，傷輕的卻很起勁地談着話。

有一個傷兵要我替他寫封家書，他的傷很輕，沒幾天就要出院了。哥哥他很爽直、勇敢。

我便坐在他旁邊替他寫，他一面說，我一面寫，他有時候想着，我便摩玩着你送給我的那枝自來水筆。這樣，沒久，一封信便快寫完了。

「小姐，」那一傷兵說「費心。你再寫上幾句話說我，現在在傷兵醫院裏養傷，說傷得不重，就要好了，叫那個大狗子合俺老婆說，說……說……嗯！叫俺老婆不要急，咱一好還要去打仗，他媽的！東洋鬼子，還得合咱們拚個死活！」

哥哥！他說話時的態度很滑稽，我幾乎噗哧笑了出來，我寫着，心裏在想：他們北方人真乾脆。我正要用話去稱讚他，卻給對面一個傷重的兵，忽然在牀上坐起來狂喊着打斷了話頭。

「殺呀殺呀！」在對面的傷兵揮動着兩個沒力的拳頭。哥哥，可憐，他的臉白得那麼慘，兩隻眼睛裏佈滿了紅的血絲，他想從牀上跳下來，卻給兩個看護極力按住了，他嘴裏還在發瘋似地喊：「殺呀！殺呀！殺東洋鬼子呀！」

他給兩個看護按着，沒跳下去，也沒躺下去，看護們勸着他的話，他都像沒有聽見，他把手掐住了自己的頭，但沒一會他又抬頭來，定着眼珠，似乎在想些甚麼，不久，他忽然大聲哭了，哭得那麼悽慘，他是想自己鬧得不死不活才哭吧？一定的，他這樣想。死吧？但又不死。打吧？傷重。這樣磨難着又恨東洋鬼子的仇，要打不能，哭了！

親愛的哥哥！這個傷兵送進醫院已經有五六天了，剛讓救護隊從前綫救來的時候，差一些救不了，人昏着呢！後來醒了，便發狂似地一陣亂叫，亂跳。一直兩天昏昏迷迷的，現在算好些了，有時候悶悶不響，有時候便是喊殺呀！殺呀！喊過了狂哭，哭過了就狂笑，真可憐！

等他漸漸地靜下來躺着，那個叫我寫信的傷兵很難過的向我搖搖頭：「小姐！誰都不怕死！可怕就不死不活。你看，那弟兄那麼慘，要打仗不行，誰受得住？」他等了等，又接着說：「嗨！小姐，你不知道咱們當兵的吧？咱們早把命送給閻王老子，不想要了。活一天，打一天，從來不怕死。咱從十八歲起頭，就當了兵，打了幾十年仗，不死！

天曉得！一向是打自己人，這一回才拚東洋人，咱現在也懂得愛國了，想清楚了，打仗不好打自己人，同胞是不是？」

他說順了口忘記寫信那回事：「咱說咱們中國人都醒來了，可不是嗎？你小姐是個女人吶！也曉得出來替國家盡義務。」

哥哥！一個沒有民族意識的兵士現在也懂得了，不是可喜嗎？我拿自來水筆在手指縫裏穿來穿去玩耍，心裏却很給他的話感動。兵士們都不要命，不假，沒看見重傷的兵還要去殺東洋鬼子？

「小姐！咱說現在讀書人也勇敢呢！咱親眼見到了一個，打仗，狠來着！」他又想說別的，他的話每是說來說去不大有系統的。

哥哥！我聽得前線也有像你這樣的人物，我開心死了。我就叫他告訴那個人的情形我聽聽。

「他嗎？哈！小姐要聽，我就說。唉！可惜他現在死了！」

「不知道是在那一天，這日子我記不起來，咱們這一連來了個新兵，他那麼清秀漂亮，哪！很白的臉，不高不低的個子。他又那麼客氣，哪！給我們鞠躬，說好話，要我們教教他，可就來，誰知道他衝起鋒來在我們前頭頭一個！

「咱們可是粗人，不懂得客氣，粗頭粗腦的拍拍他的背，拖拖他的腰，算是親熱。翹着豎大姆指，笑着說：好兄弟，有你的，有種，不怕死，來打東洋鬼子。

「他可希奇呢！聽着大砲、炸彈的聲音，一些也不怕，又是正正直直的，合我們說話，和氣、大方，叫我們都要替國家出力咧！做救國的英雄咧！要替死了的同胞報仇咧！要奪回失地咧！要攆走不打仗的長官咧！說得怪有理的，真的咱們一向糊塗，叫打自己人就打自己人，叫不打東洋人就不打東洋人，這回子，難得這好兄弟把咱們的頭腦弄清楚了！

「他還教咱們唱歌，唱的是甚麼槍林彈雨向前進的歌，句子好記，祇是現在忘了。

「誰想得到，他就死在我們前頭，他死的那一天，可就鬼哭神號的了不得。那一天下大雨，咱一連却奉到命令要衝鋒。衝鋒！爽快，大家都起勁，這好兄弟更起勁，他把刺刀那麼快刺上了，衝！衝！衝！他第一個打了頭向前衝，他嘴裏還喚着，要報仇呀！要洗辱雪恥呀！要奪回我們的土地呀！要親手殺死這些沒心肝的鬼子呀！喚着喚着，我們都跟着喚，機關槍、鐵甲車我們都不怕。希奇，我們的血連骨頭都熱了！天也給我們喊得震動了！

「可是，可是我們的好兄弟沒久就死了。」

哥哥！他的聲音有些抖了，我的心也很酸，又覺得血在奔騰，這個靑年，可愛呀！哥哥！也像你一樣愛國。

「他給東洋鬼子的刺刀刺死了，等咱們看見的時候，他已經混身浸在血裏斷了氣。可是還好，他沒有白死，在他身邊也躺着三個死鬼子。這一仗，我們這一連死得差不多，我可帶了彩給送進了

醫院。」他用手揩着眼角邊流下來的淚。他說：他們本來是硬老老不要哭，祇是想到了這不要命又漂亮的好兄弟，捨不得就忍不住了。他傷一好他就要去報仇！

等到我再要替他把信寫下去的時候，那封信已給我在聽得出神的當兒隨手翻得一塌糊塗，又得重寫了。

哥哥！寫得太長吧！好，寫到這裏，我該擱筆了。總而言之，那個傷兵，那個青年和你哥哥一樣，在我腦子裏留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永遠不會忘記呢！

好了，真的不寫了，我想你在前線的光陰是很寶貴呢！而且，我在這裏也不大有空。同室的人都睡了，祇有我還在紙上刷刷地寫寄給你的信，我就在這萬籟俱靜中結束它吧！完了，祝你勝利！

你的愛妹×上。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戰士之音(廿六・三)

君及

大上海在火籔中了！從閘北到虹口，再從虹口望到浦東，侵略者肆虐的火焰，像要吞噬每一個人！白天裏看上去煙霧濛濛，而晚間的半個天，就如大紅的織錦。聽，隔江對岸的隆隆砲聲，連珠的機關槍聲，勇猛的空軍投下炸彈爆炸的巨聲，高射炮在空中爆發如擊鼓的卜卜聲，這一切交織成的聲浪，震動了人們的心。這火樣熱的心，不是敵人的火焰所能吞噬的啊！

爲了生活的鞭策日裏伏案工作，多餘的時光祇有晚間。晚，短短的，但我總不肯輕易放鬆牠，我要去尋求一種「力」足以刺激每個人的心情的興奮力。我們要悲壯、激昂、勇敢的故事。

沿着南京路的邊緣，拐進四川路，暗淡的路燈發射着稀薄的光芒，越顯得死寂，有時冷冷的聽見兩聲砲響，馬路上疏疏落落倉皇疾走的行人，更就着急起來。我在人行道上走着，終於目的地到達了——一所醫藥界合辦的後方醫院；這兒前時是一個跳舞廳。

舞池內外排列着近兩百張鐵牀，牀上躺滿了爲國家爲民族爭生存因而受傷的光榮戰士。他們沒有喊痛聲，在每一個不同表情的臉上，都意識的流露着勇氣。當然，忽斷忽續的清晰的槍砲聲，以及慰勞者誠摯的熱情，都是給他們一個無上的刺激！

護士小姐問明了我的來意，迅速地給我介紹了一位姓張的同志談話。

張同志，有一副健强的體格，個子高高的，面部黎黑，膀臂上暴露着青筋，異常堅實，看上去就知是個典型的北方漢子！

我們相視微笑，代替了寒暄。他左臂支持了半個身軀，是一個安閑的態度。

「張同志，那裏人？」

「樂陵！」

「哦，宋哲元將軍的同鄉！參加行伍很久了吧？」

「算算倒有九年。十七歲上沒了父親，找不到生計，那祗有當兵！」他爽利的答覆。

為了要歸納到正題，我又轉換到急於要問的方面去——

「張同志！」我說：「你對於這次戰爭有點什麼感想？」

「感想嗎？俺是粗人，可不大理會。可是東洋人是狠心的，不打退他們，老百姓可遭了殃，國家無疑會走上滅亡的路！」他說着右手擺呀擺的，酷似一個演說家的姿態。

本來，我預備講的話很多，可是實際上身臨其境倒又覺得祗話可說。人家爽快而流利的答覆，我實在不願也不允許再參加什麼意見，來混淆他確切認定的目標。而且他已肩了槍桿子切切實實站在國防最前線上與敵人搏鬥過，難道還用得着再闡述什麼救亡意義，一本正經去糾纏他嗎？慚愧！但談話終於又糾纏下去：

「張同志在虹口掛的彩，還是在閘北？」

「通不，在八字橋的那一役。提起來，俺永遠不會忘記的：是傍晚時分，敵人鬆懈了他們的防務時，咱們一連人并不多的數目，猛襲過去，人間最慘而又最悲壯的流血展開了！媽的！有幾個鬼子才沒胆，儘躲在沙袋後面拚命搖機關槍，俺氣不過，手裏一顆手溜彈，就賞給這兩個傢伙。我們喊得很起勁，鬼子祗有悲號的聲音夾雜着。在前線衝鋒，全憑一股氣喊着助威，這樣就是開花子兒打在身上也不覺到痛的。猛不防這時腿骨吃着一記，你看，就是這隻！至今還沒有全好。」他極度興奮的說：

「勇敢，為民族國家爭生存的大英雄！」我豎起大姆指，像讚美古戰士一樣。

「這又算什麼，吃了國家的餉，替國家出力是天職。何況這次抗戰的意義，不像以前內戰的那樣糟糕！」

他無論在那一點上，始終沒有離開過國家生存的立場。他的每一句話，直刺到我的心，我感到異樣的威脅，慚愧！於是我說：「我願意能同你們一樣，在前線上……」

「先生，這些多是我們粗人幹的！」

「救國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為什麼我就不配？」

「怕經不起苦！」

「苦！苦怕嗎？國家亡了不更苦？」我堅決地說。

他突然地坐了起來，額骨暴露出青筋，一根一根象徵着無限的力！

「你們好，熱心的青年們！——中國祗有在你們手裏才翻得轉哪！」他緊張地喊。

「翻轉，從魔鬼的懷裏翻轉來，那是一件多麼可欣幸的事；但也是一件艱辛的工作，惟有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那就離光明不遠了！」我想。

我微笑着立起身來，伸出了右手緊緊握住他健壯的手掌，我們兩者之間有一種不可名狀的興奮感情。我們的精神也許已凝固在一處！

相對默視了幾分鐘後，覺得沒有什麼可說了。終於告別了這位鬥士。

「再會吧！」

我回首看看這昂藏的身軀，和飽滿的神情，這印像在我的腦海裏簡直是一個永不磨滅的影子。（328）

心是清明的

紅葉

今天是抗戰發動年的光榮的雙十節，六十年來的屈辱，全給壯士們的熱血沖刷了，六十年來的創傷，將給民族解放的抗戰醫愈了！

我們一羣年青的女孩子，也都有滿腔的熱血，不過我們的工作能力因年齡經驗種種的限制，是很可憐的。自從「八一三」後，我們失學的失學，失業的失業，雖然慶幸有一個空閒的身子，可以爲國犧牲，可是我們祇做到組織少數婦女的工作。不過我們是希望着進步的，只要我們能够做到的，或是需要我們的，我們就是赴湯蹈火都不辭。生長在這個偉大的也是痛苦的時代裏，我們是被注定了要犧牲的，即使你想躲避，最後也要給時代的巨輪輾死！我們是不願做奴隸的一羣，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光榮的犧牲，現在時候到了！

清早七點鐘，我就迎着斜風細雨到了××會，這時除了幾位駐會的同志外，沒有一個人。我就拿了毛筆在紅紅綠綠的紙條上寫上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萬歲」「擁護領袖抗戰到底」「各黨各派聯合起來」「保衞大上海」等口號。

十點鐘，我們這一隊（第一慰勞隊）人到齊了，就舉着旗子，帶了毛巾、香煙、牙刷、書報等慰勞品，冒着狂風暴雨出發了。本預備乘汽車的，後來把車錢省下來也買了慰勞品，於是改爲步行了。

狂風捲着大顆的雨點不斷地打着我們，衣服都溼透了，但打不冷我們的心，隊伍裏傳出嘹亮雄壯的歌聲。

如果平日我們這樣像瘋狂一般的唱着歌在街上走過，並且不時的還忘形地喊口號，那麼別人一定會罵我們放浪。可是現在我們卻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啊！這個光榮的可愛的雙十節呵！

走進了××傷兵醫院，受了嚴格的嚕囌的盤問，我們並沒有感到討厭，因爲這是十分應該的。我們之外，正有着許多傷盡良心的賣國求榮的漢奸呀！辦事員滿意後就又請了一位年約三十左右的樸實的先生，她領我們走進了病房。

一股刺鼻的藥氣薰蒸着我們，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掩鼻子

的。我們看到了被敵人的鐵彈傷了的戰士們，我們就變得非常卑小！

我們的隊長用着清脆悅耳的純北平音致詞了：

「各位同志！我們帶來的東西太可笑了，一點也不够慰勞你們，但是我們却帶來了幾千顆上海婦女的熱烈的心。各位同志！灣不致於太卑小了吧？……你們的流血是光榮的，……我們終日不安地在想着爲保衞國土而流血的你們服務，……我們誠心誠意地祝禱光榮的同志們早日恢復健康，祝你們再上火線去殺東洋鬼子，爲我們已死的弟兄們報仇，爲我們民族求解放！……最後請同志們接受我們菲薄的東西，幷請接受我們誠意的慰勞，我們願意爲你們寫家信，唱歌，一點小小的意思。」

於是我們便在熱烈的掌聲中分派了慰勞品。

「唱一個歌吧，小姐們！」一個輕傷的青年戰士說。

「好！」

我們在隊長指揮之下唱了：

「……我們拚着最後的一滴血，守住我們的家鄉！」

「對啊！守住我們的家鄉！」雷一般的吼聲是從受了極名譽的傷的戰士們口中吐出來的。我太輭弱了吧，竟感動得流出淚來，点是我再一回頭，一位戰士也在揩眼淚了。

隊長傳下了個別慰勞的命令後，我就走到那位流淚的戰士床前：

「同志！好啊！你要我代你做些什麼事嗎？」

「嗯，小姐！你們眞熱心，眞熱心！……」他慌張地揩乾了眼角，笑着說。

「不要叫小姐吧，我們是同志。我們也够不上稱熱心；你們才眞熱心，眞够稱神聖！」

「啊！不！小姐！……嗯，同志！我們吃了糧就得打仗，況且是東洋鬼子，我是東北人呢！」

「那麼同志！你有事要我做嗎？要寫家信嗎？」

「沒有什麼事，家早已沒有了！」

「你怎麼沒有家呢？」

「唉！本來我也有一個融融和和的家，有老子，有老娘，有堂客，她也很好看，結實得跟我一樣。還有兩個孩子，都很乖巧的。可是他媽的『九一八』來了！鬼子吵得天昏地黑，人給迫死了，家亦給燒了。自己就逃到關內來，後來就當了兵。他媽的！我的傷好了，再去殺兩個鬼子，死了也甘心！」

「沒有家不要緊，咱們有同志，有國家。你府上全死在鬼子手裏，你眞得努力報仇才對呀！」

「是啊！我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他媽的！想家還是想打鬼子好。請你代我讀這段撈什子吧！」

是你們給的，有什麼意思？不識字也眞可憐？」

原來是一張救亡日報，我就代他讀了幾段。

「啊！眞好！眞說的對！只有打走了鬼子才有飯吃，要是早把鬼子打走，我也不會吃到這麼多的苦了！」

「是呵！現在我們就只有打走鬼子一條路了！」

我們還想讀下去時，隊長又下了集合令，原來又有別的慰勞隊來了。我們不能佔太多的時間，只好戀戀地別了這羣光榮的戰士們。在樓梯上我們遇到了別的慰勞隊，大家用着欣慰的眼光對視了一下。

雨下得更大了，但是我們底心裏却是清朗又光明的。(1073)

替傷兵們寫信

孫也彥

替傷兵們寫信的華小姐已經來了，樓上的病床有一大半換過藥。那些咬牙切齒的、裂帛似的嘶聲漸漸的平了下去，代而起的，是一片低沉的嘆息似的哼喘。

差不多每間病房裏都有上十個能起床走路的弟兄們，可是除了那羣非曬太陽不可的之外，很有些靠在床沿上抽烟的。這都是爲了想聽點消息，要不然就是想請小姐們寫信。

華小姐一臉的紅潤，眼睛閃着光亮，顯着溢出來的歡樂。她有些微喘，那是爲了跑樓梯。那個整天跑上跑下的肩部受了輕傷的保安隊的王班長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華小姐斯文條理的腳步，而且從來沒有看見過華小姐的臉色不好看，或是生氣的樣子。

恐怕這就是她極受歡迎的理由。當她一走進第七號病房時，一連串的嚷聲：

「華小姐！寫信！」

「華小姐！寫信給部隊裏！」

華小姐笑了。

「不忙，慢慢的來，順着次序好了。」

「不行不行！」屋角裏躺着的劉玉山說「怎麼你上次沒輪着次序寫呢？」

「呵！」她走近他：「上次先寫的那些人都是要忙着出院的。」

「那可不錯，」他坐了起來：「我今天也要轉後方醫院啦。」

「今天？」她轉過臉來對大家：「怎麼今天有出院的同志麼？」

「有五十幾個啦。」七嘴八舌的。

結果是先給劉玉山寫一封。

「華小姐！我自己也稍微識幾個字，你寫好了給我看看，我不識的還要請小姐唸一遍。」

「好，那麼你要寫信到什麼地方？」

劉玉山就報告出他是哪一師哪一旅哪一團第幾營第幾連，綴了一句「這是我的番號。」

華小姐怔了一下，因爲她不知道大場被敵人突破我們軍隊撤退了之後軍郵還通不通。

「寫給誰呢？」她依然是滿臉的笑。

「給我們連長，要是連長陣亡了就給特務長。我唸着，你寫好吧……連長大人膝下，敬稟者：……」

「哈哈……」旁邊的杜排長笑壞了。你們連長也不是你的爹！……哈哈！……」

「這……」劉玉山眞是迷惘了：「這還錯嗎？這個稱呼不是尊敬的意思麼？」

「你知道，」杜排長解釋：「連長大人是不錯的，可是膝下，敬稟者這幾個字只能夠寫給父母或是自己旁的老人家。」

「那唵可不知道，」劉玉山一嘟囔就是一嘴山東土腔：「反正小姐你替我寫就是咧。沒有旁的事就是請連長關七八九月的餉，可別關到這邊傷兵醫院，關到南昌後方醫院才行。」

「好，好，我就給你寫。」筆一面在動。

「你可得催着他點兒，我這身邊又沒有錢花了，光剩下一塊來錢。要不是前兩天慰勞的給了兩塊錢，簡直一個大子都沒有咧。」

時事報告的李先生來了，洪亮的聲音在一號病房裏響着。門外走廊上隆隆的藥車輪聲，馬醫生在喊：「林根再拿一盒綳帶來！」

今天天氣很好，窗外一片絢爛的陽光，柔意的風吹拂着，襲進病房，每人都感到涼沁脾胃的清新氣息。

華小姐已經寫好了幾封信，站了起來，要到旁的病房裏去了，一位弟兄攔住她：「小姐，我昨天請你給我寫封信寄給我賢妻的，你發了罷？」

「發了，早就發了，是不是你叫你賢妻好好的孝順你老父親老母親，別惹他們兩位老人家生氣，對罷？」

旁邊的人都笑起來。

「好了，我去了，再沒有信寫了罷？」她緩緩的退出去。

「小姐！……你慢點走！……」

好像從牙縫裏擠出來的一陣衰微的聲音在她耳邊響，於是她就看見一對鑲着青黑邊的枯澀了的眼睛在焦急地眨着。這正是最近門的病床了，他受的是炸彈傷，腿從膝上大約三四寸的地方截去，另一隻給敷了濃石灰的厚布綳滿了，有一架鐵絲框吊在一根木樁上。

「小姐！……你……給我唸一封……信，……我家裏……給我寄來的……」

華小姐從枕頭下抽出來的，是一封染了水跡和血跡的信，從印了粗紅條子，有着桃花似的斑點的信封裏，拉出來的也是被血漬透了的惡劣的練習簿上扯下來的紙。啊，那傷兵的肩部也受了重傷的呀。

她坐下，先看一遍：

「仁弟吾弟青覽前數日接到吾弟家信知在上海作戰受傷家中雙親都很着急希望吾弟火速傷愈重返前線努力殺鬼子家裏今年高粱收成很好麥子不大行唯父親本月內一定可以給你匯上五元錢叫你省着用家裏也沒有很多的錢你大哥本縣抽了壯丁了你三弟早就編了隊伍不知是在何師聽說已在山東前線殺敵我們縣裏婦女受訓我也拿起槍桿在烈日下聽候差遣準備總有一天跟你們鬚眉一同上前敵打鬼子舅舅聽說你受傷他很歡喜前天何二叔來報告說你姐夫已陣亡了我聽了並不難過因爲總有一天要替他報仇殺死鬼子才出我這心中一口之氣我們婦女隊裏有十多個都是剛剛成了寡婦的大家反更有勇氣希望吾弟保重將來姐姐與你上海相見也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姐敬上

「再者：代我向你們同院的受傷弟兄們問好」

門開了，時事報告的李先生進來了，他在滿屋的熱烈歡迎聲中，看見華小姐楞坐在他面前，兩眼充滿了淚，閃閃地發光。

受傷不喊痛都是好英雄（廿六・九・一八）

何　嫣（十三・女學生）

七七，日本軍閥在蘆溝橋畔投下巨大的炸彈，這顆巨大的炸彈，驚醒了全民族抗敵的精神，打破日軍閥不勞而獲的夢想。

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國民應負的責任，當然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可是我們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既不能負槍上前線去衝鋒，又缺乏救護常識，難道兒童在戰時就沒有工作可做嗎？不，就是到街頭宣傳防空的常識，還要到收容所去做難民兒童的小先生，還要到傷兵醫院去慰問傷兵，記得九一八的一天，我們約着三五女同學，懷着滿腔的熱血，各人捧着一束美麗的鮮花，我拿着一幅慰勞的旗幟，在前領導。雖然是個秋天，可是暴日的炎威并不稍退，熱得我們流汗喘氣，馬路上的柏油亦多溶解，可是我們幾位同學都不想坐車子，因爲前線的將士在火傘下肉搏，我們應該節省耗費，捐助政府，多買一粒子彈可多打死一個敵人，亦可多買些糖果鮮花去慰問傷兵，使他們精神日健，重上前線殺敵，早得一日的勝利。

到了呂班路震旦傷兵醫院內，裏面住滿了許多傷兵，床鋪和

服裝都染着鮮紅的血跡，有的傷頭部，有的傷腿部。都用着紗帶綁帶。他們而上並不現出痛苦，反顯出很愉快的精神，而且告訴我們說：恨不得立刻痊愈重歸隊伍，負起殺敵神聖的使命。有了這樣的士氣，中國怎麼會亡呢？

我們拿了鮮花獻給受傷將士說：「希望中國的將來，像這朵鮮花一樣的美麗！」他們鼓勵我們說：「要感動你的父母和你的親友，多拿些錢出來救國，盡了一些小國民應負的責任。」我們謝了他的美意！我們唱了幾支歌曲，就辭了出來。

在九一八的晚上，新月彎彎，斜掛在閃爍的星光中，我忠勇的空軍戰士，又突然駕機到來，襲擊黃浦江畔的敵艦了。（673）

冒充救護的間諜

菱湖昭

這兩天，士氣非常的激昂，在敵人鐵鳥不斷下蛋之下，我們的師旅團長不住指揮着弟兄們接戰。弟兄們帶了「花」還不肯隨便退下來，這使我們幹救護工作的感到了異樣的麻煩。有時甚至含淚勸受了傷的弟兄上車到後方的傷兵醫院裏來。我想這樣勇敢的步兵在別國是不大容易找到的吧！

下午光華帶了兩輛，我也帶了一輛，向江灣駛去，因為我的車是一部裝煤的貨車，所以來得骯髒和笨重，光華的兩輛在滿載弟兄回來的時候，我帶的一部才到前線。那時日機四架像蒼蠅似的在頭頂上嗡嗡地鳴叫着，我們頓時都向樹下躲避了。幸虧他們不曾下蛋，就飛向南而去了。

我們開始我們的救護工作了，在陣地上，救護工作的人員很複雜，有紅十字會的，有傷兵醫院的，有救濟會的，有僧侶救護隊的，有學生救護會的，有軍醫處的，有……總之：各色各樣的都有。

光華是屬於紅十字會的，我是屬於傷兵醫院的，因為同光華是大學裏的同學，所以往往一起出發工作。他前兩天，右脚骨給彈片擦傷，睡了幾天，今天是帶傷工作的。我也覺得特別興奮。

當我們工作到又緊張又嚴肅的當兒，我們的救護隊中突然引起了嚴重的擾雜。阻礙了我們的工作，那是抗戰以來，從來未發生過的。

「捉住奸細啦！捉住奸……」

「砰砰！……」

「快呀！捉住呀！快……」

一共有八個敵人，全捉住了，他們冒了我們紅十字會，來殷勤地假意地工作，如其不是我們掛了「紅」的一位弟兄的機警，我們又要像上次一般的受敵人間諜的欺騙了。

「阿利阿多！阿利阿多！……」

纍纍地瞌着頭，不住地哀求着，那種可憐的窘狀，委實難於遠

寫下來。這胆大的混蛋行爲，却和鄙吝的求乞成了個反比例。

「架到司令部去！」

我們的李連長命令着。

敵人間諜的活躍確是驚人的。一位弟兄還瞧着八個架了去的間諜的背影，對我說：

「朋友，前天在慰勞我們的軍中，也混雜着一個敵人間諜呢！」

「捉住嗎？」我急着問。

「那個馬上揪頭的。」

「我們眞要當心！」

今天發現他的那位受傷的弟兄告訴人家，完全從他的「東洋跑鞋」上瞧出來的。別的地方簡直和我們一般無二呢！(606)

戰地攝影一日記（八・廿四）（附）

郭民強

爲着要使後方的人員明瞭，爲着要使世界人士知道我們這一次爲和平爲正義而起的神聖抗戰的眞實情形；爲着要使民衆和世界人士知道我們這一次爲戰爭而死的壯士是光榮是偉大；爲着要使世界人士和民衆知道侵略者的殘暴橫行，我們就組織了一個上海市戰地攝影團，齊集一班愛好攝影的同志，共赴各個戰區，專門從事於在拍攝作戰前後眞實的情況。我們一行廿餘人，由程同志領導着，就在八月廿二日晚上，坐着軍用運輸慰勞品車，在月亮高照下，我們平安地到達了的目的地。雖然沿途受着敵機的威脅。

× × ×

攝影軍事照片，雖能够使後方民衆知道前方作戰眞實的情形，但也能够泄漏軍事防線的祕密，使軍事蒙受失敗。爲了這個問題，我們的攝影工作是暫時不能開始了，結果還好，我們的程隊長和×××師的師長是舊友，經過了數次的要求，准許攝影的證件是給我們拿到了。但是還有很多附帶的條件，最重要的就是不準攝影軍事上的設防和交通線，如果有人犯了這一條規定的話，他們就要捉來當通敵的奸細執行槍决的。

× × ×

各個團員帶着極度的興奮，就在今天（廿四日）早上六點一刻開始出發攝影的工作。共分三小隊，每隊七人，由程、朱、呂三同志領導着，分散到各附近戰區去。我是被分配在第二小隊裏，担任東區的攝影工作。到了中午的時刻，我們是歸隊了，統計起來，一共拍了一百十餘張。關於傷兵的運送，房屋的被燬和已死士兵的屍體照片爲多。因爲離開火線還有二里多路，所以眞實的、緊張的軍事照片還是攝不到，雖然經過多次的要求要上火線去，但是都沒

有完滿的結果。

午後，我們仍照着早上分配的區域去攝影，爲了拍攝工兵們在裝着軍事電話，糾紛就來了。當我們行至半途的時候，見有很多的工兵在那兒趕築軍用電線，我們一隊裏的胡同志就把影相機對準，可是給他們看見了，剎那間就給七八個士兵包圍了起來，我們拿證明文件給他們看，他們還咕噥着說我們是漢奸。沒有法子，只得和他們一同去司令部見他們的團長，由團長再帶我們去見師長，到了師長辦公室，解釋了一回，團長出去了。師長才對我們說，這一種影片也是不能攝的。同時又談到他們軍隊中的軍紀如何嚴整，打起仗來如何的勇敢；又說他們一師中的弟兄，捉起奸細來是非常精細的。使我們聽了，眞正有些不寒而慄呢。

出了司令部，我們仍然攜帶着我們的工具（攝影機）去攝影。歸隊的時候，我們一小隊的成績是最優良了，今天共攝了一百張左右各式各樣的都有，軍士們休息時娛樂的影片爲多，其餘的像槍械和戰壕的影片也不少。

× × ×

天亮了，我們整着隊伍，又向着另一個戰區出發。